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一剑光寒十四州
(上)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类

细将风教入章回

诸葛青云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痴，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迤，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察！！！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一剑光寒十四州（上）

第一章 万里探盟兄 祝寿翻成催命鬼 初更来恶寇 衔悲长作护孤人

“寒枝病叶，惊定痴魂结，小管吹香愁叠叠，写遍残山剩水，都是春风杜鹃血！自离别，清游更消歇，忍重唱旧明月，怕伤心，又惹啼莺说，十里平山，梦中曾去，惟有桃花似雪。”

不对了，桃花是红的，雪是白的，桃花怎能似雪呢？我们只听说过六月飞霜，却没有听说过天降红雪！

但是，这十里桃林，一望无际，重绯叠彩，锦浪红霞，要是在莺老蝶忙的暮春时节，一片花飞，风飘万点！雪，果然是最好的形容词。至于“红”“白”颜色上的差别，却不足为害！因为茫茫浊世，善恶是非，都不易分辨得明明白白，何足计此？

阳春烟景，桃李争妍，想像中这里定然是一处世外桃源，人间乐土！哪知大谬不然，就在这片桃林之中，即将导出一出人间惨剧，酿成武林中一场极大的浩劫奇灾，也因此而造成几位代表古中国侠士高风霁月襟怀的男女少年英杰。

这片桃林，地在甘肃兰州丰盛堡左近，正值开花时节，香光十里，映着欲坠未坠的斜阳，景色越发艳绝！突然，桃林之外响起马蹄急骤之声，到得林口，戛然而止，一个清朗的口音说道：“五载不来，桃花依旧！过此桃林不远，便是大哥的庄院，看西山衔日，寿宴想尚未开，我万里奔波，幸喜不曾误了吉日！”自言自语声中，马蹄“的答”，人已走入林内。

这是个三十二三的英俊书生，跨下一匹全身墨黑，四蹄却似雪一般白的“乌云盖雪”的神骏宝马！那书生剑眉入鬓，两眼神光奕奕，端坐马背之上，顾盼生姿，但青衫下摆和鞍傍的剑囊琴袋之上，却沾满风尘，一望而知，经过了长途奔波劳顿！

书生自入林内，似为满眼缤纷的花光所醉，策马缓行，四眺林中景色。突然口中“咦”的一声，右手挥处，一道白光电射而出！原来前侧十余步外，一株桃树的横枝之上，有一乡农打扮之人，正欲悬索自尽。头刚伸入环内，两足悬空，白光已到，绳索立断，那人“哎哟”一声，摔在地上。

书生下马走过，将那乡农扶起，问他何故轻生？那乡农摇头叹息道：“一过这片桃林，有座吕家庄，庄主吕怀民，今天是他五十整寿。小人姓朱，家住关中，昔年受过吕庄主大恩，无以为报，故而变卖了十几亩田地，买来一匣上好人参，特地赶来为吕庄主上寿，一表微忱！不想已然快到地头，竟被人强将寿礼抢去，枉自跋涉长途，吕庄主深恩难报，一时气愤，短见轻生，多蒙先生相救！”

书生听这朱姓乡农讲完，剑眉双挑，朗声说道：“我吕大哥‘梅花剑法’威震江湖，我就不相信在他隐居所在左近，竟有这等不开眼的强人，你那匣寿礼是在何处被劫？”

朱姓乡农说道：“就在西面桃林口外，被一个蒙面黑衣之人所劫。”

书生点头说道：“我吕大哥行走江湖，救人无算，从不望报！你自远道赶来拜寿，有此心意，我吕大哥必然高兴，寿礼有无，根本不必挂怀。但此人竟敢在此附近抢劫，却必须加以惩戒，顺便把你被劫寿礼夺回。你可照旧前往，彼此在吕家庄见面便了。”

朱姓乡农千恩万谢，书生含笑摆手，飘身上马，缰绳一领，便往西面缓

缓跑去。

这片桃林约有七八里方圆，书生救那乡农之处，是在靠东头，距离西面林口，路尚不近，等书生马到林口，果然林外暴起一声断喝，闪出一个身材瘦小的黑衣蒙面之人，手持明晃晃的一柄厚背鬼头刀，拦住去路，一言不发。

书生见状，勒马停蹄，笑吟吟地问道：“在下琴剑一肩，身无长物，壮士横刀拦路，意欲何为？”

蒙面人把鬼头刀当胸一横，上下打量书生几眼，哑声说道：“酸丁不必多言，把你坐骑留下，饶你一条活命！”

书生仰面朗声长笑，声若龙吟！笑声之中，人如疾电飘风一般从马背上飘到蒙面人面前，左手三指撮住鬼头刀脊，右掌微推，一股劲疾的掌风，劈空击去！

蒙面人见这书生身法动作快如电光石火，兵刃被敌人撮住，一抽竟未抽动，劲疾的掌风又到胸前，吓得怪叫一声，双足点处，竟从书生掌风之下倒纵而出。但身形仍为劈空劲气带动，落地之时，站立不稳，连着往后踉跄了好几步，才抱头鼠窜而去。书生虽然觉得这蒙面人轻功不弱，似乎与他的武艺不相配合，但也未深思，只看了看手上夺来的厚背鬼头刀，微微一晒，将刀掷去。

走到蒙面人闪出之处，四面一看，果然在一株桃树的枝桠之间，发现一个用重重白绫包裹的长方形锦匣。这一耽延，红日西沉，暮色已起，书生要在自己大哥开筵宴客之前赶到拜寿，遂翻身上马，裆中微一用力，那匹“乌云盖雪”的宝马双耳一竖，“聿……”的一声长嘶，就在这桃林之间急驰起来，龙驹的威势毕竟不凡，人马过处，惊风所及，摇落一林缤纷花雨！

吕家庄建在桃林过去的三四里之处，庄舍不大，也建筑得朴实无华，并极其整齐洁净，今天虽然是庄主吕怀民的五十整寿，却也不过在庄门正中一座较为高大的瓦房门上，悬着两盏红灯，略资点缀！

书生马到庄门，他是庄主盟弟，虽不常来，但庄内人多素识，自有庄丁将马接过，书生一问厅上寿宴已开，连鞍上琴剑均未取下，仅仅拿着自蒙面人手中夺回的白绫所裹的锦匣，走向厅内。

这时厅内寿烛高烧，庄主人也就是寿星吕怀民，正陪着八九位远来的宾客刚刚入席。一眼瞥见书生，吕怀民急忙下座相迎，满面堆欢说道：“二弟，你这算何苦？迢迢万里，竟从关外赶来！但愚兄今年生辰，与往昔不同，你来了也好，来来来，我先为你引见。”

随即手挽书生，一同入席，向其他宾客含笑说道：“我来为各位引见一位高人，这就是我结盟义弟慕容刚，长在关外白山黑水一带行侠，人送美号‘铁胆书生长白狂客’。”这“铁胆书生”四字，在江湖之中名头甚大，吕怀民话一讲完，席上诸人多面带惊佩之色，一一向这慕容刚道致景仰之意。慕容刚也含笑一周旋，问知这干宾客，多是秦陇一带武林中的有数人物，寒暄既毕，彼此就坐，吕怀民笑向慕容刚道：“你大嫂这几日恰巧卧病在床，不能起坐，故未出来。贤弟代我敬各位三杯，愚兄去往内宅取件物事。”

不到片刻，吕怀民取来一柄带鞘长剑，入席以后，酒过三巡，吕怀民肃然起立，手捧长剑，向众人言道：“此剑虽非截金断玉的前古神物，也是百炼精钢所铸。怀民昔年仗此济救民物，幸保声名不坠！但四十以后，厌倦江湖，才于八年之前迁来此地隐居，立意不再涉足武林恩怨！连小儿崇文，年已八龄，我也从未教过他一招半式。今日恰届怀民知命之年，当着诸位新交

旧识，我要比江湖中封剑归隐之举更进一层，毁去昔年成名之物，以示决心，从此绝口不谈武事！”说罢，“呛啷”一声，长剑出鞘，交在左手，右手猛运“铁指神功”，食、中、无名三指一齐弹在剑脊之上，一阵龙吟过处，把一口昔年威震江湖的百炼精钢震成三段废铁，跌落在地！

这种封剑归隐、退出江湖之事，例有规戒，不能加以阻挡。但自毁成名兵刃，在武林之中尚属罕见！席间诸人均不免面带惊异之色！

“铁胆书生”慕容刚更为暗诧，自己这位盟兄刚傲一世，从不服人，怎的自迁居此地以来，竟变得如此消沉？他正在思忖之间，庄门守仆手持一封大红柬帖，呈交庄主，说是有一彪形大汉快马送来，丢下柬帖就走，未留一语。

吕怀民见封面并无字迹，微微皱眉，拆开抽出柬帖一看，柬上写着一行狂草，依稀可以辨出是：“四灵寨玄龟堂香主、‘单掌开碑’胡震武，今夜初更拜寿”等字。

四座宾客，除却“铁胆书生”慕容刚之外，一见“四灵寨”三字，俱已面面相觑，神色大变！

吕怀民目蕴精光，微微一扫，把那柬帖揣入怀中，起立举杯，向众人“哈哈”大笑道：“这位胡香主昔年与怀民有点过节，不想单在今日找场。他这柬帖若能提早片刻，在怀民毁剑之前送来，我倒愿以一手自创的‘梅花剑法’，会会这位旧相识的开碑掌力，让诸位看场热闹。但怀民既已当众声明，从此不谈武事，则胡香主今夜来时，我引颈就戮便是！四灵寨近几年崛起江湖，网罗无数奇才异能，声势极众，帮中除‘天香玉凤’之外，无一不是心狠手毒之人。寻仇之时，更极残酷，若无绝对胜算，决不出手。诸位高朋远来情盛，但犯不上蹚这种凶杀浑水，吕怀民今夜大概不幸，尚须将家中各事略微安排，就此送客……”

话犹未了，“铁胆书生”慕容刚拍案起立，怒声说道：“大哥！你昔年以三十六路‘梅花剑术’，管尽天下不平之事的雄风安在？虽然今日你已当众毁剑，不谈武学，但慕容刚既然在此，就仗我掌中长剑和囊内飞刀，以及这颗大好头颅，也要保得大哥全家无事！”

吕怀民“哈哈”大笑，声震屋瓦，双目精光四射，轻拍“铁胆书生”的肩头说道：“慕容二弟，你我过命的交情又当别论！等我送走各位高朋，再与你从长计议！”

众宾客一听主人话中有话，本来四灵寨作风太狠，声威太大，犯不着蹚此浑水，乐得趁此抽身，一个个装作不懂，稍微安慰主人几句，便由吕怀民送至庄外，各自散去。

盟兄弟再入大厅，吕怀民吩咐家人撤去宴席，重新端整几色可口的酒菜，与“铁胆书生”慕容刚相互对饮。

“铁胆书生”慕容刚见盟兄眉宇之间深有忧色，忍不住举杯问道：“小弟久居关外，少到中原，虽然耳边近年听说过兴起了个四灵寨，但不知其详，大哥今日何以如此消沉？与那‘单掌开碑’胡震武，又是怎么结下梁子的呢？”

吕怀民神色凝重，庄容答道：“武林之中，原以北天山静宁真人，南海妙法神尼，及贤弟的师伯北岳恒山的无忧头陀，僧道尼等三位高人，功参造化，为群流表率！但这三位十年以来业已不问世事，各在云山潜心参究吐纳导引等武家极上乘的性命交修之道。江湖之中顾忌渐少，魑魅横行，遂出了

几个极其厉害的魔头，尤其以‘玄龟羽士’宋三清，‘双首神龙’裴伯羽，‘毒心玉麟’傅君平，为其中巨擘，并另外邀约了一位巾帼奇人‘天香玉凤’严凝素等一共四人，论年叙齿，以龟龙麟凤四字，成立了四灵寨，‘玄龟’‘金龙’‘玉麟’‘天凤’四堂之中，各有一十二位武功卓绝之人担任香主。所以不几年间，声威业已压倒各门各派！至于那‘单掌开碑’胡震武与我结仇之事，是因其弟胡雄昔年占据蒙山为寇，在一次劫财之后，又惨杀了我故人子媳，我才单人问罪，将胡雄斩在梅花剑下！胡震武欲为其弟报仇，下书约战，此贼武功确实不弱，我竭尽平生所学，苦斗将近半日，胜他一剑，从此成仇！后来闻他发愤图强，练成绝艺，投入四灵寨玄龟堂下，我越发知道是个不了之局！何况你大嫂近来多病，人入暮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已不想再在剑底刀头一争雄长，所以方才所请宾客之中，就故意邀有与四灵寨暗通声气之人，当筵毁剑，希望借此江湖规戒，了断恩仇，清享余年的天伦之乐！不想数定难移，当筵帖到，虽然贤弟艺业惊人，甘于舍命相助，但胡震武善者不来，四灵寨声势太大，看来这甘肃兰州，竟是我吕怀民归源结果之地！”

“铁胆书生”慕容刚听得眉蕴杀气，目射精光，将杯中酒一倾而尽，向吕怀民说道：“胡雄惨杀抢掠，斩者无亏！那‘单掌开碑’胡震武竟仍一再寻仇，简直恬不知耻！你我兄弟对‘生死’二字，自然无足萦怀，但大嫂及侄儿却必须妥为安置，不管四灵寨贼势多强，大哥既已毁剑，就请高烧寿烛，饮厅前，看小弟我独战群贼，为大哥下酒！不到慕容刚在庭前溅血，阶下横尸，贼子们想动大哥毫发，那叫妄想！”

吕怀民看自己拜弟义气干云，不由也激起当年豪兴，仰面朝天，纵声发笑，反手从几下抽出一柄长剑，向“铁胆书生”笑道：“贤弟只见我当筵毁剑，恐怕料不到我昔年成名之物仍然在此！贼子们既然逼人过甚，索性大家不顾江湖规戒，筵前既能毁剑，筵后难道就不能开刀？今夜索性你我弟兄双剑连环，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再说！至于你大嫂所患，乃是心头怔忡之疾，受不得丝毫惊吓，这等凶险之事还是不必告她，胡震武柬上既说初更来拜，此时本庄四外必已安上桩卡，你侄儿崇文若送出庄去，无异送死！故而也只好藏在我老仆家中，以防万一！”

说罢叫过身边须发皆白的老仆说道：“吕诚！你跟我多年，甚事均不瞒你，方才我与慕容二爷所说，你想必听见，烦速将崇文带往你家隐藏，并约束众人，今夜不论发生何事，不准惊慌喊叫及妄自出来观看，免得平白送死！”

吕诚“喏喏”连声，领命自去。吕怀民与慕容刚二人，此时心情均已放开，就在厅中开怀畅饮。

“铁胆书生”慕容刚因见离胡震武订约之时已不在远，遂命侍立的家人把自己的长剑取来，即行各自安歇，此间已不需人伺候。

又过片刻，慕容刚目光一瞬，忽然瞥见那边桌上所放、自己从桃林中蒙面人手内夺回的白绫所裹锦匣，为博大哥高兴，起身取过，递与吕怀民道：“大哥，这一位姓朱的乡农打扮之人，说是昔年受你深恩，特地变卖田地，买了这匣上好人参，自关中赶来上寿，走到前路桃林之中，被人劫去，竟欲自尽！小弟巧遇救下，并自一个蒙面黑衣人手中将此物夺回，但那朱姓乡农说是前来拜寿，何以不见此人呢？”

吕怀民顺手解开白绫，说道：“你我弟兄行道江湖，原本为的是管些法外不平，济救民物，所遇辄已淡忘，这朱姓之人委实想他不起！但自愚兄迂

来此地，周围百里之内均称平静，何以桃林之内突有强人，倒是奇事！”

那白绫共裹三层，内中是具颇为精致的青灰色长方铁匣，吕怀民持在手内，正要开匣，“铁胆书生”慕容刚念头忽然一转，“别开”二字还未出口，吕怀民业已把那铁匣打开。

匣中哪里是什么上好人参，原来是大半匣石灰，当中腌着一只干瘪的人耳！

慕容刚此时业已悟出其中有诈，原来恐怕匣中藏有什么机括暗箭之类，今见只是半匣石灰，一只人耳，心头倒也略放，但兀自思索不出，送匣之人何必装扮被劫，来假手自己转送？

吕怀民揭开匣盖，目注人耳，略作沉思，突然全身微一颤抖，面色剧变！慌忙置匣几上，一伸手揭起匣中人耳，人耳之下压着一小卷薄纸条，吕怀民匆忙打开一看，仰天长叹道：“果然是他！匣上涂有剧毒，想不到祸变迭来，我吕怀民竟丧命在……”

一语未完，全身一软，竟自倒在椅上！

“铁胆书生”慕容刚双耳“嗡”的一声，眼前发黑，肝胆皆裂！急忙起身一看盟兄，可怜一个盖世英雄，就这刹那之间，业已魂归地府！

慕容刚见自己一时大意，万里远来，无异为虎作伥，竟成了盟兄的催命之人，悔恨惭愧得无地自容，胸头的血直向上涌，猛地仰面一声悲号，举起右掌，便欲往自己的天灵击去！

掌还未落，猛又机伶伶的一个寒颤，暗骂慕容刚你真正该死！此时已然快到初更，倘再自尽殉兄，那“单掌开碑”胡震武一到，大哥的遗孀独子无人保护，岂不任其宰割？纵然要引咎自裁，也应过了今夜再说。

想到此处，把桌上一杯剩酒一饮而尽，略定心神，再行细察吕怀民心头鼻息，确已去世，不由暗自心惊，这是何种毒物？沾肤就能致人死命！

那盛石灰人耳的铁匣，慕容刚已不敢再碰，见吕怀民方才看过的纸条掉在桌旁，遂以桌上银筷挟起一看，纸上写着四句似诗非诗、似偈非偈的话道：“昔削我耳，今赠尔匣，上涂剧毒，聊作奠物。”

下署“九华山千毒人魔西门豹启”。

“千毒人魔”对慕容刚倒不陌生，知道这是一个专门擅用各种毒药，并有易容之术的皖南巨盗！看这纸上口气，“千毒人魔”当年曾被吕怀民削下一耳，今天才设计报仇，但可惊复可恨的是，贼子计虑竟然如此周密，从何处探知自己万里远来拜寿，弄得自己也蒙上一个间接毒害盟兄、百死难赎其辜的冤枉罪过！

就在他这转念之间，手上银筷半截已成乌黑！慕容刚知道果如自己所料，这纸上也有剧毒！恐怕少时自己万一战死，吕氏家人不慎再触，多添枉死人命，遂扯过桌单，把纸条铁匣以及外裹白绫，一齐谨慎包好。

仰观星斗，已到初更，慕容刚把大哥的梅花剑插在背后，自己的长剑则倚在椅前，坐对盟兄遗体，凄然垂泪，暗想纵然今夜拼死力战，侥幸度过，但这样的伤心之事，明日怎对正在病中的盟嫂和侄儿交代？“铁胆书生”平素不但武功卓绝，并且还足智多谋，就是略嫌性躁，但现在却方寸全乱，内心凄惶歉疚得把平日的灵智减却了一半有余！

那“单掌开碑”胡震武来得真叫准时，村内梆锣刚打初更，屋上已有动静。

慕容刚倏然惊觉，先不拿椅边长剑，身形微动，便到厅口，恰好帘际疾

风飘然，一个豹头鹰目、五十左右的劲装老者飘然飞坠。

慕容刚抢步当门，双拳一抱，朗声问道：“来人可是今日黄昏差人投帖的四灵寨玄龟堂香主、‘单掌开碑’胡当家的？”

豹头老者足下微退，打量发话之人，见他书生打扮，两眼神光炯炯逼人，肩头微露剑柄，气度神情，分明乃内家高手！但眉宇之间，显然重忧深锁！

遂也抱拳还礼，浓眉一挑，冷然答道：“足下何人？既识胡某来历，可知四灵寨中人物寻仇，向不许外人干预么？”

慕容刚仰天长笑，笑声凄厉，摄人心魂！笑毕向这“单掌开碑”胡震武道：“在下慕容刚，平生足迹多在关外白山黑水之间，尚不知道中原武林之中，出了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吓人寨会！江湖行侠，不分黑白两道，无不以义气当先，慕容刚与吕怀民八拜相交，情同骨肉，旁人畏惧你们四灵寨如虎如狼，慕容刚偏偏不理这套，就凭我肩头长剑，囊内飞刀，要把这场事揽在头上，胡香主，你把我怎样？”

“单掌开碑”胡震武闯荡江湖这多年来，还没有碰到过这么横的人物！但一听慕容刚报名，便知他师伯“无忧头陀”，是号称“宇内三奇”之一，就连自己四灵寨中武功最高的“玄龟羽士”宋三清，也不敢轻易招惹！曾经一再吩咐寨中弟子，凡遇与“三奇”有关之人，尽量避免结仇，即在万不得已之时，也不准过份绝情，须留几分退步！老贼武功经验均到火候，压下来时盛气，目注慕容刚，点头说道：“果然不愧人称‘铁胆书生白狂客’，这份胆量襟怀令人敬佩！四灵寨规戒载明，冲撞者死！胡某看在你师伯无忧上人的金面，恕你无知不罪！我多年薪胆，誓雪前仇，不见吕怀民之面，岂能甘心！你若真以为你长剑飞刀，功力绝世，等胡某把这段恩仇了断，再陪你比划！”

慕容刚肃容垂泪，凄声说道：“胡香主，你来迟一步，今生今世，此愿难偿！我盟兄片刻之前，中了‘千毒人魔’西门豹的阴谋毒计，业已撒手归天……”

胡震武闻言宛如晴天霹雳，“咳”的一声，右足顿处，方砖寸裂，鹰目一翻，面色铁青，不等讲完，便向慕容刚急急问道：“果真如此，倒叫我抱憾终身，吕庄主遗体何在？容胡某瞻仰瞻仰！”

慕容刚冷笑一声道：“胡香主难道尚疑心我所言不实，厅内椅中坐的，不就是我大哥遗体？”

胡震武鹰目之中隐含泪光，大踏步抢进厅内，慕容刚怕他对盟兄遗体有所不利，也自紧随在后。

到达距离吕怀民尸身约有五六步之处，胡震武肃然站立，细看吕怀民果已气绝多时，鹰目之中泪珠滚下，切齿恨声说道：“杀弟深仇及一剑之赐，胡震武茹恨多年！谁知吕庄主你竟先脱尘缘，让我终身抱憾，人死为尊，吕庄主，你再受我最后一拜！”

说罢双拳一抱，便待躬身，慕容刚在旁见他步下暗合子午，真气似已提足，知他想以阴掌戕害盟兄遗体，急忙也自暗运功力，抱拳一拱说道：“人死不记仇，胡香主义释前嫌，慕容刚代答一礼！”

两股劈空劲气略一交接，慕容刚是横里相截，较占便宜，不但吕怀民遗体安然无恙，连胡震武的身形都被带动，所发劈空劲气被撞偏之后，把旁边一张茶几震得四分五裂！

胡震武羞怒交进，暴声吼道：“谁说人死不记仇？吕怀民虽死，还有他

的妻儿老小！”

这时后宅之中，业已起了喧哗哭泣之声，慕容刚五内如焚，截目怒声喝道：“恶贼你……”

“敢”字还来出口，厅前阶下抡出两名劲装大汉，右边一个手内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向胡震武躬身说道：“禀香主，吕怀民之妻的首级在此，孽种不知去向！”

“铁胆书生”慕容刚目眦皆裂，肝肠寸断，怒喝一声，双掌一错，飞身扑过，向胡震武当头击下！

胡震武外号“单掌开碑”，掌力自有独到之处，刚才掌风被截，吃了暗亏，满心不服，见慕容刚凌空扑下，存心一较掌力，“天王托塔”向上硬接！口中却还对两大汉说了声：“孽种不能放过，快与我全庄密搜！”

他自视掌力太高，竟敢在对敌之时分神讲话。哪知慕容刚天生异禀，到现在还是一身童子功力，师门传授又高，这凌空扑击更是急痛盟兄嫂双双惨死，拼力施为！四掌交接，“砰”然巨响，胡震武腾腾的退出六七步去，脚下方砖块应足皆裂，两眼金花乱转，发若飞蓬！

但他掌力实是不弱，慕容刚虽占上风，也觉心头巨震，冠玉般双颊之上，飞起一片桃红颜色！

两人全是目注对方，一动不动，徐徐导气归元，谁也不敢再度贸然进击！

就在此时，两名大汉重进厅堂，身后随着方才受吕怀民嘱托的白发者仆吕诚，手中却牵了个七八岁的男孩，不住啼哭！一入厅门，两名大汉的钢刀立时架在那男孩的颈项之上！

慕容刚眼前一黑，暗怨苍天，盟兄吕怀民一生行侠，妻子何辜，竟齐遭毒手！目前形势，自己只要一稍动，盟兄独子，立作刀头之鬼！但又绝不可能好言善罢，山穷水尽，进退无路，可怜急得个盖世英雄，“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大汉向胡震武躬身说道：“我等正遵香主之命全庄搜寻，这老仆怕死贪生，已将孽种献出，特地带来，请香主亲自发落！”

胡震武此时尝过厉害，全神贯注慕容刚，随口答了声道：“何必啰嗦？斩首带回就是！”

慕容刚不顾新近呛血及内伤未复，闪电般扑出，但两大汉刀光电掣，男孩头已落地！

慕容刚万念皆绝，目红似火，五指齐抓，杀害男孩的大汉惨叫一声，脑浆迸裂！

还未来得及处置那叛主恶奴，极劲的掌风业已袭到身后！慕容刚把牙关咬碎，破釜沉舟，竭尽平生之力，“黄龙转身”，双掌自下往上斜接！

这种不避不闪的硬打硬接属于武家大忌！除却功力相差过巨之外，不论胜负双方，均需蒙受甚大伤损，但慕容刚此时业已怒极心疯，哪还顾及这些？四掌再度硬合，胡震武的身形被震得离地飞起，正好跌在那已死大汉的身上，由另一大汉勉强搀起，喘气如牛，自怀中取出几粒丹丸服下，见慕容刚虽也口角溢血，胸前剧烈起伏，但仍巍然怒目而立，怕他再来拼命，急忙低声嘱咐，由那大汉半搀半抱，踉跄而去。

其实慕容刚此时心力交瘁，两度对掌所受之伤，虽较“单掌开碑”胡震武略轻，但盟兄一家三口扫数伤亡的椎心惨痛，却无与伦比！不过慕容刚知道自己若不再支撑片刻，把胡震武吓跑，则恶贼们钢刀之下，全庄焉有噍类？

此时胡震武由随来大汉扶走，心头一懈，精气一齐涣散，全身一软，连身畔所藏的一颗他先师临终遗赠的保命灵丹都不及取服，便仆倒在吕怀民的尸身之上！

不知过了多久？慕容刚墟墓魂归，渐有知觉！仿佛觉得方才那么严重的内外伤势，竟似好了大半，不由万分惊诧，猛把双眼一睁，眼前一片空白，金花乱转，头脑突又剧作晕眩，知道重伤刚刚被人救转，不宜如此作势！

遂仍重阖双眼，慢慢调匀气机，徐徐开目，只见身已卧在一间书房内的软榻之上。那老仆吕诚满面泪痕，正在榻前侍立，慕容刚想起他出卖盟兄独子的叛主恶行，怒火又燃，撑榻坐起，截目叱道：“无耻恶奴！卖主求生，竟还有胆在此？慕容二爷的脾气你已深知，还不自作区处，难道等我动手？”

老仆吕诚垂泪答道：“主人主母双双遇难，老奴无力将护，原该万死！但要说叛主求生，不独老奴风烛残年，断无是理，就是吕家庄中上上下下，无论何人，皆无如此不肖！二爷重伤初复，请暂息雷霆之怒，容老奴将下情陈明，再碎尸万段，亦所不辞！”

语音略顿，说道：“二爷适才厅前所见的刀下孩儿，并非主人骨血，乃是老奴独孙。因见贼子们在庄内排户搜寻，恐怕万一将小主人搜出，绝了吕家后代，遂自领幼孙，假作畏死叛主，骗过贼子耳目！二爷战退恶贼，伤重力竭，晕厥厅上，老奴想起二爷行侠济世，身边总有疗伤药物，一时无奈，斗胆代觅二爷囊中，果然发见一丸清香扑鼻的灵丹，上有‘保命’二字，遂服侍二爷服下，移至书房，果然苍天默佑，二爷无恙！老奴现去将小主人带来，托付二爷为他代觅名师，学成绝艺，报此血海深仇，然后老奴便当追随老主人于地下！”

这一番话，把个慕容刚听得通身汗透，尤其是那句“主人主母双双遇难，老奴无力将护，原该万死！”简直字字如针，刺得他心中痛苦已极！引手捶胸，长叹说道：“慕容刚枉称侠客，与你一比，实应愧死！你舍孙全义，于心已尽，要追随你老主人于地下的，应该是我！不过我盟兄遗孤既在，则为他觅师习艺报仇之举，确为第一要务，慕容刚忍死十年，等我侄儿艺成，辅助他报仇雪恨、重振门庭之后，再在我盟兄墓前伏尸谢罪！我盟兄嫂遗体可曾安葬？你赶快把我侄儿带来，并命人将马匹备好，这伤心触目之地，我是一刻也不忍停留！”

吕诚含泪答道：“二爷沉睡书房已有两日，主人及主母遗体，因怕二爷醒来，见了又加伤感，已由老奴作主，妥善掩埋。小主人年纪虽轻，甚为懂事，一声未哭，现时就在书房门外！”

说罢转身出门，牵进一个与吕怀民相貌一般无二、极为灵秀的七八岁男孩，果然面上一丝泪痕都无，但两只大眼之中却满含怨毒！进门后即叫道：“慕容叔叔，快带我拜师傅学本领去！”

慕容刚一端详此子骨相及那一双怨毒的眼神，心中悚然一惊！暗忖这好的一副学武资质，盟兄怎的一式不教？但他这样弱小的的心灵之中就满种仇毒，如果自己心目之中想往投奔的盖世奇人肯予收录，十年以后，武林之中，恐怕要遭受一场无边浩劫！

一试自己已可行动，遂起身轻抚吕崇文头发道：“乖侄儿！懂得不伤心乱哭就好，叔叔马上就带你走！”

转面对吕诚道：“快与你小主人收拾行装，并到你主人主母墓前一祭，我要立刻启程。”

吕诚恭身答道：“老奴知道二爷的脾气，小主人的行囊及二爷的宝马均早已备好，香烛也是现成！”

慕容刚熟视吕诚，点头叹道：“常言云，义仆胜良友，果然不谬！我盟兄有你这样一位忠心耿耿之人，九泉之下也应无憾！他年你小主人雪恨归来，我命他以父事你！”

吓得吕诚连称“罪过”，慕容刚携同吕崇文，走到吕怀民夫妇墓前，他此时倒也点泪全无，上香祷告以后，回头看见自己的“乌云盖雪”宝马鞍缰俱已备妥，凄然一笑，抽下鞍上所挂琴囊，叹道：“知音已逝，琴韵谁赏？大哥，你在泉下候我十年！”

向墓前一举，把具上品瑶琴，摔成粉碎，回头抱起吕崇文，跳上马背，朝吕诚微一挥手，丝缰领处，宝马耸耳长嘶，四蹄如飞，刹那之间不见踪影！

话说“铁胆书生”慕容刚为盟兄“梅花剑”吕怀民五旬寿诞，自关外万里称觞，不想却赶上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凶狠仇杀！“千毒人魔”西门豹与四灵寨玄龟堂香主“单掌开碑”胡震武同日寻仇，不但盟兄嫂双双被难，自己更中途中计，八拜盟兄竟等于自己亲手所毒死！最后还是亏了老仆吕诚，义舍孙儿，总算是救下了盟兄独子！

自己内咎已极，立誓忍死十年，要为侄儿崇文觅得名师，习成绝艺报仇之后，再在盟兄墓前伏剑谢罪！

他当年行侠于关外白山黑水之间，一身内家功力甚少敌手。但此次与“单掌开碑”胡震武三拼掌力，憬然悟出胡震武不过是玄龟堂中十二家香主之一，即有如此功力，则所谓“龟龙麟凤”之四灵寨首脑人物，更远非自己这等武功之人可以抵御！因而，不但要为吕崇文寻得名师，连自己也要在他学艺期间从头痛下苦功，才能担当他年相助吕崇文报仇的重任！

想来想去，除却“宇内三奇”之外，再无其他适当之人，但“三奇”之中，妙法神尼远居南海，静宁真人不知住在天山何处，且均陌不相识。唯有北岳恒山的无忧头陀，却是自己师伯，先师在世之日曾带自己往谒，但无忧师伯神色冷淡，不苟言笑，在恒山住了三日，就听他对师傅说了一句：“你这徒弟太嫌暴躁性刚，不好好受些挫折，难成大器！”离山之后，师傅解释师伯为人外冷内热，不可生怨！遇有极难之事来求他时，必有莫大助力！师傅不久谢世，自己驰誉武林，一帆风顺，恒山从未来过，今日身负护孤重责，无路可走，只得求他，不知可肯看在先师之面，将吕崇文予以收录？

宝马神骏，慕容刚又是兼程疾驶，由甘经陕入晋，恒山业已在望。无忧头陀所居的紫芝岩是在后山深处，马匹无法行走，好在宝马通灵，慕容刚遂在一片树林之内替马卸去鞍辔，任它自由活动。

此时山路已颇崎岖，慕容刚知道从此处到紫芝峰还须经过几处极险之地，吕崇文一点武功不会，索性把他背在背上。这吕崇文简直乖得出奇，一路之上，处处随人，也不提起一句父母之事，但那一双大眼光芒锐利，隐蕴杀机，却几乎能令慕容刚不敢逼视！

越过两处险峻峰峦，走到一处，一边是峭壁百仞，一边是绝壑千寻，上面满布苔藓，一片苍翠，肥润欲滴，雾气滃郁，深不见底！阳光全被峭壁挡住，暗影沉沉，阴森幽晦！但头上偏又碧空澄霁，白云卷舒，清风不寒，沾衣欲湿，衬着那苍崖翠壑，怪石奇松，形势幽奇，确是人间胜境！

慕容刚认出地形，对壑危峰，便是师伯所居，但分明记得有一独木长桥，此刻却已不见。端详这片绝壑，宽处约有廿丈左右，相距最狭之处也有五六

丈远近！

像这样的距离，在自己神完气足之时，奋尽全力，对岩地势又较此略低，或可纵过，但目前是重伤甫愈，即行千里疾驰，胸头已在隐隐作痛，何况背上又复多负一人，却便怎处？

万般无奈，顺壑前行，忽然看见一株古松，宛若天桥，自壁边伸向壑中约有丈许远近，恰好此处壑又不宽，慕容刚顿起希冀，量力尚可一试！

遂嘱咐崇文抱紧自己，强提一口真气，跃上古松，走到梢头，借那树梢往上抖颤之力，斜向前方窜出，然后掉头扑下！

说也真险！慕容刚落足对岩，只离壑边不足半尺，稍差分毫，叔侄二人便一齐粉身碎骨！

慕容刚恐怕崇文吓坏，方一回头，崇文已在背后说道：“慕容叔叔，文儿不怕！”

慕容刚一声长叹，暗想这样一个聪明乖巧之子，可怜已作孤儿，但愿无忧师伯能慨允收徒，把他造成一朵武林奇葩，使盟兄夫妇的血海深仇得能雪却！

那无忧头陀所居，原来并不是什么丛林古刹，只是几间茅屋，建筑在一条飞瀑之侧，前后左三方，都是数不清的苍松翠竹。松涛竹韵，加上清籁汤汤，一片天机，确足令人尘俗全蠲，消除不少争强斗胜之念！

茅屋的两扇柴扉关得铁紧，门上刻着一付对联道：“入此方成真自在，出门便堕大轮回！”

慕容刚看完，心便冷了一半，但已千辛万苦至此，只得放下吕崇文，缓步上前，轻轻叩扉。

过有半晌，柴扉“呀”然开启，应门的是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清癯僧人，慕容刚上次随师来此见过一面，急忙恭身施礼说道：“澄空师兄，烦劳通禀师伯，就说是他老人家俗家师侄慕容刚求见！”

澄空合什答礼，侧身让路说道：“师弟不是外人，且请进内，师傅入定方回，正好随我往见。”

慕容刚存诚于心，表体于外，率同吕崇文肃容入室。虽然只是茅屋数间，但收拾得纤尘不染，琅籍云书，梵文慧典，炉中袅雾，钵内生莲，那一种说不出的清净庄严，令人自生肃然之感。中室禅床的蒲团之上，端坐着一个披发头陀，低眉合目，宝相外宣。慕容刚不敢惊动，一拉吕崇文，双双跪在禅床之前。

跪有片刻，头陀眼皮微睁，慕容刚叩头拜倒道：“弟子慕容刚参见师伯。”

无忧头陀摆手命起，目光一瞬吕崇文问道：“此子何人？你带他远上恒山作甚？”

慕容刚触动情怀，泪流满面，把自己间关万里，为盟兄拜寿，及吕怀民夫妇惨遭不幸等情，详述一遍，复行膝地泥首，苦求师伯收此孤儿，传以绝艺，俾他日得雪血海冤仇，自己才好灭却几分罪孽！

无忧头陀一语不发，静静听完，双目再开，仔细端详吕崇文，摇头说道：“佛家转爱成无缘慈悲，转识成大圆镜智，欲以大慈愿力，安乐众生！焉能妄加传授武功，使这江湖寻仇之举，冤冤相报，循环不已！何况方才我以慧眼观察，此子根骨虽佳，但一身杀孽太重，与我佛门绝对无缘，你虽为友情热，此来却是徒劳跋涉的了！”

吕崇文随慕容刚跪在地上，他武艺毫未经爹爹教授，但文事方面，却从

四岁就开始读书，颖悟过人，现虽八岁幼童，确已懂事不少！听出无忧头陀不肯收录之意，膝行而前，扯动榻上无忧头陀衣角，仰面哀声求道：“师傅若传文儿本领，除了我那两个仇人以外，其他绝对一人不杀，师傅你可怜可怜文儿爹娘死得太惨，我娘连头都没有了！”

稚子直言，伤心酸鼻！慕容刚叩头崩角，两泪如倾，也随同吕崇文哀声求道：“胡震武之弟胡雄，邪媚杀掠，为害世人甚众，弟子盟兄吕怀民斩者无亏！‘千毒人魔’西门豹更是穷凶极恶，仅削一耳，似尚不足为傲！但一个以阴谋诡计暗加毒害，一个仗四灵寨之势率众寻仇，害得好好的一个侠士仁人，不但身遭惨死，并且株连妻室家人，齐作刀头之鬼，于情难忍，于法难容！佛家虽戒妄杀，但武林之中正义不能不持，子报亲仇，当在‘妄杀’之外，还请师伯慈悲则个！”

无忧头陀面泛微笑，伸手轻抚跪在禅床之前吕崇文的头顶，说道：“小娃娃不必伤心，万事皆有定数！你如此根骨，任何武林名家见了都爱，但我佛家最重‘缘’之一字，俗语云：‘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你我无缘，强求何益？惟既然相见，总有前因，我赠你‘万妙灵丹’一粒，此丹系我以四十九年心力，采集四十九种罕见名贵药物，方才炼成七粒，无论何种内伤奇毒，不但着手回春，并还增长本身功力，足以脱你一次大难，千万不可浪费！此外另有一言相赠，你在他年学成绝艺，仗剑诛仇之际，务望切记今日对老衲所说之言，善体上天好生之德，必然大有裨益！”

说完递给吕崇文一粒外以朱红蜡丸封固的龙眼般大的灵丹，含笑命二人起立，并对慕容刚说道：“你前次随你先师来此，我就说你秉性过傲过刚，不受重大挫折磨练，难成大器！此次一腔热望，到此成冰，心中定仍不服！但‘缘法’二字，不可勉强，吕崇文非我佛门中人，他自另有去处。北天山冷梅峪静宁真人，道家玄功较我更高，可往一试！你面上气色，内伤未痊，远上天山，恐难耐奔波之苦，我另赠你一粒元丹，虽然略逊崇文所得，但也可对你真元大加补益。服后便由你澄空师兄送你们过壑去吧。”

“铁胆书生”慕容刚确如无忧头陀之言，刚傲无比，自己崩角见血，好话说尽，而师伯依然冷酷无情，本想一怒而起，带着吕崇文拂袖而去！又见无忧头陀慨赠吕崇文一粒“万妙灵丹”，知道此丹师伯珍逾性命，今日舍得送人，也算异数！心中气虽略平，但仍忍耐不住，听师伯已下逐客之令，遂冷然答道：“弟子半生恩怨，泰半因人，气味只一相投，沥胆披肝，心所甘愿！师伯不肯收容此子，只得他投，是否远上天山，此刻尚未能定。贱躯自能支持，师伯厚赐，万不敢领！但斗胆启问一声，师伯位列‘宇内三奇’，武功盖代，却独处深山，不问世事，任凭江湖之间魑魅横行，善良遭祸！方才又说佛家旨趣，在以大慈愿力，安乐众生，弟子愚蒙，省不得既然远绝众生，却又怎能使其安乐？师伯可肯赐教？”

无忧头陀毫不为忤，含笑看他一眼，闭目不答。

慕容刚还要再说，澄空在后将他拉出室外，斟了两杯香茶递过，好言慰道：“师弟不必烦恼，恩师令你往求静宁真人，必有深意！那‘万妙灵丹’，我自幼随侍恩师，还是见他老人家第一次送人，缘份可算不浅！好在僧道尼三奇并秀，师弟到达天山之时，说明系奉恩师所介，静宁真人必然推情收录无疑！他那‘道家罡气’、‘乾坤八掌’及‘太乙奇门剑法’冠绝武林，并较我禅门功力容易速成。且静宁道长尚无传人，这位小友良璞未凿，英华内蕴，根骨绝佳，此去一蒙静宁道长垂爱，大成可卜！师弟光风霁月，肝胆照

人，澄空极为钦佩，他年有事之时，我必禀明恩师，助你一臂之力！香茗饮罢，我便送你们过壑去吧。”

慕容刚知道这位澄空师兄自幼追随无忧师伯，一身功力，江湖之中已少敌手！见他自动出言，他年愿加助力，急忙谢过，端起香茗饮尽。仿佛觉得茶叶极好，香留舌本，心神为之一爽，也未深思，遂携同吕崇文起立告辞，澄空随后相送。

走到壑边，这回与来时恰巧相反，对崖地势较高，要想纵过越发艰难，澄空向慕容刚笑道：“师弟请自行过壑，这位小友由我送吧。”

话音方落，一大一小两人，未见任何作势，已自飘然而起，斜向对崖凌空飞渡！

慕容刚虽然歇息已久，仍恐自己内伤尚未尽痊，下腰伏身，尽力提气飞纵！

哪知本身真力不但复元，并已增长，一下竟然纵过了头，几乎撞向峭壁，急忙一打千斤坠，身形落地，心中也自恍然，暗叹这位师兄，真是古道热肠，那杯香茶之内，定然又暗中放下了什么灵丹妙药！肃容走过，向澄空一躬到地，说道：“师兄云情高谊，慕容刚矢志不忘，请从此别！”

澄空在茶内所放，就是无忧头陀赐给慕容刚的那丸固元丹，见他只谢自己，不提恩师，知他犹有余愤！不觉暗笑这位师弟，性格果真狂傲过人，又从袖内摸出一颗黑色木丸，递给慕容刚道：“师弟休要误会，须知‘菩提原由烦恼转，佛家普渡世间人’，恩师的深意，他日定然自觉！这粒木丸，是我一位好友的信物，在这晋陕中原一带，任何人也要忌惮三分，万一途中有事，示以此丸，当可立解！一入甘新以后，四灵寨鞭长莫及，便可直上天山，再无阻碍，师弟好自珍重，澄空不远送了！”

慕容刚与这位师兄倒真投缘，见他情意拳拳，遂也不再客气，接过收下，洒泪而别。到得前山林内，找回“乌云盖雪”宝马及所藏放的鞍辔等物，上得马背，驰下恒山之后，慕容刚勒马缓行，心头一片零乱！

本想无忧头陀是自己师伯，所求总好商量，哪知却如此坚拒！依了自己脾气，真不愿去投那师伯所说的天山冷梅峪的静宁真人，但默计天下武林名家，除了这僧道尼“三奇”之外，似无特别出奇的惊人艺业，足以盖过四灵寨内诸寇！

慕容刚心口相商，矛盾已极！忽然想起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之处，有自己一位父执“金沙掌”狄云在彼隐居。这狄云一身软硬轻功，尤其所练“金沙掌力”，碎石如粉，人称“新疆大侠”，武功似乎并不比“宇内三奇”弱了多少！不过多年不见，他是否还在星星峡隐居，却说不定。但反正顺路，何不就带吕崇文前去，若狄云不在，或不允收纳之时，再上天山，也不误事！

主意一定，心神立爽，跨下龙驹也善体主人之意，由慢而快，四蹄扬处，绝尘飞驰！

一路无事，但进入吕梁山区后，慕容刚就觉得有些扎眼人物在暗中注意自己！他一来艺高胆大，二来也想不出自己在此处有何仇家，遂仍不以为意。

但他哪知老贼“单掌开碑”胡震武身带内伤回转王屋山四灵寨总坛以后，越想越觉把事作错了，“梅花剑”吕怀民虽然一家尽灭，但这“铁胆书生”慕容刚他日却必为莫大隐患！龟龙麟凤“四灵”平日严戒寨内各人不准与“宇内三奇”有关之人结怨，老贼不敢明言，暗中盘算慕容刚可能要往恒山，搬请无忧头陀出面。遂赶紧秘密调派自己的心腹死党，往那由甘赴晋的必经路

上暗设桩卡，或生或死，务必把这“铁胆书生”慕容刚留下。

慕容刚的“乌云盖雪”是关外有名的千里神驹，在胡震武尚未布置妥当以前，人马业已先过，但如今归途之上，却恰好遇着，四灵寨埋伏之人虽然觉得此人貌相装束与胡香主所说无差，但所行方向却恰恰相反，马上又多一小童，就这略微迟疑未决，慕容刚马疾如风，业已冲过两处桩卡。眼看吕梁山区即将走尽，突然路畔森林之中响起一片马蹄杂沓之声，十余骑骏马冲林而出，当先两名大汉，余人在身后一字排开，拦住去路。慕容刚在十余丈外微勒缰绳，那匹千里龙驹立时缓行，到达相距丈许远近之处，倏然止住。

拦路的两名为首大汉，年龄均在四十左右，右边一个手持一对狼牙铁棒，左边一个空着双手，马鞍之上却挂着一对护手双钩，见慕容刚身临切近，用钩的大汉在马上抱拳问道：“来人可是‘铁胆书生长白狂客’？”

慕容刚先前以为这十余大汉是普通劫路之徒，现听对方一口叫出自己外号，心知有异，估量敌我情势，因有吕崇文这累赘在身，不宜恋战，遂用左手搂紧崇文，朗声答道：“在下正是慕容刚，二位当家的怎么称呼，拦道何事？”

用钩的大汉笑道：“‘吕梁双雄’孟彪、孟虎，奉我四灵寨玄龟堂‘单掌开碑’胡香主之命，请慕容壮士总坛朝香！”

慕容刚嘿然冷笑，沉脸问道：“这位‘单掌开碑’胡香主倒真看得起在下，但贤昆仲要我到贵总坛朝香，所凭何物？”

孟彪正待答言，那孟虎已自不耐，把手中狼牙棒一举，暴声喝道：“穷酸休要唠唠叨叨，凭的是我大哥鞍上金钩和我掌中铁棒！难道还请不动你？”

慕容刚纵声发笑，宛如凤鸣龙吟，笑声之中，缰绳一领，双膝用力，“乌云盖雪”宝马人立长嘶，两人一马凌空而起，竟从众贼头上飞跃而过！

慕容刚天生嫉恶如仇，因愤那孟虎出语轻狂傲慢，人在空中，猛甩右掌，一股劲疾罡风向孟虎当胸撞到，把个骄纵的强徒打得口喷鲜血，跌下马来，尸横就地！

群贼顿时一阵大乱，慕容刚宝马落地，四蹄翻飞，快如掣电飘云，转瞬之间，只剩下天边一点黑影！

若依着慕容刚平时习性，这些拦路贼子早已杀得一个不留！但此时千钧重责在身，无法恋战，虽已亲手击毙一名为首之贼，心中怒气犹似未平！暗暗切齿痛恨那“单堂开碑”胡震武过份阴狠毒辣，赶尽杀绝，等自己为吕崇文觅得安身习艺之地，并以三五载日夜苦功把师门绝艺一一练成，然后揽辔中原，非把这四灵寨搅他个天翻地覆不可！念头未毕，身后远远响起一阵急遽鸾铃及几声马嘶，慕容刚入耳心惊，暗想自己这匹“乌云盖雪”宝马乃是关外良驹之内千一之选！此时马行不慢，后面怎会有骑追至？好胜之念一起，裆中加劲，宝马奋鬣长嘶，跑得头尾俱成一线，两畔树木如飞倒退，但那身后铃声马嘶，兀自隐隐传来，仍未甩脱！

慕容刚方在不服，突然瞥见前途当道站着一道一僧，知道可能又遇伏桩，只得紧勒丝缰，停蹄住马！

僧道二人均是空着双手，神色安详，道人单掌竖立胸前，稽首问道：“马上来人，可是‘铁胆书生’慕容施主？”

慕容刚到眼便已看出，这一僧一道均非泛泛之流，比先前所遇“吕梁双雄”孟氏兄弟高出甚多！前有阻挡，后有追兵，自己本领再高，这样一站站的，打到何时是了？眉头一皱，想起澄空师兄临行所赠木丸，遂自怀中取出，

果然僧道一见，脸上颜色立变！

慕容刚正待开言，先前所闻铃声，就在这一缓气的工夫，业已由远而近。来路之上，先隐隐现出一点白影，刹那间，便如风飘雪般的卷到面前，原来是一匹纯白色的长鬃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个身着银缎紧身劲装和同色披风的二十二三绝色女子！

那白马神骏异常，一路疾驰，到了众人面前，才倏地一声骄嘶，收势人立，然后站定。马上女子的骑术也确实高明，娇躯宛如钉在马背上一样，任凭那马在这样急遽之下停蹄收势，一掀一落，依然如常，连动都不动！

慕容刚久闯关外，性爱良马，见对方一人一骑，委实不凡，不由得脱口赞道：“好精的骑术！好一匹玉狮子马！”

那马上女子打量了慕容刚二人一马几眼，见对方气概凌云、神采奕奕，也微笑问道：“马上朋友，贵姓高名？来路之上，出手伤我寨中弟子的就是你么？”

慕容刚这才抬头打量马上女子，见她不但一身白衣，连头上束发丝巾和足下的牛皮剑靴，也是一律白色。装束白，马白，人更白，宝髻堆云，柔肌胜雪，腰如约素，眼若横波，配上那贝齿朱唇，琼瑶玉鼻，美，虽美得出奇，但不带一点妖，不带一点媚，简直赛过一朵出水白莲，高贵清华，无与伦比！

尤其白衣女子马在上风，一股非脂非粉的淡淡幽香送入鼻观，连这素来不好女色、肝肠似铁的“铁胆书生”，也觉得此女着实可人！不禁暗暗惊诧，四灵寨中居然竟有这等人物！而且听她的口气，在四灵寨中地位竟还不低！印象一好，慕容刚的狂傲之气也自然减去一半以上，满面含笑抱拳答道：“在下慕容刚，携带这位世侄远上北岳恒山，参谒我无忧师伯。归途路过吕梁山区，贵寨弟子多人拦路邀劫，强迫在下到贵寨王屋山总坛朝香，在下身有急事，无法应命，争斗之间，误有失手！姑娘既然赶来查问，在下斗胆请教，贵寨弟子沿途设桩，邀劫我慕容刚，究为何事？”

白衣女子系在慕容刚来路巧遇“吕梁双雄”，受孟彪哭请为乃弟报仇，才追来此地。对因何邀劫，一样茫无所知，现吃慕容刚问住，玉颊之上不由微泛红霞，扭头向路边站立的一僧一道发话问道：“你们沿路设桩，系奉何堂旗令？”

那一僧一道对这白衣女子竟也异常恭敬，一齐俯首恭身，由道人答道：“此事系玄龟堂‘单掌开碑’胡香主以私人情面相托，并未奉有任何一堂的四灵旗令。适才慕容施主取出铁木大师信物，小道等业已不敢相拦！”

白衣女子“哼”的一声冷笑说道：“胡震武此事分明于心有愧，才不敢请传旗令，只以私人情面相托，他倚仗玄龟令主宠爱，如此胡行，着实可恶！怪不得我此次巡查各地，武林朋友之中，对四灵寨三字表面尚为恭敬，但神色之间却多含畏惧鄙恶之状！这类风气，我回寨之后非大加整顿不可！慕容朋友既然身有铁木大师信物，又是恒山无忧老前辈师侄，怎可再对人家留难无礼？你们可知胡震武在前途还设有几处桩卡？”

道人恭身答道：“伏桩详数不知，但闻说系自吕梁山区为主，一直设到陕西边界。”

白衣女子秀眉微剔，转面向慕容刚含笑说道：“慕容兄行侠关外，久仰盛名！四灵寨中不肖之徒，未奉旗令，私行啸聚寨众，图加冒犯，实属可恶！俟我回寨之后，当请玄龟令主予以惩戒！慕容兄既有急事在身，不宜多受阻挠，我送你到晋陕边区，权当为四灵寨驭下不严谢罪！”

慕容刚暗暗钦佩这位巾帼英豪的正直磊落，也自慨然答道：“慕容刚但愿贵寨之中多出几位像姑娘这等光明人物，恭敬不如从命，姑娘先请。”

白衣女子听出话中有话，缰绳一勒，与慕容刚并辔同行，微侧娇靥问道：“听慕容兄之言，颇对本寨不满，那胡震武与兄结怨之因，敬请见告。”

江湖儿女，多半脱略不拘细节，一黑一白两匹千里神驹，并辔同行，距离甚近。那白衣女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幽馨，熏得这位“铁胆书生”虽不致便涉遐想，但也心神栩栩！突然听她问起结仇之事，慌忙肃容正色，遂把吕胡两氏恩仇详述一遍，讲到伤心之处，不但逗得那从未哭过的吕崇文抽噎连连，慕容刚胸前的青衫之上也滚落了两行英雄珠泪！

白衣女子也不禁喟然兴嗟，眼角一瞟慕容刚，似对他这种赤诚为友的情怀异常敬佩！但她一瞟，恰巧与慕容刚带泪的眼光相对，慕容刚心头一跳，白衣女子却颊泛飞红，也自正容说道：“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慕容兄顷间所谈遭遇，确足使人一掬同情之泪！江湖正义不能不张，我决不袒护我寨中之人，但愿你早日使此孤儿学成绝艺，得了心愿！不过据我推测，胡震武皋兰寻仇，可能与这沿途设桩邀劫一样，乃是私人举措。故拟建议慕容兄他年与吕小侠仗剑重莅中原之际，似应单寻那‘千毒人魔’西门豹与‘单掌开碑’胡震武二人了断恩仇，不必牵涉太广！”

慕容刚剑眉轩动，扬声答道：“姑娘金玉良言，慕容刚永铭肺腑！俗语云：‘冤有头，债有主！’他年了断恩仇之时，只要旁人不来横加干预，慕容刚也决不至狂妄无知！否则，纵然四灵寨中设有刀山剑树，无殊虎穴龙潭，慕容刚拼着骨肉成灰，肝脑涂地，也不能对不起我泉下亡友！”

白衣女子见他气概轩昂，发话不亢不卑，极有分寸，芳心之中，兀自可可！黑白双骑并辔而行，所有伏桩果然一处不现。人好好色，理之常情，慕容刚对鞍旁这位绝代佳人，哪得不生爱好之念？不过盟兄深仇待复，对方恰好又是四灵寨中人物，自己并已立誓，雪仇之后，要在盟兄墓前伏剑谢罪！所以只得矫情自制，明明觉得隔鞍秋波频送，情意潜通，依然正襟危坐，不加理会。

哪知男女之间微妙已极！他越是这般庄重，白衣女子却越发觉得他英姿侠骨，迥异凡流，芳心之中不由更加深深地嵌进了“铁胆书生”的飒爽俊影！

马上人灵犀暗度，两匹尤驹却也极为投缘，驰骤之间，常相嘶鸣顾盼，互相应答。吕崇文终有童心，在“铁胆书生”怀中仰头说道：“慕容叔叔！你看你的黑马和这位姑姑的白马多么亲热！”

一句话说得白衣女子耳根一热，此时不但吕梁山区已经走完，并在不知不觉之中，业已过了晋陕边界。白衣女子勒马停蹄，向慕容刚黯然说道：“慕容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此地已入陕西境内，再无伏桩，恕我不远送了！”慕容刚不知怎的，也觉得黯然神伤，面带凄惶之色，无可奈何的互相挥手而别！

慕容刚心内茫然，行未数里，身后突然再响銮铃，他回头望处，一片白影重又如飞卷到。白衣女子在马上扬声叫道：“慕容兄！我尚有一事忘怀，请亮你的肩头长剑！”

话完马住，白衣女子探手腰间，撤下一柄宽如柳叶、长约四尺而又柔若灵蛇的奇形长剑。慕容刚虽然久闯江湖，真还不知道她手中那柄又仄又长又软的奇形宝剑来历，更猜不出对方要自己亮剑之意，一下倒自怔住。

白衣女子见他这般神色，不由微笑说道：“慕容兄不必多疑，我是想借

剑试试你的内家功力！”

说罢玉手一抬，奇形软剑立即坚挺，斜指空中。

慕容刚知她此举必有用心，何况自己虽已看出此女不凡，也真想试试她既能叱咤群雄，到底有多大能耐？遂自肩头撤下长剑，照样斜举胸前，两剑相交，各自将本身真力运往剑身之上。

半晌过后，慕容刚脸红收剑，白衣女子正色说道：“我们今日就算双剑定交，慕容兄请恕小妹直言，凭你目前的功力，倘能心无旁骛，再下五年苦功，顶多勉强能敌‘麟’‘龙’，决斗不过‘玄龟羽士’！先前劝你之言，亦即为此。不过我猜你西行之意，当在北天山静宁真人，若能得这位老前辈垂青，自然又当别论！小妹现赠你玉佩一方，不管怎样，你们叔侄二人重到中原，访寻胡震武之前，务望先来王屋山四灵寨总坛寻找这玉佩的主人，小妹总可略效绵薄，有以助益！”

话完自襟上摘下一方玉佩，掷向慕容刚，眼圈微红，但刹那间便恢复了满面英风，一声“前途珍重！”带马回头，疾驰而去！

“铁胆书生”为这白衣女子的惊人功力所慑，感人情意所醉！痴痴地直望到无尽头处，白影消失，才低头审视玉佩。

那方玉佩是一块长方形汉玉，纯白无瑕，当中精工雕出一只彩凤，玲珑剔透，栩栩欲活！

慕容刚蓦然心惊，人家情意拳拳，伴送这远，并还赠佩留念，自己却连她姓名均未一问。但由她那身高出自己不少的绝世武功、言语中无意流露的身份权力以及这块玉佩上所刻的玲珑彩凤各点看来，难道自己所遇的这白马白衣美女，就是那“四灵”之中的“天香玉凤”不成？

想到此时，鼻观之中顿生幻觉，好像白衣女子身上的那种淡淡幽香，又在熏人欲醉，但掌中玉佩虽然犹有余温，伊人芳踪却已早杳！“铁胆书生”从迷惘之中渐渐返回现实，望了怀中的吕崇文一眼，复仇怒火盖过了似水柔情，一声引吭长啸，舒却心底烦愁，策马狂驰，西奔大漠！

“铁胆书生”横穿陕西，由甘肃出玉门关，直上西北，一路秦城汉垒，晓角寒沙，说不尽的边塞景色！这日马到星星峡，问起“金沙掌”狄云，几乎无人不晓，遂携同吕崇文登门投刺拜谒！

“金沙掌”狄云对这位敌人之子特别器重，知他长年在关外行侠，忽然万里远来相访，必有重大事故！

遂亲自迎入密室，慕容刚说明来意，“金沙掌”狄云拈髭沉吟半晌说道：“我与令先尊交好甚厚，老贤侄不是外人，彼此均可直言无隐。我虽足迹少到中原，但这四灵寨却常听几位老友说起，龟龙麟凤‘四灵’之中，以‘天香玉凤’人最正直，‘毒心玉麟’人最凶狡，功力则以‘玄龟羽士’为群伦之首！这四人武艺之高，难于捉摸，而手下奇材异能之辈更是难以数计！我这一手‘金沙掌力’本来无足吝惜，贤侄率此子远道相求，理应即行传授。但我细察此子根骨之厚，为武林罕见奇材，在我手中未免糟蹋！何况即令我这一身功夫全部学去，加上青胜冰寒，恐怕也未必定是人家四灵寨的对手？所以再三思维，贤侄仍以遵从令师伯无忧上人指示，往北天山静宁真人之处为此子苦求为当。只要能把静宁真人的‘道家罡气’、‘乾坤八掌’和‘太乙奇门剑法’学上几成，就比我这些粗浅功夫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慕容刚自与那白衣女子借剑互较内力之后，觉得人家不但是女流之辈，所用又是一支软剑，却在片刻之间就能逼使自己知难而退，看来手下并已留

情，未出全力！可见江湖传言非虚，自己这点功夫在人家眼内，真如烛火萤光，不值一顾，再若负气逞强，盟兄深仇恐将永无报复之日！

“金沙掌”狄云见慕容刚如此神色，知他心里难过，遂好言慰道：“贤侄但放宽心，此事我必不置身事外，静宁真人曾有数面之缘，贤侄在此略微休息风尘劳顿，老朽陪你一同去趟天山，他年复仇之时，若有能效绵薄之处，必为尽力就是。”

慕容刚见这位世伯肝胆义气过人，不由感激涕零，连连道谢。

在星星峡逗留五日，“金沙掌”狄云一面殷勤招待，一面把马匹水囊等物准备周全。他那马匹通身赤红，名叫火骊驹，也是蒙古名马，脚程不在慕容刚的黑马“乌云盖雪”之下。

第六日清晨，三人出发，吕崇文与慕容刚同乘一骑，一红一黑，两骑骏马，在那漫天风砂，匝地黄云之中，昂首驰奔，绝尘飞驶！

一过吐鲁蕃，天山便分南北两路，三人马头向北，对沿途景色毫不眷顾，到得迪化不远之处，“金沙掌”狄云向慕容刚怀中的吕崇文笑道：“吕哥儿，我们一过迪化，便当换马步行，明日便可见到静宁真人。凭你慕容叔叔的师伯无忧上人的关系和我这点薄面，总可如愿以偿。你根骨不错，又身负血海深仇，从此便须专心一致，好好用功，不可辜负你慕容叔叔的一番心意呢！”

吕崇文回头望望慕容刚，一对大眼之中满含感激之色，唯唯称是。狄云号称“新疆大侠”，颇受疆人爱戴，熟人极多，过得迪化，便将马匹寄存友人之处，三人同往北天山深处进发。

第二章 明月朗天山 对弈枰前论世劫 精芒腾异彩 寻幽壑底得神兵

且说在北天山两座参天高峰当中的一条幽谷，苍崖翠壁的薛萝垂拂之间，有一宽敞的古洞，洞外一株绿萼老梅和一株虬结挈屈的古松的覆盖之下，正有一位清癯的全真与一位须眉奇古的披发头陀，以黑白双丸，当枰对弈。道人手拈白子，俯察全盘局势，见黑棋原来的几颗散子，现已互相呼应，泛滥成势。沉吟颇久，抬头向对坐的披发头陀笑道：“当初我一着之差，养痍贻患，如今除却生死劫争之外，似无互为善罢之法了。”

说罢果然落子成劫，头陀“哈哈”笑道：“道兄野鹤孤云，清虚宁静，居然也动杀机！棋局如此，世局亦复如此，劫数将临，任何人无法避免！当初泰山绝顶，你剑下施仁，放走‘天南双怪’。谁料他们竟远窜绝岛，巧得奇书，不但练成一身绝艺，并且还教出来什么‘玄龟羽士’、‘毒心玉麟’，创设了个四灵寨，搅得武林之中善良遭祸，魑魅横行，追源溯本，你既然种因于前，必须结果于后，这一局残棋的收拾之责，不能旁贷！何况你那一身盖代武学也不能没有传人，我向你推荐的那块浑金璞玉，确属美质良材，就看你这位武林大匠，如何的加以精心雕琢了！”

道人目注头陀，微笑说道：“‘天南双怪’武功确实不俗！当初泰山大会，恶斗一日夜间，我仅在青竹九九桩之上胜了他们一剑，并非有意放走。一别卅年，双怪处心积虑，誓雪前耻！到目前为止，双怪本人仍在海外苦练，仅打发门下弟子二人，就在江湖之中闯下偌大声望，岂可加以忽视？我们虚名在外，未操十分胜算之前，不能妄动，此心此理，彼此料然相同！北天山冷梅峪内，我固在朝夕精研，你这假学虚无的头陀，想也未曾闲度岁月！那吕姓孤儿，经你这样一说，资质定好，我收他不难，但既要造就，就应该造出一朵冠绝天下的武林奇葩，否则不必！因此三年以后，我想留你在天山小住五年，以你禅宗‘天龙掌法’、‘卅字多罗剑’和我的‘乾坤八掌’及‘太乙奇门剑法’揉合相传，才能使他以八年苦功，抵得过‘玄龟羽士’等人的数十年内家功力！四灵寨危机一旦出现，‘天南双怪’自会出场，那时我们再联袂而出，和他作最后了断！”

头陀闻言“呵呵”笑道：“我真想不到这北天山的灵妙胜景和这满谷梅花，竟然淡不了你丝毫好胜之念！你既有此意，我也不便扫兴，只是那孩子资稟虽佳，却一身杀孽！虽然群邪猖狂，该有此劫，但与我佛门的慈悲宗旨，仍觉有悖呢！”

道人不觉失笑道：“三十年前，江湖巨寇神邪在你掌下丧生的不计其数，曾有‘活报应空门煞星’之称，何时装起这副假慈悲来？诛邪崇正，济弱扶倾，杀得恶人，正为莫大功德！只须力戒‘妄’之一字而已……”

话犹未了，突然面对十余丈外的一丛巨石之后，微笑说道：“北天山冷梅峪生人不知路径，月夜之中绝难到此，石后来人可是‘金沙掌’狄大侠？随行还有哪位贵友？”

“金沙掌”狄云与背负吕崇文的慕容刚，此时方自冷梅峪外的回旋曲径之中觅路到达。相距他们对奕之处约有十余丈外，自己与慕容刚均是一身极好轻功，加上山风吹拂的竹韵松涛，居然一到便被道人连名带号指出，委实钦佩已极！

方一转出山石，突然瞥见与道人对弈的披发头陀，不觉微怔，旋即纵声

笑道：“想不到‘宇内三奇’竟有两位在此，狄云缘法真算不浅！无忧大师既到，则狄云的来意真人当已先知，毋庸再加赘述了吧？”

慕容刚见无忧师伯竟也迢迢万里赶到天山，并还走在自己身前，才知澄空师兄所言不差，师伯先前峻拒，果然另有深意！与师伯对奕的清癯全真，想是静宁真人，连忙放下背后的吕崇文，一同先向静宁真人拜倒，然后礼见师伯。

静宁真人与无忧头陀，一齐含笑命起，静宁真人向“金沙掌”狄云让坐，笑道：“狄大侠古道热肠，远送此子的来意，已由无忧大师先为告知，我已决定收录深造此子，命他由道家吐纳内功入手，练上三年，然后再约无忧大师来天山小住，共同传授他掌法剑术，俾可速成，大约八年之后，便足与所谓的龟龙麟凤等‘四灵’一较长短！狄大侠以为如何？”

狄云、慕容刚二人，此时皆对吕崇文的这种不世奇缘暗为忻羨！听静宁真人问到自己，狄云答道：“此子何幸，竟得两位盖代奇侠垂青，但望他能奋勉精进，刻苦力学，则必为武林放一异彩！狄云德薄能鲜，无以为助，年前偶游南疆，无意之中救了‘莎车’酋长一次大难，承他赠我雪参两支。除已自服一支以外，尚余一支转赠此子，亦可为他略增先天内力！”

静宁真人接过雪参，向吕崇文笑道：“这支雪参，足抵你三年苦学，小小年纪，所遇如此之厚，以后千万不可起了懈怠侥幸之念！在我门下，小节不拘，大处却丝毫不准苟且，一经犯戒，处罚极严，任何人讲情，均无宽贷的呢！”虽然带笑说话，但话到快完之时，面容一整，不怒而威！吕崇文那小年纪，也不由凜然，双膝跪倒，恭谨受教！

无忧头陀向慕容刚笑道：“你也是极好资质，只嫌暴躁气浮，才难得练成内家最上乘的功力！这一趟万里西行，是我故意借此略加磨练，其实自你一离恒山，我便始终在你马后。那白马白衣女子功力不凡，据我推测，可能就是‘四灵’之中的‘天香玉凤’严凝素！但她的武功颇似南海一派，难道与妙法神尼有何关系？总之此女一脸正气，对你也颇钟情，将来必会不满四灵寨中各种倒行逆施，甚至倒戈相向，你却不准故意矫情，对她辜负！吕崇文在此先扎内功根基，你可随我同返恒山，由我传授，增进你一身所学。三年后再来此间，请静宁真人略加指点，与吕崇文一齐苦练。下山之时，大约便可与那龟龙麟凤之流一较长短的了！”

慕容刚先前觉得脸上讪讪的，后来听得无忧师伯不但慨允与静宁真人共同造就吕崇文，并还愿对自己加以传授，不由喜出望外，才知自己过去实太浅薄，这位师伯果如先师之言，外冷内热，遂急忙拜谢。

无忧头陀见诸事俱妥，起立告辞，慕容刚则因与师伯同行，不便乘马，遂将“乌云盖雪”宝马托付狄云带回星星峡代为饲养。吕崇文对这位慕容叔叔感情极厚，见他刚把自己送到就要分离，不由含着泪珠，依依不舍。

慕容刚也觉鼻头微酸，热泪欲落，勉强佯笑说道：“文侄向来最乖！你好好跟着师傅，扎好内功根基，三年之后，慕容叔叔就来陪你一同习练武功，暂时分别，不必难过！何况你狄爷爷现在还不走，要在此陪你几天呢！”

人世间事，以故意矫情最难，慕容刚性情过人，掩抑不住衷心所感，话到后来，依然声带哽咽，吕崇文更是两眶眼泪像断线珍珠一般滚下！看得旁边三位武林奇人均不住点头，无忧头陀“呵呵”笑道：“万缘皆空，人生大梦！区区三年小别，弹指即过，吕崇文赤子之心不说，我这痴师侄怎也排遣不开？你外号‘长白狂客铁胆书生’，侠骨英风，而今安在？休得如此着相，

还不快随我走！”

“走”字才出，无忧头陀手挽慕容刚，身形已在八九丈外，刹时便已没入月光夜影之中不见。“金沙掌”狄云在冷梅峪住了三日，也自告辞回转自己所居星星峡。

静宁真人等众人走后，把狄云所赠的那支雪参另加灵药，炼成三粒大如龙眼的白色灵丹，叫来吕崇文，传了内家坐功吐纳口诀，正色说道：“我生平从未收徒，此番破例收你，一半固然是无忧大师情面难却，而你又身负血海深仇，本身资质更好！另一半也因为近来江湖之中，邪恶之徒势力太大，亟须加以整顿清除！而我与你无忧师伯因辈份关系，又不值得亲自出手，所以才立意要造就出一株武林奇葩，以一身艺业锄恶诛非，为江湖中伸张正义！等到昔年的两个老怪被迫露面之时，我与你无忧师伯再出手加以诛戮，以求根本上荡灭邪氛，永除后患，所以对你身上的期望极大！‘金沙掌’狄大侠所赠雪参，更是边荒异宝，甚为难得！经我再加妙药，炼成三粒灵丹，赐你在这起始的三年之内，每年服食一粒，将来内家真力必然极强，对掌法剑术方面，助益亦非凡浅！你爹爹功力虽非甚高，但亦内家名手，必系看你根器至上，有望大成，所以丝毫武功皆未传授，免得走错路径，枉费心力！方才所传坐功吐纳口诀，妙用无穷，此时对你解说，尚难体会，且去将这灵丹服下一粒，并照我所传，朝夕各做上一个时辰，其他时间可随意行动，但不准走出洞前百丈范围，过了一年，我再加传授。”

吕崇文如言服下一粒灵丹之后，便照静宁真人所传，在洞内另外一间石室之中打起坐来。他灵慧已极，天悟神聪，心中毫无渣滓！师傅所传又极简易，只叫他端坐蒲团之上，两腿交叉缩成一结，左右双脚分置膝头，足心向上，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牙关微叩，舌尖轻抵上颚，两掌重叠皆仰，轻置丹田之下，凝神趺坐，先自口中呼出浊气一口，再自鼻中吸入清气，呼时稍快，吸时稍慢，并须呼尽吸尽，三呼三吸之后，始行澄心静坐。

吕崇文起先觉得这样每天早晚坐上两个时辰，毫无趣味！但知慕容叔叔千辛万苦把自己送上天山，师傅当然定是天下第一等的武林高人，所教不管难易，必有深意！故依旧照样每日静坐，毫不懈怠。静宁真人除了照顾他饮食之外，对他打坐的情形，自传授以后即从未过问。

洞前谷内，除了那一年四季经常盛开的无数梅花，和数十株苍松翠竹之外，尽是个些嶙峋怪石，高的竟有两三丈余，最低的也有七八尺高下。

吕崇文早晚功课暇时，因师傅终日静坐，极少出室，不敢惊扰，一人闲得无聊，总是爬到那些老梅树上，静静的去领略一些淡淡幽香，偶然看见几朵残花挂在枝头，觉得足为全树减色，不是爬上去摘掉，就是用地上的碎石，非把那些残花打落不可！

晃眼半年，这天吕崇文看见一株老梅离地丈余的横枝之上又有两朵残花，遂仍依照惯例，先捡了一把碎石，慢慢去打。他平日已然练得颇有准头，可是这次却将一把碎石通通打完，不但没有打下残花，反而把树上好花打坏不少，这一来不由犯了童心，因那横枝又细又长，距离本干颇远，不易爬过，一时气恼，纵起就是一手抓去！

谁知那细长横枝，竟自应手抓落，吕崇文哪里相信自己能跳一丈多高，怔了半天，找块较小的怪石，试学平日所见慕容刚叔叔等人纵跃的身法，也是一纵便上，并还毫不费力！

这才知道，自己所服的灵丹及这每日的静坐，竟有如此功效！心中一动，

遂把早上那次功课改在梅林之中怪石的顶端打坐，果然呼吸天地草木的清新之气，精神更觉舒畅！中午饭后和晚间，却仍在洞内石室用功。

一年过后，静宁真人只叫他服下第二粒灵丹，并未另加传授。吕崇文因师傅春温秋肃，不敢妄请，仍照昔日一般用功，到达将近两年半时，三粒灵丹业已全部服下，他那以飞石击落残蕊的手法，也已练习到不但每发必中，而且可以一掌碎石，满把撒出，随兴所指，任意时可同时击落十数朵残花败蕊！但往高处纵跃，则到两丈为止，无论如何使力，均难得再高！

这日正值隆冬，掌大雪花迎风飘舞，吕崇文晨课做毕，看见最喜欢的一株绿萼老梅之上，又有七八朵残梅。遂仍依往日习惯，捡起一块拳大般的鹅卵石，往山壁上砸成十数小块，往空一扬，七八朵残花纷纷落下。吕崇文觉得自己掷石打花，近来准确已极，有点高兴！忽然听见师傅在身后洞口和声唤道：“文儿你来！”

吕崇文垂手走过，静宁真人含笑问道：“文儿，你练习打坐已经两年有半，可觉得有些什么益处么？”

吕崇文略微沉思，恭敬答道：“弟子尚未明其中奥妙，只觉得自练习坐功以后，体健身轻，并不怕冷，师傅请看这样大雪天气，弟子不就穿着单衣一袭么？”

静宁真人笑道：“有此进境，业已不易，我方才看你飞石击花，手法甚准，可再取一块鹅卵石来，不必向山壁之上碰撞，且照我所传，在石上盘坐调气，贯注右掌，打它一下试试！”

吕崇文不知师傅意旨，只得遵命坐好，慢慢把气调匀，贯注右臂，照定那块鹅卵石轻轻一掌，竟然和在山壁之上碰撞一样，应手裂成七八小块！

他哪里料到就这样的静坐两年多的时间，竟能举掌碎石，正在惊喜交集之间，静宁真人又道：“文儿不要疑诧，你且用你打落梅花残蕊的手法，向我五官面目，用力打来！”

吕崇文一闻此言，吓得低头连说不敢，但禁不住静宁真人一再催迫，才捡了一块最小的碎石，轻轻抛向恩师胸前！

哪知树上的残花败蕊虽然可以应掌而落，但要想沾得静宁真人一点衣角，却是难极！眼看那块小石发时极准，但在快到胸前之时，却向左上方斜掠而过，吕崇文屡试不爽，稍有不服，再加上静宁真人仍在含笑令他尽情施展，不由双颊微红，恭身退出五六步去，发话招呼道：“恩师留神，弟子遵命放肆！”

他仍未敢如言去打师傅面目，手扬五六道惊风，齐向静宁真人腹部袭到！

静宁真人不闪不避，巍立如山，碎石到得身前，均极其自然的向上下左右各方，偏飞而过。吕崇文方觉一怔，静宁真人已自含笑说道：“道家内功练法，重于运气凝神聚精，使‘精气神’三者，结合融会无间，以神役气，以气使力，以力固神，循环往复，周行不息。小足以外坚内壮，固本培元，大足以和合阴阳，孕育灵胎，进参上道。但凡此种种，必须摒绝七情六欲及一切贪嗔痴爱之事，返本还原，使四大皆空，三相并忘，六根清静，苦行修持不可。事属至难，非从打坐忘机之法入手，不克为功！因内功之主要关键，在于凝神、敛气、固精三事，若能心如明镜，一尘不染，一念不生，则其神自凝，其气自敛，其精自固！倘灵台之间杂念纷投，憎爱起灭，则‘精气神’三者，非但不足以收敛凝固，反必败精散气耗神，莫成一事！我所教你坐功之法，妙用无方，一切武功，皆须从此奠立根底，事先不加说明之故，系怕

你一起得失之念，反易债事！两年多来，我时时暗中默察，你资质上佳，又加上灵药之力，进境已不在小，不过不明分合变化及运用之妙而已。你所自练飞石，仅能击物，不能击人，上纵无法超过两丈，均系仅有死力，不会活用之故，须知既称内家，必须能够做到运化刚柔，调和神气，任意所之，无往不可！刚非纯刚，刚中有柔，柔非纯柔，柔中有刚！静止之时，浑然一气，潜若无极；动作之时，灵活敏捷，变化莫测，才可称为上乘境界！自今日起，我便将分合运用及导气归元、游转全身十二周天之法，和本门轻功‘七禽身法’传你，并将人身奇经八脉，三百余处穴道，慢慢认识熟悉，我那枰上围棋，乃天山铁石所制，坚硬无比，就赐你作为暗器练习，半年以后，你无忧师伯与慕容世叔来时，便可授你剑术掌法与各种功力了。”

吕崇文自然雀跃不已，依照师傅所传，冥心参悟，倏尔之间，三年之约已满，正好也是一个明月梅花之夜，静宁真人负手闲立洞前，看吕崇文用“一鹤冲天”转化成“饥鹰搏兔”之式，从三四丈高处，头上脚下，疾扑而落，在将及地之时，一侧一偏，拳足躬身，宛如一只大鸟一般，脚尖轻点山石，塌腰回身，右掌一挥，‘刷’的一片锐啸过处，“夺夺”连声，三丈外的一株老梅主干之上，嵌入五颗白色围棋，排列得整整齐齐，与枝上梅花一般无二！

静宁真人闻声便知，那围棋子入木的深浅颗颗一致，距离也极为匀称，爱徒在这短短期间能有如此造就，心中哪得不喜？方待嘉勉几句，忽然长眉微展，笑声叫道：“文儿，你无忧师伯与慕容世叔已来，还不赶快代我迎客！”

吕崇文在这三年之间，除了功课外，小小心灵之中最为渴盼的就是自己的慕容世叔，一听师傅此语，不由喜上眉梢，肩头微动，“俊鹤摩云”飞纵起三丈多高，便从那些嵯峨怪石顶上，一路欢跃，迎将出去！

无忧头陀是轻车熟路，带着“铁胆书生”慕容刚，自冷梅峪外的九曲盘龙迷踪小径之中，刚刚绕出，一条小小人影业已从那些嵯峨矗立的怪石顶端，电射而至！

吕崇文人在半空，即行脱口欢呼“慕容叔叔！”如同一只大鹰一般，往慕容刚身前扑落。到地之后，才想起自己欢喜得有些失仪，急忙回身，欲待先向无忧师伯叩头行礼。

无忧头陀牵住吕崇文小手，不令下拜，向他脸上略一端详，“呵呵”笑道：“小娃儿们越天真随便越好，不必讲究那些繁文缛礼，慕容刚，你看看你这世侄，小别三年，可已大异昔日了么？”

吕崇文此刻仍然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幼童，但慕容刚见他自石顶扑落来迎的身法，竟是内家绝顶轻功“七禽解数”，本已暗自惊诧，自己这个对武功一道丝毫不通的侄儿，短短三年，怎得有此？现听师伯一说，才朝吕崇文脸上注意细看，果然不仅两太阳穴高高鼓起，目光亮如岩电，连皮肉之间都有一种内功到了相当火候的宝光含蕴其中！不由对这位静宁真人钦佩已极！暗想自己本具上好根底，经无忧师伯再加指正，这三年之内功力增加甚多，犹有可说；吕崇文一窍不通，居然到此境界，却是如何教法？

叔侄二人执手寒暄，互道别来光景。慕容刚听吕崇文细述经过，恍然悟出，未雕璞玉，更易大成之理！静宁真人一上手就传以道家坐功与吐纳调气之法，他小小心灵，一无旁骛，再加上灵丹妙药之力，循步就班，由内而外，根基打得好而又好，一切功力，均会随时日俱增，自然精进！如此看来，自己所许十年之内为盟兄报仇雪恨、重整家园的心愿，当可如愿以偿！心头宽

慰已极，三人笑语从容，走进冷梅峪内。

从此以后，无忧头陀便也在天山卓锡小住，与静宁真人一同督促慕容刚、吕崇文二人勤练各种功力剑术。

前四年间，吕崇文专攻自己师门的“太乙奇门剑”与“乾坤八掌”，至于静宁真人的“道家罡气”，则本来就与吐纳坐功浑成一体，只要功候一到，气凝于内，即足护体，气发于外，即足伤人，无需另外凝练！等到把这几桩师门绝艺全部精熟，仅差火候以后，才由无忧头陀传授“卅字多罗剑”与禅门“天龙掌法”。

但他对于这后两样却非全部学习，只是精研其中的十数招绝学，掺合融于本门的剑术掌法之内。

慕容刚则完全与他相反，是以“卅字多罗剑”与“天龙掌法”为主，辅以“太乙奇门剑”与“乾坤八掌”的精微奥妙之处。

除此以外，并由慕容刚为吕崇文课读诗书，文武兼进，至于阴阳八卦、两仪四象等奇门阵法之道，也由静宁真人与无忧头陀不时对他叔侄二人详予讲解！

山中无甲子，岁月逐云飞！转眼之间，业已四易寒暑。吕崇文不但武功已有大成，人也长成了一位风度翩翩的俊美英秀少年！

慕容刚虽然年近四十，但内功精进，风神更朗，望去依然张绪当年，绿鬓朱颜，丝毫未改！

这日清晨，吕崇文静坐已毕，见慕容刚仍在调息垂帘，行功未了，知道这位世叔本是无忧师伯师侄，所学相通，现在再加深造之时，无需尽废前功，省力不少！四年之间，互相切磋参悟，彼此长短尽知，自己虽服灵药，内功掌力方面，仍然稍逊慕容叔叔二三十年的修为一筹，但剑法轻功方面，却是自己较为灵妙！

走出洞外，那无数老梅的淡淡幽香，沁人神爽！吕崇文近来功力精进，常以洞上的千尺悬崖，作为锻炼轻功之所。他此时心神舒畅，暗想反正恩师与师伯入定要到中午才转，慕容叔叔也功课未毕，何不上到崖顶远眺，顺便操练自己的师门绝艺“七禽身法”！

心念才动，双臂一抖，“一鹤冲天”身躯业已平拔丈许，轻轻落向一株乔松的虬枝之上，就借那枝条的微微弹颤之力，提气再升，人在空中打了两个盘旋，转化成“鹰隼入云”之势，斜往崖壁飞去。落足崖壁，离地已有六七丈高，吕崇文大展轻功，燕掠鸥翔，鹏抟鹤舞，便如一只大鸟一般，忽而回旋飞跃，忽而冲霄直举，未消多时，业已置身危崖绝顶！

登高四眺，万壑千峰，岩岫幽冥，来路谷下，是一片梅海，妃红俪白，萼绿蕊黄，疏密相间，巨细高下，屈伸偃蹇，竞放芳华，无不清癯绝俗，冷艳出尘！危崖背面，却是一处深壑，壑底一片绿云，尽是一些妙态娟娟的翠筠斑绿，远望遥山，条条云带，蓊郁轮囷，纷纷出岫，岩间横阵，天末奇峰，舒卷飘扬，瞬息万态！再有几处亘古不化的积雪高峰，参天矗立，点缀其间，灵山胜景，确足令人心旷神怡，开襟壮抱！

吕崇文正在眺览之间，突然似见崖下深壑的竹林之中，似有青色冷光连闪，但等他凝神细看之时，却又不复发现。不由心中大起疑窦，亟思下壑一探，究系何物发光？唯因恩师曾有严命，限制自己只准在所居古洞前后上下百丈以内活动，未奉恩准，哪敢擅自前往？遂在崖顶留连多时，那青光亦未再现。吕崇文只得仍用“七禽身法”翻下危崖，回转洞府。

等到申牌时分，二老入定方转，吕崇文禀告朝来所见，静宁真人尚在拈须思索，无忧头陀已先笑道：“静宁道兄！听文儿所说，莫非与昔年‘大漠神尼’剑劈‘西域魔僧’之事有点关联么？”

静宁真人恍然笑道：“可笑我隐居此间，对这北天山各种典故竟还不如大师熟悉！当年轰动武林的正邪两派最高名手决斗之处，就是这座危崖绝顶。因‘大漠神尼’号称天下第一剑客，虽然恶斗三日三夜，剑劈‘西域魔僧’，但在得手之前，竟被‘魔僧’的西域异宝‘日月金幢’把所用神物‘青虹龟甲剑’崩缺一口。恶战既罢，神尼引以为羞，投剑绝壑，誓不再用，不久也自西归极乐！文儿所见的青光，方向正对，但此种前古神物，通灵识主，可遇难求，那壑下地势甚广，你们叔侄二人，晚间课毕可以前往一搜，以试缘法！”

慕容刚本拟推辞，但后来一想，多一人寻找，总较容易，自己若能找到，转赠崇文，不也一样？遂与吕崇文一同领命退出。

蟾光满地，梅影纵横，慕容刚随无忧头陀二度再上天山之时，已把盟兄所遗成名之物——“梅花剑”交还崇文。叔侄二人各背长剑，翻上崖顶，往那深壑之中看时，虽然月朗中天，因幽壑太深，无法见底，望去乃是黑沉沉的一片！

崖壁靠壑这边更为陡峭，尚幸藤蔓薜萝等属尚多，二人轻功又均达极上乘境界，稍微有物借力，便可提气飞坠，未为所阻！

壑深足有百丈，到底之后，略微歇息，便行分为两路，慕容刚往北，吕崇文往南，各自搜索。

彼此并相约定，倘有何发现，独力难支之时，即以啸声互为呼应。

分手以后，慕容刚觉得这幽壑过于阴森，那些修篁翠竹，高的竟达十四五丈，枝叶怒生，那好的月色，一丝也未透下。不由暗想，照此情形，壑底竹林之内纵有宝物闪光，吕崇文人在危崖顶端，再好的目力似也难得看见，但知吕崇文决无虚语，委实令人费解！

边想边行，不觉已有数里，除了那望不见底的竹林以及壁间的淙淙泉水，和一些形如兰蕙、幽香挹人的山花之外，别无所见，心想吕崇文在崖顶目光所及，最多也不过是五六里地范围，再往前搜便无意义。方待回头帮助吕崇文，一同细搜往南一路，突然在微风吹起的竹韵之中，隐隐似有异声，慕容刚静心凝神，倾耳细听，业已听出十余丈外，竟似有人正在咀嚼食物。

他在冷梅峪中一住四年，知道周围百里之内无人居住。这夜半幽壑之中，何来人迹？好奇之心一起，倒暂把觅宝之事置诸脑后，轻身提气，蹑足潜踪，悄悄掩往发声之处。

那声息越来越显，果然是有人在咀嚼什么香美的食物。慕容刚掩到近前，藏身几株巨竹的密叶之中，偷偷一看，不由得把这位久在江湖行侠的“铁胆书生”也吓得毛骨悚然，好似见了鬼怪一般！

原来前面青竹略稀，有一片三四丈方圆的空地，在地上那些丛生的乱草之中，正坐着一个似人非人的巨大怪物，头如麦斗，眼若铜铃，巨口血唇，獠牙外露，通体赤裸，却长了寸来长的一身绿毛！坐在地上，就要比慕容刚约莫高出两头，估量站起身来，最少也有一丈七八高下！两条手臂又瘦又长，形如鸟爪，右爪之中，正抓着一条一丈来长的乌梢毒蟒塞向血盆巨口之内，连鳞带骨，咀嚼得唾沫横飞，津津有味！

慕容刚知道这类乌梢毒蟒蕴毒甚重，所过之处，草木尽黑，而又行动如

飞，极不好斗！不想却被这怪物捉来当点心吃！正在看得惊心动魄，拿不定主意是应该下手设法除去，还是置诸不问之时，突然鼻端微闻一种奇腥之味，胸头顿觉胀闷欲呕！急忙取出一粒灵丹含入口中，向四周仔细搜索，看出在那巨大怪物的右侧方两丈多外，竹林暗影之内，离地六七尺处，有一点寒星不住闪烁，似在地上蠕有一条奇形蛇蟒之属！

但蛇蟒不应单睛，而且照那巨怪吃嚼的情形，分明定是蛇蟒之类的克星，怎的还敢前来撩拨？自己幸而知机较早，不然骤然遇上这些怪物，却极为危险！慕容刚想到此间，不由心悬吕崇文，怕他也有此种遭遇，年轻冒失！但凭自己的阅历经验，那林内身发奇腥的独目怪物，恐比这身躯巨大的人形怪物还更难斗！此时一动便会被发觉，自然无法发啸与吕崇文互相招呼，只得等两怪相争，有了结果之后，再行见机行事。

人形怪物嗅觉本极为灵敏，因那乌梢毒蟒也是奇腥之物，大嚼之下，强敌已来，竟未发现！但时间一久，也知有异，一声震天暴吼，甩却未吃完的乌梢毒蟒，自地上霍然起立，果真足有两丈高下！

林内怪物所蠕之处，也响起一声极为凄厉难听的儿啼，慢慢爬出一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形怪物！像是一只极大的脱壳乌龟，约有七八尺方圆，一身烂糟糟的红色软肉，难看已极，令人一见作呕！四只肥大的短足，一步一步爬行极慢，头部又细又长，约有三四丈，五彩斑斓，在背上蠕成一堆，满布三角形的鳞甲，就如同一条奇形毒蛇，寄生在绝大乌龟的体内一样！头作三角锥形，两腮奇阔，红信钩舌，不停吞吐，神态狞恶已极，一只独生直眼，炯若寒星，爬到草地正中，把蛇形长颈连头抬起丈把高，注定那人形巨怪的咽喉之间，“呱呱”又是两声惨厉儿啼，摄人心魄！

人形巨怪方才嚼食乌梢毒蟒之际，何等凶威？此时却满头绿发根根冲天倒立，两爪胸前虚抱，一对铜铃似的巨睛瞪得几乎要突出眶外，身躯半偻，与那奇形怪物相距约有一丈，互相对视，均蓄势待发，但一个神态暇豫，一个剑拔弩张，强弱之别，行家到眼便可看出！

慕容刚正在又觉惊心，又觉有趣之时，突然来路之上又有轻微响动，知道方才人形巨怪的怒吼及那蛇颈龟身奇形怪物所发的儿啼，可能已把吕崇文引来！他不明就里，冒失撞上，岂不大糟？遂潜用两指夹断两段竹枝，暗以一根运用内家真力，打向响动之处，俾便引导吕崇文循声来与自己会合。

刹那之间，林中扑来一条黑影，慕容刚故技重施，第二段竹枝弹出，吕崇文果然循声找到，一眼瞥见慕容刚，方待开口，慕容刚慌忙作势噤声，叫他轻轻纵过，匆匆一说就里，并向他口内塞进一颗无忧头陀秘炼的解毒灵丹。

两人虽然轻功绝伦、竭力隐蔽，但慕容刚两次弹竹，总免不了略带破空之声。人形怪物离二人较近，首先发觉。它本有所待，疑是援兵到来，心中一喜，目光稍微旁睨，蛇颈龟身奇形怪物儿啼再起，三角锥形怪头，带着三四丈长的细颈，疾如电射，凌空噬向人形怪物的咽喉要害！

人形怪物知道自己失神予敌可乘之机，但对方来势太快，闪避不及，反正除了咽喉要害之外，自己也是铜皮铁骨，不惧伤害，遂也索性一声暴吼，大头一低，掩住咽喉要害，双爪一扬，便往对方长颈抓去！一抓正好抓个正着，但蛇颈龟身怪物的那条长颈又细又滑，来势又复迅疾无伦，竟从人形怪物的指掌之中依然冲进了两丈来长一段，宛如风车电掣，在人形怪物腰间缠了两圈，昂起一只怪头，觑准咽喉之间，张口便噬！吓得人形怪物急忙松却双爪，保护咽喉，口中不住连连怒吼！

蛇颈龟身怪物像是知道对方除那咽喉一地以外别处均无法下口，只昂起一颗怪头，阔腮不住一鼓一鼓地从口中喷出丝丝彩雾。

慕容刚与吕崇文二人看那人形巨怪如此高大凶狞，定然力大无穷！但几度见它意图扯开身上的束缚，却连那径约寸许、看似一扯就断的细长蛇颈竟都丝毫拉扯不动！

正在暗暗惊诧之间，突然远远传来几声与人形巨怪吼声相若的隐约怪吼，那人形巨怪本来似已禁不住蛇颈龟身怪物的拦腰猛束和口中所喷的毒雾，业已渐渐委顿！吼声才一入耳，立时精神暴涨，双爪握住对头长颈尽力一推，将怪物的三角锥形怪头，推开四五尺远，避过所喷毒雾，偏头发出一声凄厉长吼，似与远处的吼声互相酬答，而远处的吼声也连连响应，越来越近！

蛇颈龟首怪物知道对方又来帮手，也是一声极为慑人的怒啼起处，周身三角逆鳞一齐不住开合颤动，怪头一抬，阔腮怒张，“丝”的一声，从口中喷出一条奇腥无比的劲急黑气！那么高大的人形巨怪，竟禁不住这黑气一喷，立时翻身栽倒！但一只钢钩似的怪爪，仍然紧紧抓住对头长颈，死命不放！

黑气余腥所及，连远隔两丈以外、口含灵丹的慕容刚、吕崇文二人，也觉得心头难过，烦闷欲呕！连忙撕下衣襟塞住鼻孔，方觉稍好！

这时远处的吼声已到竹林之外，又听得竹林一片断折之声，一个与地上人形巨怪长相一般无二，但身量更为高大的怪物冲林而出，右臂乌爪之中竟还握有一枝青芒夺目的长剑！吕崇文到眼便自认出，剑上的青芒，正是自己在危崖绝顶所见。空自与慕容叔叔在竹林之中找了半天，哪里想到剑已成了有主之物！想是当年“大漠神尼”危崖掷剑以后，就为这巨大怪物拾得，神器当前，怦然心动！也未和慕容刚商量，脱手两粒围棋飞出，后来巨怪的一对凶睛立被打瞎！不由痛彻心肺，刚刚吼出半声，吕崇文人如电掣风飘纵到，左手抢它爪中长剑，右掌当胸劈空遥击！哪知那怪物力大无穷，一夺竟未夺动，当胸的劈空掌力，何止千钧？也只将那巨怪震得略一晃动，好似未受多大损伤！吕崇文两股劲力一齐用空，人往地上互相纠缠的一对怪物之中落去，后来的人形巨怪双目虽瞎，人在近前仍能察出方向，举起一只左爪，屈如钢钩，当头下击！

危机重重，间不容发，慕容刚正在肝肠欲断、张惶失措之时，身后竹林顶上，突然一声：“文儿怎的如此莽撞找死？”

无忧头陀与静宁真人双双现身，无忧合掌一拜，后来的人形巨怪如受重击，踉跄跌倒，与先前两怪正好互相纠缠！

静宁真人则与他同时动作，袍袖展处，宛若神龙御风一般，接住吕崇文下坠的身形，并就势夺过巨怪爪中长剑，纵到对面竹林之内！

无忧头陀与慕容刚也自双双纵过，四人会合一处，静宁真人一看手中长剑，果然剑身之上镌有龟甲暗纹，近剑尖处，并且微微缺了米粒大小一块，青芒夺目，寒气砭肌，确是一口前古神物！回头看了吕崇文一眼，面容一整，向无忧头陀说道：“此剑果是‘大漠神尼’昔年故物，这两个山魈在此壑中已有多多年，因它们平素以蛇兽为粮，尚无大恶，故而未加诛戮，但那蛇颈龟身的奇形怪物却是初见，看这形状，难道竟是传说之中极毒的恶物‘琵琶锦带蛟’么？”

无忧头陀正色说道：“道兄所料不差，此物那笨重的龟身一无用处，是它的最大累赘！全身坚逾精钢，并只有头上独生直目一处致命，倘有人不明

底细，妄用宝刀宝剑之属将它长颈斩断，则不但此怪不死，反而脱却羁绊，剽疾如风，无法能制！就是它那致命独目，寻常的镖箭亦不能伤，道兄神物在手，正好制它，杀死之后，并须埋入一丈以下，才不致留毒贻害！”

这时先前那一个山魃早已被“琵琶锦带蛟”所喷丹元黑气毒死，但因愤怒过甚，一对钢爪，自行扣死，把“琵琶锦带蛟”扣在爪中，一时无法摆脱。后来的另一个山魃，双睛先被吕崇文用天山铁石所铸围棋打瞎，再挨无忧头陀举世无匹的一下佛门般禅重掌的劈空遥击，虽因天生铜筋铁骨，一时未死，但也所伤极重，怒发如狂，跌倒地上以后，顺手捞住“琵琶锦带蛟”的细长长颈，便是一阵乱扯乱嚼！

“琵琶锦带蛟”皮鳞虽然坚逾精钢，也被山魃咬得难过，何况闻得人声，知道还有强敌在侧，一声怒啼，鳞片齐开，全身暴胀！原来寸许粗细的长颈，竟变成四五寸的直径，硬从已死山魃的双爪之中，挣扎出来，一口咬向正在拼命乱咬自己的瞎眼山魃的咽喉要害！山魃双眼已盲，闪避不灵，一下便给咬中！

静宁真人恰好也在此时发动，“青虹龟甲剑”脱手化成一道青色精芒，“琵琶锦带蛟”的毒牙刚刚咬入山魃咽喉，青芒已到，毒蛟头顶独目光华眇处，周身皮鳞一阵急遽颤动，三个罕见怪物一齐僵死！

静宁真人又等片刻，见那两个山魃与“琵琶锦带蛟”确实已死，才取回“青虹龟甲剑”，四人合力掘了一个丈许深坑，将三怪斩成寸段，一齐掩埋在内，并放下几颗化毒丹药。

回到洞内，静宁真人叫过吕崇文，正色叱道：“自你二人走后，我忽然想起附近有两个山魃，力大无穷，刀剑不入，极为厉害！当初限制你不令走出百丈周围，即是为此，因放心不下，才与你无忧师伯，随后赶来，不想居然深壑之下又出了‘琵琶锦带蛟’那等罕见的怪物！你见剑在山魃之手，贪心一炽，利害顿忘，竟然敢在不知敌情之下，孤身犯险，不是我二人来得及，焉有你的命在？你无忧师伯佛家‘般禅掌力’宇内无双，尚且不能将那山魃一下击死，厉害可想？‘琵琶锦带蛟’乃旷世罕见的毒物，更不必提！今天倘有差错，我与你无忧师伯、慕容世叔的多年心血白费，尚不足惜，你父母深仇何人去报？须知天下之大，宇宙之广，慢说是像你这样微末功行之人车载斗量，就是你无忧师伯，一样要处处小心，勉力精修，不敢目空一切！你初次历险，我也不加深责，再有一年便可随你慕容叔叔同下天山，仗剑诛仇！此后应以今日为戒，万事均须慎重将事，绝对不准鲁莽胡行，苟有违犯，我授权你慕容世叔，随时可以代我清理门户！这柄‘青虹龟甲剑’乃昔年‘大漠神尼’遗物，虽然赐你，但不到生死关头不可随意使用！因为‘大漠神尼’昔年曾用此剑劈死‘西域魔僧’，与西域一派结下极重仇恨，万一发现此剑重现江湖，难免又添许多无谓纠葛！你无忧师伯所炼的解毒灵丹，虽然功效非常，但对多种特殊毒物仍须注意避免。那‘琵琶锦带蛟’其毒无比，你与慕容世叔二人可再各服我清心灵丹一粒，以防不测！这一年之内，务须刻苦加功，下山之时，方不致弱了我与你无忧师伯的多年威望！”

吕崇文想起壑下所历奇险，也自惊心，唯唯受教，与慕容刚二人朝夕刻苦精研释道绝学，软硬轻功、掌法剑术，无不突飞猛进！

一载光阴，刹那即过，吕崇文自上天山投师，整整八年，业已长成了一个猿臂鸢肩、长身玉立、极其英俊挺拔的翩翩美少年！这日静宁真人与无忧头陀将二人唤到书房，说是二人内外功力均有小成，自明日起，便可揽辔中

原，快意恩仇，并为武林之中助弱锄强，扶持正义！但二老仍谆谆嘱咐，凡遇恶人，多加度化，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切戒妄杀，又复告以四灵寨虽然人才辈出，高手如云，因在明面反较好斗！那“千毒人魔”西门豹本身武功并不甚高，但轻功出众，擅用明暗各种毒物及易容之术，诡谲阴恶无伦，专在暗中伤人，却必须加以特别注意！

无忧头陀又取出一根三寸来长、形似牛角之物，递与慕容刚道：“此物名‘寒犀角’，不管误服何种毒物，以此磨汁饮下立解，文儿初涉江湖，一切须你扶持照应，从前刚傲之性千万不可再犯！还有从前所遇的白衣白马女子，人品甚佳，却不许故作矫情，拒人于千里之外！”

慕容刚脸上一红，低头应命，叔侄二人回室整顿行装，那柄“青红龟甲剑”已由静宁真人另用蟒皮制一剑鞘，吕崇文以此剑与亡父所遗长剑交叉同插背后，肋下的豹皮囊中却装了两百多粒铁石围棋，一身淡青色的紧身劲装，外罩玄色披风，越发显得英姿飒爽！

慕容刚依然是昔日的儒生打扮，一领青衫，腰中悬着惯用的长剑，风神潇洒，意态悠闲，与吕崇文二人一同拜别二老，下得天山，直奔中原。

星星峡自然是必经之路，慕容刚的“乌云盖雪”宝马寄养在“金沙掌”狄云之处，何况狄云义薄云天，对于吕崇文又有赠参之德，艺成下山，理应先往拜谒，到得星星峡后，二人双双登门投刺。

一别八年，“金沙掌”狄云健朗如昔，闻得二人艺成下山，大喜出迎，见吕崇文长得英姿飒爽，高兴已极，两手把着肩头，朝他脸上仔细端详了半晌，点头笑道：“果然不负‘宇内双奇’八载苦心，调教出了一朵武林奇葩！看你神仪朗彻，英华内敛，小小年纪，成就竟似不在你慕容世叔之下，着实可喜可贺！老朽昔日有言，你复仇之事，愿助一臂之力，且在我庄园之内略憩征尘，容老朽收拾收拾，陪你们走趟中原，会会那些阔别多年的武林旧友！”

慕容刚、吕崇文二人知道自己虽然八载精研，身怀绝艺，但四灵寨声势浩大，能手如云，无忧头陀与静宁真人临行之时一再叮嘱除小心应付一切之外，并须防那“千毒人魔”西门豹阴毒无伦，专门暗施鬼蜮！报仇之举，困难仍有重重，狄云成名不易，春秋又高，何必累他长途跋涉，去犯这种江湖仇杀风险？遂异口同声，一齐辞谢。

狄云也知二人之意，微微含笑，也不再提，在星星峡一住三日，慕容刚、吕崇文言语之间露出辞意。狄云一笑颌首，晚来安排了一席盛宴，为他叔侄二人饯行，席间狄云向吕崇文拈须笑道：“吕小侠心急亲仇，为人子应尽之道，老朽不便强留。我虽久知‘宇内双奇’冠冕武林，但对他们的各种绝技却无缘得以亲睹之。吕小侠身兼两家之长，老朽不才欲以一对肉掌，讨教数合，可不许你借词推托，吝惜师门的真传手法呢？”

吕崇文想不到“金沙掌”狄云要与自己过手，不由红着一张俊脸，嗫嚅答道：“晚辈不敢当老前辈如此称谓，末学薄技，更不敢与老前辈中天皓月……”

话犹未了，慕容刚拊掌笑道：“文侄怎的这等腼腆？狄老前辈‘金沙掌力’威震西陲，能在这等名家手下讨教，还不是毕生幸事？赶快把你胸中所学尽力施为，求老前辈加以指正！”

吕崇文见慕容叔父也在推波助澜，不由更窘，狄云“哈哈”笑道：“我这俗而又俗的几乎庄稼把式，哪里谈得上‘指正’二字？边荒无事，疏懒已久，来来来，吕哥儿，我们活动活动筋骨！”右手微按桌角，人已飞出大厅，

卓立院内，含笑相待。

事到如今，说不上不算，吕崇文只得缓步而前，向狄云恭身一礼，抢在下首，足下不丁不八，双拳胸前一抱，“五岳朝宗”凝神巍立！

“金沙掌”狄云笑道：“温恭有礼，岳峙渊渟，果然不愧为盖代奇侠门下！既然如此谦抑，老朽只得先行发招，看掌！”声虽出口，掌并未发，“金沙掌”狄云银须飘拂，矮身盘旋，用“莲枝绕步”转到吕崇文左侧，右掌“金豹露爪”，遥空微吐，但掌力未发即收，足下却游走不停，宛如流水行云一般，绕着吕崇文身前身后走了三匝。

吕崇文被迫过手，怎肯一上来就行硬拆硬接？狄云掌虽虚发，他仍然侧身避势，身形微塌，足下交叉，两掌胸前合什，由开招立势的“五岳朝宗”又换成了一招同样极为尊敬对方的“童子拜佛”。但见“金沙掌”狄云围着自己盘旋绕走的这份轻快，足下所踩又是七星方位，并不时倒换星躔，也不禁暗暗心惊，这位新疆大侠果非徒托虚名，确实身怀绝艺！自己身为后辈，既要竭力避免对长者失礼，又不能弱了师门威望，分寸之间，极难拿捏！心中一凛，益发壹志凝神，始终抢在北极方位，注意狄云动作。

他们一老一少，庭中过手，“铁胆书生”慕容刚却笑吟吟的持杯倚柱旁观。

狄云绕到第七圈上，见吕崇文始终从容沉稳，气定神闲，任凭自己使用颠倒星柁的“七星迷踪步法”，永远占定北极方位，丝毫不乱，无隙可乘！不由偏头笑向慕容刚道：“慕容贤侄，想不到这位吕哥儿小小年纪，竟有这般沉着，确实高明！看起来我要不放上几把野火，还真炼不出他的真金！吕哥儿你莫再谦恭，接接老朽浪得虚名的‘金沙掌力’！”

身形转到“天璇”方位，缓缓屈指发掌，毫不带风，但等他五指齐开，掌心一顿，立时有一股极强劲力，向吕崇文左肩撞到！

这种内家掌力，一挡一拼，立分强弱，吕崇文心存礼让，何况知道狄云数十年精研，就以这“金沙掌力”成名，怎肯硬接？等那劈空劲力堪堪已到胸前，突然沉肩滑步，施展师门掌法中的绝艺“旋乾转坤”，足下颠倒阴阳，逆踩七星方位，身躯一拧一晃，轻飘飘的便脱出了狄云的掌风之外！

“金沙掌”狄云一掌落空，追踪又到，口中并扬声叫道：“吕哥儿好俊的身法！你若再不还招，我们就此罢手！”

吕崇文剑眉轩动，暗诧这位老前辈怎的如此相逼？再若一味闪避，万一将他招恼，反而不美！遂亦朗声答道：“老前辈掌下留情，晚辈遵命放肆！”

狄云掌到，吕崇文果不再让，施展师门心法“乾坤八掌”应敌。两人掌法均是上乘绝艺，慢如移岳推山，迅若沉雷泻电，一个须发飘飘，一个风神奕奕，一招一式，美妙绝伦！不但旁边观战的狄氏家人暗暗敬佩这位弱冠少年，竟能与自己主人“新疆大侠”对手数十回合不分胜负；连那拈杯倚柱的“铁胆书生”慕容刚，也已看出“金沙掌”狄云动手之间，毫不留情，施展的均是精粹绝学。吕崇文初次与外人过手，就碰上这等名家，居然把一套静宁真人亲传秘授的“乾坤八掌”，运用得神化无间，应付得头头是道！

狄云见吕崇文掌法精奇，久攻不下，“哈哈”一声长笑，掌法突变，全部进手招术，沉雄刚猛，迅疾绝伦，每一掌均带着无比劲风，“呼呼”作响，尽力猛击！哪里还像是互相游戏过招，简直成了遇上劲敌强仇般的生死相搏！

这一来吕崇文方面，压力顿增，偶一疏神，被狄云得隙连攻三招，几弄得身法散乱！他虽然聪明绝顶，毕竟少年人心性，竟有点着恼这位狄老前辈

过份不知进退，难道要叫自己下山以来的第一阵便弱了恩师威望？

转念至此，剑眉双挑，俊目闪光，礼让之心全泯，身法也变，把师门所得尽力施展，刹那之间，庭间人影飘忽，一阵阵罡风劲气，逼得四外观战的狄氏家人站不住足，纷纷后退！

慕容刚虽然知道狄云意在试技，但见这老少二人竟然越打越真，生怕任何一方万一失手，均为不妥，正待含笑劝止，狄云业已使出内家极重掌法“云龙探爪”，纵身空中，飞扑而下！偏巧吕崇文也运用这种腾空扑鹰击雕的“七禽身法”，两人身形在空中相合，四掌一对，各自震退五六尺远。

狄云手捋银须，向慕容刚“哈哈”笑道：“四灵寨龟龙麟凤，威震遐迩，狄云自知老迈无能，仅在掌法之上尚有几分自信！说句老实话，我本对老贤侄与吕哥儿东行仗剑诛仇之事有点担心，但方才我以数十年性命交修所得，尽力猛攻，竟然胜不了吕哥儿半掌。‘双奇’门下，委实无虚！行见天山剑气纵横中原，大可为江湖之中一张正义的了！”

吕崇文听他这番盛赞，不由俊脸通红，狄云见状笑道：“吕哥儿轻功掌法均见高明，静宁真人的‘太乙奇门剑术’冠绝武林，更必有独得之妙！何况还有昔年‘大漠神尼’所用的‘青虹龟甲剑’在身，逐鹿中原，会斗群雄，报仇雪恨，及济救民物，已无堪虑之处！但‘当场不让父，举手不留情’，像方才与老朽初过手时那种过份谦让，却非应付一般鬼蜮心肠的江湖宵小之道！俗语云：‘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老朽此语，并非教你违背无忧上人所嘱，遇人遇事，赶尽杀绝，但必须随时随地注意，江湖之中寸寸皆是险恶危机，不可倚仗一身武功，有丝毫大意之处呢！”

吕崇文知道“金沙掌”狄云这一番话，句句都是数十年经验阅历所得，恭身领命，谢过指教之后，夜色已深，彼此休息。

次日清晨，二人向狄云辞行，那匹“乌云盖雪”宝马，神骏依旧，一旦重归故主，不住向慕容刚依傍低嘶，状颇亲热，狄云自己的火骝驹也已备好鞍辔，赠与吕崇文乘坐，行囊盘费，更是添备得极其周全，叔侄二人，均是一般侠义性格，对狄云的殷殷厚谊，刻骨铭心，并未推却，及在口头多示谢意，一声“珍重”，便双双纵马扬鞭，东奔玉门而去。

路过皋兰，自然先行回家拜祭吕怀民夫妇之墓，慕容刚不愿惊动多人，故而预先置备香烛供品，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才与吕崇文二人悄悄来到吕家庄内，并把那昔年舍孙救主的义仆吕诚暗暗唤醒。吕诚在睡意朦胧之中，突见“铁胆书生”慕容二爷站在床边，不由疑是梦境！经慕容刚略叙所以，急忙披好衣襟，颤巍巍的与慕容刚二爷赶到老主人主母墓前，这时小侠吕崇文感逝伤怀，追思父母当年温煦慈爱，与“单掌开碑”胡震武率众行凶的惨痛往事，业已匍匐墓前，哭了个哀哀欲绝！心中暗地祷祝父母的在天之灵，应知自己艺成归来，默佑早日找到仇人，雪此不共戴天之恨！

吕诚搀起崇文，仔细端详这位自己舍孙相救的小主人出落得如此英挺俊拔，活脱脱的就是老主人当年模样，欢喜得老泪婆娑，哽咽不已。

慕容刚何尝不是百感交集？但他经无忧头陀一再训迪，和这八年间所遇的潜移默化，气质业已大变，强抑心中沉痛，劝慰二人，并告知吕诚，一二年间，定将“千毒人魔”西门豹及“单掌开碑”胡震武的人头带回，祭奠盟兄盟嫂，目前且不必告知庄内诸人，免得胡震武等贼万一得讯，或是生心暗害，或者远扬高飞，不易寻找！

吕诚甚明利害，唯唯领命，慕容刚上香祭奠之后，强忍两眶英雄热泪，

扯着伤感得如醉如痴的吕崇文，朝吕诚微一挥手，便即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令人肠断之地！

出得庄来，夜风一拂，吕崇文热泪全收，在火骝驹上举鞭一指那片桃林和远处的隐隐山色说道：“慕容叔父，你看这周围的一切风光，俱是我儿时嬉戏之处，但山川不改，人事全非，昔年安乐家园，如今却成了触目伤心的凄凉之地。侄儿方才自忖，四灵寨与‘千毒人魔’等一干强梁巨寇为恶江湖，受其害者，岂止我吕崇文一家？衔冤负恨之人，必然不计其数！我辈幸遇名师，身怀绝艺，焉能以报得一己私仇，即为满足？似应以胸中所学，为世间一切受欺抱屈之人管尽不平，方是正理！八年前叔父带我西赴天山之时，中途所遇的那位穿白衣、骑白马的姑姑，侄儿对她印象极好，叔父不是也曾与她约定，再莅中原，定当先行往访。我们此刻何不践约一行？直奔晋豫交界王屋山四灵寨总坛，一来拜访那位姑姑，二来看看所谓‘四灵’的龟龙麟凤，到底有些什么惊人绝学？三来也好探探侄儿杀父母之仇‘单掌开碑’胡震武是否还在四灵寨内？”

慕容刚被吕崇文这几句话引发昔日的万丈豪情，两匹千里龙驹，嘶鸣腾蹕，一同奔向豫北晋南而去。

王屋山在山西阳城县西南，跨河南济源及垣曲县界，高八千丈，广数百里，寰宇记云：“三十六洞，小有为群洞之尊，四十九山，王屋为众山之最！”道家且列之为十洞天之一，称王屋为“小有清虚之天”，其清奇雄秀之状，可以想见！

慕容刚、吕崇文二人，是由风陵古渡过河，顺着中条山脉，策马东来，一过中条主峰不远，便入王屋山境。

时方入夜，序属新秋，慕容刚在马上笑顾吕崇文道：“文侄你看：千叠云横，一规月漾，疏疏列宿，耿耿银河，配上这些宛如烟鬟霞珮、玉笋瑶簪的远近峰峦，王屋夜色，果然清绝！四灵寨选了这么一处洞天福地作为总坛所在，内中确有不俗之士，我们与他们朝相以后，似宜略加收敛含蓄，未见胡震武本人，或是正式翻脸之前，切莫过份逞强，先探探对方到底有多大实力为要！”

吕崇文闻言不禁暗叹“满瓶不动半瓶摇”之语确有至理！慕容叔父当年一骑一剑，啸傲江湖，多大的祸他不敢闯？如今八年砥砺，艺业猛晋，反而觉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处事对人，都不似昔时狂放，正待点头赞是，突然隐隐约约一阵箫声随风送到。

吕崇文虽然天山学艺，文武兼修，但对于音乐一道却完全外行，只觉得那箫声悠扬婉转，极为好听！但慕容刚却是此中能手，不过昔年伤心肠断，在盟兄墓前摔碎瑶琴之后，迄今始终未提过“音韵”二字，此时到耳便自听出，吹箫之人不但雅擅音律，并且中气极足，似是武林内家能手！遂向吕崇文说道：“这箫声颇为高雅，决非俗士所奏，你我步行前往一探，看看是哪路高人，或可借此得些四灵寨中的消息？”

吕崇文自无异言，两位宝马均通灵性，也不必加以拴系，仅把缰绳整好，套在鞍上，免得它们行动羁绊，二人遂施展轻功，扑往箫声所发之处。

那箫声来处竟还不近，一连转过两处山环，发现一片小小松林，箫声就似在那林外发出。

二人穿林而入，此时箫声已换宫商，由先前的缠绵婉约，转变成雄壮豪放，并有一个苍老浏亮的口音，和着箫声唱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

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歌到尾声，慕容刚、吕崇文已悄悄掩至林口，只见林外是半崖之间的一片平石，壁间几条不成瀑布的细泉，宛如鸣琴拖练，顺崖下泄，几竿翠竹，夏玉铮铮。

但见一个绛衣少女，倚竹背林而立，手中执着一根玉箫，正在吹奏，身畔不远，站着—一个身着月白色葛布长衫的长髯老者，引吭高歌那首允文允武南宋大词人辛稼轩的南乡子词曲。

眼前—老—一少，虽然只是后影，面貌看不真切，但仍可见出，老的意态奇古，小的曼妙如仙，加上当空的素月流光，和身畔的苍松怪石，翠竹流泉，就仿佛是画图中人—般！

歌声—了，绛衣少女口释玉箫，刚唤了—声“爹爹！”老者业已“哈哈”笑道：“有女已如古红线，生儿何必孙仲谋？霜儿！今夜月色甚佳，你何不把那‘天女散花箫法’七十二解练—遍，以娱林内佳客？”

慕容刚陡地—惊，以自己与吕崇文这等功力，在林内悄悄潜听，老者还在引吭高歌之中竟仍知觉，确实可佩！人家已在暗示，再不出去，岂不貽笑大方？遂—拉吕崇文，缓步从容，走出林外，抱拳施礼笑道：“老丈与这位姑娘仙音清韵，令人心醉，请恕我叔侄在林内窃听之罪！”

那老者拱手还礼，“哈哈”笑道：“明月清风，人所共适，这山林又非那私家所有，尊驾‘窃听’二字，用得—太谦！老朽裴叔儆，这是小女玉霜，尊驾月夜游山，雅人高致，何不把姓名见示，彼此结个萍水之交，也算得—段佳话！”

说话之间，慕容刚略加打量，只见这老者寿眉细目，五绺长须，神态嶷崎脱俗！那绛衣少女年龄与吕崇文仿佛，—张清水脸庞，不施脂粉，眉比远山，目含秋水，琼瑶玉鼻，小巧朱唇，清丽可人，竟不下八年前所遇的白马白衣女子，尤其特具—种娇憨之气，掺杂在眉目英风之间，令人—见即生爱怜！

现听老者自报姓名，慕容刚仿佛觉得这“裴叔儆”三个字好生耳熟，稍—思索，突然想起，拱手答道：“在下慕容刚，这是我世侄吕崇文，因有事王屋，碰巧被令媛箫声引来，可称幸会，不敢动问老丈，滇黔康藏之间有位成名大侠，人称‘九现云龙’，可是……”

说到此处，慕容刚突又想起，四灵寨之中的“双首神龙”裴伯羽也是姓裴，莫非与这位裴叔儆谊属—家？故而倏然住口。

裴叔儆想是看出慕容刚心意，抢前几步，把臂笑道：“老朽幼服灵药，耳目特聪，不然真听不出二位身在林内。轻功到此地步，定为绝世高人，意图识荆，这才请出相见。果然所料无差，慕容老弟‘铁胆书生’四字，为白山黑水—带的万家生佛，老夫钦迟已久！至于我那‘九现云龙’的匪号，却纯系虚名浪得，不值—提！彼此既为武林—脉，闯荡江湖，讲究的是真诚坦白，二位既然有事王屋，料与四灵寨有关，老朽族兄裴伯羽即系四灵寨金龙令主，我父女来此作客，旬日即归，趁此机缘，何妨由老朽为慕容老弟等引见我族兄，无论甚事，岂不均较易解决？”

慕容刚—想“龟龙麟凤”威震中原，就先会会这位金龙令主亦无不可，遂点头道：“裴大侠高义干云，慕容刚心铭无已！实不相瞒，我这世侄有—杀父弑母的仇人寄身在四灵寨内，裴大侠肯为金龙令主引见，再好不过，等

在下把两匹坐骑招来，便请劳驾指路。”说罢撮唇长啸，一红一黑两匹宝马，刹那间便自寻来。

裴叔佻一听慕容刚叔侄果然就凭两人两骑，要向声势浩大、武林中闻名胆慑的四灵寨内人物寻仇，这份胆识，不由不暗翘拇指敬佩！再加上二人玉树临风般的倜傥英姿，这裴叔佻竟然蓄意怜才，决心在他们遭遇危机之时，加以暗助！

一路行来，彼此谈笑风生，倾盖恨晚！那位裴玉霜姑娘毫不忸怩，大方已极，吕崇文初时因对方过于豪爽，反而有些腼腆，但小儿女们毕竟真挚，话一投机，那些无谓拘束立刻丢开，十来里路走完，两人业已熟得犹如青梅竹马之交一般无二。

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片翠竹，参差潇洒，劲绿严青，其中掩映着一所庄院。这庄院建筑得虽然极为整齐壮丽，但决不带一些山寨之类的江湖习气，只像是致仕归隐的高官第宅一般雍容华贵，肃静无哗，庄门之外有四名庄丁在月光之下垂手站立。

庄门横题四字“翠竹山庄”，字作汉隶，古朴苍劲已极！庄丁见裴叔佻父女陪着慕容刚、吕崇文二人到来，正要趋前接待，裴叔佻摆手笑道：“这二位尊客是我莫逆之交，就在我所居听水轩中扫榻，不必另行准备宿处，你把尊客宝马带过，好好饲养，并将此事禀告值事之人，转报金龙令主便了。”

庄丁唯唯牵马退去，四人一入庄门，慕容刚才看出庄内地势极大，除去当面那些整齐房屋之外，尚有无数亭台楼阁，依山而建，高下参差于泉石松竹之间。

裴叔佻父女所在的听水轩位在半山，地颇幽静，三间竹屋，满覆绿萝，几与四外的翠竹青松和山壁上那些又肥又厚的藓苔之属蔚然一色！一道瀑布，宛如银箭琼珠，飞云溅月，瀑并不大，但倾泻却急，轩侧不远斜上方，有一块平石，瀑布恰好倾注其上，化作千百细流，再往深潭坠落，就好似为这听水轩织了一道百尺珠帘，点缀得美妙已极！

裴叔佻肃客入座，吩咐侍应的小童献上香茗，收拾床榻，略微笑谈数语，适才报信的庄丁进轩垂手禀道：“启禀裴二爷，寨中今夜有人远行，金龙令主须亲自送别。故而嘱咐小人，请裴二爷暂且代款嘉宾，明日再行相会。”裴叔佻含笑点头，时已不早，互叙敬意之后，便行各自安歇。

慕容刚与吕崇文虽然看出这“九现云龙”裴叔佻父女侠义襟怀，光风霁月，颇似真诚结交。但身在虎穴，怎敢丝毫大意？叔侄均各自戒备，仅以内家调息养神，不曾熟睡。

次日那裴玉霜换了一身藕合衣裙，笑靥羞花，新蛾分月，与吕崇文站立窗口，指点烟岚，从容笑语，简直如同一对金童玉女一般，引得裴叔佻和慕容刚不时目光相对，脸上泛起会心的微笑。

侍童送上早点香茗，用过之后，由裴叔佻陪同到那瀑布发源之处，俯瞰全庄景物，慕容刚知道裴叔佻乃借机指点，暗暗嘱咐吕崇文留神观察。

只见这翠竹山庄的各种建筑，除了当庄一片之外，好似星罗棋布，无甚规则，但在二人行家眼内，业已看出，不但完全是按着九宫八卦方位，并还有阴阳生克各种变化存乎其间，不由暗地惊心，这四灵寨中果然卧虎藏龙，不可轻视！回到轩中不久，门外传来一阵洪亮的口音，“哈哈”笑道：“何方佳客宠临翠竹山庄，二弟为我引见引见！”随声走进一个满头白发、颌下银须飘拂但身量又高又大、精神极为矍铄、狮鼻虎口、满面红光的壮健老人！

裴叔佻口呼“大哥”，起座相迎笑道：“这位是小弟的多年莫逆慕容刚，人称‘铁胆书生长白狂客’，这一位是慕容大侠的世侄吕崇文小侠。昨夜小弟与霜儿前山步月，偶而相遇，特地与大哥引见。”说完转向慕容刚叔侄笑道：“这是我大哥裴伯羽，武林人送美号‘双首神龙’，也就是位居本庄‘四灵’之一的金龙令主！”慕容刚、吕崇文抱拳恭身，连称“幸会”。

“双首神龙”裴伯羽一听“铁胆书生”四字，脸上神色业已微微一变，再闻吕崇文是他世侄，双目一睁，神光电射，纵声大笑说道：“慕容大侠铁肝义胆，名震江湖，裴伯羽心仪已久，令师伯无忧上人佛驾可好？”

慕容刚、吕崇文一齐肃立答道：“家师伯托福粗安！”

裴伯羽听吕崇文也与慕容刚一样口称“师伯”，不觉又是一怔，狠很地打量了他几眼，转向慕容刚笑道：“昨夜因事失迎，诸多简慢！特备菲酌，并为慕容大侠引见几位江湖朋友，也让他们瞻仰瞻仰高人风采！”

慕容刚也不推辞，五人相偕下山，到了平地上一座高大厅堂之内落坐。

霎时宴齐，屏风之后转出四人，一僧一道，另外两个却是孪生兄弟，年约五旬上下，又瘦又长，一样的马脸鹰鼻，吊客眉，斗鸡眼，目光冷沉沉的，老是看着地下，偶而眼角扫人，阴辣已极！身上所着的长衫，却是一白一黑。

四人似是香主一流，向“双首神龙”恭身为礼，相继入座。慕容刚到眼便自认出，那一僧一道正是昔年在吕梁山中拦劫自己、被那白马白衣女子叱退之人，至于那两个僵尸似的怪人，虽未会过，但慕容刚见他们那副形状，业已猜出八分，可能是以“螳螂爪”及一囊“子午透骨钉”成名的黑道凶星“鄱阳双鬼”！

酒过三巡，互相一一引介，果然慕容刚所料无差，那两个孪生怪人正是“鄱阳双鬼黑白刁魂”刁潜刁润兄弟。僧号大觉，道号一清，四人均是四灵寨金龙堂中十二家香主之一。

“双首神龙”裴伯羽擎杯笑道：“慕容大侠贤叔侄无事不会突然光降敝寨，来意何如，可否为裴伯羽一道？”

慕容刚自怀中取出白马白衣女子所赠的那方玲珑玉佩，慨然答道：“既承裴令主问起，在下焉敢相瞒？我这世侄与贵寨香主‘单掌开碑’胡震武有一段恩怨未了，此来一则拜望这方玉佩的主人，二来向胡香主把当年之事作一了断！”

裴伯羽掀髯大笑，声震屋瓦，向慕容刚一挑大拇指赞道：“慕容大侠快人快语，豪迈无俦！裴伯羽生平就敬服这种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但可惜慕容大侠来得太不凑巧，那胡震武是隶属玄龟堂下，已在月前随玄龟令主有事前往滇西高黎贡山，这玉佩的主人亦于昨夜去南海望香，归期未定！关于胡吕二家结仇，裴某也略知一二，依我之见，眼前不若开怀畅饮，把什么恩恩怨怨一齐撇开！等到明春的三月三日，裴某设宴相请，慕容大侠可以尽量邀同贵友，来我这翠竹山庄，再把两家之事作一公平了断，未知意下如何？”

慕容刚见这“双首神龙”裴伯羽人颇不错，以他身为金龙令主这等地位，自然不会谎言，胡震武既不在，多结强仇有何益处？可惜自己来迟一步，与玉佩的主人失之交臂！不知究竟是否如无忧师伯所料，就是那“四灵”之中的“天香玉凤”严凝素？她既然南海朝香，自己正好与吕崇文南下江浙安徽一带，访寻那“千毒人魔”西门豹的踪迹，或可彼此相遇。想到此处，见裴伯羽正含笑相视，等待答话，遂应声答道：“慕容刚敬遵裴令主之意，明春三月三日，再来贵寨拜……”

话犹未了，厅门外“哼”的一声冷笑，闪进一条青衣人影，身法快捷已极，这大厅极为广阔，厅门到设席之处，足有三丈距离，来人飘身即到，声息毫无，是个三十四五的英俊人物，口角之间，犹含鄙薄之色，瞥了座间的慕容刚叔侄一眼，向“双首神龙”裴伯羽换了一副笑容说道：“二哥今日怎的如此作事？四灵寨在江湖之中树立威望颇为不易，我们这翠竹山庄岂是容人随意自来自去之地？”裴伯羽还未答言，那“九现云龙”裴叔佻业已起立“哈哈”笑道：“傅令主请勿误会，这位‘铁胆书生’慕容大侠是我的莫逆好友，虽与贵寨胡香主小有过节，方才已由金龙令主约定，明年三月三日正式拜山，以作了断！今日纯系友谊聚会，请看老朽薄面，彼此莫伤和气！”

青衣人冷笑一声答道：“我若不看裴兄金面，及我二哥业已有话在先，岂能容这等狂妄之辈到明春！”

这青衣人如此当面伤人，慕容刚若在当年，早已推案而起，拔剑相向！但此时却仍神色自若，置如罔闻？听裴叔佻口内称呼，知道这青衣人就是“四灵”中的“毒心玉麟”傅君平，从眼角打量对方，人品颇称俊秀，只是两眉太浓，带有一股凶煞之气！

但再四思索，均想不出这傅君平何以对自己如此神色？他虽然隐忍未言，身旁的吕崇文却已发作，手中酒杯在桌上一顿，向“九现云龙”裴叔佻说道：“承裴大侠父女盛情，邀我叔侄来此，谁知江湖中传言不虚，这四灵寨中，除少数一二人以外，尽是些不通礼义的禽兽之辈！”

吕崇文话太伤众，座中除了“双首神龙”裴伯羽及裴叔佻父女，依然微微含笑之外，余人一齐怒目而起！那“毒心玉麟”傅君平真是怪人，此时神色反见平和，只是冷冷说道：“四灵寨中任何人物均一诺千金！此时任尔一再猖狂，不到明年三月，决不在这翠竹山庄之中杀你，不过四灵寨总坛岂容人轻易撒野？命虽苟延，惩戒难免！二哥，我代你传令，就请刁二香主教训教训这乳臭未干的无知后辈！”

“双首神龙”裴伯羽自“毒心玉麟”傅君平来后，一语未发，此时见双方业已闹僵，自己二弟“九现云龙”裴叔佻与侄女玉霜均已面含怒意，知他父女不愤傅君平那种过份嚣张的不逊举动，生怕一齐牵扯在内，听傅君平要命自己金龙堂内香主、手底下最黑最狠的“白衣勾魂”刁润与吕崇文过手，乘机淡淡笑道：“三弟休要走眼，不但慕容大侠敛气藏锋，功力绝世！就是吕小侠那样的器宇神情，刁香主虽然以‘螳螂爪’称绝江湖，也未必能操胜算？不过既是武林中人，过手印证，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彼此点到为止，谁爱活动活动筋骨，均请自便，但以三场为限，我与我二弟父女袖手作壁上观，并为各位评判便了！”

“毒心玉麟”傅君平闻言颇为不满，暗想到底“是亲三分向”，二哥不但把裴叔佻父女轻轻拉出漩涡，并且把“白衣勾魂”刁润的“螳螂阴手”借话先给叫破，心中有气，也对“白衣勾魂”刁润发话说道：“刁香主！金龙令主之言你可听真？来人艺业不俗，你尽管全力招呼，万事有我负责！”

慕容刚不觉暗笑，这四灵寨看来瓦解有日，自己弟兄先就窝里起反，知道“毒心玉麟”傅君平单挑这心狠手黑的鄱阳第二鬼“白衣勾魂”刁润出场，必有深意，遂用眼角示意吕崇文，叫他小心应付！

吕崇文面带冷笑，起身缓缓走向厅中广阔之处，那“白衣勾魂”刁润生性阴险恶，平素就与“毒心玉麟”傅君平最为投机，早就存心斗斗这仅以二人之力，便敢妄闯翠竹山庄的什么“铁胆书生辽东大侠”！不过身为金龙

堂下香主，裴伯羽未曾发令之前，不便强行动手。如今见吕崇文那副傲然不屑的神情，竟然未把自己看在眼里！不由气往上撞，暗想这小儿是何人门徒？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鄱阳二鬼”的威名，难道就未听说过？

他蓄意一举惊人，当筵显耀，站起身来，向裴伯羽、傅君平微一施礼，白布长衫的两只大袖郎当下垂，目光漠然平视，双腿并立，走起路来，连膝盖都不打弯，一步一跳，极慢极慢的蹦向吕崇文站立之处！

那裴玉霜深知“鄱阳二鬼”功力又深又毒，自吕崇文一下场，一颗芳心便替他提到了嗓子！此时见“白衣勾魂”刁润的这副怪相，不由向“九现云龙”裴叔傥低声说道：“爹爹！你看刁香主借着这几步‘僵尸跳’，已把‘螳螂阴爪’的内力叫足，贯注双臂，吕……”

裴叔傥微笑轻声答道：“霜儿不必担心，四灵寨好手如云，威名极大！若非身负绝世武学，谁敢到龙潭虎穴之中轻撄其锋？不论别的，你就看慕容大侠这等沉稳从容，也可猜出刁香主的‘螳螂阴爪’未必能伤得吕小侠的了！”

裴玉霜闻言眼皮一抬，恰好与慕容刚目光相对，慕容刚摇头微笑，暗示她尽管放心，但眼角一扫，心中突地悚然一惊，暗道自己与“毒心玉麟”傅君平从未谋面，怎的他自入厅以来，双睛之中，似对自己含有极大怨毒？此时竟连这“九现云龙”裴叔傥父女也似一并恨在其内！

那翻阳第二鬼“白衣勾魂”刁润，一步一步的慢慢跳到厅中，依旧是两手斜垂，长袖拂地，身躯微向前倾，一对凶睛半开半闭，眯缝着注定吕崇文，自喉咙之内极其阴沉地吐出四字：“吕朋友请！”

吕崇文负手轩眉笑道：“远来是客，常言道，强龙不压地头蛇，还是刁香主先请！”

“白衣勾魂”刁润见他连手都不抬，轻敌至此，薄嘴唇微微一撇，鼻中“哼”的一声冷笑，右手长袖一抖，他功力果然不俗，竟以“铁袖神功”一片惊风，向吕崇文迎面拂去！

眼看拂中，对方不招不架，人犹未躲，“白衣勾魂”刁润忽地纵声怪笑，宛如夜枭悲鸣！原来那劲急如刀的衣袖，突然自动翻回，现出一双枯瘦青黑的鬼爪，五指之端并蓄有寸来长的锐甲，电疾风飘，当胸抓到！

他这里做张做致，声势慑人！吕崇文却意态悠闲，视若无睹！袖到不躲，爪到不架，就在刁润五指抓到胸前，将沾衣未沾衣的刹那之间，内气微吸，肩头足下，全未见动，便好似一缕轻烟一般，被“白衣勾魂”刁润的五指惊风吹出七八尺远，依旧是原来的姿态，负手悠然，面带微笑！

这一手险到极处，但也妙到了极处，席间观战诸人，“铁胆书生”慕容刚擎杯微笑，“毒心玉麟”傅君平俊目闪光，那位小侠女裴玉霜却见爹爹所料不差，芳心中又喜又佩，竟然脆生生的脱口唤了声：“吕兄好俊的轻功，飞花飘絮！”

“白衣勾魂”刁润已在难堪，哪里还禁得住她这一唤！吊客眉倒竖，三角眼圆睁，满头短发根根倒立，把他自己的一套看家绝学、崆峒秘传“螳螂阴爪”，施展得犹如雨骤风狂，招招狠毒无匹！

刁润方才那进手第一招“袖中藏爪”虽然无功，但吕崇文业已觉出此人功力确实不弱！动手之间，虽然未肯轻易施展师门心法“乾坤八掌”，也用的是内家上乘掌法“罗公八一式”应敌！

换到三十招上，吕崇文低声笑道：“刁香主，我们素无冤仇，彼此就算平分秋色，罢手如何？”

“白衣勾魂”一声不答，趁他说话分神，“鬼手夺元”“金龙探爪”“毒蛇寻穴”一连三招，回环并发，分向上中下三盘袭到！吕崇文见他过份不识进退，俊眉微皱，以“龙凤翻云”拨去他“鬼手夺元”，身形稍侧，闪开中下两盘，右掌一拼，“玄鸟划沙”，用重手法横切“白衣勾魂”递向丹田的一只左爪！

刁润的“螳螂阴爪”，诡谲无伦，明明拼力进攻的连环三招之中，竟有两招是虚，左爪微吐即收，滑步旋身，人已转到吕崇文左侧。

此时吕崇文好似招术用老，“玄鸟划沙”一掌切空，整个后背完全暴露在敌掌之下，“白衣勾魂”刁润一阵“喋喋”狞笑，叫了声：“我道你有什么通天彻地之能？无知狂妄小儿，还不在你家刁香主的爪下纳命？”

双掌一举，十指如勾，整个的抓在吕崇文的肩背之上！

他这“螳螂阴爪”不但隐含阴柔暗劲，足以伤人，连十指所蓄长甲，均曾用极毒药物煨泡，破肤即死，在江湖之中伤人无算！双爪一落，惨叫即起，满座之人，除慕容刚、裴氏兄弟及“毒心玉麟”傅君平外，一齐愕然惊呼起立！

原来被抓的吕崇文毫发无伤，夷然自若，那“白衣勾魂”刁润却十指之间鲜血淋漓，人已疼晕在地！

“鄱阳二鬼”中的老大“黑衣勾魂”刁潜眼看兄弟业已得手之时，突生剧变，手足关心，自然首先赶上，一看刁润的十指，不知如何均从第二节处折断，毒甲自行扣入掌心，厥状甚惨，忙自怀中掏出几粒灵丹，塞向刁润口内。

慕容刚此时却站起身来，向吕崇文沉声叱道：“文侄怎的如此不知轻重？裴令主有言在先，你与胡震武结怨之事，等明春拜山再清算。今日筵前，彼此印证过招，点到为止，虽然刁二香主猛下毒手在先，但你也不该用‘易筋经’的‘回元反震’之力，将他十指震断，下回再若如此，我定然重责不贷！”

话完转向“黑衣勾魂”刁潜笑道：“刁大香主！世侄崇文一时鲁莽，致有此失，慕容刚代他谢罪！刁二香主的伤势可妨事么？”

“黑衣勾魂”刁潜面罩秋霜，冷冷答道：“慕容朋友，有道是‘得理莫再卖乖，光棍眼里不揉沙子’，你何必还要指桑骂槐，来上这套假仁假义？席间有目共睹，我二弟下手在先，刁潜绝不怨吕朋友心狠意毒，只怨我兄弟经师不到，学艺不精！不过‘鄱阳二鬼’向来睚眦必报，此仇海角天涯，他年仍必奉访二位！”

慕容刚含笑不言，刁潜转向“双首神龙”裴伯羽及“毒心玉麟”傅君平深施一礼，说道：“刁潜兄弟无能，有辱威望！敢请二位令主恩准刁潜兄弟暂离王屋，回转崆峒插天崖我恩师‘鬼手真人’门下，重求绝艺，等雪却今日之耻，再重返本寨效力！”

“双首神龙”裴伯羽长眉轩动，欲言又止，“毒心玉麟”傅君平起立摆手，“黑衣勾魂”刁潜从地上抱起刁润，退出厅外，吕崇文也自归座。

傅君平目光冷漠，隐藏杀机！向慕容刚干笑一声，说道：“傅君平溷迹武林，尚未曾见识过‘易筋经’的‘回元反震’之力能练到如此地步！今日顿开眼界，岂肯错过高明？慕容大侠，我们也下去玩上两手！”

慕容刚见这傅君平蓄意专斗自己，剑眉双展，“哈哈”一笑，还未答话，那位“双首神龙”裴伯羽已拦住傅君平，正色说道：“三弟，你方才言道，四灵寨成名不易，我们身为令主，一切举措自然更应遵照江湖规戒，以作表

率，不可为了些微闲气，貽笑大方！慕容大侠叔侄业已约定明春拜山，此时何必如此？”

傅君平神色微变，顿时换了一副吟吟笑脸道：“二哥说哪里话来？我与慕容大侠素昧生平，怎会有甚意气之争？不过因为近年来武林之中的那些所谓高手，多半欺世盗名，一无实学！今日见有真正高人在座，想故意激将，一领教益而已。二哥如此说法，小弟置身何处？来来来，慕容大侠，我敬你一杯，以表歉意。”自桌上取过壶，便为慕容刚斟酒。

慕容刚自一见傅君平，就觉得此人阴晴不定，喜怒无常，极为难斗！此时见他提壶斟酒，以为又要较量内功，人家身为“四灵”之一，岂敢轻视？双手擎杯，把真气调稳，凝神相待。傅君平轻轻一笑，斟酒满杯，毫未用甚手法，慕容刚把事料错，脸上微红，举杯一倾而尽，与吕崇文双双起立告别。

别人不知细故，但“双首神龙”裴伯羽却深悉“毒心玉麟”傅君平对这慕容刚必因某种隐情，衔恨甚切！慕容刚是自己多年睽违的二弟引来，倘若当面闹僵，极难处理！见他叔侄告辞，正合心意，转身取过一支龙形金令，向“九现云龙”裴叔佻笑道：“慕容大侠叔侄虽然明春来此拜山之时彼此在敌对地位，但今日却为我金龙堂嘉宾，不能稍失江湖礼数！愚兄特烦贤弟父女持我金龙堂令，代为送客百里，若有我寨中子弟胆敢丝毫冒犯，叫他们提头来见！”

裴叔佻父女何曾未看出眼前僵局，含笑接令，与慕容刚叔侄回转所居听水轩，收拾行囊马匹，裴伯羽与傅君平二人也亲自送到翠竹山庄的庄门以外。

行约十里，慕容刚叔侄与裴叔佻父女虽然气味相投，也不能久聚不别，坚请回马。裴叔佻知道二人身怀绝艺，岂肯要自己父女持令相送？遂勒马停蹄，喟然说道：“慕容老弟！我父女与贤叔侄虽然萍水新交，但彼此肝胆相投，无异十年旧雨！裴令主是我族兄，睽违已久，此番率小女游览中原，便道王屋，才偶然相访。在四灵寨翠竹山庄之中居停数日，看出寨中势力虽众，莠过于良，尤其玄龟、玉麟两堂之下，倒行逆施之事，不一而足！种因得果，天理循环，加上寨中各人经常互相猜忌争权，一旦有旗鼓堂堂的强大外力骤加，必然瓦解冰消，分崩离析！因此尚想伺机规劝我族兄，及早抽身，啸傲林泉，免得把一世英名平白断送！无论我族兄听纳与否，老朽父女七日之内，也将从此南游，领略江淮文物之盛！吕小侠震断‘白衣勾魂’的‘螳螂阴爪’所运的神功，据老朽看来，绝不是‘易筋经’的‘反震回元之力’，倒像是玄门罡气，或是佛门之中的一种秘传神功！纵目江湖，以如此年龄而能到如此境界者，实如凤毛麟角，钦迟无已！分袂在即，贤叔侄与那位胡香主结怨的根由裴叔佻尚不知情，可能为我一道么？”

慕容刚对这“九现云龙”裴叔佻颇为钦敬，吕崇文更是与那位裴玉霜姑娘情意相投，虽然彼此年岁尚轻，谈不上什么爱慕之念，但就这一日相聚，临歧分手，也觉得黯然神伤！听人家问起与“单掌开碑”胡震武的结怨根由，遂侃侃而谈，除艺出“双奇”一节仍未明言之外，慕容刚并告知裴叔佻父女，自己二人于明春拜山期前，行踪也在江南一带，前途或可相逢，再行畅叙。

裴叔佻也久闻“梅花剑”吕怀民之名，得知详情，嗟叹不已，彼此互道珍重，挥泪而别。

第三章 美酒蕴阴谋 隔舫飞觥援侠士 青衫藏剧毒 凭空弹指制凶人

话说“千毒人魔”西门豹的老巢系在皖南九华山，但平素行踪却多在江浙一带。慕容刚等二人知道此人不比四灵寨，居无定所，飘忽难寻，反正由晋经豫，驰奔江南，顺道一逮九华，亦未尝不可。这日来到安徽中部，因慕巢湖之胜，把马匹寄在店中，信步前行。

巢湖范围甚广，约有四五百里，为皖中第一名湖，湖中孤山数座，波静渊涵，岚光黛色，苍分极浦，翠入高楼，景物甚称佳妙！湖边停有一只大船，船家是个虎背熊腰的精壮大汉，见二人徘徊眺览，上前搭讪问道：“两位尊客，可是有兴游湖？我这船上宽大舒适，酒菜又好，价钱算得特别便宜，包你满意！”

慕容刚笑道：“我们路过贵地，正在游湖，船家你多准备些美酒佳肴，船钱不会少给。”

船家“喏喏”连声，等二人走入舱中坐好，解缆摇橹，荡漾绿波，苍茫烟水，澹荡空灵，吕崇文不由想起那裴玉霜姑娘的美妙箫音，若在此间吹奏一曲，该有多好？

船到中流，大汉停橹任船随波容与，走到后舱为二人整顿饮食。慕容刚凭栏四眺，见自己所乘这条大船的丈许之外，尚有一条小船，船中坐着一个中年道人和一个五旬上下的葛衣老者，甲板之上，也摆着几色酒菜等物。

老者背身而坐，相貌看不真切，道人却朗目修眉、神仪不俗，一抬头正与慕容刚目光相对，彼此微笑点头照应。这时后舱之内，盘碗叮当，操船大汉一面整顿菜肴，一面随口笑道：“两位尊客贵姓，这湖中的姥山之上，明日倒有一场热闹好戏，尊客胆量若大，正好看上一看！”

吕崇文年轻喜事，听说有热闹可看，含笑答道：“我姓吕，那是我慕容叔父，船家所说的姥山，是否就是前面湖中隐隐的那座岛屿？怎的看热闹还要有胆量呢？”

慕容刚恰好回头，与那船家大汉眼风一对，大汉竟似有点畏惧慕容刚目中的炯炯神光，偏头答道：“尊客有所不知，我们本地的‘姥山双杰’与皖南的绿林道上朋友结下梁子，定期明日，双方各约高朋，就在姥山之上作了一了断，热闹虽然热闹，但那种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惊险场面，没有几分胆量的人，敢去看么？”

慕容刚虽然觉得这船家甚是精壮，言语之中，并对武林之事颇为熟悉，但也未往深想，与吕崇文二人凭栏笑语，眺览景色。

船家送上酒菜，颇为精美，尤其那酒色如琥珀，浓冽异常！斟在杯中，高出杯口分许，仍不外溢。

慕容刚英雄好酒，擎杯在手，一饮而尽，果然醇香无比！笑向后舱叫道：“船家你这酒真好，下船之时，匀我一瓶带走如何？”

操船大汉自后舱走出，手中执着一个长颈白色磁瓶，向慕容刚笑道：“尊客方才所饮，是遵照兰陵古法秘制的郁金香酒，但年数太少，难称上品，这白磁瓶中所贮，是五十年的陈酒，不遇上尊客这种识家，真还不肯拿出来卖，你先尝上一杯，品味品味！”

说时，就向慕容刚手中斟了一杯，色香果更醇冽，慕容刚含笑称谢，举杯就口，眼前突然金光一闪，“咣啷”一声，大汉手中的白磁酒瓶被一枚纯

阳道簪击得粉碎！

这时慕容刚酒已入唇，腹中立时一片火辣辣的感觉，情知不妙，赶紧凝聚一口真气，护住心头，并闭死全身经脉穴道！低声向吕崇文道：“这酒中蕴有奇毒，快取你身边的‘寒犀角’与我！”

操船大汉手中白色瓷瓶被那凭空飞来的纯阳道簪击碎之后，业已纵到船尾，见慕容刚盘膝坐地，双颊飞红，知道酒毒已发，“哈哈”纵声狂笑说道：“就凭你们两人，也敢得罪名震天下的四灵寨中人物，大爷酒中下的‘断肠毒散’，一滴入口，有死无生！剩下一个乳臭小儿，请你尝尝这巢湖湖水的滋味！”

吕崇文怒发如狂，凝集“玄门罡气”，劈空遥发一掌，一面却赶紧从怀中取出临下天山之前，无忧头陀所赠的那根形似牛角之物，递向慕容刚的手内。

相隔丈许的那只小船之上坐的中年道人，这时也站起身形，怒声叱道：“大胆狂徒，竟敢以毒酒伤人，还不与道爷纳命！”袍袖一拂，也是一股劲气，劈空而至！

谁知这一下却反而救了那船尾大汉，因为中年道人与吕崇文是同时动作，吕崇文当面吐掌，中年道人却在侧方拂袖，两股劲气在大汉身前互击，彼此抵消不少威势！但吕崇文的“玄门罡气”，毕竟高明，虽然被那中年道人所发劈空劲气从横里无心一挡，余波所及，仍然把那大汉震得口吐鲜血，翻身跌落湖内！

吕崇文顾不得与那拔刀相助的邻船中年道人招呼，赶紧回头察视自己的慕容叔父！

慕容刚若非这八年来在“宇内双奇”的耳提面命之下内外功行突飞猛进，就这刹那之间，早已命丧黄泉！如今仅靠一口真气，护住心头，人已不能开口说话。“寒犀角”接过，勉竭余力，塞向口中吮吸汁液吞下，腹中的那种热辣之状，始觉稍好，但汁液无多，解毒仍感不足！吕崇文见状，赶紧找来清水，从慕容刚口中取出“寒犀角”，磨成一杯浓汁，服侍他饮下，这时船底之下，“冬冬”作响，霎时被人击穿数洞，水已进舱！

邻船中年道人与那葛衣老者一齐高声叫道：“那两位朋友，大船将沉，请到敝舟暂避！”

吕崇文下腰背起慕容刚，“俊鹞摩云”，飞拔起两丈余高，转化成“雁落平沙”，飘然纵落小舟之上。

他背上背有一人，身法居然还有这般灵妙，邻船二人不由一齐叫好，葛衣老者脱口赞道：“好俊的轻功，这是‘七禽身法’！”

小舟载有四人，吃水已深，中年道人生怕那大汉再自船底来袭，双桨猛掉，加速划行。葛衣老者笑说无妨，这时大船已沉，一条水线，其疾如箭，果然直奔小舟，葛衣老者屈指轻弹，一粒黑色小丸打入水中，湖水立时乌黑一片，那条水线一到黑水附近，如遇毒蛇猛兽一般，掉头急转，霎时顿杳！

葛衣老者回头与吕崇文微笑招呼，但一见慕容刚，面上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神色，一闪即逝！

这时慕容刚因“寒犀角汁”之力，毒已渐解，但仍用本身功力，把流散脏腑四肢的些微毒质逼回喉头，口张处，一滩黄色毒液，吐入湖中，人也霍然，恨声说道：“四灵寨无耻之极，明明约会拜山，中途竟又派人暗算，来春三月，慕容刚不把四灵寨给他来个扫荡清除，难消此恨！”

中年道人笑道：“那贼在酒中所下的‘断肠毒散’，系一种极毒的药物，入口断肠，猛烈无匹！贫道正在惭愧救援过迟，兄台业已一杯入口，恐怕回天乏术，谁知吉人天相，竟然无事！但听自报姓名，原来是‘铁胆书生’慕容大侠，名家功力，毕竟惊人！贫道武当涤凡，这位老英雄乃新交好友南天义。四灵寨党羽遍及江湖，慕容兄和这位小侠既与之结仇，今后却真须处处注意防范那些鬼蜮之徒含沙射影呢！”

慕容刚笑道：“道长谬赞！我这点肤浅功力，哪里抗得了如此剧毒！不是仗着师门长者所赐至宝相救，业已早化异物多时！”

起身谢过涤凡道人及南天义的相助之德，并为吕崇文引见，相互畅谈，彼此襟怀磊落，交契恨晚！

原来涤凡道人是受“姥山双杰”顾氏兄弟之邀来此助拳，南天义却是一位江南隐侠，闲游路过，亦愿观光盛会！会期是在明夜，四人约定午后申牌，仍在湖边会合，乘舟同往。

慕容刚与吕崇文回转店房，惊定思惊，惊出了一身冷汗！吕崇文又皱眉问道：“侄儿猜测此事可能又是那位四灵寨玉麟令主传令所为！在翠竹山庄金龙堂酒宴之前，傅君平目光中似对叔父有无穷愤恨，叔父与他昔日结过仇么？”

慕容刚摇头答道：“我也看出那傅君平对我怀怨甚深，但彼此尚未谋面，不知其故！四灵寨徒众或明或暗，遍及江湖，今后时时荆棘，步步危机！必须极度谨慎，俾免像今日一样受人暗算，尤其是那支‘寒犀角’，更要妥善收藏，片刻离身不得呢！”

一宵无话，次日午后，二人应约去到湖边，涤凡道人与“江南隐侠”南天义业已先在，略微寒暄，便又雇了一条大船，直放姥山。

船中天南地北，彼此闲谈，涤凡道人吐属清雅，武功一道，亦得内家神髓！南天义则不但器宇高华，且所知极博，吕崇文初涉江湖，慕容刚久居关外，这中原武林的各种掌故，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不但兴趣盎然，也增进了不少知识！

到得姥山，“顾氏双杰”顾清、顾俊闻报，赶紧出迎，对这涤凡道人恭礼备至！

涤凡为南天义、慕容刚、吕崇文等三人引介之后，向顾清问道：“顾贤弟，今夜之约尚有哪位高朋？对方有无特殊扎手人物？”

这“顾氏双杰”的老大顾清，人称“展翅金鹏”，听涤凡问起，含笑答道：“小弟日前有事皖南，见齐云寨主‘金锤罗汉’智圆劫路伤人，一时不平，管了闲事。智圆掌中一对金锤，艺业不弱，当时未分胜负，约定今晚在此相会。这点小事，小弟本意化解。即使定欲动手，有我一位多年至友‘天龙剑客’陶萍拔刀相助已足，不是巧遇道长，哪敢惊动？但适才得报，‘金锤罗汉’智圆对于此约颇为重视，邀来三四位绿林好手，已在前途，少时即到，其中并有九华山恶寇西门……”

慕容刚不待顾清语毕，双目闪光，急急问道：“顾兄所说九华山恶寇西门，不是那‘千毒人魔’西门豹么？他今夜果然也来此么？”

顾清笑道：“西门豹不在江湖行走已有七八年之久，无人知其下落。小弟所说的‘九华恶寇’名叫西门泰，乃‘千毒人魔’之侄，但一身功力，除毒技与易容之术以外，却高出乃叔多多！听慕容大侠之言，莫非与那‘千毒人魔’有甚过节么？”

西门豹当年以人耳毒匣，假慕容刚之手毒死吕崇文之父“梅花剑”吕怀民，使这位“辽东大侠铁胆书生”终身抱恨，慕容刚对他恨毒已极！一想起此事，怒火顿燃，知道“顾氏双杰”世居淮上，尚不知此贼踪迹所在，叫自己与吕崇文却往哪里去找？心头一烦，“咳”的一声，右掌一落，功力无意自显，竟把好端端的一张紫檀茶几生生劈下一角。

慕容刚自觉失态，脸上一红，方想向主人致歉，那位“江南隐侠”南天义已自含笑问道：“慕容大侠怎与那‘千毒人魔’结怨这深？老夫平昔也最恨这种奸毒之辈，那西门泰若真来此妄逞凶锋，我南天义先就留他不得！”

慕容刚当年恨事不愿随便对人道及，听南天义与顾清一齐问起，正在设辞支吾，厅外人影一晃，一个身着宝蓝长衫、四十上下的俊品人物进门向“顾氏双杰”笑道：“智圆凶僧已与‘青阳双煞’及九华恶寇乘船而来，少时即到，二兄可按江湖礼数出庄一接。座上嘉宾，小弟多半不识，为我引见如何？”

原来此人就是“顾氏双杰”方才所说的多年知交“天龙剑客”陶萍。当下顾清便请陶萍代为款客，自己与二弟顾俊整顿衣冠，出庄迎接赴会的“金锤罗汉”等人。

少时迎进四人，当头一个胖大凶僧，正是齐云寨主“金锤罗汉”，所谓“青阳双煞”乃是一道一俗，道人鹰鼻鸡眼，生相刁恶，肩头插着一支长剑，与身旁一个满面精悍之色、庄稼汉打扮、五旬开外的矮小老者，笑谈漫步，旁若无人！最后面却走着一个人身着青衫、手摇折扇、面容阴鸷、年约三十三四之人！总之每人脸上均带着一付不屑之色，对这厅内诸人傲不为礼，只向迎接自己的顾氏兄弟微一抱拳，相继入坐。

慕容刚、吕崇文以及涤凡道人均一笑置之，毫未在意。但那“江南隐侠”南天义却似看不惯群寇这等嚣张，面上已现勃然之色！

“青阳双煞”中的道人见大家坐好，用过香茗，站起身来，向“姥山双杰”的老大“展翅金鹏”顾清单掌一打问讯，发话说道：“顾朋友前在皖南道上破坏了智圆大师的一桩买卖，今日才约定来此拜望！虽然彼此是安徽省内的武林同源，但贫道等自知，在顾朋友这种自命清高的侠义人物眼中，我们都是些万恶不赦的绿林狂寇！正邪有别，冰炭难容，今日毋须多作言语上的交代，只有按着江湖规矩，以手上强弱而定是非，来得痛快了当！顾朋友贵方如胜，贫道等项上人头任凭摘取！倘若贫道等侥幸，则请顾朋友你举家携眷，迁出安徽，不要再妄自逞能，过问闲事！江湖闯荡，讲究的是一诺千金，顾朋友意下如何？请赐一语！”

“展翅金鹏”顾清与这“青阳双煞”孟长风、窦一鸮二人昔日也有过节，知道这是两笔帐算在一起。估量对方实力，四个皖南绿林道的顶尖人物之中，九华山西门泰未曾会过，只听传言说是狠毒无比，但此时却仅面带狞笑，一语不发，深浅难知，其余三寇也是个个硬生，其中最软的要算智圆，但凶僧掌中那一对八角金锤，力猛招沉，也曾与自己缠战四五十回合未分胜负！“青阳双煞”功力更高，不过武当涤凡道长与“天龙剑客”艺业惊人，理应能够抵挡！今日胜负关键，可能就系于那不知实际深浅而久负盛名的西门恶寇一人，这边与涤凡道长同来观光的南天义等老少三人，看气宇神情，个个均是绝顶高手，若肯仗义拔刀，料来当可全胜，并剪除这几个著名凶星，而为江湖造福！

他方在暗中筹思，“青阳双煞”中的恶道孟长风已向他要话，遂微微一笑，起立抱拳答道：“江湖中不论武林绿林，敬的是孝子忠臣仁人义士，恨

的是土豪恶霸污吏贪官！真要能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施之大众，则虽在绿林，俯仰何作？智圆寨主在齐云山前不但劫的是一位清廉如水的退职好官，并还不肯饶过他的妻孥老小！顾清目睹此事，伸手相拦，才引出今日之会！本来想借杯酒聊欢，彼此推诚相见，共同订下一条互相遵守的仁义公约，以免纷争。但听孟道长适才之言，顾清也觉得那种道义规范，未必能有实用，顾清身为主人，悉听客便，我们就去往厅后的练武场中，彼此谈谈武学，以五阵定输赢，了断今日之会！”

说罢抱拳再揖，头前引路，众人一齐相随，转过两重房屋，来到地头，只见这练武场约有十来丈方圆，用黄色细沙铺得坚实平稳已极。那些闻讯而来、想看热闹之人，业经顾氏家丁以刀枪无眼、恐受误伤之词劝阻。除却两旁的兵器架及预先设置的十来张座椅茶几之外，静悄悄的再无别物！

“金锤罗汉”智圆首先发难，手执自己的成名兵刃八角金锤走往场中，向“展翅金鹏”顾清点头叫道：“顾朋友，你我在齐云山前胜负未分，今日再来战个五百回合！”

顾清尚未答言，旁边坐的吕崇文却忍不住“噗哧”一笑！

智圆凶僧性如烈火，一闻笑声，偏头问道：“吕……小朋友，你耻笑洒家作甚？”

吕崇文端茶就口，微笑说道：“我笑的是你这位大和尚，说话太以轻松，开口便是战个五百回合，你准知道五合之内，你那对金锤出不了手么？”

这一来，把那智圆凶僧气了个“哇哇”怪叫，手中金锤一碰，“咣啷”一片震耳交鸣，向吕崇文暴吼说道：“无知孺子！你是何来历？竟敢出此狂言！五合之内若能使洒家金锤出手，江湖之中，从此便无‘智圆’二字！”

吕崇文缓缓起身，向慕容刚笑道：“慕容叔父，侄儿去代主人警戒一下这狂妄凶僧！”

慕容刚虽然觉得不到必要时不必出手，但事已至此，只得低声说道：“这头一场对方指名叫阵，本应让主人亲自下场，你既已接口，可不许随意伤人及显露本门心法！”

吕崇文恭身答道：“侄儿理会！”他连手中茶杯均未放下，笑吟吟地走到凶僧“金锤罗汉”身前，眼皮微抬，慢慢说道：“大和尚，我们要说话算话，五合之内，你金锤若是出手，便当从此遁迹山林，真正的以贝叶金经参禅学佛！倘或不然，在下愿以纯金为大和尚再铸一对金锤！吕崇文初入江湖，表示礼让，就以手中这杯茶水，会会大和尚的成名兵刃，五合之中，前三招我只避不攻，第四招还招，第五招就使你的金锤出手！”

智圆凶僧的一对八角金锤威震皖甫，无人敢加轻视！如今面前这位英俊少年，竟要以一杯茶水，赌斗双锤，并还说下那等狂言大话。不但与凶僧同来的“青阳双煞”等人“嗤”然讪笑，就是主人这边，除慕容刚含笑，南天义凝神注视之外，余人均有点觉得吕崇文话说得太满，头一阵恐怕就要自挫锐气！

智圆此时不怒反笑，摇头哑然说道：“洒家闯荡江湖二三十年，尊驾这等口吻真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古英雄出少年，尊驾小视智圆，智圆可不敢小视尊驾，敬遵台命，领教高明！先接洒家这第一招‘雷动万物’！”

左右双锤，搂头盖顶，带着无比惊风，奋力下砸！但智圆知道对方年岁这轻，既敢出此狂言，可能真有实学！前三招声言只避不攻，轻功必有专长，倘若自己按着对手过招，一力降十会的硬砸硬打，可能徒劳无功！所以锤到

临头，倏然收势，料定吕崇文非闪即退，自己看准方向，跟踪追击，大概第二招就可以把这初出茅庐的无知小儿毁在双锤之下。

哪知凶僧这招“雷动万物”却未能使吕崇文移动分毫，人家真已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地步，对这对双锤的威势视如无睹，呼呼惊风当头下砸，吕崇文依旧单手持杯，神色自若！智圆双锤一收，吕崇文抬头向他微微一笑，可把个有名的凶僧僵得面红耳赤，羞愧难当！他这时因猛然收势，一对八角金锤仍然斜举半空，钢牙一挫，右手金锤从半空悠走弧形，“横扫千军”，拦腰扫攻；左手金锤，却连肩带背，顺势斜砸！心想这回不用虚招，对方非躲不可，像这样横扫斜砸，势必往上方闪避，那时施展自己的金锤绝技，飞身凌空，“锤震山川”，定能克敌奏效！哪知吕崇文方才静如处子，此时却捷逾闪电，凶僧双锤舞处，面前人影已无，身后有人笑着说道：“大和尚留神，还有三招，请你金锤把稳！”

智圆暗挫钢牙，一声不响，右肩微塌，“回身打虎”，双锤疾挥如风，旋转身躯，再度向吕崇文拦腰扫到！吕崇文真气一提，全身毫未见动，飘然而起四五尺高，一对金锤，险煞人的贴着靴底掠过！

吕崇文索性气他，拿准分寸，竟然脚点他打空的金锤，微用真力，飘身纵出丈许，凶僧却感锤头重若干钧，重心一失，脚步踉跄，不是臂力尚强，左手中的一柄金锤就几乎把持不住，坠落地上！智圆凶僧纵横皖南，杀人无算！今日当着这多江湖中成名人物，金锤三举，不要说是得胜伤人，连对方手中一杯香茶，都未能使他泼出半点！难堪羞急之下，顿起凶心，一看吕崇文是背向自己纵出，遂抢前几步，右臂一探，好像是用右手金锤，点打敌方后背，但就在吕崇文身形将着地未着地、最不易腾挪闪躲的刹那之间，暴吼一声：“小儿还不纳命！”左臂抡圆，竟来了个脱手飞锤，一柄金锤，疾若流星，砸向吕崇文后脑！

武术之中，最高明的就是制敌先机！这智圆凶僧的一举一动，好似都在吕崇文的预料之内，他这脱手飞锤，算盘打得原妙，以为对方出于意外，绝难躲闪，金锤重有三十六斤，砸上必然脑浆迸裂，筋断骨折！哪知吕崇文脚尖才点地面，身躯微转，业已退回数尺，面对凶僧。飞锤才出，一探左手，便自接住，含笑说道：“大和尚面红耳赤，想是劳动过甚，请用杯香茶解渴！”右手一倾，杯中香茗化作一片白光，向智圆凶僧，迎面泼去！

智圆连攻四招，已失一锤，对方这个俊美少年，身法灵妙已极，但却看不出是何家数？动手之前虽曾说过第四招还手，但也想不到就是用手中的香茗回敬！人距甚近，白光飞到，无法再闪，凶僧以为这是内家“水箭伤人”的那一类上乘神功，赶紧运气周身，翻左掌护住面门，想以“铁布衫”功力度过此厄！哪知香茗过处，凶僧满面生凉，襟袖之间，闹了个淋漓尽致，却并无任何伤痛感觉！这才晓得自己小题大做，对方是揶揄性质的随意一泼，哪里是什么内家绝技“水箭伤人”？一气一急一羞一怔之间，掌中一震，吕崇文手执自己的一对成名兵刃八角金锤，已退身到两丈以外！

智圆凶僧生性极暴，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如泥塑木雕一般，任人戏弄，五合之内，双锤如言出手，情何以堪？心中一急，逆血上冲，眼前顿时一黑，人便晕倒！

吕崇文恰在此时把智圆凶僧的一对金锤凌空抛起，口中随意说了一声：“大和尚，我们随意游戏，不必认真，这金锤还你！”智圆晕倒栽跌，那颗肥大的光头，无巧不巧的正好与空中落下的八角金锤撞个正着！“噗”的一

声，脑花四溅，大和尚功行圆满，委化归西！

慕容刚剑眉一剔，面罩寒霜！吕崇文知道自己把事做错，不敢仰视慕容叔父双眼慑人的神光，默默无言，低头归坐。

顾氏家人赶紧将智圆遗尸搭过一旁，“青阳双煞”中那位庄稼汉打扮、至今一语未发的窦一鸮，慢吞吞地站起身来，从腰间摸出一对判官笔，走到场中，向吕崇文冷笑着说道：“吕朋友小小年纪，作事如何这等狠毒？智圆大师艺业不敌，被你尽情戏弄之余，胜负已分，还再抛锤伤人，算是哪门侠义？窦一鸮虽然有眼无珠，看不出足下师承何派，但生平爱会高人，朋友肩头双剑古雅不俗，可肯下场指点窦某几手？”

“天龙剑客”陶萍知道“青阳双煞”不但武功甚高，嘴皮尤其刻薄，恐怕吕崇文阅历太浅，脸上挂不下来，长剑“呛啷”出鞘，纵到场中，向窦一鸮抱拳笑道：“窦当家的不必责人过甚！吕小侠还锤在先，齐云寨主晕倒在后，无心之失，为在场之人目所共睹，我们这种闯荡江湖之人，终日刀不离身，常言道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中亡！’生死二字，算不了什么大事！窦当家的判官双笔威震皖南，向有‘生死手’之誉，在下愿以几手俗浅的剑术，领教高招，窦当家请！”左手挽诀，长剑一领“举火烧天”，凝神开式！

窦一鸮微微冷笑，不再说话，判官双笔“巧打阴阳”，一横一竖，向“天龙剑客”陶萍的右肋左肩同时点打。陶萍剑花一错，“脱袍让位”，窦一鸮双笔走空，一缕寒光已向眉心刺到，低头避剑，撒笔还招，二人战在一处。慕容刚与吕崇文因这“天龙剑客”陶萍的外号与无忧头陀所传的禅宗“天龙掌法”相合，要想看看是否系出同源？但仔细观察之下，陶萍所用的“天龙剑法”似是少林一派，虽亦颇为精妙，但与“太乙奇门剑”及“卅多罗剑法”等武林绝艺仍不能同日而语！窦一鸮的判官双笔划拿点打，威势不凡，但在内家真力方面，似较“天龙剑客”稍弱！战到五十合以外，天龙剑“春云乍展”，分心点到，判官双笔交叉十字，往上硬开！陶萍一声轻笑，右腕一沉，剑笔相搭，一粘一领，猿臂微伸，纵身跳出圈外，剑交左手，抱拳笑道：“窦当家的，陶萍承让！”

窦一鸮一着使差，被“天龙剑客”陶萍用“粘”字诀领开双笔，把胸前衣襟微微点破，知道人家剑下留情，脸上一红，默然退下。

“展翅金鹏”顾清见五阵之约，己方业已连胜两阵，不由大喜！亲自下位接回陶萍，对方那位生相阴鸷、身着青衫的“九华恶寇”西门泰轻摇折扇，离座而起，走到场中，口角隐含冷笑，阴阳怪气的微抬眼皮慢慢说道：“陶朋友的‘天龙剑法’果然不凡，但何必马上就走？你再指教我西门泰几手！”

“姥山双杰”的“小银龙”顾俊年才三十二、三，水性极高，一套“八卦游身掌”确实得自高明传授，下了不少苦功！但生性爽直，看不惯西门泰不死不活的那付阴阳嘴脸，何况身是主人，老让座上嘉宾出手，也不像话。遂纵身而出，向西门泰抱拳说道：“西门当家的有兴，在下陪你过趟掌法！”

“展翅金鹏”顾清对赴会四寇之中，最担心注意的就是这西门泰！偏巧他一下场，自己二弟、武功也最弱的“小银龙”顾俊便自出战，势又无法拦阻，眉头一锁，只得凝神掠阵，准备万一有险，立时接应！

西门泰听“小银龙”顾俊要比掌法，漠然一笑，收扇入怀，二人立势开招，插拳换掌。

慕容刚、吕崇文均是一般心事，想生擒这西门泰，从他身上问出“千毒

人魔”下落。但西门泰才一出场，“小银龙”顾俊业已应战，只好等分了胜负再行接手。

西门泰凶名久震，但武功掌法却未见特殊高明！反倒是“小银龙”顾俊的“八卦游身掌”使得虎虎生风，有声有色，盘前退后，奔左绕右，把个“九华恶寇”圈在了四面八方的掌风之内，显得稳占上风，即将克敌！

“展翅金鹏”顾清见兄弟人前露脸，当然高兴，但心中也自暗忖：这西门泰光看那付倨傲神情，已似技不止此，难道还隐留什么杀手未发？

廿合一过，慕容刚便向隔座的“江南隐侠”南天义道：“西门泰敛气藏锋，顾二庄主恐怕要上大当！此人之叔‘千毒人魔’西门豹与我有似海深仇，我去将小贼擒住，逼问一下老魔头隐身何处？”

南天义笑道：“西门老魔与我也有一段恩怨未了，虽知他人在江南，但我本乡本土，踏破铁鞋寻了他六年，依旧杳无踪影，其人之狡狴，行迹之隐秘，可以想见！西门泰慢说是他侄儿，就是他亲生之子，也未必便能知道老魔去处？至于制这小贼，则杀鸡岂用牛刀，南天义……”

话方至此，场中惨剧已生，南天义一声断喝：“贼子竟敢如此狠毒？老夫三十年来未开杀戒，今日却留你不得！”双手一按座椅，人便如只巨鸟一般，腾空而起三四丈高，在空中连转两个车轮，单足着地，身躯前后左右摇曳，但那点地的足尖却稳若泰山，纹丝不动！

慕容刚识得这是轻功之中最难练的“平步青云”和“风摆残荷”身法，心中倒是一惊，暗想看不出这位“江南隐侠”的轻功造诣，居然到此境界！

原来“小银龙”顾俊，见西门泰被自己圈入掌风以内，已落败势！卅招一过，益发加功！“金豹露爪”，双肩一错，两臂回环，猛打前胸，等西门泰退步避掌，三招连发，“海鹤抖翎”“白猿献果”“进步撩阴”，招招均带劲风，凌厉无匹！把个九华恶寇，逼到艮官死门方位，左掌“推山塞海”用的虚招，一晃即收，旋身绕到西门泰身后，右掌以“金叉手法”，疾如闪电一般，骈指点中了西门泰后背的“精促”穴上。

哪知顾俊右手二指刚刚沾上西门泰所着的青衫，突然缩手惨叫，西门泰“哼”的一笑，撤身后退，这位“小银龙”顾俊却全身一阵抽搐，仆倒在地！

“展翅金鹏”顾清兄弟连心，赶过去看时，兄弟业已气绝，身上毫无伤痕，只在右手食中二指的尖端，像是被甚尖锐之物刺破，有两点绿豆大小的黑血凝结。

顾清强忍着两眶热泪不令下流，伸手在兵器架上，刚刚摘下一对五行轮，“江南隐侠”南天义业已纵到，他显露的这一手轻功，不但慕容刚、吕崇文及涤凡道人暗暗称赞，就连那西门泰也不禁一惊，面上神色立变！南天义不去理他，看了看“小银龙”顾俊的遗体，微微一叹，向“展翅金鹏”顾清劝道：“人生修短有数，顾二侠误中奸人暗算，庄主不必过份悲痛！想不到‘千毒人魔’的‘毒猬金蓑’竟已传与小贼，此物奇毒无伦，沾身即死，庄主暂请后退，待南某诛除此贼！”

顾清含泪而退，南天义戟指西门泰，怒声喝道：“西门小贼！动手过招各凭艺业相敌，强存弱死，理所当然！但你这种阴毒行径，却触犯武林大忌！你睁开眼细看，这满座之间，哪一位不是绝世高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能使你粉身碎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还不自作了断，要等老夫动手？”

“九华恶寇”西门泰此时凶威尽杀，双掌依然护住前胸，目注南天义，一语不发！

南天义冷笑一声，脚踏中宫，进身发掌，所用虽是普通的“六合”拳法，但南天义施展出来，却又不同，真正的做到了所谓气与力合、力与劲合、劲与神合、神与心合、心与意合，气、力、劲、神、心、意六者，又彼此互合的“六合归一”，刚柔并济，软硬兼攻，进似神龙掠空，退似灵蛇掣尾，拨打截压，封闭擒拿，这一回西门泰不比方才有心诱敌，可是真正的招架为难，只能在南天义的掌风拳影之内，施展小巧功夫，架隔遮拦，腾挪闪躲！

南天义长衫飘飘，招术虽然迅捷沉猛，意态却极悠闲，他也好像畏惧西门泰青衫之内所着的什么“毒猬金裘”，完全是以内家真力，隔空劈打！决不让自己的任何肌肤沾上对方青衣，所以才便宜西门泰勉强支撑了数十回合！

西门泰方面同来的四人，“金锤罗汉”智圆最先在他自己的金锤之下证了罗汉果，窦一鹗又在“天龙剑客”陶萍的剑下败阵，虽然还有一个“青阳双煞”的恶道孟长风未曾下场，但他暗自度德量力，今日败局已定，西门泰毒技伤人，已动众愤！除南天义首先发难之外，慕容刚、吕崇文、涤凡道人及“展翅金鹏”顾清个个怒形于色！此时若加接应，无非把自己也饶在其内！恶道心计甚工，把利害辨清之后，与窦一鹗两人一计议，老着脸儿坐视成败，对西门泰生死呼吸的极端窘境，竟自不闻不问！

场中二人斗到分际，西门泰似想拼命，在招架遮拦之中，突然还攻，以“双阳杳手”向南天义当胸猛击！南天义“哈哈”一笑，“野马分鬃”，在西门泰双掌之中一穿一格，西门泰两臂酸麻，胸肋之间，门户洞开，一声“不好”犹未唤出，南天义神功默运，凭空屈指轻弹，“嘶”的一阵劲风过处，西门泰只吭出半声，便即委顿在地。

南天义一击成功，纵身跳出圈外，向“青阳双煞”发话说道：“老夫在江南行道三十余年，对一切恶人均以度化为旨，即屡诫不改，也最多废去武功，从未开过杀戒！但这西门泰倚仗老魔头的几件昔年旧物肆意行凶，倘再不加剪除，武林之中必将流毒无算！所以才用‘八九玲珑手法’中的‘神仙弹指’，点了他的五阴重穴！七日之内，口吐黑血而亡，别无解救！五场赌斗，顾庄主这面已胜三阵，你等可将这垂死的恶寇抬走，务望勿食前言，从此退出绿林，回头向善！”

“青阳双煞”孟长风与窦一鹗二人默默无言，用“姥山双杰”这边事先准备好的软床等物，将“金锤罗汉”智圆的遗尸和半死不活的西门泰抬走，仍乘原船自去。“小银龙”顾俊自然更有家中下人妥善处理身后事。

“展翅金鹏”顾清虽然手足情深，鸽原抱恨，但知道若不是吕崇文、南天义仗义出手，今日之局，恐非“天龙剑客”陶萍及自己之力能支！群寇方面，苟占上风，他们个个心毒手狠，则全庄焉有噍类？故而只得暂抑悲怀，重新设酒开筵，道谢众人相助之德！

众人也对顾清慰藉一番，说是虽然顾俊身遭不幸，但皖甬道上这几位凶星一除，不知为人民造福多少！此会功德，仍是无量！

快到席终，慕容刚向吕崇文正色说道：“文侄，前在王屋四灵寨总坛翠竹山庄的金龙堂内，你与‘白衣勾魂’刁润过手，他先蓄凶谋伤人，被你将他‘螳螂阴爪’一齐震断，肇因在彼，伤者无亏，所以毫不为过！当时我斥责于你，那是因为你一时大意，在凝气行动之时，轻易显露本门心法，所以借着斥责为由，怪你不该擅用‘易筋经’的‘回元反震’之力震伤刁润，其实是借此遮盖，不使裴伯羽、傅君平等看出我们艺出何门，以致加强准备，

但今日你对付智圆却非正派侠士应有之道！那样恃艺骄人，戏弄对方，尤其是未了双锤夺过之后，还要讲那几句风凉话，脱手抛锤，以致误伤智圆，不给人留丝毫自新之路，扪心自问，应有余惭！今后望你再与人过招动手之时，谦让则可，否则各凭真实功力相敌，对方艺不如人，虽死无憾，千万不可再蹈今日覆辙！”

慕容刚这番话说得不轻，吕崇文一张俊脸窘的通红，但知道把事作错，只得低头受教！

涤凡道人早就觉得吕崇文小小年纪竟有这样一身惊人武功，爱惜已极！见他窘得难过，忙自笑语解围说道：“‘白衣勾魂’刁润是‘鄱阳双鬼’之一，艺出崆峒，名头不弱！四灵寨总坛所在的翠竹山庄更是高手云集，无殊虎穴龙潭！二位能在那种地方及人物手下讨了便宜，实在令人敬佩！闻得二位曾与四灵寨订下拜山之约，不知是在何时？贫道虽然不才，也想邀约几位同门一观盛会，并合力稍挫四灵寨凶焰！”

慕容刚正好觉得明春翠竹山庄之会自己方面人手太单，这涤凡道人分明已得武当真传，艺业不俗，既然自告奋勇，倒是个大好助力！闻言急忙谢过，南天义、陶萍及顾清等人，也均随声表示愿意届时同往，慕容刚把三月三日约期及结仇缘由，略向众人倾诉之后，便与涤凡道人、南天义及吕崇文等人，起立向顾清告辞，顾清再三挽留，众人因情面难却，遂在这姥山之上又复逗留三日，等“小银龙”顾俊的丧事办完，才各自揖别，风流云散。

涤凡因出外云游已久，必须先返武当，南天义则如孤云野鹤，随意所之，见慕容刚、吕崇文二人意在南游，便相携结伴，沿途指点山川形胜，介绍文物古迹，多了这样一位识途老马，慕容刚、吕崇文二人益发不觉寂寞！离却巢湖，是往东南浙江省方面行进，慕容刚、吕崇文均有良驹代步，南天义遂也买了一匹好马，三人执策周旋，从容慢步，第三日晚间，因贪看夜景，错过宿头，时到初更，仍未走出一片山岭。

好在各有一身超绝武功，也不怕什么虎狼宵小，索性马蹄“的答”，踏月缓行。安徽省内的江淮两域，湖泊河流星罗棋布，在河影山光之下，渔笛衣砧，虫声鹤唳，种种自然音韵，交织出一片清幽！吕崇文观赏之余，突然回头向慕容刚叫道：“慕容叔父！那崖畔的虬松之上，不是有人在悬绳自缢么？”

探囊挥手，一粒铁石围棋电闪飞去，但绳索击断之后，人落地上，却僵直不动，好似早已死去！

慕容刚想起当年在兰州丰盛堡吕家庄外的桃林之内，也是飞刀断索，救了一名假装自尽的乡农，结果被“千毒人鹰”西门豹假手自己，以一只人耳毒匣毒死盟兄之事，与今日情景相若，当然深存戒心！急忙制止吕崇文轻举妄动，与南天义慢慢走近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那人七孔流血，死已多时，但却认得分明，就是姥山赴约，在顾家庄内以判官双笔与“天龙剑客”陶萍过招落败的“青阳双煞”之一、那作庄稼汉打扮的窦一鸮！

慕容刚见这窦一鸮好端端的死在此地，倒真一愕！抬头打量四方，果然在崖边暗影内、另一株大树的枝叶之中，发现还悬有一人，解下一看，未出所料，正是青阳另一煞恶道孟长风，二人死状一样，均是七窍溢出黑血，显系中毒身亡之后，被人吊在树上，并非自缢致命！慕容刚暗忖，看此情形，对这“青阳双煞”下手之人，心太毒辣，似非正派侠士所为，他二人抬走西门泰，莫非……

南天义观察半晌，自言自语道：“看这二人死状，是他独门手法！难道……”

慕容刚接口问道：“南兄莫非也疑心此事是那‘千毒人魔’西门老贼所为么？”

南天义看他一眼，点头答道：“南某昔日与这西门豹颇有一段渊源，在十年以前才反脸成仇！所以对他千变万化的鬼蜮伎俩尚能略知什一！看这‘青阳双煞’的死状，正是‘千毒人魔’的独门手法！此人诡谲无端，多年不现江湖，突然在此偶露魔踪，可能是因他侄儿遇害之事而起，慕容兄及吕小侠与他结怨甚深，俗语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前途无论甚事，必须特别小心谨慎才好！”

慕容刚剑眉双剔，恨声说道：“慕容刚对这老贼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就怕他隐居不出，无可奈何！但愿如南兄之言，前途遇上，定教这老贼在我‘卅字多罗剑’下尸分八块，才能略慰我盟兄在天之灵！”

南天义闻言笑道：“慕容兄肝胆义气，生死不渝，令人敬佩无已！‘卅字多罗剑’似是恒山无忧上人不传之秘，原来慕容兄艺出‘宇内三奇’，无怪不把四灵寨及‘千毒人魔’，看在眼内！吕小侠身手超凡出奇，难道也是同沐无忧上人恩光所赐么？”

慕容刚最不愿倚仗无忧头陀及静宁真人等“宇内双奇”的名望骄人，见自己把话说漏，连忙掩饰道：“先师上无下垢，示寂已久，无忧上人乃是师伯，慕容刚不过略受指点，哪里谈得到艺出恒山，南兄休要过誉！”

南天义见他设词推脱，知道他叔侄不愿轻露本相，微微一笑，也不再问。三人策马再行，又越过一个山头，发现了一座庙宇。

庙虽不大，建筑得倒颇华丽，门匾大书“金鹫寺”三字。南天义轻叩山门求宿，知客僧人问明来意，把三人让到一间颇为精致的静室之内，坐骑也命小僧牵到寺后。

知客陪着三人稍谈数语，便自辞出禀告方丈。少顷小僧送来三碗素面，说是方丈恐怕尊客夜行腹饥，请用夜点，即出相见。

慕容刚见那素面之上堆着不少松耳香菌，不由向南天义笑道：“荒山野寺之内，竟还整治得出这样精致的饮食，真算口福不浅！看这几碗素面色香均佳，味亦当不在坏，不可辜负这方丈的好意，明日行时，多留些灯油香火之费就是，南兄及文侄，我们趁热用吧！”

三人端起面碗，还未就口，突从寺后传来“希聿聿”一声马嘶，慕容刚长年与爱马为侣，到耳便自听出，正是自己那匹“乌云盖雪”遇见了什么恐怖之事，故而发出这种嘶声！不由霍然起立，向南天义说道：“南兄，庙后何人？竟敢暗算我们的坐骑！”

南天义目闻马嘶，就在四处打量这间静室，忽然眉头一皱，且不理睬慕容刚，从袖底取出一根三四寸长的银针，插入手中所捧的面碗之内，果然半截银针立呈乌黑！

南天义审视银针，双目暴现神光，满面晒薄不屑之色！慕容刚与吕崇文却均惊出一身冷汗，暗叫“惭愧”，若不是这一声马嘶，三人岂不全作了屈死冤鬼？

这时一个胖大僧人，面上含笑，刚刚走到静室门口，突然瞥见南天义自面碗之内抽出银针，倏然变色止步，便待回头！

吕崇文自座中跃起，戟手叫道：“凶僧休走！你与我们有何冤仇？竟敢

下毒暗算！”

那胖大凶僧竟似知道三人武功厉害，一言不发，伸手在室外一根大柱上一摸，“哗啦”一声，一块极厚的钢板自空坠落，“咣啷啷”震天巨响，砸得地上砖石横飞，硬把门户堵死！

三人这才注到这间静室的所有窗棂，均是用极粗的铁柱所铸，外涂黑漆，钢板一落，无殊被人监禁在一座铁牢之内！

慕容刚对南天义笑道：“南兄，江湖之中，只听有黑店之说，想不到我们今天居然落在了黑寺之内！”

话音甫了，头上的屋椽之间发出一阵“喋喋”狞笑，一个粗暴的口音说道：“四灵寨威震江湖，从无甚大胆狂妄之人敢加冒犯！你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贼，竟敢去往武林圣地翠竹庄中撒野滋事，岂非活得太不耐烦？如今玉麟令主业已通令各地寨中弟子，以你二人首级呈缴总坛者立加特殊升赏，昇予香主之位！活该佛爷建此奇功，一看那黑红二马，便知道你们时乖运蹇，不走天堂之路，偏投地狱之门，要在我这金鹫寺的小须弥禅房以内，被你家佛爷超度！至于另外一位老施主，也无辜株连在内，想是前生与佛爷注定有这段善缘，等收尸之时，佛爷特别替你念上几句往生经文，也就是了！”

南天义闻言并不生气，只在环顾这静室四周，“嘿嘿”冷笑！

慕容刚闻此才断然肯定，那“毒心玉麟”傅君平，确与自己有不解之仇！但此时还推测什么结仇之因？只觉得把南天义也牵涉在内，好生过意不去！方一略表歉意，南天义已自“哈哈”笑道：“这种话实非慕容兄这等人物所应出口，江湖行侠，险阻艰危，还不是家常便饭？彼此即成好友，自然利害相同，何况南某早就愤激四灵寨过份跋扈骄狂，久欲邀集志同道合之人扫穴犁庭，挫其凶焰！但这些都是后话，目前凶僧自知武功不敌，不敢入室明攻，我们应注意他进一步的鬼蜮奸谋，是从何处下手？才好准……”

话犹未了，方才凶僧传音的屋椽之间，忽然袅袅生烟，三人定睛细看，原来根根屋椽也均是精铁所制，椽上并有无数小孔，淡黄烟雾就在那些小孔之中腾腾而出！

慕容刚知道这种烟雾，若非熏香，其中也必蕴含剧毒，忙自怀中取出灵丹，分与每人一粒，并把鼻孔塞住，向南天义说道：“这是家师伯无忧上人秘炼的解毒灵丹，南兄请含上一粒！我们困在此间总不是事，小弟来试试这些窗棂，可能弄得它动？”

细看那些窗棂，横竖相交，中间只有寸许方孔，根本无法下手，慕容刚运足真力连击两掌，也不过把那核桃粗细的铁柱，震得稍稍弯曲，依旧无济于事！这时因窗孔太小，又只有一扇，室内已烟雾弥漫，又腥又臭，虽然含有灵丹，那种气味也自难耐！

吕崇文皱眉问道：“慕容叔父，势逼至此，只有一试宝剑锋芒的了！”

那柄“青虹龟甲剑”因昔年故主“大漠神尼”与西域一派结有深仇，为免此剑一现江湖，传扬开去，引起无谓纠纷，所以“宇内双奇”一再告诫，不准轻易使用！但总无在这斗室之中坐待毒烟熏呛之理，万般无奈，慕容刚只好点头，吕崇文反手拔剑，“呛啷啷”一阵极为清脆悠扬的龙吟起处，青莹莹的一泓秋水横在吕崇文手中，四外黄烟竟为之减退不少！

南天义失声赞道：“端的好剑，真是罕见神物！”

吕崇文“青虹龟甲剑”在手，往铁柱窗棂之上轻轻几划，慕容刚双掌再震，果然应手立开，现出了一个二尺方圆的大洞。三人穿窗而出，为首凶僧

还在密室机关之内拼命放那黄色毒雾。等到得报赶出，吕崇文早就恨透了这种暗算伤人的卑鄙之辈，“青虹龟甲剑”光芒电闪，剑似龙飞，举手之间便把个胖大凶僧连禅杖带人劈成两半，尸横就地！剩下两名小僧正待奔逃，吕崇文杀心已动，青芒电掣之下，又是两颗光头坠落尘埃！

慕容刚怒声叱道：“文侄怎的如此疯狂？你就算不遵我在巢湖姥山之上的谆谆告诫之言，难道连你恩师师伯临下山前的训诲也一齐忘却！”

吕崇文恭身正色道：“叔父请恕侄儿顶撞！顾庄较技之时，侄儿戏弄智圆及抛锤误伤之事，确属轻狂不当，既经叔父训教，今后决不再犯！但对这四灵寨的爪牙之辈却不能轻饶，因为暗算我们可恕，为害世人难容！就以今夜屋面毒烟及房舍中的机关之类看来，这座金鹫寺内已不知有过多少屈死冤鬼？四灵寨声势太大、手段太毒，江湖之上人人侧目而畏其凶锋，含愤在心，莫敢一吐！今后侄儿只要发现四灵寨任何一处明桩暗卡，一定把他们化作飞灰，剑剑诛绝，以儆凶邪，并彰江湖正义！不然难道我们八年埋首，茹苦含辛，学来的这一身武功，就为了报却一己私仇，杀一个‘千毒人魔’和‘单掌开碑’胡震武老贼而已？恩师曾说过，自他老人家等人隐居以来，江湖之中奸邪得势，魑魅横行，亟须有所整顿，所以‘杀’并不戒，戒之在‘妄’，就拿这柄‘青虹龟甲剑’昔年故主‘大漠神尼’来说，她身为佛门中人，不是也在一夜之间，仗此三尺青锋，连斩六十七名万恶不赦的江洋巨寇，至今传为美谈！人人敬仰不已么？”

吕崇文展眼之间连斩三僧，偏又说得头头是道，慕容刚一时真还无话反驳！想起八年前，此子目睹父母遭祸，忍泪不流的那付怨毒眼神，和远上恒山，无忧师伯嫌他一身杀孽，不肯收录等事，知道这是劫运使然，一干奸邪，恣肆太久，如今碰上这位小小杀星，一柄“青虹龟甲剑”下，不知要有多少绿林贼寇断肢飞头，开膛破腹！

吕崇文见慕容刚默然无语，以为对自己生气，忙又涎脸笑道：“侄儿年轻，不会说话，以后尽量少杀就是！叔叔最疼我的，不要生气，我们看看马去！”

慕容刚与吕崇文情逾父子，便真想发脾气也发不出来！何况仔细一想，吕崇文所说确甚有理，按照一路所见四灵寨爪牙及“千毒人魔”叔侄的种种恶行，以及当年之事，难道还说不上死有余辜、罪有应得？所以根本就未生气，听吕崇文提起马匹，心内倒是一惊，暗想方才若非宝马长嘶，毒面入腹，与南天义等三人岂不成了这金鹫寺内的新死冤鬼？但宝马不会无故惊嘶，不要被凶僧有所伤害才好？

忙即赶到寺后一看，黑红白三匹骏马骄立廊下，神骏如常，引导三人入寺的那个知客僧人却已脑浆迸裂，地上还遗有一柄戒刀。他显系想来暗算，被宝马奋威踢死，前殿即起争斗，所以尸体尚未收拾，也顾不得再害宝马！

慕容刚真为自己这匹“乌云盖雪”担心，见它不但无恙，并且还踢死一名凶僧，不由高兴已极，伸手一抚马背，宝马昂头摆尾，一声骄嘶！慕容刚乘着这“乌云盖雪”宝马，昔年在白山黑水之间肝肠似铁，义气如云，不知做了多少除暴安良、扶危济困之事！它这一嘶，嘶得慕容刚英风尽复，剑眉连轩，星目闪光，向吕崇文说道：“我们今后处置任何人、任何事之前，先尽量凭自己的良知加以判断，当宽则宽，当厉则厉！当放则放，当杀则杀！你说得一点不错，江湖中危机四伏，荆棘丛生，稍微善良软弱之人，不但随处受人欺凌，并随时有丧生之祸！若不能铲除不平，造福人群，要这一身武学

何用？自此我们便凭掌中三尺青锋，颈内一腔热血，从头整顿这齷齪江湖！回山后两位老人如若降罪，我与你一齐领责。”

吕崇文见慕容刚竟被自己说服，不由高兴已极，这金鹫寺规模不大，四个凶僧均已涅槃，三人自己从厨下找些食物，试过无毒，胡乱充饥，并略为歇息。

天明以后，因这寺内设有机关，留之必贻祸他人，遂放起一把大火，策马南行，仍往浙江方面进发。

南天义在马上向慕容刚笑道：“我们被困密室之内，吕小侠剑一出鞘，南天义便知不俗，但想不到是‘大漠神尼’昔年故物！但江湖传言，当年‘大漠神尼’剑劈‘西域魔僧’之后，即将所用的‘青虹龟甲剑’投入天山绝壑，誓不再用，不想今日重现江湖！据我所闻，‘大漠神尼’嫉恶如仇，在这柄剑下丧生之人不下二三百之众！所以除‘青虹龟甲剑’本名以外，此剑又名‘天下第一煞剑’！慕容兄与吕小侠虽然真人不肯露相，但南天义窥一斑可测全豹，二位均身怀极高武学，再有这稀世宝物在手，绿林宵小之辈大概又是一次劫运当头，无可稽诛于绝艺神兵之下了！”

慕容刚对这南天义的器宇风怀着实钦佩，此时更震惊他对于江湖掌故几乎渊博到无所不知！听他又在赞许自己，遂微笑说道：“武林中高人无数，我们叔侄这点微末之技，不值方家一笑！倒是南兄在巢湖较技，凭空弹指，点那‘九华恶寇’西门泰五阴重穴之时，所用六合拳中揉杂着的‘八九玲珑手法’，确是一种绝传已久的内家绝艺呢！”

南天义笑道：“慕容兄眼光毕竟高明！这‘八九玲珑手法’我确是近六七年来得了一册秘籍以后所习，无师自通，功候还差得太远，真正遇上高手，原形立现，慕容兄再加谬赞，便使我汗颜无地了！”

三人一路谈笑，不觉已到安徽东南的宁国县境，慕容刚因为听说八年前赠送自己雕凤玉佩的白马白衣女子往南海朝香，所以想由江浙沿海南行，一来访查“千毒人魔”西门豹的踪迹，二来如能遇上此女，也好看是否就是四灵中声誉最好的“天香玉凤”严凝素！但寰宇之大，又无准确去处方向，这种希望未免太以虚渺？而“千毒人魔”行踪尤其诡秘，更非一时可以寻得！四灵寨约会之期又远在明春，故而身上并无急事，每到一处，均随意徜徉游览。南天义有位老友住在这宁国县城之中，既然路过，正好顺便探视，三人遂落店投宿，准备明日再行。

晚饭用毕，南天义自去访友，慕容刚、吕崇文则上街浏览，彼此归来之后，因时间还早，齐在房中闲坐饮酒。南天义持杯在手，无意之中偶一抬头，面上神色忽然一变！

慕容刚何等机警？知道必有岔事！顺着南天义目光看去，只见房中屋梁之上贴了一张长长的白纸条，条上字迹虽看不清，但末尾因署名稍大，慕容刚却已看了个一真二切！

当年往事立时电映心头！霍地轻伸猿臂，止住南天义作势欲纵的身形，抄起桌上的一双竹筷，跃起当空，就用手中的竹筷把那梁上纸条轻轻夹下！

南天义见他这般小心，取出银针一试，纸上未如所料，丝毫无毒，只写着两行字迹道：“铁胆书生！你倘若胆真如铁，明日夜间，请到浙江百丈峰下的古塔塔顶一会，彼此了却八年旧债！”下面赫然署着八个大字“千毒人魔西门豹启”！

慕容刚闭目皱眉不语，吕崇文却见这“千毒人魔”不找自来，亲仇眼看

可歼其一，颇为兴高采烈！叔侄二人各怀心事，辗转枕席，连南天义也搅得一夜未曾睡好！

次日清晨即行，那百丈峰属天目山脉，在浙江省内，临近安徽，离这宁国县城本就不算太远。慕容刚的“乌云盖雪”和吕崇文的火骝驹又是千里良骥，虽然南天义的白马稍弱，延慢不少脚程，但天过晌午，也已到了百丈峰下！

吕崇文初生之犊满不在乎，慕容刚却因昔年上过大当，知道传言不谬，这“千毒人魔”实是阴诡无伦！他既然敢于下帖相邀，必然有甚仗恃，遂主张乘着白天先行找到古塔，把周围形势踩探一遍。

果然在这百丈峰麓颇为隐僻之处的一座废寺之后，发现“千毒人魔”帖上所说的那座古塔。塔共七层，好似久无人迹，蛛网尘封！但从那些云栋风铃及各种雕塑的玲珑形态看来，当年香火盛时，高超碧落，俯视烟云的巍峨之状，仍然可以想见！

慕容刚想一看塔中光景，刚刚走到塔门，又见一张纸条迎风飘舞，上面写着：“月到中天，人在塔顶，铁胆书生何必操之过急？”

慕容刚脸上微红，不再入塔，与南吕二人就在附近徘徊眺览，准备宵来赴约！

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在慕容刚、吕崇文的感觉之下简直过得缓慢已极，好不容易等到夜色朦胧，彼此用毕干粮，突然风雨大作，倾盆不止！

空山新雨，天气生寒，等到风息雨停，慕容刚抬头一看，下弦秋月已然将到中天，忙把坐骑藏好，取出解毒灵丹分给每人一粒，向吕崇文正色道：“这‘千毒人魔’一身是毒，防不胜防！我们口含灵丹，你并把‘寒犀角’备好待用！少时如若动手，必须效法你南老前辈制那西门泰一般，完全以内家掌力劈空遥击，千万不可让他的任何物件触及我们的肌肤！就连那座古塔的门窗墙壁以及一切陈设之物，均须特别小心，不可轻易触碰！”

吕崇文先前确实未把这位“千毒人魔”估得太高，但见慕容叔父对他如此忌惮，并谆谆嘱咐，也自提高警觉，唯唯应命！

那废寺周围尽些参天古木，在凄凄月色之下，好像是无数幢幢魅影，加上极幽极静之中，突然不时响起的枭鸟悲号，景色确实阴森森的摄人心魄！

三人转过废寺，借着凄迷月色，看见那座古寺黑黝黝地矗立在万树丛中，除却风摇叶颤，积雨下滴，和断续凄凉的蛩鸣之外，便是一片死寂！

慕容刚以为“千毒人魔”又是故弄玄虚，根本不敢真正来这古塔赴约，回头向南天义笑道：“老魔狡狴无伦，可能我们这回又是徒劳跋涉，上他恶当！”

南天义微微一笑，手指塔顶，向慕容刚说道：“慕容兄这回却料得不对，你看塔顶灯光已现，南某与这老魔也有多年旧债，正好一齐清算！”

慕容刚闻言霍地回头，果然就在这刹那之间，那古塔最高的第七层上点起了一盏孤灯，绿荧荧的宛如鬼火一般，正对三人的塔窗之间也现出一个蒙面黑衣人影！

慕容刚一见塔顶人影的这身装束，伤心往事重到眼前！这不分明就是八年前，吕家庄外桃林之内，假扮劫路强人的那个蒙面黑衣客么？

深仇在目，满腔热血不住翻涌，心头也不住“腾腾”乱跳，但知“千毒人魔”既敢现身，必有诡计，生怕吕崇文万一按捺不住，冲动起来，易遭暗算！遂一伸手，拦住吕南二人，叫他们把解毒灵丹含入口内，然后自己举步

当先，缓缓向古塔走去！

塔门虚闭，日间那张纸条仍贴其上，但却换了八个大字：“铁胆书生，请从此入！”

“千毒人魔”凶名久震，四周环境又是这样阴气森森！慕容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真连这塔门都不敢用手去推，拔出腰悬长剑，朝塔门中央轻轻一点！塔门“呀”然自开，慕容刚、南天义及吕崇文均不禁被一件意外之事惊得连退几步！原来当门立着一具骷髅，鳞峒白骨，衬着从树木枝叶之中漏下的几丝淡淡月光，加上塔顶几只夜鸟“扑扑”惊飞，远山再传来几声惨切猿啼，确实怖人已极！

这古塔底层一片漆黑，从暗影中突然出现此物，吕崇文真被吓了一跳，等看清是具骷髅，不禁大怒，单掌摇推，一股奇劲掌风把那骷髅震得四分五裂，散落在地！

骷髅震散，三人才入塔内，塔顶便是一阵“哼哼”冷笑，笑声怪异凄厉，四壁回音“嗡嗡”，似有万千恶鬼同时并作哀鸣，听去令人心魂欲飞，毫发皆竖！

慕容刚剑眉双剔，抢步登梯，闪眼一看，这第二层塔上，倒也点着一盏孤灯，但空无一物，只在窗台之上摆有三只酒杯，酒杯之下压着一张纸条，仍然是八个大字，写的是：“点滴断肠，试君铁胆！”

武林之中的这种寻仇赴约，对方就是设下了剑树刀山，也须坦然直前，毫无惧色，才称得起英雄人物！所以慕容刚先前那般防范“千毒人魔”，连这古塔之中任何物件均避免触碰，但对这标明“点滴断肠”的毒酒却毫不迟疑地举杯一倾而尽，且是连尽三杯！这不但表示了不畏任何险阻，矢志寻仇，并且代替南天义、吕崇文二人承担了毒酒穿肠的杀身奇险！

但这位专以毒药成名的“千毒人魔”，在这酒中却按着武林规矩，毫未下毒！慕容刚三杯入肚，神色泰然，南天义自在一旁暗挑拇指！

那盏孤灯之内居然又有花样，灯花越来越变成暗绿颜色，慕容刚方笑了一声说道：“老魔头盛名在外，怎的尽弄这些狡狴？未免太小家子气……”

话犹未了，灯花一爆，倏地全灭，眼前顿时一片黑暗，但头顶似有微光，注意看时，原来这第二层塔与塔顶之间已无阻隔，上下相通，螺旋形的塔梯，均已颓坏堵死，所以要想到达塔顶，非从第二层起施展轻功，平拔而上不可！

这时“千毒人魔”的笑声已止，古塔之中连半丝声息全无，又恢复了沉默得可怕的那种死寂！

慕容刚估量由此起脚，约须纵过五丈，才能到塔顶，像这样高下，自然难不倒自己与吕崇文，就连南天义，照他在巢湖所显露的那手“平步青云”的绝顶轻功看来，也似不足为虑！他自入古塔以来，知道面对武林中第一险诈狡凶的人物，事事均是一马当先！此时贸然上纵，危机自然甚大，他岂肯让南吕二人以身涉险！肩头微晃，“潜龙升天”，一拔便是五丈来高，但把佛门“般禅掌力”业已提足，全神贯注当头，以防不测！

但脚点古塔顶层的方砖，不觉一怔，因为那黑衣蒙面的“千毒人魔”正在凭窗远眺，明明听得有人上塔，却连头都不回，好似根本就没把这位和他誓不两立的强仇“铁胆书生”和小侠吕崇文等人放在心上！

这时南天义、吕崇文业已跟踪而上，慕容刚真想不到这“千毒人魔”居然如此沉稳从容？自己遂也把骤见不共戴天深仇的那种既高兴又紧张的心情稍微一定，手指“千毒人魔”出声叫道：“西门当家的，慕容刚与吕崇文应

约来此，了断彼此的八年旧债，你何必再摆这些无用排场！赶快划下道儿，我们是条条照走！”

“千毒人魔”不理不睬，凭窗依旧，慕容刚心头微愠，冷笑说道：“阁下何以如此傲慢无礼？慕容刚与吕崇文虽然与你有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但仍不屑于在背后伤人，不然三尺青锋之下，你岂不早作了洞胸之鬼？”

“江南隐侠”南天义二度为慕容刚这种光明磊落的襟怀暗挑拇指，并向慕容刚笑道：“慕容兄，这老魔端的狡狴无伦，我们大概又上了一个大当！据我看来，凭窗而立的不像是个真人呢？”

慕容刚被南天义一言提醒，上前一看，果然是个假人，但做得维妙维肖，在这样微弱的灯光之下，简直难以分辨，塔窗之间挂有一根长绳，直垂塔下，三人才一探头，树林之内，闪出一个与塔上假人衣着一般无二的黑衣蒙面之人，向塔上“哈哈”笑道：“‘铁胆书生’果然不凡，但老夫因有急事，今夜无法奉陪！好在我化身千亿，时时不离你等左右，我们前途再见！”身形微闪，没入林内，慕容刚与吕崇文等人空自气愤填膺，无奈追之不及，只得徒呼奈何！

下塔以后，寻回马匹，慕容刚越想越不明白，这“千毒人魔”既然下帖邀约，在这古塔相会，为何又虎头蛇尾，不战而退？

回头一问南天义，南天义沉吟片刻，皱眉说道：“西门豹一生行事任何人均难以猜测，但在古塔之上的一切布置却多属戏耍！例如酒中无毒等等，不但与他昔日行径大相径庭，且对慕容兄及吕小侠这等深仇好似并未存有多大恶意，着实令人费解，空自揣测无益，好在老魔说过前途再见，料无虚言，我们沿路多加小心便了！”

慕容刚虽然满腹疑云，但无法解答，只得信马前行，到了一个昌化县属的小镇之内，时值晌午，三人均觉腹饥，方自下马走入一家饭店，店家业已迎上前来，满面堆欢，招呼笑道：“三位尊客请坐，小店酒菜均是现成，包令尊客满意！”

霎时送上十斤陈绍美酒，一只油淋肥鸡，两尾鲜鱼，一蒸一煎，还有一碗新鲜蟹糊，一盘荷叶蒸肉。

三人虽然觉得像这样的小镇店中居然在短短时间之内，能整治出这等酒饭太以难得！但因一夜乘骑，颇感饥饿，酒菜又件件鲜美，到口便如风卷残云，顷刻之间，吃得一干二净！

饭罢吩咐结帐，店家陪笑回道：“这酒菜早已有有人订好，帐也付清！”

慕容刚闻言面色一变，方待细问那人形貌，店家笑嘻嘻的自衣袋中掏出一个信封，递与慕容刚道：“那位爷说是尊客旧友，极其慷慨，赏赐甚多，并命小人将这信呈交骑黑马的尊客！”

慕容刚又疑心到那位莫测高深的“千毒人魔”身上，但见店家手执信封，安然无事，遂接将过来，用竹筷夹出信笺，摊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铁胆书生侠驾南来，老夫忝属地主，古塔之巅，因事爽约，歉疚无已！浊酒粗肴，聊当谢罪，请放宽铁胆饮酌，保证安全无毒！”

下面虽未署名，但一看便知，不出自己所料，果然又是那位“千毒人魔”！

南天义就慕容刚手中看完信笺后笑道：“我们这顿饭可吃得太过玄虚！难道江湖传言‘千毒人魔’业已回头向善之语果然是真？不然任凭我们功力再高，此刻只怕早已魂飞肠断！”

慕容刚冷笑一声，接口切齿答道：“西门豹蛇蝎为心，豺狼成性，数十年闯荡江湖，身背无数恶孽！这种人怎会回头？不过是卖弄他那两下鬼蜮伎俩骄人而已！暂时让他得意，只要叫我撞上，慕容刚若不使他当时碎骨粉身，以慰我盟兄的在天英灵，武林之中，从此便无‘铁胆书生’四字！”

吕崇文闷声不响，珠泪双垂！南天义见自己的几句话，引得他叔侄如此伤感，也觉得不是意思，“哈哈”一笑，自找下场，三人继续向前赶路。

这日行到建德附近，天已昏黑，四周全是一片坟茔，断碣残碑，荒烟蔓草，秋萤点点，绿火磷磷，间有极其怪异悲凉的泉啸虫鸣，点缀得景色幽深，凄其已极！

一钩残月，不时为浮云所掩，淡淡柔光，忽隐忽现，慕容刚不觉微吟道：“秋坟鬼唱鲍家诗，确是目前光景……”自语未毕，突然听见四外荒烟蔓草之内的那些寒蛩凄切声中，真如“啾啾”鬼语一般，仿佛有人在不断低低喊着自己外号“铁胆书生”四字！

第四章 诡计太重重 示好何能宽一死 苍天真瞠瞠 横刀我欲荡群魔

吕崇文也自失声惊叫道：“慕容叔父，你看那是什么？”

慕容刚偏头看处，东南方最高最大一座坟头的碑上，突然现出一片极淡的磷光，磷光之中并有惨绿色的“铁胆书生对我来”等字样，不住闪烁明灭！

不问可知，又是“千毒人魔”的一贯手法！慕容刚屡受调侃，蓄怒已深，暗嘱南天义、吕崇文注意四外动静，勿使逃脱，自己却冷笑一声，发话叫道：“西门当家的，你在江湖之上也颇有名头，怎的行事均如鼠窃狗盗？这片荒坟是个大好埋骨之处，你我如山旧恨正好清还，慕容刚恭迎大驾！”

慕容刚这回势在必得，一面发话，一面缓步前行。

心想四外有南吕二人监视，当前这数丈方圆，又全在自己目光笼罩之下，这回老魔头便胁生双翅，谅你也难飞脱！

但四周景色太暗，月光又似有似无，慕容刚话完无人应声，走近坟前定睛一看，知道又事徒劳，西门老魔果然智计绝伦，地形选得太好，此时早已鸿飞冥冥！

原来那座高坟背后，便是一大片长儿过人的蔓草，草后黑压压的松林，颇为茂密！碑上字迹想是早以磷光写好，再由黑布蒙住，等自己一行到来，先行学那“啾啾”鬼语，乱人心神，然后揭布现出磷光字迹，人便由草中遁入林内，还往哪里去找？

碑上磷光仍在依稀明灭，慕容刚借着明灭的微光，看见碑下石桌之上，用两块鹅卵石压着一张柬帖！

慕容刚此时对这“千毒人魔”诡秘难测的各种行径反倒感觉有点兴趣，索性缓步走上坟前石阶，恰好掩月浮云已过，清影流光，柬上字迹约略可辨，写的是：“老夫偶因机遇，顿悟本来！近六七年间埋首深山，忏悔前孽！当日桃林之事，往者难追，久耿胸怀，歉疚不已！贤叔侄中原仗剑，快意恩仇，其欲搜索西门豹剖腹剜心之志，不想可见！但自巢湖起始，老夫行踪每日均不离贤叔侄百步以外，三餐一宿，随时皆可略施薄技，歼此强仇！即以此刻而言，慕容大侠足下即踏有毒钉三枚，倘老夫不去钉头，任凭慕容大侠身负绝世武功，早化南柯一梦！……”

慕容刚看至此处，蓦地惊心，抬足一看，右足下的石阶之上，果然有三根去了钉头的纯钢毒钉！但埋藏极巧，是先把石阶钻孔埋入毒钉，然后再用钢锯齐石阶锯去钉头，所以足踏其上，依然毫无知觉！

慕容刚虽然知道他是存心示好，但对“千毒人魔”这种揣测自己心理之精微，计算自己所立步位及方向之准确，也不由得悚然生惧，惊出一身冷汗！稍定心神，再行往下看那柬帖：“……凡此种种，无非显示老夫委实不愿再造恶孽！但慕容大侠多年茹恨，吕小侠矢志亲仇，老夫亦自知决非善言能解！但凭人力，莫问天心，贤叔侄放宽胸怀，且作胜游，南行千里之内，西门豹负责将这段冤仇作一合理了断！”

慕容刚看完“千毒人魔”这封柬帖，百感交集，心头一片说不出的滋味，竟自痴然木立！

南天义、吕崇文见慕容刚这般神情，不知出了什么岔事，双双纵过，看完柬帖，吕崇文向慕容刚凄声叫道：“慕容叔父！当初若不是西门老魔用那人耳毒匣害死我爹爹，那‘单掌开碑’胡震武来时，根本就不见得能讨便宜，

我娘怎会遭那分尸惨祸？追本溯源，西门老魔才是杀我双亲的罪魁祸首，侄儿对他恨重如山，比那胡震武老贼犹有过之！怎的叔父竟为他几句花言巧语所惑，忘却了与我爹爹的生死之交了么？何况老魔头句句谎言，他说他痛恨前非，不愿再造恶孽，那‘青阳双煞’孟长风和窦一鹞身遭毒毙，悬尸山林，是谁杀的？”

慕容刚被吕崇文那一句“忘却了与我爹爹的生死之交了么？”戳伤心怀，当年盟兄手捧人耳毒匣，惨死寿堂的情景，顿现眼前，蓦地一挫钢牙，英雄泪滴下衣襟，高声叫道：“‘千毒人魔’若尚未去远，请听一言，慕容刚、吕崇文矢志报仇，此心不转，你不必市恩卖好，有何手段？尽管施为！慕容刚若负盟兄，有如此石！”一伸手抓起压柬的鹅卵石，双掌一合即扬，碎落一地石粉！

南天义暗暗敬佩慕容刚掌上神功，吕崇文却知道自己一时情急，话说得太重，恐怕慕容刚伤心，遂蕴泪抬头，满含歉意地叫了一声：“叔叔！……”

慕容刚摆手止住他发言，凄然一笑说道：“文侄不必解释，你心切父仇，说话稍失分寸，本在情理之中，慕容叔叔怎会怪你？我是勾惹起当年伤心情事，此仇未复，片刻难安！我们何必在这荒坟乱冢之间与鬼为邻，赶快上马走吧！”

三人策马走出乱冢，那座高坟背后的长长蔓草往两边一分，钻出一个黑衣蒙面之人，走到坟前，一看地上那堆石粉，摇头惊叹，伸手把石桌上的柬帖撕碎，拭去碑上余磷，仍自蔓草之中纵向密林之内！说也奇怪，慕容刚这一碎石明心，矢报深仇，“千毒人魔”西门豹的飘忽魔影也不再出现。

又是一个风雨之夜，地属缙云县界，山岭连绵，三人行到一座小山半腰，看见一户人家，茅屋三间，微有灯光外烁。

慕容刚先行下骑，准备叩门求宿，但是，刚走到那虚掩的柴门之前，便觉得室内血腥之味冲鼻！

他知道这户人家业已出事，把门一推，首先入目的便是一位六旬开外的老者，口溢黑血，死在门旁，手中还紧握一柄雁翎刀尚未丢去！

老者胸前微微露出一个亮晶晶的虎头，慕容刚到眼便自认出，那是专破内家气功、极其霸道的外门暗器“白虎钉”！看老者口溢黑血的情形，钉上定还喂有剧毒！

东室门边露出一双人腿，走进一着，是位老年妇人，业已连肩带背被人劈成两段，西室之内更为凄惨不堪入目，一个美貌少妇死在床头，从那衣衫撕得破烂不整的情形看来，似是拒奸被杀！地上并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幼童，脑壳被人砸得稀烂！

慕容刚不忍再看，回到中室，向南天义恨声说道：“南兄，你看这一家四口，死得如此惨绝人寰，不知是哪路贼子所为？我们身为侠义，这类奇冤若不代为伸雪，真应愧死！”

南天义尚未答言，吕崇文却因恨煞“千毒人魔”，脱口叫道：“看这般毒辣手段，定然又是那‘千毒人魔’西门豹，口称痛悔前非，而实际上仍在造这无边的恶孽！”

南天义哑然一笑说道：“吕小侠这回却料错，‘千毒人魔’所说回头痛悟前非，不管是真是假，但他杀人从不用刀，且有一桩好处，生平不问邪媚，所以这一家四口惨死之事，决非出自‘千毒人魔’之手，可以断论！但附近仅此一户人家，无一活口，要想查出作案之人，难免费番手脚……”

语方至此，三人同时警觉，屋外又有人来！果然一个满面风尘、三十来岁的壮汉，手携行囊，好像是从远道归来，兴匆匆的一推柴扉，口中叫道：“爹爹！门外怎有这好的三匹骏马，难道家中来了什么贵客？”

但一进室中，看见老者遗尸，神色立即巨变，狂吼一声，甩去手中行囊，照准站得离他最近的慕容刚，当胸便是一掌！

慕容刚知道人在急痛之时难以理喻，上步欺身，疾伸二指，一下便自点了大汉穴道，和声说道：“这位兄台，暂时恕我得罪！我等乃是过路之人，偶而发现尊居出了这种惨事，一家四口，无一幸存，手段之辣，委实令人痛恨！正在商议怎么查缉凶徒，以代为雪此沉冤，兄台恰好归来，以致误会！人死不能复生，徒悲无益，望兄台稍定心神，若能推测出做案之人，我们三人负责为你惩凶雪恨！”

说完之后，替他解开穴道，大汉不答慕容刚所问，赶往东南两室一看，捶胸顿足，仰面悲观，无法控制这种激动情怀，“咕咚”一声，便自晕倒！

南天义凄然摇头，蹲身慢慢为他按摩点拍，半晌过后，大汉悠悠醒转，想起父母妻子扫数遭难，真是欲哭无泪，全身不住抖颤，吞声饮泣！

男子轻易不垂泪，但若到了伤心极致之时放怀一恸，听来却比妇人啼哭倍觉悲凉！而这种全身抖颤的无声饮泣，更是伤心之最，再配上满地血迹，到处遗尸，小侠吕崇文禁不住无名火腾！忍不住英雄坠泪！

青虹龟甲剑“呛啷”出鞘，“飕”的一声，精芒闪处，把长案劈下一角，向地上大汉蔽目叫道：“你一家四口被人杀光，只哭何用？还不赶快推测仇人，吕崇文要仗着一支长剑，替这茫茫浊世，晞晞苍天，荡扫群魔，整治出一片清平世界！”

说也奇怪，吕崇文这几句话，比慕容刚、南天义多少好言劝慰均来得有效！那大汉霍地起立，目中点泪全无，在满口钢牙锉得大响之中，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这大汉名叫杨坤，父亲杨殿英，本来是位江苏名捕，因年老退休，遂率领老伴及子媳孙儿，在这景色明秀的括苍山麓盖了几间茅屋，以乐天年！杨坤虽然也有一身武功，但杨殿英身为公门名捕，见闻太多，知道在江湖之中的刀尖之上打滚，极少能有良好的收场，遂严禁杨坤再继父业，只做些小本经营以维家计。

照说知足常乐，这一家人应该安泰无忧，但苍天晞晞，魑魅噬人！就因为杨坤之妻颇具几分姿色，竟而肇下今日这场灭门惨祸！

括苍山摩云岭有四位强人啸聚，“铁臂金龟”伊义，“常山蛇”焦淳，“青面狮”巴雄，“飞天火燕”魏红绡，号称“小四灵”，也是四灵寨的一处分寨。

其中“常山蛇”焦淳好色如命，偶过杨家所居，看见杨坤之妻，惊为天入，遂动歹念！几度向杨殿英邀请杨坤到他摩云岭中加盟入伙，杨殿英连公门之事都不愿意让杨坤继业，怎肯答允让他加入这种形若强梁的江湖帮会？不但几次坚拒，并远遣杨坤外出行商，以避免焦淳这种无聊的纠缠！

杨坤此次出外三月，甫返家门，就发现这场滔天祸变！痛定思痛之下，再三思索，爹爹虽在公门甚久，一生仁义为先，从未结怨！难道就是摩云岭的“小四灵”所为？但自己与他们最多是坚拒入伙，无甚深仇，似乎不应遽然下此毒手？

吕崇文听说此处又有四灵寨分寨，为首之人又叫什么“小四灵”，那一

把无名火越发高冒，向杨坤叫道：“照这下手之人心肠狠辣的程度看来，不是‘四灵’便是‘千毒人魔’西门豹！‘千毒人魔’魔踪飘忽，不易找寻！这什么‘小四灵’既有巢穴在此，你葬好家人，便带我们一探，替你查他一个清清白白！若就是他们所为，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把他们剑剑诛绝，正好四命四偿，岂不公道？”

南天义却已看出这杨坤神智虽未全昏，但眼光业已呆滞不灵，倘更受重大刺激，可能急痛成疯！父母妻子，均是至亲骨肉，那等惨死之状，不宜令他再见，遂略问摩云岭方向途径，突伸二指，一下点了杨坤晕穴，向吕崇文笑道：“吕小侠请你先带此人去至前途相候，掩埋他一家四口之事，我与慕容大侠来担当这场功德！”

吕崇文暗中佩服南天义做事老到，如言带起杨坤，去到前途，等了好大时光，慕容刚、南天义才把杨氏一家掩埋妥当赶来，但杨坤穴道解开以后，神智也已不清，满口谰语，见人便欲拼命！

这一来，三人无奈他何，只得另外找家山民，一住三日，杨坤依然不见痊愈。互相商议之下，认为只有就这样带他一探摩云岭，倘此案果然系“小四灵”所为，杨坤眼见深仇得雪，心愿一了，神智或能恢复！

好在途径方向事先早已问明，慕容刚的“乌云盖雪”比较神骏，遂将杨坤带在鞍后，直奔摩云岭而去！

既称摩云，当然峻拔，吕崇文看见前面一岭巍然，众山相拱，知道已到地头，翻腕掣出背后的“梅花剑”，弹铗高歌道：“宝剑光寒天下，神驹踏遍江湖，一身侠骨好头颅，看我诛除狐鼠！……”

歌声未了，道旁林内闪出两个壮汉，一身劲装，青布缠头，手中各执一柄明晃晃的钢刀，向四人大声喝道：“来人上山何事？可知摩云岭是甚所在，岂能任你随意喧哗！”

吕崇文“哈哈”长笑，声若龙吟，“梅花剑”脱手飞出，把两丈多外一株大树一剑穿透，剑尖突出树外，颤摇不已！

嘴角微哂，冷冷说道：“小爷替天行道，是专门查看‘小四灵’的恶迹而来，快叫那‘常山蛇’焦淳出来见我！”

两壮汉虽然觉得吕崇文年岁太轻，口气太狂，但为他那两丈以外飞剑透树的神威所慑，略微打量四人，便自退往寨中报信！

吕崇文拔回宝剑，少时岭上迎下一群人来，当中两人，一个又高又瘦，满面奸诈之色，另一个身材魁梧，蟹面虬髯，不问可知，正是那“小四灵”中的“常山蛇”焦淳和“青面狮”巴雄。

果然那高瘦身材之人目光触及杨坤，似乎微微一怔，但随即神色平复，当先向慕容刚抱拳笑道：“适才手下一报，焦淳便知可能是辽东大侠‘铁胆书生’驾到！我大哥四妹因本寨总坛之中突有几位香主光降，须加款待，不便出迎，慕容大侠既有‘铁胆’之称，不问你来意如何，可敢到我区区小寨之中一叙？”

慕容刚见这“常山蛇”焦淳竟以言语相激，不由纵声大笑说道：“焦当家的，四灵寨总坛翠竹山庄比你这摩云岭山寨如何？慕容刚还不是坦然出入？这一路上，玉麟令主惠我良多，正想找贵寨中的有头脸之人致谢厚意！焦当家的，请你头前引路！”

焦淳、巴雄一笑回身，吕崇文几度要想当时发作，均被慕容刚所阻，并低低说道：“这‘常山蛇’焦淳一脸邪媚之相，杨家之事，我已断定是他所

为，此类凶人留之必为世害，你且暂为忍耐，少时必定让你杀个痛快！你没听说四灵寨总坛之中派下几位香主，照沿路情形看来，可能是专为对付我们。倘我料想不错，趁机将这干鼠辈一鼓而歼，岂不干净省事？”

这摩云岭山寨倒甚宽宏，大厅之中设有一席盛宴，一个黄脸胖大壮汉和一个红衣红裙妖媚少妇，见焦淳、巴雄迎进慕容刚等人，离席降阶相迎，另外还有三人却大迈迈的坐在席上纹风不动。

慕容刚哪里理会他们这等张致，南天义却向他轻声说道：“想不到‘太湖三怪’也投入四灵寨，此三人武功个个不凡，尤其是中座的那瘦矮老头，名叫‘铁扇阎罗’孙法武，功力最高，倘若动手之时，千万留神他那铁扇之中另有花样！”

慕容刚微笑颌首，彼此入席坐定，黄脸胖大壮汉自报姓名，是“小四灵”首脑“铁臂金龟”伊义，用手一指红衣少妇道：“这是我四妹‘飞天火燕’魏红绡，上座乃昔年的太湖三杰‘铁扇阎罗’孙法武、‘癫虎’彭飞、‘玉面神鹰’萧子俊，现在却均是本寨玉麟堂下三家香主，慕容大侠与吕小侠，伊义久已闻名，这位老朋友和这位壮士不知怎么称谓？”

慕容刚接口笑道：“这位老人家是‘江南隐侠’南天义，这位壮士名叫杨坤，焦当家的似乎应该认识，慕容刚今日也就是为他才特上摩云岭来拜望。喂！焦当家的，在江湖中闯字号之人，最要紧的是英雄气概，敢作敢为，杨壮士一家四口齐遭惨戮，可是焦当家所为么？”

“常山蛇”焦淳一阵狞笑说道：“焦二太爷一双手下少说些也有百儿八十条人命，杨家四口算得了什么？你问得不错，正是焦二太爷因那妇人不识抬举，一时恼怒所为！你说你为此事上我摩云岭，难道就凭你们几人，还想把你们二太爷怎么样么？”

慕容刚用眼色止住吕崇文发怒，含笑说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焦当家的只要承认此案是你所做，事就好办！”

杨坤此时好似稍有知觉，一双怨毒的眼神死盯着“常山蛇”焦淳，钢牙咬得竟从口角之间沁出血水，慕容刚看他这般神情，剑眉微剔，隐藏杀气，自怀中取出一粒灵丹递给南天义，请他喂给杨坤服下。

自己却回头注视着那傲踞上席、自饮自酌、旁若无人的“太湖三怪”，发话问道：“三位既然来自翠竹山庄，慕容刚有一言动问。我叔侄与贵寨已订明春拜山之约，为何一路之上效那下流鼠辈所为，屡加无耻暗算？难道说这就是威震江湖的四灵寨的寨规？三位能否还我一个公道！”

自从四人入厅以来，那“飞天火燕”魏红绡就不住地在慕容刚和吕崇文的脸上瞟来瞟去！“太湖三怪”中的“玉面神鹰”萧子俊驻颜有术，近五十的年龄，看上去还不过二十多岁。一到此间，便和魏红绡有了勾搭！

此时见她这副荡逸的神情，不禁醋火中烧，不等“铁扇阎罗”孙法武开口，便自抢先说道：“你们与‘单掌开碑’胡香主所结的梁子虽已订约拜山，但得罪了另外一位煞星，却难活到赴约之日！你们一路上伤了我寨中不少弟子，今天在这摩云岭居然还敢如此猖獗，真不愧人称‘长白狂客’！至于你向我弟兄要的什么公道，萧某不懂这些，只知道强存弱死，真在假亡，何必啰里啰嗦，干脆后寨演武场中一会！”

慕容刚笑道：“萧香主这才叫快人快语，慕容刚等敬领高招！”话既至此，便由“铁臂金龟”伊义等人引往后寨。

那位“飞天火燕”魏红绡人倒长得俏丽，就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中显出

邪媚之气！她特地放慢脚步，与吕崇文走在一起，低声笑问道：“小兄弟，看你这样年轻，文文秀秀的，怎样在王屋山翠竹山庄之中把‘白衣勾魂’刁香主的‘螳螂阴爪’给毁了呢？”

说罢抿嘴娇笑，眼风连抛！

吕崇文讨厌她这妖相，没好气的答道：“不信你就试试！谁是你的小兄弟？”

魏红绡哟了一声说道：“人家好好跟你说话，怎的这大脾气？我才不愿交你这小兄弟呢！”

慕容刚见吕崇文剑眉之间已现杀气，方自说了一声：“魏姑娘请尊重一点……”

“铁臂金龟”回身让客，原来已到后寨。慕容刚见这演武场规模甚大，一切练武用具差不多应有尽有。

但东尽头处却是断崖，下临无底深渊，略不小心，便会粉身碎骨！

众人就座以后，吕崇文见杨坤的神色越来越觉难看，忍耐不住，站起身来手指“小四灵”的“常山蛇”焦淳说道：“四灵寨沿途设伏，要暗害我们之事，暂且慢谈，我先请教焦当家的，杨家四口灭门的惨案，你既已承认是你所为，如今吕崇文要替屈死冤魂索命，由你划道，我是无不相陪！”

原来慕容刚、吕崇文一出翠竹山庄，“毒心玉麟”傅君平的“玉麟令”跟着便即传遍天下各地分坛，对二人的形貌、装束、武功、马匹，无不指示得清清楚楚！

吩咐不论明攻暗害，能将二人首级，尤其是慕容刚的，送到总坛，立予黄金十斤及香主之位！

所以“常山蛇”焦淳知道莫看这吕崇文年轻，自己的武功比“鄱阳二鬼”的“白衣勾魂”刁润何如？

不论拳脚兵刃，恐怕一上手便即送死！

可是碴儿又不能不接，眼珠一转，招手叫过寨卒，附耳低声说了几句。

寨卒领命趑去，霎时抱来几大捆青竹，一根一根地插在场中沙地之内。

“常山蛇”焦淳等青竹插好，才向吕崇文抱拳阴恻恻地笑道：“提什么杨家四口灭门？又讲什么四灵寨沿途设伏？总之贵叔侄一行，大概凶星照命，到哪里都是太岁临头，方才萧香主不是说过，强存弱死，真在假亡！焦淳不才，愿在这青竹梅花桩上讨教吕小侠的暗器手法，不知意下如何？”

吕崇文略微闪眼一看，不用细数，便知道这些青竹共是一百二十五根，每五根插成一朵梅花形状，五十五朵小梅花，合并起来，一眼看去却又是一朵绝大梅花，其中并隐含五行八卦方位。青竹每根长达四尺，两头均已削尖，埋好以后还有三尺露出地面，远远望去，就宛如地上插着无数竹刀一般！

看罢之后不禁暗笑，爹爹在世，就以“梅花剑法”驰誉江湖！虽然从未教过自己，但经常看爹爹操练，那些什么左三右二，四实一虚等等步法，早已记得熟而又熟。

天山学艺之时，“宇内双奇”又对奇门生剋之道加以传授，焦淳想在这小巧之技上面占些便宜，岂非做梦？

下山以来，肩头的两柄宝剑，除了杀掉金鹫寺中几个窝囊废似的凶僧之外，尚未好好发过利市，今天何不拿这七个贼子开刀？先不必施展辣手，等他们阵阵俱败，逼得要想以多为胜之时，再试试师门剑法到底有多大威力？

主意打好，含笑点头，“常山蛇”焦淳为人凶狡，工于心计，对这吕崇

文一丝也不敢大意，宽去外衣，勒紧扎腰丝绦，把手一拱，先行纵向青竹梅花桩上。

吕崇文见焦淳纵得不高却远，全身笔直，好像一条直线般的，单足轻点西面青竹，拧腰回头，抱拳待敌！

才知无怪他要摆那青竹梅花桩，此贼轻功果有两手！

方待跟踪纵过，南天义突然在他耳旁低低说道：“吕小侠千万当心！方才我看这‘常山蛇’焦淳脱衣之时，左肋下隐隐隆起之物，像是江湖中极为霸道的著名暗器‘蜂巢银线弩’，最好不要让他有施展此物的机会，就可以稳保无虞了！”

吕崇文表面含笑谢过南天义，实际却已动了童心，蓄意要看看这险恶江湖之中到底有多少鬼蜮伎俩？什么“蜂巢银线弩”，南天义既然说得那等厉害，却偏要见识见识！肩头丝毫不动，只猛翻双掌，往下一按，人便似焦急箭，凌空窜起三丈来高，两手微分，改成头下脚上，像只大鸟一般，往青竹梅花桩的东头落去。

直到离那些锐利的竹尖约莫五尺高下，才蓦然拳腿躬身，宛如杨絮飞花，轻轻着足在竹桩之上！

就这一手罕见轻功，“七禽身法”中的“雁落平沙”，已把全场镇住！连南天义也觉得自己虽对轻功一道自视甚高，但仅凭那硬用内家真气平拔三丈多高，恐怕就有点望尘莫及！“常山蛇”焦淳想不到吕崇文轻功竟有这等高妙，也是一惊！吕崇文却在身落竹桩的刹那之间，目光微扫，果然看出焦淳的左肋之下似乎有一圆形之物略向外凸！

那竹桩的插法，是五枝一组，作梅花形，每枝的前后左右间隔均为二尺五寸，但五枝之中，均是四低一高，吕崇文知道这就是所谓“四实一虚”，高的一枝，地下埋得定浅，不易着力！

口角微哂，故意避实就虚，单单往那较高的竹桩之上立足，并向“常山蛇”焦淳笑道：“焦当家的既然约我上这青竹梅花桩较量暗器，对于此道定有绝妙手法，就请施展，让我开开眼界如何？”

焦淳心中暗想：小贼休狂，等我那独门暗器出手之时，任你轻功再好，也难逃一死！但面上仍然诡笑说道：“吕小侠休要过份捧我焦淳，我所会的不过是几样不登大雅之堂的庸俗暗器，哪里能有什么绝妙手法？抛砖引玉，焦淳有僭！”

右手一甩，三支“白虎钉”不知何时业已藏在掌中，一齐打的是吕崇文的丹田部位！

他这“白虎钉”一出手，吕崇文便知半点不差，杨坤之父就是死在这种暗器之下！

见三钉齐打下盘，猜出焦淳的用意是不让自己接挡，只一上纵，或移步换桩之时，第二拨暗器随即打到！

吕崇文料透敌方意旨，却偏偏照他行动，足下轻点、闪身高拔八尺，“刷刷刷”三缕惊风，“白虎钉”一齐打空，人已往右方另一朵梅花的虚桩之上落去！

焦淳这起手三钉果是诱敌，吕崇文身形拔起，尚未换桩，焦淳业已判明他的下落部位，左手疾探一甩，五柄蓝汪汪的淬毒柳叶飞刀分上中下左右五路，歪歪斜斜地掠空飞到！

心计虽狡，但早在人家预料之内，吕崇文脚尖甫沾另一朵梅花的虚桩，

略借些微之力，人已回到原来的那枝竹桩之上！五柄刀，四柄落空，奔左边的一柄却被吕崇文轻伸二指夹住，反手一甩，口中说了声：“焦当家的，原璧奉赵！你还有没有更歹毒精妙一点的暗器？”

焦淳本来以为吕崇文纵然躲过这五柄飞刀，定已手忙脚乱，自己这淬毒飞刀，共是一十二柄，余下七柄齐飞，可能不必取用那防身保命之物，这小贼便已了结！

哪知事出预料，人家不但毫不忙乱，竟然接得自己暗器还敬过来，只好也自飞出一刀，凌空截回吕崇文所发！两刀空中相对，不但未把吕崇文所发击落，反而连自己的一齐倒撞回头！焦淳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才知道人家功力之高，不可思议，赶紧移步换了三根竹桩，总算是把自己的两柄淬毒飞刀，双双躲过，脸上一红，杀气已生！

吕崇文笑声叫道：“焦当家的且莫心慌，不到你把那看家本领使出来，我决不伤你！”

焦淳浓眉微皱，听出对方像是已经知道自己身有何物！这东西当年只有极少数人见过，而且本非自己之物，不过偶然得来，作为防身至宝！这小贼年岁这轻，怎有如此经验目力？

但转念一想，就算你识得此物，在这青竹桩上，只要我崩簧一响，纵是飞鸟也难逃脱，怯你何来？胆气一壮，向吕崇文狞笑说道：“吕小侠逼得焦淳献丑，你可要留神了！”

左手戴上鹿皮手套，往腰间摸了一把，换步抢进四五枝竹桩，缩短了一丈距离，出声暴喝，左手猛扬，十几粒蒺藜，往吕崇文身外的左、右、上方，破空飞行，封住了一切退路！然后右手从左肋下取出一个黄澄澄的形如莲蓬之物，一按崩簧，“格登”一声响，千百条银色精光就如一片箭雨一般，照准吕崇文电疾飞到！

这一来，不但南天义大吃一惊，慕容刚也在暗叫不妙！

吕崇文真未想到南天义特别嘱咐自己注意的“蜂巢银线弩”竟有如此威力？而且心神先为焦淳戴那鹿皮手套所惑，以为他左手之中有甚奇特之物！等到毒蒺藜出手，心中已在嫌恶这条常山毒蛇暗器太多，而且件件歹毒！遂也在囊中取了两粒铁石围棋在手！那黄澄澄的形似莲蓬之物在焦淳右手一现，吕崇文便知不妙，四外退路被封，眼前银光蜂至，却往哪里去躲？

眼看危机一发，忽然情急智生，一口“混元罡气”叫足，硬用“大力金刚法”把足下那根三尺多高、尖锐如刀的竹桩踏入地中只剩尺许，身躯一斜一矮，单足点住竹尖，竟在那些竹桩的空隙之间，施展绝顶轻功，来了一式“卧看巧云”，无数银光带着“飕飕”破空之声，均从竹桩上方疾飞而过！

吕崇文单足使力，上飘三尺，却用左手二指箝住竹桩，以“铁指神功”拨回原位。远远看去，竟好似吕崇文脚下这根竹桩是活的一般！

方才“常山蛇”焦淳的“蜂巢银线弩”发出之时，往下一缩，使吕崇文避过了一次大难！此时却又往上一长，归本还原！但吕崇文自知这枝桩经过一踩一拔，根下太空，不能再为吃重，遂借着飘风之势，换到另一朵梅花的虚桩之上，右手轻扬，说了声：“焦当家的！你也尝尝我这两颗围棋的滋味！”

一黑一白，两颗铁石围棋冉冉飞出！

“常山蛇”焦淳“蜂巢银线弩”出手以后，正在得意洋洋，突然见吕崇文巧施妙计，足下竹桩一降一升，竟把这种霸道无伦的罕见暗器轻轻躲过，怎不大惊失色？

就这一怔神工夫，吕崇文的铁石围棋也已发话出手！

焦淳先不知吕崇文用什么奇妙暗器还手，倒颇担心，但听说是两颗围棋，来势又是那般冉冉从容，一丝哂笑刚自嘴角浮起，突然变作惊恐之色，身形微晃，往左纵出两根桩去！原来休看吕崇文这两颗围棋，因他痛恨焦淳，虽立意等到后来一体行诛，但眼前也要给他吃点苦楚！所以一上手就用了极高明的“阴阳开阖”打法！

两颗围棋，一白一黑，白棋在前，黑棋在后，白棋平飞，黑棋竖打！但一到中途，黑棋突然超前，在白棋边缘，微微一错，白棋被错得往上偏飞，黑棋却由冉冉之势变为电闪一般，向“常山蛇”焦淳的“玄机穴”上打到！

焦淳见吕崇文所发的围棋能在中途生变，就知对方手法太高！纵身换桩，躲过黑色围棋，刚一张口，话还未出，突然“吭”的一声，左后肩“凤眼穴”上，已被那颗白色围棋从空中走了一个弧形之后，打个正着！半身一麻，立足不稳，眼看就要栽向那些如刀如剑的竹桩尖上，洞胸破腹！

“太湖三怪”中的“铁扇阎罗”孙法武，自吕崇文所发的黑白双棋在空中交错，便已低声讶道：“难怪‘白衣勾魂’刁香主失手！这少年不但轻功极妙，暗器居然也有这高手法！焦兄恐怕……”

自语未毕，焦淳业已受伤，“小四灵”其余三人眼看千钧一发，但不及援手，正在惊急无奈！“玉面神鹰”萧子俊自座中一声长啸，真像只大鹰一般，一掠四丈有余，纵到青竹梅花桩上，右手抓住“常山蛇”焦淳衣领，反臂猛力一甩，正好被赶来接应的“铁臂金龟”伊义在桩下接个正着！

萧子俊方一回身，待向吕崇文叫阵，那位“江南隐侠”南天义也已轻轻纵上竹桩，向吕崇文笑道：“吕小侠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吕崇文一笑归座，萧子俊心中却气往上撞，暗想：你这老贼是甚来历？“太湖三怪”何等威望？动手之下向不留人！想活动活动筋骨，岂非做梦？只要你一上这青竹梅花桩，便算是已向枉死城中挂号！

心中毒念已生，但面上却仍冷冷地向南天义道：“我们是过兵刃，还是动拳脚？你若嫌这青竹桩上活动不便，下去也是一样！”

南天义为人极其深沉而工心计，不管这“玉面神鹰”萧子俊言语神色之间怎样狂傲，依旧笑吟吟的抱拳施礼说道：“武功倘若练到火候，方寸之间也可照常施展！南天义艺虽庸俗，生平爱会高人，我就在这青竹梅花桩上接萧香主的‘神鹰九式’。”

萧子俊蓦地一惊，暗想：这“神鹰九式”是自己的看家绝学，虽然仗此成名，但生平并未用过几次，这老贼怎的一口便给叫出？

不由得又打量了南天义几眼，见对方委实陌生，傲然的神色又现，冷冷答道：“萧某兄弟三人奉命远来，就为的是会会那慕容刚和吕姓小儿，像尊驾这等人物，恐怕还未必能引得出萧某的‘神鹰九式’吧？”

南天义听萧子俊这种说法简直太狂，根本就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但他涵养功深，仍自微笑说道：“怪不得江湖之中一听‘四灵寨’三字，个个魂飞胆摄！果然就凭着萧香主贵盟兄弟的威望神威也把人吓死！南天义老朽无能，但既已上桩，无颜自退，萧香主随便比划两下，把我打发下去，便可换上你意所欲会的那两位高人，也好让南某大开眼界，瞻仰瞻仰武林绝艺！”说罢再不答话，双拳一抱，步眼活开，在这青竹梅花桩上，盘旋绕走一遍！

因为他们是动手过招，照理应该各自把竹桩游走一遍，试试每支竹桩的受力程度，但萧子俊一来自视轻功绝伦，二来这青竹梅花桩乃“常山蛇”焦

淳命人所设，不会有甚花样！所以面含不屑之色，注视南天义走完一周以后，见他并没有什么出奇的轻功，益发冷笑一声，发话说道：“你能接萧某几招？何必做张做致，看打！”

二人相距本有两丈以外，“玉面神鹰”萧子俊身形未见怎动，业已飘到南天义切近，屈指成钩，迎胸抓到！

慕容刚心中暗想，那“白衣勾魂”刁润武功已算不弱，吕崇文连手都未还，他的“螳螂阴爪”便吃“玄门罡气”震断，则“毒心玉麟”傅君平料敌有方，这次派来之人，功力定比刁润更高，正好趁此机会，看看四灵寨中到底有多少奇材异能之士？

而南天义自巢湖出手，凭空弹指，点了西门泰的五阴重穴之后，始终谦退自抑，深藏若虚，这一到青竹梅花桩上，遇见强敌，必然无法再隐，也好明白这位洞达人情、熟知世故的新交好友，在武功一道之上究竟有多少功力？

南天义见萧子俊在这种轻飘飘不能着力的青竹梅花桩上一纵两丈，不禁点头暗佩！对方五指抓到胸前，知他“鹰爪神功”有独到之处，不肯接招，以左足点住竹尖，身躯滴溜溜地一旋，换出了四五根竹桩，步下略移，反而转到了萧子俊身后，未出手先扬声：“萧香主接招！”骈指点向“肾俞”穴上！

萧子俊塌肩上步，甩左手“玄鸟划沙”，截向南天义右腕，心中却已惊疑，方才看他游走桩上的步法未见高妙，怎的这避招还击，用的却是“旋叶飘风”的上乘家数？

二人动作均是捷若电掣，霎眼间在桩上换手三十余招，谁也没有占了半丝便宜！萧子俊事先神情太傲，话说得太满，玉面微微一沉，真气暗提，竟从青竹梅花桩上双臂一抖，硬用“一鹤冲天”，拔起了丈余高下！

南天义见他这凌空一拔，就知道萧子俊急于求胜，已自施展他“神鹰九式”中的飞腾扑击身法！心中暗笑，佯装不识，移步换了几根竹桩，半空中“玉面神鹰”萧子俊狂笑连连，掉头向下，右掌虚提，左掌护胸，飞扑而至！双睛炯炯逼人，自己的身形已为他目光的威势所笼！

萧子俊扑到当头，见南天义犹未躲闪，开声喝道：“老狗纳命！”

虚提的右掌，一股劲风，疾压而下！

南天义叫声“不好”，身形望前一扑，用二指箝住一根竹桩尖端，就借这些微之力，平扑着的身躯宛如转风车一般，离那些锐利如刀的竹桩尖端仅约半寸，奇险无比的转了一个半圆！不但萧子俊十拿九稳的一掌成空，南天义身形挺处，骈指如风，二度作势点向对方后背要穴！身法那等灵妙，心思又那等出奇，不但“铁扇阎罗”等人相顾失色！连慕容刚、吕崇文也在暗暗叫好，钦佩无已！

“玉面神鹰”萧子俊吃亏就吃在先前太傲，未把这些青竹梅花桩试走一遍。

此时一掌成空，对方从身后逆袭，只好脚点竹桩，准备回身接招！哪知南天义计虑惊人，早就选好地势诱他上当！萧子俊无巧不巧地正好落在吕崇文先前躲避“常山蛇”焦淳“蜂巢银线弩”时所立那根竹桩之上！

这根竹桩被吕崇文以“大力金钢”脚踏入沙内二尺有余，然后轻轻拨回原位，根下全虚，怎能吃得住人？

萧子俊单足一点桩头，便直往下沉，事出意外，身躯一晃，南天义指风已到后腰，萧子俊力量用虚，无法再躲！

一咬牙关，猛自提气，护住后心要穴，拼着挨南天义二指，先行猛挥右掌，把面前这片竹桩全给震飞，免得自己被人点中穴道晕倒之时，在竹尖桩上洞胸穿腹！

哪知南天义指尖已沾对方后背，真力忽收，顺手一挽萧子俊的左臂，微笑说道：“萧香主，彼此印证武学，何必认真？这竹桩已毁，我们到此为止，另换一场如何？”话完腾身而起，竟把萧子俊一齐带到青竹桩下！

萧子俊简直比死都难过，一同自桩上腾身之时，早想趁势暗算这故意羞辱自己的南姓老儿，但人家江湖经验之老到，委实惊人！

明面虽在搀扶自己，一同把臂纵落，其实大指微翘，正好顶住自己肋下要穴，倘有异动，微用真力，便足制已死命！

这种情形，外行人虽可蒙过，但满座之人均具武功上乘身手，瞒得了谁？以“太湖三怪”的威名，此番无异被人生擒活捉，传扬开去，怎在武林中再混？

“玉面神鹰”羞惭气恨得变作了一只红面猫鹰，满脸通红，垂目低头，刚出场时的那种桀傲之气荡然尽失！

“铁扇阎罗”孙法武早已起身接应，他身为“太湖三怪”之首，何等眼光？看出三弟受制于人，闷声不响，等二人纵落地上，南天义含笑松手，萧子俊满面羞惭，归还原座之后，才冷冷向南天义叫道：“阁下慢走，孙法武有事请教？”

南天义驻足回身，含笑问道：“孙香主，南天义何事做错？有话请讲！”

“铁扇阎罗”孙法武根本不提方才动手之事，双目神光迸现，注目南天义面上，缓缓问道：“阁下当真姓南？”

南天义“哈哈”一笑，说道：“孙香主问得蹊跷，老夫不姓南，难道姓北不成？”

“铁扇阎罗”冷冷说道：“孙法武不敢断言，但我总觉得阁下有些说不来的地方，颇像我一位当年的旧识！”

南天义目光一闪，晒然笑道：“孙香主，眼下可不是套交情的时候……”

孙法武截口道：“此事暂且不谈，‘太湖三友’向来荣辱相同，我三弟既已败在阁下的诡计阴谋手中，孙法武还要领教领教！”

南天义知道方才一阵，对方确实有点败得不服！这“铁扇阎罗”要想找场，究应斗他不斗？正在寻思，慕容刚业已离座慢慢走过，向南天义笑道：“南兄轻功绝技，盖压武林！在这青竹梅花桩上，尤其当行出色！孙香主等三位奉令主之命远下翠竹山庄，本是为我叔侄而来，南兄你把这一场让予我慕容刚吧！”

南天义知道这“铁扇阎罗”孙法武是绿林道中的杰出人物，极不好斗，见慕容刚替自己圆场，遂含笑说了声：“孙香主铁扇无双，慕容兄小心注意！”

随即退回吕崇文身畔坐下。“铁扇阎罗”孙法武见慕容刚出场，精神一振，刚待答话，那身旁坐的“飞天火燕”魏红绡却已走到近前，先对慕容刚眼风一飏，然后向“铁扇阎罗”孙法武说道：“孙香主，今日之会，不过才算开始，你是主将，岂能轻易出手？让魏红绡先接这位‘铁胆书生’慕容大侠几招！”

“铁扇阎罗”孙法武心中暗骂“丫头该死！”自己盟兄弟在翠竹山庄受命之时，玉麟令主一再谆谆嘱咐，这叔侄二人身怀绝艺，不可倚仗势众，致有丝毫轻视！

起初倒真颇不服，但方才青竹梅花桩上，“常山蛇”焦淳身畔所藏的那等霸道的暗器“蜂巢银线弩”一发，谁也以为必胜无疑，却偏偏出人意料的徒劳无功，反而伤在人家的铁石围棋之下！最可怕的是，自己在局外留神观察，除了同其他人一样，只觉得吕崇文的轻功极妙，暗器手法极高之外，究是何派何门？却始终判断不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像这样对敌情漠无所知，冒失动手，却最犯武林大忌！

所以慕容刚出场为南天义一打接应，自己心中即行暗暗怵怯！这魏红绡既然自不量力，让她试试敌手真正的实力也好！

念头打定，狂态一收，向慕容刚笑道：“魏姑娘既然有兴，孙法武暂且告退，少时再来奉陪！”

慕容刚见这“太湖三怪”之首“铁扇阎罗”孙法武前倨后恭，知道此人颇为知机，江湖经验老到，是个不好斗的人物！

他外号“铁胆书生”，名如其人，平生肝肠似铁，除了八年前与那白马白衣女子并辔数百里，两意相投，至今声音笑貌依然系念萦心之外，从来最不愿意与异性交接！如今见这位“飞天火燕”魏红绡下场较艺，委实不愿动手，回头一看吕崇文，想叫他接替自己。

哪知吕崇文来得更坏，暗笑慕容叔叔下山以来，第一次出手就遇上了这位红粉魔头，倒要看他怎生打发？见慕容刚回头，猜出用意，却不肯接碴，只是笑嘻嘻地把头一偏，诚心看看这场热闹！

只见慕容刚卓立当场，面带窘色，魏红绡“咯咯”连声荡笑道：“慕容大侠，魏红绡陪你过几招！”

话发人起，身法还真快捷，语音才落，娇躯业已抢进慕容刚的怀中。

武家过手哪有如此打法？不但慕容刚被她弄得面红耳赤，一声：“姑娘尊重！”晃身退出四五步去，连那适才败在南天义手下的“玉面神鹰”萧子俊的一张玉面，在羞惭之状以上，又复加上了一层桃红颜色，双目之中也已充满杀气！

“飞天火燕”魏红绡却不管这些，一套“飞絮拳”使得轻飘飘、软绵绵，灵活已极！加上莺声呖语，媚眼如丝，简直是胡闹已极，哪里还像双方对阵、动手对敌？

慕容刚奇窘无比，两次骈指如风，即将点在对方“期门”“七坎”等重穴之上，无奈魏红绡太已刁钻，不是纤腰一扭，就是作状前扑，反而吓得这位素行端正的“铁胆书生”赶紧缩手不迭！

接连几次过去，魏红绡竟以为慕容刚对她已有好感，不忍伤害，是以更加放恣，慕容刚一想这样就与她耗到明天，自己也占不了丝毫胜算！剑眉微剔，滑步进身，架开对方一掌“六出花飞”，猿臂长伸，向魏红绡当胸一掌击到！

魏红绡故技重施，不避敌招，一声荡笑，挺胸前扑。

哪知慕容刚这回蓄意傲戒，掌到中途，微运无忧头陀绝学“般禅掌力”，突然改击为斫！

魏红绡顿觉左肩头上剧痛欲折，不由脱口娇哼，纵身退出场外，一条左臂业已转动不灵，银牙一挫，凶光进现，方才一个笑脸迎人的红粉娇娃，立时变作夜叉罗刹一般，一语不发，便往前寨走去。

慕容刚从南天义口内及群寇的神色之中，看出“铁扇阎罗”孙法武功力最高，打定主意，擒贼擒王，不愿多作无谓纠缠，遂发话叫阵道：“孙香主，

你既为我叔侄自翠竹山庄远来，慕容刚敬候赐教！”

“铁扇阎罗”孙法武徒自看那“飞天火燕”魏红绡出了不少丑相，仍未看出一点虚实，无法猜测人家的门派，心头益发嘀咕！

听慕容刚指名索战，眼珠一转，向自己盟弟“癫虎”彭飞、“玉面神鹰”萧子俊及“小四灵”的“铁臂金龟”伊义等人略微低作暗语，叫他们各自准备兵刃，倘自己比斗万一不敌之时，暗号一发，便即来个一拥齐上，群打群殴！

对方四人之中，一人已疯，反而需人照应，俗语说得好：“双拳不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己方声势太众，总可稳操胜算！

分派既定，走入场中，向慕容刚笑道：“慕容大侠名不虚传，却敌于从容挥手之间，实足钦佩！孙法武不才，想先比试一下内家掌力，然后再讨教几手剑术，不知意下如何？”

慕容刚见孙法武吐属如此谦和，想起初见面时他那种傲不为礼神情，不禁哑然笑道：“孙香主请自施为，慕容刚悉如尊命！”

孙法武切齿暗道：“小贼休要卖弄，看你能狂到几时？”

心中虽然恨极，面上丝毫不露，依然含笑点头，叫过寨丁搬来二十块青砖，十块一叠，分两堆叠好，回头笑向慕容刚道：“掌震青砖在慕容大侠眼中看来，大概是俗而又俗之技，孙法武先行献丑！”

走到右面一叠青砖之前，站好子午桩，暗暗提足真气，向上面第一块青砖，轻轻斫了一掌，但毫未有什么声息，青砖亦仍完好无缺！

孙法武脸上微露得意之色，正要说话，慕容刚已在一旁点头笑道：“‘隔山打牛’的阴柔暗劲能练到这般地步真不容易！孙香主，你这一掌毁的是第几块砖？”

孙法武眉头一皱，暗想这“铁胆书生”眼力真好！但这是我独门手法，纵然被你看出，也未必就准能照样学得上来？若用别种打法，高下即难明显判断，最低限度，也可算是平手！这样略微己方挽回一点颜面之后，再仗成名铁扇，一拼他腰下长剑，倘仍不敌，末后还准备了个以多为胜的集体群殴，“飞天火燕”魏红绡并已另有布置！不管这三人功力再高，今日料想决难逃命！一再盘算，觉得胜券在握，心情越发泰然，神情也装得越发谦和，含笑答道：“我这种掌力还未练到火候，毁的是第七块砖，难当慕容大侠法眼！”挥手示意旁边侍立的寨丁，把那叠青砖一块一块的搬开，果然除了第七块裂成五六小块以外，余均完好无缺！

慕容刚微微一笑，用手一指另一叠青砖，向“铁扇阎罗”孙法武笑道：“慕容刚勉强步武，我想毁的是第七和第九块砖，不知能否办到？”

“铁扇阎罗”孙法武陡的一惊！自己这身功力虽然比不上龟龙麟凤“四灵”令主，但在四十八家香主之中，却算得上是佼佼上乘之选！掌震青砖，借物传力，能指明震碎第七砖，已极自负，这慕容刚怎敢出此狂言？

他不但要震碎第七砖和第九砖，并还要把在这两砖之间的第八砖保持完整！照此看法，内家真气若不能练到神明变化，吞吐自如，阳刚阴柔两种劲力随意收发之境，决办不到，倒要看他怎么发掌？

哪知慕容刚笑吟吟的负手闲立，不见动作，孙法武被他大言所慑，真有点沉不住气，含笑催道：“慕容大侠请自施为，孙法武敬观绝学！”

慕容刚微笑说道：“孙香主怎的走眼？青砖早碎，不过第八砖是否完整无损，却难保万全，有劳这位壮士，搬开一看！”

“铁扇阎罗”孙法武耳根一热，脸上通红，心中着实又大大的吃了一惊！但忽然想起慕容刚方才曾向那叠青砖虚空指了一下，赶紧叫寨丁搬开，果然七九两砖业已裂成无数小块，第八砖也略有一点伤损，余均完好无缺！

慕容刚笑道：“孙香主，慕容刚尚有自知之明，这种隔物传力的手法实在太难！要能做到这第八砖完整无伤，七九两砖碎如齏粉，才算登峰造极！你我对此均有不逮，这阵就算扯平，孙香主你还打算赐教何种绝艺？”

“铁扇阎罗”孙法武见慕容刚在较量“掌震青砖”之上分明远胜自己，偏偏说是扯平，这种表面谦抑，实际刻骨讥嘲，比当面骂人还觉难过！但艺不如人，羞恼何益？探手怀中，取出自己成名兵刃精钢折扇，“刷”地一开，依旧神色自如的向慕容刚笑道：“慕容大侠，请亮腰间长剑，孙法武要以这柄铁扇领教几招！”

一入这摩云岭“小四灵”山寨，初见“太湖三怪”之时，“江南隐侠”南天义就告知慕容刚、吕崇文注意“铁扇阎罗”孙法武的掌中铁扇！此时见他亮扇叫阵，慕容刚微一打量，见扇长约有一尺七八，扇骨均是纯钢所铸，扇面黄橙橙的，乃是用风磨铜丝编织而成。但除了扇骨好似稍粗之外，其他看不出丝毫异状！

本来慕容刚是想空拳接扇，慑服群寇！但因看不出孙法武这柄铁扇的奥妙所在，反而慎重起来，一声：“慕容刚从命，孙香主请赐招！”长剑“呛啷”出鞘，交在左手一背，右手挽诀，斜指眉前，身形往下一缩，足尖点地，用的似是“猿公剑法”。

“铁扇阎罗”孙法武成名兵刃在手，方才为慕容刚神功所慑的怯敌之意已减三分。铁扇轻摇，倏地往回一收，疾若飘风，已点向慕容刚右腿的“五里”穴上！慕容刚从容换步，“丹凤掠羽”，长剑已到右手，身形往左一飘，孙法武一扇点空，就势化为“铁锁横江”，“刷”的一声，铁扇开成半月形，带着一片惊风，横截慕容刚持剑右臂！慕容刚二指一甩，长剑脱手而起，人也飘然随上，左手一接剑柄，趁孙法武的铁扇在足底扫过，身形往前一倾，就以左手发剑，一片剑光，凌空盖下，右掌遥推，加上了一股劈空劲气！

“铁扇阎罗”孙法武“铁锁横江”一招又空，正想三度换式伤敌，慕容刚的一片剑影和劲疾掌风，业已齐到当头！

这种抛剑接剑手法之妙，还招之速，不由得孙法武不暗自心惊！他在“掌震青砖”之上领教过了慕容刚的内家真力，此时见对方左剑右掌，剑掌同施，主意早已拿定，避掌接剑。往右拧身滑步，手中铁扇合拢，“巧拨千斤”，“叮咣”几响，并“呼”的一声，孙法武右臂微觉酸麻，方才立身之处的地上，已被慕容刚所发的掌风生生击出了一个大坑，漫空沙石飞舞，威势好不摄人心魄！

慕容刚凌空一剑被对方化解，也已试出这“铁扇阎罗”孙法武名不虚传，功力不弱！自己若在二次学艺以前，绝非此人对手！身形落地，剑还右手，朝“铁扇阎罗”笑道：“孙香主‘铁扇’之名，果不虚传，你接我一招‘万萤伴月’！”

抢步直踏中宫，长剑一旋一抖，疾刺而出！

孙法武果然只见眼前千百点剑尖，挟着当中一圈寒光，电旋而至！知道这是一招精粹绝学，不明对方剑法，怎敢硬接？

但宁神不乱，直等那如山剑影即将旋到面前之时，突然倒身斜塌，“卧看牵牛”，左手在地面一撑，“毒蟒翻身”，一连两个滚转，不退反进，人

已贴近对方，手中铁扇斜挑，点向慕容刚丹田重穴！慕容刚本意是把各派名剑，不拘路数，综合运用，但刚才那一招“万萤伴月”，却是静宁真人“太乙奇门剑”中的招术，特意用来试探“铁扇阎罗”孙法武的真正实力，究有几何？

见对方不但躲过，居然还能逆袭进招，心头也自暗赞，同时对四灵寨也越发加重戒心！铁扇点到丹田，慕容刚吸气缩腹，掌好分寸，欲使对方仅差丝毫，无法点上，则招术自然用老，然后用手中长剑“孔雀剔翎”轻轻一挑，对方右臂非断不可！

念头一定，刚自把气一吸，突然看见孙法武满面得意之色！慕容刚何等聪明？知道不妙，前计齐捐，毫不考虑地一剑斜劈对方肩背！

“铁扇阎罗”孙法武眼看得手，但慕容刚突然变计，以攻还攻，自己怎肯以一扇换他一剑？足下微点，人已侧窜丈许！

慕容刚攻敌必救，解了自己之厄以后，才敢分神一看究竟，不由沁出一身冷汗！暗暗警戒自己，江湖之大，果有能人，千万不可以为自己艺出“宇内双奇”，八载苦研，就可以傲视天下武学！刚才若非临变机敏，岂不毁在这“铁扇阎罗”孙法武的奇绝兵刃之下？

原来孙法武手中那柄长约一尺七八的铁扇，此时业已长过二尺，慕容刚若照初意吸气缩腹，丹田重穴必被铁扇骤然一长之下点上，要害所在，纵有一身功力，不死亦将重伤！孙法武身形纵出以后，“哈哈”一笑，“刷”的一声把手中铁扇打开，足下按着八卦方位，不停游走，单手持着扇柄，就好像替慕容刚打扇一般，风磨铜丝的扇面和精钢扇骨，一齐微微不住颤动！

慕容刚一番历险，戒意已深，看孙法武那副神情，知道他这柄铁扇，除了能够伸缩之外，定然还有什么花样在内！不敢丝毫大意，先提足一口“混元真气”，弥漫周身，手中长剑，斜举胸前，且不急于进招，纳气凝神，静观其变！

“铁扇阎罗”孙法武足下越转越疾，手中铁扇也颤动得越来越快，慕容刚身在中央，真觉得四面八方均是孙法武单手持扇、矮身盘旋、面带诡异笑容的人影！

吕崇文看了半天，真猜不出这孙法武不动手进招，只是围着慕容叔父乱转，并拼命颤动铁扇所为何故？

但南天义因深悉“太湖三怪”底细，心内早已雪亮，知道他那柄铁扇的十三根精钢扇骨，根根中空，以“梅花间竹”之法，藏贮着一种迷魂香粉和一种细若牛毛的毒针，此时正以内家真力，慢慢将迷粉毒针，聚向铁扇顶端，然后尽力一抖，再以“铁扇罡风”随后一搨，对方纵然不被毒针所伤，但只要嗅入一点迷魂香粉，也就骨软神昏，任人摆布！

慕容刚若以精妙剑术掌招，逼得孙法武无暇施展这扇中所藏的迷粉毒针，或可无妨？如今气定神闲的要想来个以静制动，却恰好给了“铁扇阎罗”孙法武一个无上机会！但一路行来，业已看出吕崇文年轻好胜，慕容刚外表虽然谦和，其实骨子里比吕崇文还要气傲心高！双方胜负未分，不便发话点明，只得自座中站起身来，准备万一有变，立时援救！

吕崇文见南天义这种神色，知道不妙，虽未随同起身，两手已经按住坐椅扶手，随时均可一纵而出！

慕容刚见孙法武越转面上那股狞笑得意之色越浓，心中也已警觉，改变主意，不再等待敌方出手，潜运“混元罡气”，“移岳推山”，先发制人，

左掌当胸慢慢推出！

恰好孙法武也已把迷魂香粉和牛毛毒针聚向扇端，准备停当，侧身左旋，避开来势之后，发声狂笑，对准慕容刚面目五官之间，铁扇一抖一扇，一片透骨阴风，带着无数银芒及一股极淡的氤氲气息，一齐狂卷而至！

慕容刚一掌击空，对方已自发难，这近距离之间，满空突然布满银芒，再好的轻功，也已无法躲避！

只得怒喝一声，真气弥漫周身，自闭百穴，左掌一扬，用佛门“般禅掌力”，把奔向五官面门的无数毒针，一齐震飞，但鼻端仍然微闻香味，手足一软，神思一昏，便即晕倒在地！

“铁扇阎罗”孙法武一声“哈哈”犹未出口，半空中青芒电闪，吕崇文人到当头，怒叱说道：“无耻恶贼！还不与小爷纳命？”

“青虹龟甲剑”化成无数寒星，一片剑雨，倒卷电旋而下！

吕崇文因见慕容刚中人暗算，急怒之下，一出手便是“太乙奇门剑”中的绝学“化雨飞星”！孙法武见威势太强，顾不得再对地上的慕容刚下手，“金鲤穿波”，倒纵而退！

老贼轻功极高，应变又快，就这样还被“青虹龟甲剑”端的精芒在大腿肉厚之处划了三寸来长一道伤口，深约一寸，顿时血染中衣，疼得一咬牙关，发动事先暗号，口中胡哨一声，盟弟“癫虎”彭飞、“玉面神鹰”萧子俊，以及“小四灵”中的“铁臂金龟”伊义、“常山蛇”焦淳、“青面狮”巴雄等五人，各亮手中兵刃，一拥齐上，自己却赶紧取药敷治伤口！

吕崇文一剑逼退孙法武后，见群贼蜂拥而来，剑眉双剔，杀气盈眸，俯身抓起慕容刚往南天义一抛，口中叫了声：“南老前辈赶紧设法救治我慕容叔父，这千万恶贼子，交我人一打发！”

慕容刚被南天义接住，群贼已至，吕崇文纵声长笑，宛若龙吟，“青虹龟甲剑”连演师门剑法之“长虹怒卷”“乱石崩云”“风摇万叶”，根本看不清是人？是剑？及怎样出招！一片青色精芒电掣之下，“呛啾啾”一阵金铁交鸣，“铁臂金龟”伊义的镔铁怀杖、“青面狮”巴雄的护手双钩和“癫虎”彭飞的锯齿雁翎刀，均只剩下半截在手！

群寇立被这种奇绝招术和宝剑威力镇住，彼此方在面面相觑，“铁扇阎罗”孙法武伤已裹好，看出吕崇文剑法来历，铁扇一举，大声喝道：“这小子是北天山静宁妖道门下，我们人有这多，怕他何来？千万立时搏杀，不可纵虎归山，为本寨贻留后患！”

纵身领导群贼，二度蜂拥而上！吕崇文腾挪纵跃，人如百变神龙，点刺劈挑，剑化千重光影，邀住群贼，放手狠斗，根本不让任何一人能够分出身来扰乱南天义对慕容刚下手救治！

南天义一向敛刃藏锋，其实他对解救这类毒药迷香之物，原具专长！一粒灵丹入口，慕容刚人便清醒，发软的手足四肢，也在逐渐恢复，观看场中混战情势，吕崇文仗着一柄威镇群邪的“大漠神尼”昔年名剑和精妙剑术，独斗六贼，竟无丝毫窘状。

“太湖三怪”个个都是当今绿林道中一时之选！“小四灵”功力亦颇不俗，六个强梁巨寇，合手斗一个弱冠少年，竟自不能取胜，“铁扇阎罗”孙法武不禁脸上微红，怒声喝道：“二弟三弟和伊寨主等，还不尽力施为？今日若不能摘下他们的项上人头，四灵寨威名岂不扫地？”欺身进步，铁扇点打划戳，招招致命！其余五人，也跟着全换了进手招术，拼命进攻，威力果

然颇增不少！

吕崇文“哈哈”一笑，正待也出全力拼斗，突然这练武场边的山壁之上响起一声娇叱，“飞天火燕”魏红绡带着五六个手执铁筒的寨卒一齐现身！

“小四灵”之首的“铁臂金龟”伊义满面喜色高呼一声：“各位暂退，让他们尝尝我四妹‘子母硫磺弹’的滋味！”

六贼闻言，往后撤身，魏红绡冷笑一声，把手一挥，那些寨卒齐用手中铁筒往外连甩，五六个碗口大小的绿色火珠，便自凌空飞落！

南天义叫声“不好”，说道：“慕容兄与吕小侠赶紧贴近那班贼子动手，让这女贼有所顾忌！”

话音才落，绿色火珠业已当空自爆，每一粒爆散成十余粒小小绿火，满天横飞，煞是好看！

这时慕容刚功力已复，知道这类硫磺火珠不但有毒，并且见物即粘，一时难灭，端的霸道已极！

遂与吕崇文一个用“玄门罡气”，一个用“般禅掌力”，尽力施为，劈开当前的漫天绿火，并如南天义之言，飞扑“太湖三怪”和“铁臂金龟”伊义等人，与他们贴身缠战！使“飞天火燕”魏红绡纵然再有什么厉害火器，也因有所顾忌，难以出手！但南天义自己却因身边还有一个神智不清、如醉如痴的杨坤需要照应，以致吃了大苦！

火珠一爆，绿焰四飞，他内力真功本就不如慕容刚、吕崇文，再加上护卫杨坤，劈挡自然不及，自己背上和杨坤胸前连中两弹，赶紧相准这练武场尽头深壑边上的一块巨石，拖着杨坤就地连滚，好容易滚到石后，但腰背之间业已被那硫磺毒火灼起了几个大泡，杨坤伤得更重，胸前连烧带被滚拖所擦，血迹殷然，人已奄奄一息！

慕容刚、吕崇文这一次与“太湖三怪”等人动手，也不比先前，边打边自暗中叫苦！

因为目前形势胜败两难！“飞天火燕”魏红绡率着五个手执火器的寨卒，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倘若方才不照南天义之计，扑近“太湖三怪”及伊义等人缠战，拿他们作了护身符，任凭“般禅掌力”和“玄门罡气”是傲视江湖的武林绝学，恐怕也不能完全挡住那些漫空毒火，此时早已有了伤损！

所以胜既不能，败则更无是理，慕容刚暗想这种情形之下，不管缠到多久，自己这边岂非永处不利地位？

他们心中烦恼，敌方自然精神抖数，六个强徒耀武扬威，不但全是进手招术，口中还不住讥讽嘲刺！

吕崇文忍不住心头火发，怒吼一声，剑挟惊风，削落了“青面狮”巴雄的一头短发，就势“浪卷澜翻”，“青虹龟甲剑”荡起一圈青虹，逼开缠绕自己的“癫虎”彭飞和“玉面神鹰”萧子俊，要想乘机摸出囊中铁石围棋，用“乱洒天花”手法，先解决掉峭壁之上的“飞天火燕”魏红绡和手执那内盛子母硫磺弹铁筒的五六名寨卒，剩下眼前几个贼子，光凭武艺动手，便好打发！哪知刚刚逼退三贼，手还未伸入囊内，魏红绡见机即施，纤手扬处，三支蛇焰箭，枝枝带着一溜蓝火，已作品字形电疾射到！

吕崇文不及再取铁石围棋，右剑左掌，连挑带劈，把三枝蛇焰箭一齐击落！但身后风声，方才被自己逼退的三贼，又复群攻而至！

“飞天火燕”魏红绡更是刁钻，自己居高临下，策应全场，却叫一名寨卒，绕往南天义、杨坤二人藏身的大石侧方，再用子母硫磺弹加以暗算！

慕容刚目光闪处，虽已瞥见，但壁上的魏红绡等人，子母硫磺弹铁筒筒口，均已直对战场，只要敌方往后一退，或是自己想抽身往援南天义等人，当中稍有空隙，定然数弹齐发，满空爆散毒火绿焰！

万般无奈，只得依然用精妙剑术，缠住“铁扇阎罗”孙法武、“铁臂金龟”伊义和“常山蛇”焦淳三人，口中大声喝道：“女贼差人暗算，南兄多加小心！”

南天义被那硫磺毒火灼伤颇重，疼得火辣辣的一般，偏偏伤处又在背上，自己不好敷治，只得强咬牙关，先用唾液，化开几粒丹药，敷在杨坤胸后那片烧成焦紫之色、血肉模糊的伤口之上！

可怜杨坤本来就被那灭门惨祸刺激得神智不清，再加上这样重伤，人已全疯，抓起地上一块山石，张嘴便是几口，“格崩”连声，把自己牙关咬得渗渗出血，双目布满红丝，那付惨厉的面容，委实怖人已极！

南天义知道此人业已无救，方自长叹一声，突然听见慕容刚叫自己当心，抬头一看，果然一个寨卒，手执那内贮子母硫磺弹的铁筒，正从山壁之上悄悄掩至！不由钢牙一咬，暗恨这班贼子真个万恶！

如此赶尽杀绝，说不得自己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违背昔日誓言，再度用一用那些终身不愿再动之物！

手刚伸入怀内，那名悄悄掩来的寨卒，突然莫名其妙地抛却铁筒，双手捧腹，在山壁之上，纵声狂笑起来！

笑声如痴如狂，越笑越烈！“飞天火燕”魏红绡闻声却顾，脸上刚刚微露讶色，欲待喝问，身旁其余的几个寨卒，竟然也一个个抛却手中铁筒，捧腹狂笑，甚至笑得在地上乱滚！

魏红绡见这种事情太已怪异，突然想起了江湖之中的一种传说！心中方自一震，身后“飕”的一声，赶紧滑步飘左数尺，面前山石之上“叮”的一声，坠落一枝紫色小箭！魏红绡一见这紫色小箭，越发知道方才所料无差，翻手拔剑，护住前胸，霍地抬头一看，峭壁顶端露出一个黑衣蒙面人的半截身影，手指弹处，又是几缕尖风，凌空袭到！

魏红绡哪敢再停，亡命一般的窜入一个秘洞之内，边纵边向孙法武、伊义等人大声叫道：“孙香主及大哥等人千万留神，‘千毒人魔’西门豹突然来和我们作对！”

魏红绡畏惧“千毒人魔”一逃，子母硫磺弹的威胁一解，慕容刚、吕崇文受制于人、郁积已久的怒气立时爆发！

慕容刚长剑“幽壑蛟腾”，一刺一震，孙法武虎口发麻，铁扇几乎出手，翻身疾退八九尺远！

慕容刚逼退了一个最强的对手之后，动作快得简直如同闪电一般，连人带剑，倏地翻回，招化“反臂倒劈丝”，剑光掠处，血雨腾空！“铁臂金龟”伊义连肩带背被劈成两段！

慕容刚与“铁扇阎罗”孙法武动手之时，中了他铁扇之内暗藏的迷魂香粉暗算，几遭不测，经南天义救醒之后，又被“飞天火燕”魏红绡的子母硫磺弹弄得窘迫不堪！

他自下山以来，还真是第一次与人动手，便自吃了这多暗亏，怎不气愤填膺？手下也自然而然再不留情，施展出真正的绝学！就在右手长剑力劈“铁臂金龟”伊义的同时，左掌也自凌空吐劲，打向“常山蛇”焦淳！

焦淳见已操胜算的局面突然生变，便知不好！再见慕容刚神威奋发，大

哥伊义已在剑下作鬼，哪里还敢接招？“紫燕斜飞”，腾空便起！

慕容刚一掌击空，就势翻手，二度发力！

焦淳人在空中，突然眼前一黑，嗓口一甜，直如断线风筝般的，被一股劲疾罡风震得飞出一丈多远，无巧不巧地，恰好摔在了大石背后的杨坤身侧。

前文交代，杨坤人已全疯，满腔的血泪悲愤，化成一股暴戾之气，带着周身血迹，正在拼命咬那山石解恨！

焦淳经这一震一摔，人也微晕，那杨坤突见杀家仇人，好像略微恢复了一点灵智，舍却口中山石，一把抱住焦淳，向他的咽喉颈项之间，一连便是几口！

焦淳被他咬得连叫都叫不出声，只是不住惨哼，拼力挣扎！

但杨坤此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力，十指如钩，生生抓入了他的肋缝之中，两人宛如生成一体，怎能挣扎得脱？

南天义空自目对这般惨状，看得目眩神摇，连自己背后的剧疼均已忘却，忽然一声“不好”，但救援已自不及，只得凄然掩目！

原来那杨坤竟拼命用力，搂定“常山蛇”焦淳，一阵翻滚，双双坠入那无边绝壑！

慕容刚剑劈伊义，掌震焦淳，跟着进身猛扑孙法武，施展看家绝学“卅字多罗剑”，“卅”字本是“千手”之意，孙法武真觉得对方一柄长剑化作了千百柄一般，把自己裹入了千重剑影之中，变幻莫测，不知所由，独门兵刃铁扇上的几手绝招，不但丝毫施展不开，连招架躲闪均极其艰难，几个回合以后，生命业已危在顷刻！

吕崇文那面更是来得痛快，“飞天火燕”魏红绡一退，“青虹龟甲剑”精芒闪处，北天山静宁真人的惊世绝学“太乙奇门剑”立时展开，身形往后一撤，人走外圈，宛如电疾风飘般的围着“癫虎”彭飞、“玉面神鹰”萧子俊和“青面狮”巴雄三贼，按着阴阳八卦太乙九宫等方位，把步眼活开，使对方惊觉身陷危境之中、未仔细看清门道之前，不敢妄自逃遁！然后突然倒转阴阳，逆运九宫，长啸一声，剑演奇门剑中绝招，回环扫荡，漫空俱是光雨寒星，挟着森森剑气，向三贼猛攻而至！

果然三贼一阵慌乱，吕崇文“拨云见日”，“青面狮”巴雄洞胸殒命！“神龙掉尾”，“癫虎”彭飞腰斩亡身！

剩下一只“玉面神鹰”，怵于对方过于精妙的剑法和宝剑的威力，业已胆摄魂飞，毫无斗志，足下踉跄处，“鹰隼入云”，拔起三丈来高，便想独自逃命！

吕崇文所习轻功，是最上乘的“七禽身法”！

“青虹龟甲剑”平举胸前，竟与“玉面神鹰”萧子俊一同腾身，半空中绝招突发，“混沌中开”，宝剑分心一点即收，猛提一口真气，长身竟又升起六尺多高，倏然掉头向下，手挥处，一片惊风盖顶而落！

萧子俊哪里料得到，自己这“玉面神鹰”的外号，应该转赠吕崇文才对！但见他真像一只神鹰一般，半空中发招变式之后，居然还能提气长身，自己余势早衰，想避亦自不及，剑光落处，一声惨号，活生生地被吕崇文的“青虹龟甲剑”从头至尾，劈成两半！

吕崇文把三贼料理之后，身形并未稍停，加速扑上峭壁顶端，要想找寻那“千毒人魔”西门豹的踪迹！

但等人到壁顶，形影毫无，吕崇文只得回头为南天义敷治背上伤势。

那边慕容刚把“铁扇阎罗”孙法武圈在千重剑影之内，宛如灵猫戏鼠一般，正待下手搏杀！突然看见吕崇文“青虹龟甲剑”下，诸贼俱已伏尸！心中微一不忍，剑化“夜叉探海”，在孙法武右腕“大陵”穴上轻轻一点！

第五章 警眼识奇珍 铁杖双挥逢大敌 惊心囚古墓 桐棺六尺现人魔

话说慕容刚剑尖刚在孙法武右腕“大陵”穴上轻轻一点，孙法武手中铁扇“咣啷”坠地，长叹一声，瞑目待死！

慕容刚回剑入鞘，俯身拾起他那柄铁扇，向孙法武冷冷说道：“照你铁扇之中暗藏毒针迷粉，不凭真实功力，实施暗算伤人的无耻行为，本应杀却！你睁眼细看，洞胸裂脑的满地遗尸，作恶之人一旦报应临头，全是这般光景！慕容刚体念上苍好生之德，留你一人，但毁去你这作恶的兵刃。你归报四灵寨各堂令主，不必时时弄这些浅薄无聊的手段，让他们寨中弟子平白送死！天大的冤仇，明春三月，我叔侄赴约翠竹山庄，双剑会四灵，了断个清清白白，岂不干净？……”

慕容刚一面说话，一面暗运神功，话至此处，精钢折扇已被他揉成一团铁球，见孙法武羞惭满面，目仍未开，遂突作“狮子吼”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慕容刚业已放你，还不快走？”

孙法武听到慕容刚末后数语，宛如醍醐灌顶，心头一片清凉，双目倏然睁开，见对方突然扬手抛起一团黑忽忽之物！

接过一看，正是自己的成名兵刃精钢铁扇，但此时已被慕容刚暗运神功，捏成一个铁木鱼形状，灵光一现，心头又是一片空明，原来满脸的暴戾凶煞之气，全化成安详的微笑，一语不发，向慕容刚合掌深深一拜，并与吕崇文、南天义略为点头招呼，然后双手捧着那由精钢铁扇变成的铁木鱼，安然回身，举步而去！

慕容刚见“铁扇阎罗”孙法武这样一走，灵台之间，仿佛竟比昔日所作的那些千金倒囊、一剑诛仇等豪迈侠义之事，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极端受用！

这时那些倒地狂笑的寨卒，有的业已气绝，有的也仅剩奄奄一息，但仍在凄厉狂笑不止！

慕容刚不觉心惊，知道这些未死的寨卒均已无救，不忍看他们多受痛苦，举掌一挥，一齐死去！

南天义腰背的灼伤，已由吕崇文为之敷药包扎，想起方才一场惊险搏斗，向慕容刚摇头叹道：“慕容兄，今日之会，虽然斩却了五个强徒，但那杨坤依然与‘常山蛇’焦淳并骨深壑！全家五口，一人不活，委实惨绝人寰！但据我看那‘铁扇阎罗’孙法武临去的神情，此人可能从此回头，慕容兄厚德仁心，令人敬佩！”

慕容刚也为杨坤一家的悲惨遭遇，悯默不已！

吕崇文想那些寨卒突然发笑之事，向慕容刚问道：“慕容叔叔！那‘千毒人魔’怎的居然帮助我们？他使那些寨卒倒地狂笑，是用的什么手法？”

慕容刚也是一样茫无所知，南天义却纵上山壁，拾来那枝紫色小箭，向吕崇文笑道：“这是‘千毒人魔’西门豹的几桩著名厉害绝技之一，名为‘追魂断肠笑箭’，打中人身，若不知解法，顷刻光阴，便即狂笑不止而死！至于他突然反助贤叔侄之故，据老夫看法，可能此人确已真正改悔，自觉当年之事对贤叔侄歉疚太深，才在暗中相助，略示赎罪之意！此人昔日所行，恶孽虽重，但生平不轻然诺，他不是在那片荒坟之中留言，曾说南行千里以内，必然设法把这段恩怨作一合理了断？依南某奉劝，反正他行踪飘忽，难以寻找，慕容兄与吕小侠暂把此事撇开，且作胜游，看看此人是否言而有信？”

吕崇文慨然说道：“我自己一身安危，比起父母之仇，轻重何啻天壤？

‘千毒人魔’西门豹倘若果如南老前辈所言，他叫做心机枉费！”

慕容刚也说道：“‘千毒人魔’纵然当真回头，他昔年愚弄慕容刚转递人耳毒匣之怨可解，害我恩兄之仇，仍在必报！南兄及文侄，我们彼此留神，一路上凡事小心，不要再中入暗算，被这老魔头借机市恩才好！”

南天义微微一笑，再未出言，这练武场中的满地遗尸，自有摩云岭“小四灵”手下之人收拾，三人寻回马匹，下得摩云岭，顺便游览一番这括苍山的景色！

江浙山水，多半灵奇，括苍是浙东名山，雾嶂云崖，流泉飞瀑，景色果然极美！

三人流连多日，仍不忍去，这天在一座参天翠峰半腰，慕容刚与南天义指点云烟，吕崇文却在一旁负手观瀑。

突然峰下又有履声传来，慕容刚闪眼一看，见是两个手执禅杖的白衣僧人，步履沉稳，气概昂藏，似乎武功不弱！但因素不相识，彼此均系游山，多打量别人易招误会，所以并未多看。那两个白衣僧人业已走过三人身边，欲上峰顶，但忽然其中走在左边、身量稍高的僧人咦了一声，说道：“师弟慢走，我有点事！”回身走到三人面前，单掌问讯说道：“贫僧大通，师弟大德，与三位施主虽然萍水相逢，也是一段缘法！这位小施主左肩长剑似非凡物，贫僧冒昧启齿，可能见借一观么？”

慕容刚见这大通、大德二僧好端端的要向吕崇文借剑观看，已知可能与西域一派有关，还未想出怎样答话为安，吕崇文艺高人胆大，已自左肩拔出“青虹龟甲剑”，递与大通和尚，含笑说道：“大师高人慧眼，一瞥之下，居然识出此剑尚非凡物，要看请看！”

大通和尚双手接过“青虹龟甲剑”略一端详，与师弟大德同时面色微变，将剑还与吕崇文，念了一声佛号说道：“阿弥陀佛！贫僧想不到这‘青虹龟甲剑’重现江湖，小施主怎样称呼？既然持有此剑，可知道此剑的来历？”

吕崇文傲然笑道：“在下吕崇文，‘大漠神尼’昔年这柄‘青虹龟甲剑’，诛邪除魔，驰誉江湖！此剑来历难道还不够辉煌？大师无端动问，可是与西域一派有甚关联么？”

大通和尚又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吕施主知道这段渊源就好，贫僧师兄弟正是西域门下，与吕施主虽无恩怨可言，但这柄剑对我西域一派却仇深似海！今日贫僧向吕施主化件莫大善缘，这柄‘青虹龟甲剑’能否赐交贫僧，带回西域？”

吕崇文见他一厢情愿，不由好笑道：“化缘在你，结不结这段善缘，权却在我！倘若在下有违大师尊意，又待如何？”

大通和尚沉着脸道：“那吕施主你就要代替昔年大漠妖尼偿还北天山一段血债，并与整个西域门下为敌！”

吕崇文朗声长笑问道：“大师开口西域，闭口西域，你们西域一派究竟有些什么了不起的惊人绝学？”

大通和尚怒道：“不信你就试试！”当胸问讯的左掌微推，一股极强劲气劈面袭到！

吕崇文见这大通和尚真敢动手，剑眉方自一挑，慕容刚一路行来，也已看出无忧头陀的佛家慧眼果然无差，吕崇文这一柄“青虹龟甲剑”下，不知要有多少江湖豪强遭受劫数！弄得自己只有竭力压制他的刚强本性，处处设

法为他减少杀孽！此时见大通和尚竟然发掌，生怕触恼这位小魔头，顿时又是一笔血债！遂一拂衫袖，把对方所发的掌力化解无形，口中说道：“出家人怎可妄自生嗔？彼此萍水相逢，互无瓜葛，我侄儿这柄‘青虹龟甲剑’乃得自北天山绝壑之中，慢说是此剑旧主人‘大漠神尼’被江湖尊为天下第一剑客，一生正直，极受武林爱戴！纵然有什么恩怨未了，贵派尽可柬邀天下武林成名人物，当众说明与‘大漠神尼’结仇的根由，以凭公断！那时我侄儿既然敢用此剑，绝无不敢承当之理！若是像这样三言两语，就凭空把此剑带回西域，岂非过份瞧不起在下一行，大师莫被无名孽火蒙蔽灵明，在下敬告一语！”大通和尚与师弟大德在西域门下是二代弟子中的杰出人物，平素自视甚高，但方才当胸吐掌的那股劲力不小，这书生打扮之人袍袖一挥，便即化解，知道休看这老少三人，可能个个都是强手！打量慕容刚几眼，冷冷说道：“阁下何人？话倒讲得轻松，不要说叫我们柬邀天下武林成名人物，就是你们三人，倘若今日当面错过，海角天涯，还往哪里去找？”

慕容刚知道西域一派能手极多，自“魔僧”法元在北天山较技，死在“大漠神尼”青虹龟甲剑下之后，所有西域弟子一律禁止踏入中原！今日这括苍山中突然又现他们的踪迹，可能业已练成什么绝艺，要想再与中原各派一争雄长，对于此事，自己无需隐讳行藏，南天义也气味相投，交好甚厚，不必再加避忌！遂含笑说道：“在下慕容刚，人送外号‘铁胆书生长白狂客’！大师只管照我方才所说，柬邀天下武林人物，北天山冷梅峪与恒山紫芝峰两处，随时均可找到我叔侄！”

大通和尚哦了一声，并未现出多少惊愕之色，点头缓缓说道：“阁下原来就是‘铁胆书生’，贫僧耳中听说过你这么一号人物！北天山冷梅峪与恒山紫芝峰是静宁真人和无忧大师居处，你叔侄艺出‘宇内双奇’，怪不得如此傲慢！但‘双奇’名号唬不住西域门下，柬邀武林各派之事，就依阁下所言，但今日这段遇合，却不能不留个纪念！撇开‘青虹龟甲剑’与‘大漠神尼’一节暂且不谈，贫僧师兄弟要领教领教‘宇内双奇’秘授亲传的武林绝学！”

慕容刚见这大通和尚词锋咄咄逼人，心中也自有气，淡淡一笑说道：“天下之大，何奇不有？慕容刚叔侄决不敢以技炫人！但大师一定要逼我献丑，那也无妨！怎样比较，悉听尊便，大师们尽管划出道来！”

南天义早就知道慕容刚是无忧头陀师侄，但想不到与北天山静宁真人也有关联！见慕容刚神色微愠，知道有场好戏可看，往后一退，与吕崇文并肩而立，含笑欣赏这两个言语神情均极狂妄的僧人，到底出些什么希奇题目？

大通和尚听慕容刚要自己划道，遂往左侧峭壁的一块突石之上看了一眼，侧脸向大德和尚说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印雪泥！我们远自西域来游中土名山，何不在括苍灵峰留上一点历久不磨的纪念呢？”

说完，师兄弟双双闭目凝神，霍地双目一开，精光电射！右手禅杖拄地，左掌虚空一推，那峭壁之间突出的一块大石之上，立时现出了两只淡淡的手印！

慕容刚知道这是西域一派独擅胜场的“大手印”功夫，看这大通大德二僧，并不像西域派中主脑人物，这“大手印”业已练到距离这远就能隔空印石，虽然右手禅杖在地下一拄，借力不小，但仍足惊人，西域武学，端的不可小视！

一面思索，一面估量那块大石，约有数千斤重，石根陷在壁中，欹侧半

悬，形势颇险！遂拿定主意，要折服双僧，仍自淡淡笑道：“佛家讲究寂灭无相，一留痕迹，便落下乘！这两只手印，后世愚夫容易附会成什么神仙鬼怪之说，何况此石势危，一旦突逢地震，可能坠落为祸，趁着今日四顾无人，将它毁去，也是一场功德！”

借着说话的工夫，佛门绝学“般禅掌力”业已提到十成，话完偏头向吕崇文笑道：“文侄，我把这大石抓落之后，你便以罡气将它击碎，免得坠下深壑之时，因此石体积太大，酿成别的灾变！”

吕崇文含笑点头，慕容刚缓抬双手，虚空往那大石之上一搭，猛然截目一喝，双掌一抓，只听得“格崩崩”连声巨响，那块大石果然根际浮动，慢慢离壁倒下！

吕崇文“哈哈”一笑，声若惊雷，施展北天山冷梅峪八年所得，双掌胸前全力猛推，震天巨响过处，那大一块山石，硬被他所发的“玄门罡气”击成数十小块，石雨星飞！威势之强，不但西域双僧心悸神摇，连远在乔松长草之下徜徉游行的三匹骏马，也被惊得“希聿聿”嘶鸣不已！

大通和尚懂得吕崇文劈空碎石，声势虽然惊人，尚不算太难，那慕容刚“空掌抓物”的神功确实举世罕见！把心神一定，向慕容刚点头说道：“施主果然不愧艺出‘宇内双奇’，掌力方面，贫僧敬服！但还有几手杖法，要想一并领教！”

慕容刚见他们无了无休，也自蹙起心火，冷笑答道：“西域‘飞龙杖法’久所驰名，慕容刚不自度德量力，索性狂妄一下，就以两只肉掌，接接贵师兄的一双禅杖！”

大通和尚确实惊慑慕容刚的掌上神力，要想凭借掌中沉猛精妙的禅杖挽回颜面！但听慕容刚竟然自愿以一敌二，并还空手接杖，师兄弟对看一眼，仍由大通和尚笑语说道：“施主豪气干云，贫僧等敬遵台命，讨教‘双奇’绝学！”

慕容刚冷冷说道：“大师们只管施为，慕容刚静候指教！”

大通和尚一声“阿弥陀佛！”与大德和尚二人，身形略退即进，铁禅杖“双龙闹海”，带着无比风声，电扫慕容刚左右双胁！

慕容刚轻笑一声，飘身而起！大通大德不等双杖打空，坐腕沉肘，已自收势带回，二度发杖，“风扫残云”，往慕容刚腰背之间，奋力斜砸！

慕容刚见他们三度发杖，也自猛提真气，身躯凭空再升，呼呼两响，铁禅杖贴着鞋底掠过！不等他们收招换势，慕容刚两度提气，离地已有一丈七八，突然折腰往下一扑，双臂平分，好似要用“飞鹰攫兔”的七禽身法搏击双僧！但扑到中途，倏然收势，身形疾打千斤坠，宛如沉雷泻地一般，落在双僧面前四五尺远，右掌一吐，“裂石开碑”，照准大德和尚当胸击去！

他这种身法，变幻得过份出人预料！大德和尚一身功力不弱，但眼前好似无法逃得过这一掌之厄！

正在千钧一发之时，大通和尚的铁禅杖“盘头盖顶”，疾扫慕容刚后脑！好个慕容刚，这“裂石开碑”居然仍是虚招，右掌乍吐即收，反臂一圈，恰好掳住大通和尚疾扫而来的禅杖！大德和尚亏了师兄一杖，解了自己之危，脸上微红，铁禅杖“毒龙寻穴”，也自当胸点到！慕容刚左掌一伸，照样硬夺禅杖，并把双杖往左手一并，一声冷笑道：“大师们多多包涵，慕容刚无礼得罪！”右掌一举，猛击双铁杖中腰，“咣啷啷”震天巨响，两根铁杖断成四截！

大通大德二僧，若不是撒手稍快，连虎口也必震裂！空自身怀一套极其精妙的西域“飞龙杖法”绝学，未等施展，禅杖便被人家毁去，不由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慕容刚对这两个西域僧人印象不好，一松手丢却两根半截铁杖，寒脸问道：“大师们，我们是到此为止？还是另有指教？”大通和尚满面羞惭，凶睛一转，合掌宣了一声佛号，把气一沉，缓缓说道：“慕容施主既然问到，贫僧照实直言，今日虽败，尚有不服！明夜在南行五十里的仙人洞，敬候施主，倘若再败，便立时回转西域，禀告掌教，柬邀天下英雄，共断当年之事。”

慕容刚剑眉双挑，尚未答言，吕崇文已先冷笑说道：“和尚们得了便宜，莫要卖乖！我慕容叔父近八年来事事宽仁，今日只毁去双杖示儆！倘若换了在下，你们能不能回转西域？尚未可知！仙人洞内，就是刀山剑树，虎穴龙潭，我们明夜必到，无事就此请便，吕崇文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样五蕴不空，六根不净，背着佛像作幌子的假出家人，休要坏了我们游山清兴！”

大通和尚被吕崇文抢白得无地自容，满脸笼罩杀气，阴恻恻他说道：“吕施主小小年纪，说话如此刻薄，污辱圣僧，死后岂不怕入‘拔舌地狱’？今日败军之将，不足言勇！明夜相逢，贫僧倒要单独会会吕小施主！”

吕崇文纵声长笑说道：“兹世何世？江湖中的魑魅魍魉多至不可胜数！十八层地狱纵然再加一倍，也不够收容他们！我叔侄替天行道，仗剑诛邪，便真身入死狱，也非所惧！和尚们莫再唠叨，可是嫌我‘青虹龟甲剑’的锋芒不利么？”

大通大德二僧此时手中兵刃已无，还真怕吕崇文翻脸动手，见他眉间已聚杀气，双目神光慑人，不敢再肆口舌，狼狈而去！

吕崇文等二僧去远，向慕容刚问道：“慕容叔叔，明夜之约，我们对这两个西域僧人，是杀是留？叔叔还是先加指示，免得到时又要怪我！”

慕容刚道：“照利害关系来说，这二僧如果一放，‘青虹龟甲剑’重现江湖及在谁手中之讯，立时传扬开来，跟着便是西域僧人一拨一拨，无了无休的寻仇报复！但我们既然敢用此剑，自应担当一切，不能因畏事而效绿林贼寇所为，杀人灭口，明夜还是不必伤他，而以暗中施展绝学，警告他们知难而退的好！”

那南天义却自听西域双僧订约仙人洞之后，始终就在皱眉深思，未加任何表示！

三人继续略为浏览景色，便即策马下峰，各作休息，准备明夜赴那西域双僧大通大德之约！次日傍晚，三人南行约有五十来里，南天义指着一座巍峨峭拔的山峰，向慕容刚叔侄说道：“仙人洞就在这座高峰之上，我虽未来过，但曾闻人言，此洞曲折迂回，洞中套洞，秘邃已极，常人无敢深入！据我之见，那西域双僧武功虽然不凡，但决非贤叔侄敌手！订约在此之故，可能是他们已把洞中一切摸熟，要想仗着这仙人洞的特殊地形，对我们有所不利！所以我们但能不进此洞，便不必轻身涉险！”

慕容刚正在点头，吕崇文却已说道：“一座山洞，任凭当初开凿之人如何巧夺天工，顶多不过是有些八卦九宫、五行四象等迷踪之妙罢了！但这些名堂，难得住谁？我自下山以来，觉得江湖中的鬼蜮伎俩多到不可胜数，并也有许多极为有趣之处！早已立意见识到底，然后才能在其中求得经验。倘若遇事畏缩，不如找一处深山幽谷，独善其身，又何必自称义侠，要以这三尺青锋、满腔热血，为江湖荡涤膻腥，除暴安民，兼善天下呢？”

吕崇文说话未加思索，冲口而出，不但南天义听着不是滋味，竟连慕容刚也一齐抢白在内！

慕容刚与他叔侄情深，固无所谓，南天义也知道吕崇文素来口直，犹存童心，并不介意，只是“哈哈”笑道：“吕小侠侠骨英风，令人可佩，不过你错会我意！我只是表示凡事必须小心，倘一中奸谋，任凭你盖世英雄，可能一无用武之地，便即埋骨荒山，岂不为天地之间消失一分正气？若谈到‘畏缩’二字，慢说贤叔侄出‘宇内双奇’，睥睨天下！就是南天义一生也怕过谁来？这峰上陡峭难行，反正慕容兄宝马通灵，就让他们留在峰下，我们上峰一探！”

吕崇文知道自己失口，刚唤了一声：“南老前辈……”

南天义笑道：“吕小侠不必解释，彼此知交，哪会计较这些？我们上去看看！”双臂一抖，就在马背上腾身，直起三四丈高，人贴峭壁，巧纵轻登，便往峰上而去！慕容刚脸带薄嗔地看了吕崇文一眼，叔侄双双施展轻功，跟随南天义飞纵而上！

攀登过半，苍崖翠壁之间果然有一大洞，大通大德双僧，两手空空，未持兵刃，正在洞口相待！

遥见三人上峰，大通和尚气发丹田，高声叫道：“三位施主真个信人，贫僧师兄弟洞内候教！”

话完晃身闪入洞内。

慕容刚足下加功，电疾扑到，但距离过远，人到洞口之时，双僧形迹早杳！

剑眉微皱，等南天义、吕崇文到来，说道：“西域双僧神情诡秘，定然有甚毒计，我们赴约来此，洞是必进，不过务须特别小心，尤其文侄，绝对不许妄逞匹夫之勇，否则我必严惩不贷！”

因洞中黑暗，一进洞口，慕容刚便当先翼卫，命南天义、吕崇文闭目凝神，片刻以后，再行睁目，果然觉得仍有微光，七八尺内尚可勉强见物！

这仙人洞确甚玲珑，大洞行到尽头，是一间石室，作八卦形状，每面凿有一个洞穴！

慕容刚略为踌躇，率领二人走向“离宫”方位，但不到十丈，仍与先前一样，是间八卦形的石室，又自分为八洞！

慕容刚择善固执，仍闯“离宫”！此时入洞越深，越觉静悄，偶然轻咳一声，那四壁回音均悠悠历久不歇，黑暗的程度，也到了咫尺不可辨物！吕崇文青虹龟甲剑“呛啷”出鞘，剑上精芒光映丈许，只见石洞四壁光滑异常，显系经过人工打磨，壁上每隔两丈必然有一小洞，慕容刚恍然顿悟，当初开凿这“仙人洞”之人，真有鬼斧神工之妙，不知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才把这座峰头整个掏空！意料之中，这洞定然是个八卦形的蛛网模样，洞洞相通相连！但何以要费如此心力开凿此洞，却有些猜度不出。而西域双僧自从入洞以后，休说形影不见，连声息均未一闻，到底暗中捣的是什么鬼计？照洞形如此复杂，人若静静藏在任何一个洞之中，委实无法寻找，他们难道是想把自己一行困死在这“仙人洞”内？但自己随处留心，退路业已记得清清楚楚，每次到八卦分歧之处，均是走的“离宫”，山洞不像阵式，无法颠倒乾坤，倘若真是这种企图，岂非妄想？

正在反复忖度，横侧小洞之中，突有一股阴柔暗劲袭向吕崇文身后！吕崇文自入此洞，毫未懈怠，时时均在戒备，暗劲一发，便觉出是西域独擅的

“大手印”功力，装做并未在意，其实“玄门罡气”业已提到八成，等暗劲临到后背，突然出声怒喝：“无耻西域狂徒，自来找死！”

左掌一甩，一股无比劲风，硬截阴柔暗劲，略一交接，左侧横洞之中发出一声闷哼，南天义赶过看时，人已不见！

吕崇文冷笑说道：“南老前辈不必追他，听那一声闷哼，秃贼受伤已不在小！”

话音刚落，右侧横洞之中“刷”的一声，飞出一条黑影，又向吕崇文袭来！

吕崇文因“青虹龟甲剑”在自己手中，精光耀目，反而不如慕容刚、南天义看得真切，见黑影飞射而来，也未看清是甚物件，左掌再扬，又往黑影斫去！

掌还未曾斫上黑影，南天义突然出声喝道：“吕小侠快闪，这东西沾它不得！”

并怕吕崇文收势不及，一掌虚推，隔空发劲！吕崇文此时也已看出那条黑影不像暗器，遂收势顺着南天义掌风闪过数尺！

那条黑影打空，“叭”的一声，掉在地上，吕崇文借着“青虹龟甲剑”上的精光照映，闪眼一瞥，不由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那黑影是条三尺多长的赤练毒蛇，可能被人活捉，装在竹管之内，当作暗器甩出！自己方才倘若一掌斫上，定被毒蛇就势缠住手腕咬噬，虽然身有解毒药物可以救治，总是惹厌不浅！

宝剑随手一挑，毒蛇便成两截，吕崇文心头火发，向慕容刚恨声说道：“慕容叔叔，你看西域僧人如此险毒阴恶，是不是佛门弟子行径？”

慕容刚微微一笑，并未答言，此时石室又到尽头，但这回却不是八卦形状，只在尽头石壁之上，分左中右开着三个圆洞。

三人略为踌躇，由中而进。这洞不像先前宽敞，似甚狭窄，几经转折，前面忽然微现灯光，循光以往，把洞走完，出口以后，才发觉是条人工甬道。道旁不时见有白骨成堆，好像这“仙人洞”中曾有不少人丧命其内！

甬道走完，见那点微光是从两扇虚掩石门的隙缝之中漏出，慕容刚轻轻一推，石门“呀”然自启，里面竟是一间极其宽大的石室，两壁均有小门，石室当中，是两层石台，石台之上放着三具六尺桐棺，但却未设甚灵位之属！

三人这才大悟，这仙人洞的洞穴何以如此穷极鬼斧神工？原来是座古墓！但看这局势排场，心思虽妙，气派却不见大，不像是什么帝王陵寝、将相坟冢，倒好像是绿林巨寇或叛贼奸臣怕人在他们死后雪恨鞭尸，才以无数重资，秘密建造了这个埋骨之所！

石门到那放置桐棺的石洞，还有七八尺长的狭窄甬道，方一举步，身后忽地“呀”的一声，三人愕然回顾，那两扇石门业已悠悠自合！

慕容刚叫声“不好”，知道这古墓之中竟然设有机关，看情形果然是想把自己一行三人困死在这石洞之内，石门厚约尺许，“青虹龟甲剑”不论如何锋利，也无法加以毁损，内功掌力，更是有技难施！正在与吕崇文面面相觑，南天义也在皱眉思计之时，身后又是一阵“隆隆”微响！三人大惊回头，甬道两壁，竟又涌出两扇石门，把通往置放桐棺的石室之路也给堵死！前后四扇石门一合，宛如把慕容刚、南天义及吕崇文三人关在一座石牢之内！

但靠石室的石门之上，却有四五个核桃大小的透气圆洞，人就洞眼，可

以窥见石室之内的一切动静！

三人正在焦急无计，石室中两壁小门之中，传出来一阵“喋喋”狞笑之声，西域双僧大通和尚面含得意之容，大德和尚则垂着一条右臂，满脸痛苦恨毒之色，师兄弟双双缓步走出！

大通和尚走到慕容刚等面前，隔着石门，狞笑说道：“慕容施主，你昨日英风而今安在？‘宇内双奇’秘授亲传的功力再高，恐怕也奈何不了这两扇石门，贫僧等本着佛家慈悲之旨，只将你们困住，饿上十日，不再亲手杀害！这座仙人洞乃是明初海盗丘腾蛟的埋骨之所，外洞通路若不故意开放，任何人也无法入内！贫僧等巧得秘图，尽知洞中秘奥，才把你等引来，囚在其中！如今你们已成网中之鱼，瓮中之鳖，纵有神仙人物，也难施救，说了实话无妨，我们西域门中八大长老有言，谁能得到这柄‘青虹龟甲剑’，或是访得大漠妖尼传人加以诛戮，为本门湔雪当年北天山之耻，将来便可接掌本门门户！贫僧等自到中原以来，到处访查，知道‘大漠神尼’并无传人，正在失望，不想天缘凑巧，括苍山头竟见此剑！这也是……”

一席话未曾说完，面上狞笑竟自越来越显，末后索性纵声狂笑，笑得旁边站立的大德和尚，也觉莫名其妙，不知师兄何以如此高兴？

慕容刚与吕崇文却因在摩云岭头见过“飞天火燕”魏红绡带来的那些寨卒捧腹狂笑之状，心中均是蓦地一惊，暗想难道那神出鬼没的“千毒人魔”居然又在这古墓之中出现不成？但石室之中空空洞洞，除了三具桐棺和两个西域僧人之外，一无所有！而且此时洞中的对外通路业已闭死，“千毒人魔”纵然本领通天也无法进入！

再看那大通和尚，业已捧腹狂笑，一语不发，正和中了千毒人魔“追魂断肠笑箭”的情形一般无二！不过因他功力甚深，还未笑到满地乱滚的地步！

大德和尚也已看出不对，惊声问道：“师兄你怎么了？”

可怜大通和尚哪里还能答得出话？浓眉紧皱，面容狰狞，裂着一张大嘴，不住苦笑，但目光之中，却向大德和尚流露出一种乞援之色！

大德和尚不由会意大惊，目光电扫石室，依旧静悄悄的阒无一人，心想师兄无端发此怪笑，不知如何救法？听他的笑声，已力竭声嘶，再笑下去，不把肚肠笑断才怪！只有先下手点了师兄晕穴，然后再图解救之策！念头打定，骈指点向大通和尚胁下！

这大德和尚功力真叫不弱，二指才着他师兄身上，大通和尚便能发声！

不过大通和尚所发之声，是一声凄厉狂吼：“师弟好狠！”吼声方毕，一连三口紫黑鲜血，喷得大德和尚一头一身，大通和尚也仆倒尘埃，立时气绝！大通和尚仆倒以后，慕容刚目光如电，业已看出他方才立足之处的石地上，露出二三分长的两点钉头！心中恍然顿悟，暗惊当日在建德附近的荒坟之内，自己足下也踩过三根毒钉，倘若“千毒人魔”西门豹那时不把钉头锯掉，自己狂笑不止，吕崇文定然伸手解救，还不是与这大通和尚一样，狂喷鲜血而死！

大德和尚见师兄好端端的，被自己二指一点，竟告毙命！正在惊疑悲痛交集，石室左右两壁点着的万年油灯，灯花突然一爆，爆起了一个两三寸长的火苗，但火苗由红渐渐转绿，最后成了一种惨绿的颜色，石室之中顿时充满森森鬼气，石台上所放的三具桐棺也自靠左壁的一具之上，发出一阵“吱吱”微响！

顷刻之间，怪异迭来，休说是大德和尚根本蒙在鼓内，莫测高深，吓得

胆战魂飞，不住口宣佛号！就连隔着一层石门的慕容刚和吕崇文，明明知道又是“千毒人魔”西门豹弄鬼，但因周围情景过份凄清，也觉得有些头皮发炸！

大德和尚对师兄的怪异惨死，太以惊心，不由把一身颇为不俗的西域武学，吓得减去了一半有余！口中喃喃念佛未毕，左面那具桐棺“砰”然巨响，棺盖先自凌空飞起，照着大德和尚打来！

大德和尚此时心胆已碎，慌忙闪身避过棺盖，“吱”的一声鬼叫，棺中慢慢站起一具白骨骷髅，举着两只乌爪似的鬼手，向大德和尚作势欲扑，壁间灯光，也已绿到几乎不可辨物的程度！

吕崇文先也以为“千毒人魔”藏在棺中，这具骷髅一现，心中倒也一惊，低声向慕容刚问道：“慕容叔叔，世间真有鬼么？”

慕容刚方一皱眉，南天义低声笑道：“鬼怪之说，太已虚渺，我们且看个究竟！”

自从骷髅一现，大德和尚已像亡命一般，窜入石室右侧小门逃去！

骷髅跳出棺外，竟自长叹一声，隔着石门，向三人合掌折腰一拜，然后不知抓了一把什么东西，洒向两壁的万年油灯之内，火焰立复原色！

骷髅会拜？真拜得慕容刚、吕崇文毛骨悚然！但灯光转亮以后，看得分明，哪里是什么骷髅，原来就是沿路所见那位黑衣蒙面的“千毒人魔”，不过在他蒙面黑巾及身穿的黑衣之上，多画了一副白色人体骨架，预先藏在棺中，等到灯光变绿之后，突然出现，竟把个西域僧人吓得屁滚尿流，鼠窜而遁！

“千毒人魔”把灯火弄明，回头又看了石门一眼，竟自走向左侧小门而去！

吕崇文不由急道：“这两拨人一去，我们难道就生生活葬在这石牢之内？”

“青虹龟甲剑”一挺，刺向石门，虽然碎石纷飞，火星四溅，但石门太大太厚，明明无济于事！

慕容刚也在束手无策，身后忽有微声，三人回头看时，来路石门，业已“呀”然自启！

吕崇文仗剑护面，当先闯出，慕容刚默记来时路径，指示方向，果然毫未走错，但走完那几个八卦形石室之后，到了最先入洞之处，忽然一阵“隆隆”作响，八个洞门，一齐被壁间涌出的石门堵死，除了细心勘察，可以看出石缝之外，连石色均是一样，这才知道西域双僧所说，内洞若不存心开放，外人绝难入内之言，果然不是虚语。

出得仙人洞外，吕崇文闷闷不乐！慕容刚知道他是因为又接受了“千毒人魔”西门豹一次解围之德，将来下手报仇之时，增加一重心情负担所致，自己何尝不是也因此烦恼？但这些都是无可如何之事，越想越烦，一声长啸，轻功展处，领着吕崇文纵下高峰，三匹骏马业已闻得啸声跑来，翻身上骑，扬鞭疾驰，让那凉夜山风，猎猎飘衣，暂时把这些恩怨纠缠，置之度外！

从此一路南行，到无甚其他变故，走到浙闽交界的枫岭山脉之处，南天义忽然指着远处一座翠色孤峰，向慕容刚、吕崇文笑道：“慕容兄与吕小侠，那座积翠峰腰，南天义筑有一间小小石屋，我久未来此，先暂时告便半天，晚间敬候两位大驾，略作小酌，明后日再作南游便了！”

慕容刚笑道：“南兄久未归家，既然路过，自然应该回去看看，我叔侄

遵命晚间拜望，但不必费心准备什么饮食才好！”

南天义面上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神色一掠而逝，但刹那之间，便自恢复平静，微笑说道：“南某孑然一身，在此筑上一间石屋，不过准备江湖倦游以后，聊避风雨而已！因这种粗陋小筑不来已久，必然肮脏不堪，略为加以清扫，才好迎迓佳客，至于这山野之间，不过是粗茶淡饭，哪里谈得上费心？两位晚间早临，那石室就在峰腰，甚为好找，我们一路投缘，南天义有几句出自肺腑之言，要在今夜奉告二位！”

说完，转身挥鞭，跨上白马便自缓步望那积翠孤峰跑去！

吕崇文见南天义身形在远方消失，回头向慕容刚微笑说道：“这位老前辈，江湖经验那等老到，待人处事却极其谦和，武功亦颇不弱，我们这一路真得他助益不少！他说夜来有几句肺腑之言要掬诚相告，是什么事，叔叔猜得出么？”

慕容刚摇头笑道：“人家腹内之言如何猜法？不过我直觉感到，这位江南隐侠一路之上不知有件什么事儿，几度吞吞吐吐，欲说未说，可能是对我们有所规劝，也说不定！”

这枫岭又名大竿岭，山脉来自仙霞，蜿蜒于龙泉武义等八县之间，直至福建浦城之北，为闽浙两省界岭，广袤千里，万壑争幽，豹隐层峦，螺堆列嶂，景色极为清丽！

慕容刚叔侄二人随意留连，觉得一峰一壑均有佳趣，在这种地方筑一石室，啸傲烟霞，真是神仙不羨！徜徉于岚光山色之中，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慕容刚胸襟挹爽，情绪极佳，笑向吕崇文道：“文侄，你看落霞晚照，远山近岭，红带夕阳，我们随步游山，走出业已不近，不要再往前走，就此回头，去向南天义所居的积翠峰石室，时光恰恰正好！”

吕崇文点头笑诺，叔侄二人揽辔回骑，望着那座满布碧藓苍苔、青萝古树的参天翠峰缓缓驰去！

到得峰下，夜色已起，南天义所骑的那匹白马，这些日来与慕容刚的“乌云盖雪”和吕崇文的火骊驹镇日厮守，也已渐通灵性，不用拴系。此时正在峰下低头吃草，慕容刚知道山峰峭拔，马不易登，把缰绳挂好，与吕崇文一齐甩镫离鞍，施展轻功，往苍崖翠壁之间攀援直上！上到峰腰，果然看见在峭壁凹处建有一间满为绿萝覆盖的高大石室，室旁还有一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瀑布，挂壁飞泻，景色幽绝！南天义当门而立，含笑相迎，他这石室共分里外两间，外间缥缈满架，锦轴牙签，古翠娜嬛，奇香翰墨，竟是一间极好的书房！

慕容刚暗暗点头，心想怪不得南天义谈吐之间学识颇为渊博，看他这山居石室之中，居然还布置了这样一间书房，可见此人文武兼资，确实不俗！

外间既是书房，里间当然是卧室，但慕容刚叔侄一进里间，不由便是一愕！原来里间甚是宽敞，室中石桌之上，备有酒菜，但却毫无床帐之属，而最令人触目生疑的，是那东南墙角之间，竟有一口黑漆棺木，棺盖欹在一旁，棺中并似还有衾褥等物！

南天义肃容就石桌旁边的靠背石椅之上坐下，含笑说道：“慕容兄与吕小侠可是为那口棺木疑诧么？南天义近年以来看破世情，时时皆以解脱为念，我在大江南北的灵山幽谷之间，像这样的石室筑有四五处之多，到处均设有一口棺木，平素也就以棺为床，以棺盖为帐，每夜卧在棺中，自行用里面特设的搭扣，把棺盖扣死！准备一旦平生几桩心愿得能了却，大梦醒来，

就此解脱，也免得旁人还要为我这孤子老人费事，岂不干干净净？”

慕容刚见这南天义说话之时神情好不凄凉，不由暗诧他何以好端端的出此不祥之语？

南天义鉴貌辨色，“哈哈”一笑，面上那种无形中带出来的忧伤神情，立时荡然无存，仍然恢复了豪迈本色，向慕容刚叔侄笑道：“南天义太以不才！我还自以为这多年来确已明心见性，哪知在眼看尘缘将了之际，灵台方寸之间挂滞仍多，出言无状，岂是款待嘉客之礼？来来来！我先敬贤叔侄一杯自酿美酒，然后有几句肺腑之言相告！”说罢，拿起桌上一个锡制酒壶，先替慕容刚、吕崇文各斟一杯，然后自己也斟了一杯，放下酒壶，持杯微笑敬酒！

慕容刚、吕崇文一齐觉得南天义的脸上和双眼之中，突然现出一种湛湛神光！这种神光说不上来像佛？还是佛像？总之令人一望，立即油然生敬！

叔侄双双举杯一倾而尽，南天义等他们喝完，才把手中酒缓缓饮下，双睛微闭，慕容刚、吕崇文俱是极大行家，见他好端端的竟自暗提内家真气，均相顾生疑，莫名其妙！

南天义双眼再开，神光仍自湛然！但已萎缩不少，向慕容刚叔侄微笑说道：“慕容兄贤叔侄艺出恒山紫芝峰无忧上人和北天山冷梅峪静宁道长等‘宇内双奇’，绝学神功自足震慑武林，纵横湖海！但经验阅历方面却委实差得太远，吕崇文初离师门，犹有可说，慕容兄早年在白山黑水之间曾闯下那大名望，誉为关外万家生佛，怎的仍嫌不够细心，四灵寨鬼蜮奸谋，沿途已见不少，今后还不知有多少花样？尤其明春翠竹山庄一会，倘‘玄龟羽士’和‘毒心玉麟’等人在艺业方面不敌之后，我料他决不肯甘心认败，就此使四灵寨瓦解冰消，定然有什么恶毒奸谋，到时必须严密提防，不可丝毫大意才好！”

慕容刚听他突然好好的提到后话，诧异问道：“翠竹山庄一会，南兄不是曾允拔刀相助、届时同往么？怎的此刻忽然预作指教？”

南天义微微一笑说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南天义自忖也许活不到明春，我们一路上情意交投，关怀贤叔侄过甚，所以先把拙见奉告！”

慕容刚、吕崇文听他越说越觉不祥，正在互相皱眉，南天义自笑道：“贤叔侄且莫惊疑，南天义再给你们来个惊人之笔，让你们体察体察，绝世武功是不是抵得过奸邪鬼蜮？这自皖中巢湖南来的千里之内，依我估计，贤叔侄至少遭遇死亡危险千次有余呢！”

说完手执方才替二人斟酒的那把锡制酒壶，微微把壶中之酒往地下倾出少许，石地之上顿时一片火光，显示出壶中所贮的，竟是极其猛烈的断肠毒酒！

慕容刚、吕崇文不由惊得齐要离座起立，但一想不对，壶中之酒，三人各饮一杯，南天义并未例外，而且照那酒一着地即起火光的毒性强烈程度看来，理应入口断肠！但自己回想当时饮酒之际，不但毫无异味，而且此时腹中仍自泰然，觉不出有甚不适现象！

南天义微微摆手笑道：“贤叔侄不必着慌，看我把这戏法变完再说！”

伸手揭开壶盖，送到二人眼前，原来是一把内藏机关的鸳鸯酒壶，壶分两格，一格装的断肠毒酒，另一格装的都是无毒美酒，壶嘴也是两条通路，通往不同的格内，机括处在壶柄之上，斟酒之时，可随斟酒人心意，斟出毒酒或是美酒，端的制造得巧妙之极！

二人看明以后，心中才自释然，但觉得南天义既欲指教自己这等江湖鬼蜮，尽可以话说明，何必真拿毒酒装在壶内，故弄玄虚？害得方才几乎推桌而起，彼此反脸动手！南天义看出二人心意，又是微微一笑，拿起二人所用的酒杯，把杯中余沥，倾向地下，未见丝毫异状，然后徐徐将自己面前杯中的几滴剩酒也往地上一倒，却一片火光应手而起！

慕容刚叔侄见他竟然自饮毒酒，双双惊得从座中跳起来，吕崇文自怀中取出“寒犀角”，急急说道：“南老前辈，你何故厌世？这是我无忧师伯所赐的‘寒犀角’，专解百毒，老前辈请先含在口中，暂遏毒性发作，慕容叔叔快找清水，好替南老前辈磨汁解毒！”

南天义点头面带感激之色说道：“吕小侠这份人情，南天义心铭无已，这种毒酒不是‘寒犀角’之力能解，南天义暂时还自无妨，贤叔侄且请归座！我还有一件更令贤叔侄惊奇百倍的东西要给你们看看！”

慕容刚、吕崇文叔侄此时已被种种接二连三的怪异之事，弄得神智全昏，痴痴的听凭南天义指使，往石椅之上一坐，看他还有什么怪异东西，拿将出来，是否能令自己惊奇到如他所说的那种程度！

南天义目中神光已比先前又见萎退，面上所含的祥和笑容，也已渐渐变为苦笑，左手扶住石桌边沿，右手往脸上一摸，竟自生生把自己的一只右耳撕下！

慕容刚叔侄恍然顿悟，宛如暴雷震顶，这一惊非同小可，双双手指南天义颤声问道：“难……难……难道你是千……毒……”

南天义且不答话，左手微动，慕容刚、吕崇文所坐的石椅之上，突然“格登”连响，不知从何处生出三只极粗的钢环，双腕连腰，一齐被钢环生生束住，半丝功力也自施展不开！

叔侄二人正在大惊失色，南天义从石桌之下抽出一方微带药味的潮湿面巾，往脸上一阵洗擦，然后向慕容刚含笑问道：“慕容兄，稍安勿躁，可还认得我么？”

慕容刚对这副形相脑中记忆最深，分明就是当初在兰州丰盛堡吕家庄外桃林之中假扮上吊的自称朱姓乡农之人，不由长叹一声，瞑目说道：“西门豹，慕容叔侄虽落你手，也真佩服你的智计绝伦！自皖中巢湖开始，天天要去找‘千毒人魔’，却天天与‘千毒人魔’同行同食同住宿，不怪你说绝世武功抵不过江湖鬼蜮，你这种江湖鬼蜮确实太以高明！古塔之巅，荒坟之夜，摩云岭头的黑衣怪人，和仙人洞里棺中枯骨，你是怎样分身布置？又何必沿路市恩，直到这石屋之中才揭开本来面目，对我叔侄下手？望你详细说明，我叔侄纵死九泉，亦无所憾！”

慕容刚在这里发话，吕崇文却一声不响，暗咬钢牙，要想运用神功把这三只铁环震断！但这位“千毒人魔”西门豹真是绝世奇人，无论何事，均做得妙到毫巅，那三只铁环两只正好束住脉门，一只正好束住腰眼，休说是想运功震断，连稍为转动都有困难！

“千毒人魔”西门豹忽地长叹一声，凄然泪落，向慕容刚叔侄说道：“贤叔侄休要误会，西门豹要是有害你们之心，哪里还会等到今日？这一路之上，何时何地不可下手？我用铁环机关束住贤叔侄，是因为彼此仇恨太深，真相一明之下，恐怕贤叔侄不肯等我把话说明，便即动手！所以才先行饮下那杯断肠毒酒以示决心，并借预先服用的两粒自炼灵丹，和多年锻炼的一点内家功力，暂时遏阻毒性蔓延，等我把与贤叔侄的这段冤仇，前因后果，了断清

楚，然后向吕小侠的已故尊人‘梅花剑’吕大侠以死谢罪！不过西门豹虽然早已回头，狂傲之心至死不变，我虽然自甘了却残生，以清当年所作所为的无边罪孽，但却不愿归在任何外人手内！彼此一路情份不薄，贤叔侄暂时受此委屈，还请担待担待呢？”

说罢，一阵“哈哈”大笑，脸上又已恢复先前那种湛然神光，但笑声未了，突然眉头一皱，似有极大痛苦，自怀中取出一粒灵丹服下，略闭双眼，把真气调匀凝聚，缓缓开目说道：“西门豹早年所作所为，阴狠毒辣，无以复加，江湖之中才送了我‘千毒人魔’这个匪号！气量襟怀，也褊狭到了极处，睚眦必报，任意横行！因为一次在豫中作案，巧逢吕怀民大侠，被他施展‘梅花剑法’削去一耳，加以告诫放走！遂引为毕生奇耻，立誓复仇。处心窥伺多年，终于探得吕庄主五十整寿之日，慕容大侠必自关外赶来拜寿，乃用苦心制成一只毒匣，内盛当年被吕庄主‘梅花剑’削落之耳，与我侄儿西门泰假扮寿礼被劫，上吊自尽，假手慕容大侠转送那只毒匣，以冀吕庄主不致生疑，可能亲自启匣！”

慕容刚想起当时情事和盟兄的音容笑貌，不禁凄然泪落！吕崇文更是目眦欲裂，恨声叫道：“西门豹，你好毒的鬼计！害得我父母双亲厅前绝命，室内飞头，吕崇文纵然死为厉鬼，此恨难解！”

西门豹点头说道：“就因为我送匣之后，人并未走，换装易容，亲眼看见吕庄主死后，‘单掌开碑’胡震武率众寻仇，慕容大侠生死全交，拼命战贼！那老仆吕诚更难能可贵地义舍独孙，拯救幼主！这种光明磊落，惊天地、泣鬼神的侠义行为，突然使我深受感动，回到九华旧居，咎心自责，闭门思过！但就在这段时间之内，无意中发现了一部武学奇书‘内景真诠’。自改习正宗武术以后，灵明越发澄澈，深以昔时所作所为愧作无己！等把‘内景真诠’中的‘八九玲珑手法’练成，武功大进，决心二度出山，尽自己心力，对昔日所造罪孽一一加以弥补！东面南北，流转多时，在我苦志虔心之下，所有仇讎，均已化解，只剩下‘梅花剑’吕大侠的这一桩憾事始终耿耿于怀，无时或却！”

吕崇文冷笑道：“难得！难得！”

西门豹知道他叔侄尚难尽信自己所言，遂不理吕崇文的讥嘲神色，继续说道：“安徽巢湖，巧遇二位，并一齐观光姥山顾庄盛会！不想我那多年未见的侄儿西门泰竟然未改前非，倚仗一件‘毒猬金囊’，使‘展翅金鹏’顾庄主抱恨鹄原，雁行折翼！那时我因生平茕独，只此一个骨肉亲人，忽然又动私心，知道贤叔侄只要有一人下场，我侄儿便无能逃死！遂抢先动手，假说已用‘八九玲珑手法’点了他的‘五阴重穴’，必死无救！其实是暗中点醒，叫他趁此逃生！皖中结伴南行以来，西门豹每日与贤叔侄同寝共食，寸心之中，矛盾已极，知道彼此越是交厚，将来真面目揭穿之时，越是为难！因我侄儿替我担心，暗中一路随行，遂命他在百丈峰古塔和建德荒坟两地故弄玄虚，以探测贤叔侄心意，这段冤仇，可有善了之望？我连番亲身在旁默察之下，慕容大侠故友情深，吕小侠椿萱仇重，任凭西门豹费尽苦心，到头来仍免不了兵戎相见！最后结果，既已料定，天人交战，遂起心头！还是一走了之，在我昔年辛苦经营的几处秘窟之中一躲，静享余年？贤叔侄纵然踏破铁鞋，把整个江湖翻转过来，也必无处寻觅！还是坦诚相见，听凭贤叔侄剑下分尸，了此冤孽？还是索性再造一次更大恶孽，把贤叔侄也用毒技一并铲除，永绝后患？这三种念头，交织心中，无法决断！但一来彼此交谊与

日俱深，贤叔侄的人品武功，越来越令西门豹衷心敬佩！二来途中所见四灵寨的那种残酷暴行，比我昔年尤觉过之！杨坤一家绝命的那种伤心惨目之状，简直令人不忍卒睹！正邪之辨愈明，愈觉得龌龊江湖以内，亟需贤叔侄这等英侠仗义行仁，予以整顿清除，为天地之间发扬正气！所以第三种再度造孽的自私恶念，自自然然的消除，并已悟透我自己年过花甲，何必还想苟全性命，把这笔孽债，拖到来生？遂下定决心，在这积翠峰石室之中，向贤叔侄揭开真相，自陈罪状，并先饮那无药可救的断肠毒酒，以示矢志赎过之意！”

说到此间，精神显又不支，面容惨白，身躯并微起颤抖，脸上神情，好似正在忍受莫大痛苦！伸手入怀，取出一只白色磁瓶，把瓶内灵丹，扫数倾出，一齐纳入口中，双手托住小腹，又自闭目暗运功劲。

慕容刚、吕崇文听至此处，相顾无言，心中也是矛盾和沉重到了极处！二人都是一样心思，这“千毒人魔”西门豹那等刁钻恶毒之人，一旦回头，竟会变得如此好法！看这情形，他果然是先饮毒酒，蓄意自尽谢过，这一路之上，只要他真个生心暗害，不但早已尸骨无存，并还糊里糊涂地不会知道死在何人之手！但昔日深仇，难道……

他们这里思索未毕，西门豹双目再开，惨笑说道：“西门豹业已尽服我囊中所有灵药，大约还可以在这世界上逗留一盏茶的时光！曾记得当年在吕家庄大厅以外窃听之时，慕容大侠曾对胡震武说过‘人死不记仇’之语！我们结仇在前，交友在后，撇开冤仇不谈，一路之上，情份确实不薄！西门豹一生狂傲，从不求人，但在这垂死之时，却要向贤叔侄一流弱者之泪！”

回身从所坐椅后取出一只血迹殷然，显系新近刹下来的人手，目中含泪说道：“西门豹从小孤苦，除了一个族兄之外，绝无亲人！我侄儿西门泰因系自幼相随，受我昔日恶行感染，以致生平也颇有几桩恶孽！尤其是以‘毒猬金蓑’暗害‘小银龙’顾二庄主之事为最！但我在贤叔侄来此之前，已以我为镜，对他谆加告诫，他也颇知悔悟，引刀自断一手，以示从此回头的决心！还望贤叔侄看他在摩云岭头和仙人洞内也曾略微效力，把这只断手费神转交顾大庄主，并请善言婉劝，解释此仇，予我侄儿留一条自新之路！则不但西门豹九泉衔恩，贤叔侄与人为善，也自功德无量！”

说至此处，双眼神光渐散，全身不住颤抖，眼看业已支持不住！

慕容刚早想开口，因自己到底身是外人，有所不便，方望了吕崇文一眼，吕崇文剑眉双挑，面上神光焕发，高声叫道：“放下屠刀，尚能立地成佛！难道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真个就有不解之仇？西门老前辈，你这种存心，不但往孽齐消，并还人所共敬！如山旧恨，从今一笔勾除，不必再提，赶紧设法解救你所服的毒酒要紧！”

吕崇文这几句话一出，慕容刚胸间一片清凉，点头心许，西门豹也从强忍痛苦的面容之上，浮现出一丝安详的微笑，说道：“得听吕小侠此言，西门豹九泉之下应无所憾！我早说过，所饮毒酒无药可解，贤叔侄不究既往，解孽消冤，已感宽宏厚德，不必再行为我担心！西门豹自三十岁以后，从未以真相对人，当今解脱之前，要还我本来面目！”双手颤抖之下，自解衣襟，从颈项之间慢慢揭起一层极薄的人皮，人皮之下，想是长期不受日光炙射，肤白如玉！

揭到下颏以上，猛一用力，慕容刚、吕崇文齐觉眼前一亮，哪里还是昔日桃林之内的猥琐乡农？对面所坐的西门豹，竟变成了一位长眉朗目、五官端正的慈祥老人！

但莹白如玉的双颊之上，却深深留有二个十字烙痕，西门豹自摩双颊，惨笑说道：“老夫壮年慷慨悲歌，横刀市井，何尝不是以侠士自居？但因不平之事得罪贪官，竟行栽赃陷害，硬以江洋大盗之名，把我双颊烙字，钉肘收监！一怒越狱以后，杀却贪官，因本来面目已难示人，又感觉这茫茫浊世似乎并无善可言，遂索性我行我素，任意所为，在江湖之中闯荡出了这么一个极其凶恶难听的‘千毒人魔’的匪号！”

说到此处，又自闭目凝神，竭力提气，缓缓再道：“就这一念之忿，误入歧途，不知造了多少恶孽？此刻虽然痛悟前非，但是不是回头已晚，西门豹自己也想他不透！不过我如把数十年来千变万化的假面具摘下，以真相相示贤叔侄之时，心头竟自泰然，丝毫不以这双颊烙字为耻，可能这最后闭门思过的六七年间，在灵性修持方面略有成就！此时我本身功力及所服灵药，已经抗不住毒酒之力，脏腑之中翻腾欲裂！把最后一事作完，便与贤叔侄告别，来生再见！”

说时，自怀中取出一本小书，微一翻动，书是绢制，页数颇多，字迹小如蝇头，封面之上，写着“百毒真经”及“西门豹藏”八个隶字！

西门豹三把两把，把这“百毒真经”扯成粉碎，蘸些灯油，就着灯火之上焚烧，并向慕容刚叔侄说道：“这册‘百毒真经’是我昔年在勾漏山的一条绝谷之中偶然发现！就因练这书中的各种毒技，西门豹便变成了‘千毒人魔’，才会有今日的收场结局！我本身深受此书之害，在大解脱之前，不能再留以贻害后人，所以才……才……当……着……贤叔……侄……将……它……毁……去……”

慕容刚、吕崇文听西门豹说到最后，业已气息断续，语不成声，知道毒酒药力已索命在顷刻！他们此时对这西门豹已满怀怜悯敬重之意，冤仇一念，半点皆无！拼命思索，怎样才能救下这位豁然顿悟，放下屠刀，由最恶之人变成极善之人的西门豹的一条性命！

但他自饮自制毒酒，自称无救，慕容刚叔侄自然穷极思虑，也想不出一条救他之策！何况双手脉门和腰眼之间均被那极粗钢环扣死，全身无法动转，就是想出什么妙计，也无所用！吕崇文急得瞠目叫道：“西门老前辈！赶快放开铁环，千万不要自误，你留此业已回头向善的有用之躯为世间所有恶人做个榜样，不比这平白一死，功德更自大得多么？”

西门豹此时业已奄奄一息，忽然听见吕崇文这几句话，好似黑暗之中突现光明，脸上神色一振！但随即双眉紧皱，长叹一声，自伸二指，向左肋之下猛力一点！

第六章 疾心想佳人 昔年一别太匆匆 枫岭积翠峰 千里神驹传音讯

慕容刚叔侄均是极大行家，知道西门豹业已无力说话，这骈指自点重穴，是聚集残余气力，要想把话说完，但话一说完，人也必死！眼看着如此惨状，无法下手施救，叔侄二人不由相顾歔歔，凄然泪下！

果然西门豹经这一点，语音又自清朗说道：“西门豹被吕小侠一语提醒，知道这种自以为解脱赎罪之举，又是小家气派，落于下乘，但此刻业已魂游墟墓，后悔嫌晚，我还有两瓶易容丹，青瓶易容，白瓶复容，留赠二位，或有后用！”

遂自怀中颤巍巍地掏出一青一白两个小瓶，放在石桌之上，凄然说道：“西门豹无力再支，从此长别！我虽然后悔不能以身示范，遍度世间恶人，但贤叔侄大可以西门豹这段故事宣扬天下，劝好人步步小心，切莫轻易为恶，诫恶人应知悔改，及早回头，免得沉溺太深，终身难拔，永堕无边孽海，则西门豹虽死无憾！”

话完，伸手按动石桌机关，解开慕容刚叔侄腰间所束钢环，全身便自一软，双目渐闭！

慕容刚念头早已打定，钢环一开，动作疾如石火电光，就在西门豹将绝气未绝气的刹那之间，运足绝顶神功，向西门豹胸前隔空连指三指！

这三指封住他全身中最重要的三处大穴，西门豹应指晕死！

慕容刚偏头向吕崇文说道：“文侄，西门豹被我封死三元重穴，把他仅存的一缕游丝之气，略延盏茶时分！在此时间之内，若无法祛解他所饮的毒酒，则穴道一开，立时绝气！此人孽海回头，改过得如此彻底，太以难得，你既然慨允他勾销如山旧恨，彼此业已是友非敌，照此情形，‘寒犀角’与解毒灵丹可能无效，难道真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位苦心孤诣、痛悟前非的盖世奇人就此离开浊世么？”

吕崇文此时神色反而镇定，自贴怀取出一粒外以朱红蜡丸封固的龙眼般大小的灵丹，向慕容刚笑道：“慕容叔叔！这是当年叔叔带我远上北岳恒山，无忧师伯不肯收留传艺，赐我的一粒‘万妙灵丹’，说是足可脱我一次大难！如今只有以此丹予西门老前辈服下，倘再无灵应，则我们心力已尽，也就无所愧疚的了！”

慕容刚知道这“万妙灵丹”是无忧头陀穷四十九年心力，采集中土西域等各大名山所产的四十九种罕见药物，共只练成七粒！师伯对此珍逾性命，除吕崇文当年获得一粒之外，连自己与自幼追随师伯的澄空师兄俱未蒙赐。

此丹功能夺天地造化之机，无论何种内伤奇毒，不但着手回春，并还增长本身功力！师伯当年赠丹之时，曾一再叮嘱吕崇文好好珍藏，千万不可浪费！今日吕崇文居然肯以如此稀世难得而等于他自己第二条生命的至宝灵丹，去救治片刻之前还誓与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种赤子之心，委实与西门豹能在茫茫孽海之中猛省回头之举，一样难能可贵！

方在心中暗赞，吕崇文已把“万妙灵丹”外面的那层朱红蜡丸捏破，顿时满室奇芬，挹人神爽！

蜡丸之内，裹的是一粒淡黄色的灵丹，吕崇文扶起瘫在石椅上的西门豹，用手捏脱下颚，把“万妙灵丹”放入西门豹口中，哺了两口清水，然后替他拍好下颚，与慕容刚静伺一旁，等候究竟！

等了片刻，丝毫反应均无，慕容刚眉头紧皱，暗想师伯珍逾性命的“万妙灵丹”，怎的一妙不妙？吕崇文也已忍不住问道：“慕容叔叔！‘万妙灵丹’不应不灵，莫非是你点了西门老前辈的‘三元重穴’，以致药力无法下达他的脏腑之间么？”

慕容刚想来想去，想不出任何其他理由，只得同意吕崇文所说！

但他深知，倘“万妙灵丹”对西门豹所饮毒酒无效，则“三元重穴”一解，西门豹立时便死！

所以几度要想下手解穴，均逡巡中止，但经吕崇文一再催促，心中迭经盘算，也觉得西门豹除此以外，别无任何一线生机，遂钢牙紧咬，孤注一掷，仍然是隔空认穴，向西门豹丹田肚腹之间一连三指！

慕容刚手法真灵，第三次手指点处，西门豹知觉顿复，竟自双目微睁！

吕崇文方自大喜，西门豹突然长吁一声，目光微瞬二人，双睛一闭，头也随之下垂，竟似死去模样！

这一来，慕容刚叔侄不禁大惊，上前仔细一看，西门豹不但鼻息全无，连脉搏也不再跳动，业已与世长辞，人生一切恩怨，均告尽了！

平白舍却一粒“万妙灵丹”，结果却大大不妙，加速断送了西门豹的性命！慕容刚凄然落泪，用右掌切落石桌一角，恨声说道：“明明古训有云：‘孽海无边，回头是岸！’但做得到这两句话的，古往今来，能有几人？这位西门豹豁然顿悟，放下屠刀之后的苦心卓行，烁古震今，任何人亦应对之备加敬仰！怎的偏偏孽不令消？罪不容赎？到头来还是这等收场，岂不断绝了后世恶人有意回头的向善之路？今宵这场遭遇，事事均出于我预料之外，慕容刚真要拔剑问天，天心何在？”

吕崇文所感相同，叔侄二人，对着那奄然物化、仇友两兼的西门豹遗容，伤情得英雄虎泪，滚滚而流，衣襟尽湿！

凄惶多时，慕容刚、吕崇文终不放心，二度再仔细探察西门豹的脉搏鼻息，见确已死去，遂一齐动手，将他的遗体抬到东南墙角的那口棺木之中放妥，吕崇文回头瞥见石桌之上还有西门泰自行剁下来的那只手，走将过去，取来一并放在西门豹的棺内，替他把棺盖盖好，口中祷祝说道：“西门老前辈英灵不远，请听我一言，吕崇文不但负责为令侄西门泰与‘展翅金鹏’顾大庄主化解巢湖姥山那场杀弟之仇，只要他果然也像老前辈这样彻底回头，以后不管有甚灾厄，吕崇文力之能及，一概承当解救之责！”

慕容刚想起仙人洞海盜丘腾蛟的墓穴之中，西门泰冒充“千毒人魔”藏在那六尺桐棺以内假扮枯骨之事犹在眼前，而西门豹此刻却已真在他自己所备的棺木之中长眠不醒！英雄豪杰，转瞬成空，莽莽人生，怎的总是脱不出名利争夺和恩怨纠缠之外？

叔侄二人黯然久之，方才一席深谈，漫漫长夜已过，高峰之上，曙色现得极早，不忍在这触目凄凉的石室之中久待，遂双双向西门豹的棺木深施一礼，慕容刚回头把石桌之上西门豹遗赠的两瓶易容丹揣入怀中，便与吕崇文一齐含泪走出石室！

出得石室，这凌晨山景更是清绝，远眺四外群峰，雾笼烟鬟，云罗一抹，近看室旁飞瀑，摩空青坠，万叠千盘！再加上那些泉韵松涛，秋声鹤唳，确实无殊人间仙境！

慕容刚长叹一声，说道：“西门豹选择这枫岭山积翠峰作为他的解脱长眠之地，此人确实到死仍然高明，真称得上武林之中近数十年来出类拔萃的

一位江湖怪杰！我们不要再让后人万一过此之时，入室探奇，而对他遗体有所惊扰，索性再费番心力，替他把这石室门户堵死了吧！”

吕崇文点头称是，二人合力弄来一块千斤巨石，把石室门户堵好，慕容刚凝望这一夕惊魂，把自己和吕崇文八年茹苦含辛的心愿了却一半之地，心中又自祝道：“西门仁兄，请自安息，慕容刚立誓要以你为镜，尽度天下恶人，以纪念昨夜太不平凡的一场经过！”

诸事俱毕，二人翻下这积翠山峰，三匹骏马，仍在峰下小林丰草之内徜徉，“乌云盖雪”和火骊驹见主人下峰，带着西门豹一路所骑的那匹白马，蹄声“的答”，缓缓跑来。

慕容刚见马思人，不由又是一阵伤感，伸手把那白马的鞍辔笼勒等物尽除，凄然说道：“你主人已大解脱，我如今也还你自由之身，但望你就在这灵山胜境之间自在安乐，不要为那荒沼恶泽之中的毒蛇猛兽所伤，你自去吧！”

说完，照着马股重重击了一掌，那白马蓦地一惊，双耳一竖，一声长嘶，往西方山谷之中狂奔而去！

吕崇文此时被慕容刚悲天悯人、爱及动物的伟大精神有所感召，心中机伶伶的一个冷战，满怀杀机为之泯却不少！

叔侄二人默默无言，对看一眼，一齐觉得这一夜之间所历所经，如梦如幻，不由又是一阵痴痴出神！

就在此时，远远传来一声“希聿聿”的马嘶，慕容刚暗诧方才自己所放的白马是向西跑去，怎的这嘶声却似自东南方发出？侧脸对吕崇文说道：“文侄，你听这马嘶之声好觉耳熟！”

吕崇文自闻马嘶，早就心动，放眼瞥见东南山岭之间，一点白影宛如星飞电掣，矫捷绝伦，正是一匹无人白马，不由脱口唤道：“慕容叔叔，那不是八年前在吕梁山中相遇穿白衣服那位姑姑骑的马么？”

慕容刚闻言也自觉得不但马嘶甚熟，那矫捷的情形和马身毛色，均极像心上人所骑的玉狮子马！但何以马背无人？而且那匹白马也根本未曾看见自己等人，似是漫无目的的满山乱跑，跑得极快，稍纵即逝！

遂无暇多想，向自己的千里神驹“乌云盖雪”微一作势，把手一挥！“乌云盖雪”善解人意，四蹄腾处，便即一面追向那匹白马，一面并不停奋鬣长嘶，似是的那白马呼应！

果然那白马正在狂奔之中，突然听得“乌云盖雪”所发的嘶声，竟在一座山峰中腰倏然驻足，引颈向天，又是几声凄厉悲嘶！

慕容刚此时往事萦回脑际，几乎可以确定，这匹白马就是当年萍水论交的心上人所乘的坐骑！见它那等悲嘶神情，知道这类神驹多通灵性，好好的决不会轻离主人，难道出了什么重大变故？

越想越觉有异，心中不由“腾腾”乱跳！

少顷过后，“乌云盖雪”与那白马缓缓跑回，慕容刚、吕崇文同时猛吃一惊，因为不但认出正是昔年吕梁山所遇白衣女子所乘之马，并且鞍辔凌乱，背上股后尚有两道殷红血迹，似是刀剑之伤！

那白马确实通灵，跑到近前，熟视慕容刚、吕崇文半晌，两只马眼连眨，竟似委委屈屈的流下几滴泪水！

慕容刚知道先前所料无差，它主人定有非常祸变！当年彼此一见倾心，长途护送，双剑缔交，及赠佩留念的那一种高雅深情，和白衣女子的绝代容

光，虽然匆匆一别，时隔八年，但慕容刚这种天生铁汉，平常不会轻易浪费感情，若一旦对某人某事有所倾心，则石烂海枯，此情不二！艺成之后，王屋山四灵帮总坛赴约，得知那方玉佩的主人南海朝香，这一路南来，一半固然是访寻“千毒人魔”西门豹，另一半何尝不是想巧遇心上人，稍叙离衷，并证实一下，昔年所遇之人，是否就是自己心中猜测的“天香玉凤”严凝素？如今“千毒人魔”之事弄成那等意想不到的结局，眼前却又灵驹负伤，玉人不见，心中怎不百感交集？忙自怀中取出灵药，为那白马敷治伤痕，并轻抚它颈上长鬃，轻轻说道：“我知道你主人有难，你既然通灵，我为你疗伤之后，可会带我们去往你主人遇难之处么？”

那白马此时驯善异常，乖乖的一动不动，任凭慕容刚用山泉为它洗去伤处凝结的血块，并敷治灵药，听完说话之后，两只马耳一动，竟自把头点了几下！

吕崇文见慕容刚对马讲话，本在暗笑，但见白马这种神情，不由向慕容刚说道：“慕容叔叔，这匹白马怎的好似竟懂人话？我看它真好，不要说是我这匹火骟驹，恐怕连那‘乌云盖雪’都有点比不上呢？”

慕容刚当年在吕梁山与马主人白衣女子初见面时，就是被她从后策马追上，知道这匹玉狮子马的脚程真比自己的“乌云盖雪”还强，向吕崇文点头说道：“这匹马确实极好，你不要因它似乎能懂人言便觉惊奇，须知神驹通灵，古来不乏先例，兽类之中，以犬马及猿猴灵性最高，只要训练得宜，有时竟真比那些粗浊愚笨之人强得多呢？”

那白马背股之间的伤痕经慕容刚敷药调治之后，竟一低马头，咬住慕容刚衣襟不住拉扯。

慕容刚向吕崇文叹道：“文侄，你看此马对它主人何等忠义？我们上马随行，看它把我们带向何处？”

吕崇文早就心急，叔侄二人相继上骑，那白马欢嘶一声，人立而起，带着“乌云盖雪”和火骟驹，往东南来路飞驰而去！

因那白马带头，性急援主，绝尘飞奔，以致三匹骏马均是放足脚程，翻山越涧，度岭登峰，二人只觉耳边“呼呼”生风，草树山石之属，不住在眼前电掠而逝！

慕容刚八年以来，除却盟兄嫂的深仇之外，心头所嵌，便是这匹白马主人的婷婷倩影！那方雕凤玉佩，始终贴胸收藏，当年并辔吕梁山，对方那种绝代风华和高雅深情，魂牵梦萦，几乎使这位“铁胆书生”相思欲死！不过他到底是侠士胸怀，重人轻己，艺成下山，仍以相助吕崇文寻找“千毒人魔”和“单掌开碑”胡震武雪恨复仇为第一要务！但如今两桩心愿也已了却一半，胡震武之事也与四灵寨订约明春，心中暂时一宽，遂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据说已往南海朝香的白衣女子身上。

目前巧遇心上人的坐骑玉狮子马，以她那样功力，居然竟使爱马受伤，定然是遭遇到什么严重不堪的意外祸变？

所以他虽然自八年潜修，饱受“宇内双奇”陶冶，气质变化以来，行事举措均不似昔年暴躁，已极沉稳！但现因系念玉人，过份关心，连胯下“乌云盖雪”神驹头尾均将跑成直线，宛如飞云逐电一般，犹嫌不够迅速，不时裆中用力，抖缰促马！那白马当先引路，始终在万山丛中飞奔，也不知跑过了多少山岭，慕容刚默计所经，此时当已到了福建省的洞宫山脉左近！

玉狮子白马驰上一座极高峰头，倏尔驻足，对着东南山下，连连低嘶。

慕容刚见状，知道已到地头，遂与吕崇文下马细看，只见峰下东南方是一片山谷，谷中树木甚多，其中隐隐掩映檐牙飞角，似是道观之类！

相度峰下谷中形势，崖壁峭立，怪石嶙峋，不便乘骑，慕容刚遂为三匹骏马喂了几块特制马药，并整好鞍缰等物，不使易受林木勾扯羁绊以后，挥手示意，命它们就在这山峰之上游憩觅食，自己则与吕崇文施展绝顶轻功，巧纵轻登，援下峭壁，向那谷中房屋隐约之处扑去！

自峰顶援下谷中，足有数十丈距离，人到谷内，看出那些掩映在丛树之间的房屋，果然是座道观模样！

慕容刚昔日在晋陕交界之处，曾应白衣女子之请，借剑暗较内力，知道心上人武学极高，比起自己现在，也不过是伯仲之间！既会在此遇险，则道观之中人物必非凡庸，青天白日之下，暗探为难，这里地形隐僻，四灵寨玉麟令主“毒心玉麟”傅君平虽然传今天下帮徒暗害自己叔侄，但可能还想不到突然会来到此处，索性装作游山，光明正大地到这道观之中一察动静！

主意打定，告知吕崇文以后，二人遂由谷中小径，往那道观走去。

小径到那道观之前，要经过一段松林，二人老远就听见林内有极强烈的掌风“呼呼”作响！但不像动手搏斗，却似有人在练习“百步神拳”之类功力。

因立意明访，未用轻功隐匿行踪，将到林口之时，林中闪出一个身量适中、白须白发、朗目庞眉、仙风道骨的老年道人，单掌直立胸前，一打问讯笑道：“这洞宫山天琴谷四外万壑千峰，极其难走，二位施主能到此间，游兴真是不浅！”

慕容刚见这道人不但神仪不俗，而且不像邪恶之徒，倒觉颇出意料之外，含笑抱拳说道：“在下叔侄二人，贪看烟云，迷失路径，误打误撞的擅来此地，扰及道长清修，尚请见谅为幸！”

道人“呵呵”笑道：“施主说哪里话来？风月无今古，林泉孰主宾？天下山川，天下人皆能游得赏得！二位施主神仪朗澈，似是武林高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贫道不才，也是此道中人，彼此一脉同源，更宜亲近。二位上姓高名？请至观内待茶，并小住数日，倘有缘得逢一场大雷雨，也可以领略一下这‘天琴谷’因而得名的‘天然琴声’的无边清趣！”

慕容刚在他说话之时业已盘算，既然现身，一切毋庸避忌，听道人问起姓名，照实答道：“在下慕容刚，这是世侄吕崇文，道长法眼无差，我叔侄虽然略通武技，但高手之称，却是过誉。道长法号怎样称呼？在下失礼，尚未请教！在这灵山胜景之中，以天为炉，以地作鼎，风云守一，龙虎全真，实是神仙一流人物，在下叔侄仰慕不已！”

道人手捋银须，摇头笑道：“徒存方士传，谁证上清仙？出家人遁迹深山，不过为的是逃脱名利纠缠，使灵台智舍之间，少一点肮脏齷齪，修行养性，葆我真如，图得个清静二字，及略为延年益寿而已！慕容施主昔年盛誉，震烁关东，今日相逢，真是幸会，贫道上一下清，恭迎侠驾！”

说完，侧身让路，肃客入林。

慕容刚一面与一清道人笑语，一面心中疑惑不定，暗想这一清道人言谈器宇及双目神光，均不带丝毫邪气，自己再三观察，仍然觉得确是一位遁迹山林的世外高人，然则那匹玉狮子白马，尽夜狂驰，自远远的枫岭积翠峰，把自己引来此地作甚？

思索之间，业已把松林走完，那座道观，就建在林外不远，形势极为古

雅，庭罗花鸟，室静尘埃，桂影侵檐，藤枝绕槛，尤其偶然的一两声清磬，委实令人澄耳宁心，捐除不少争强斗胜之念！

一清道人肃容就坐，等道僮献上香茗之后，含笑问道：“慕容施主，你侠驾决不会无故突然光降闽北，何况这洞宫山更算不得什么名山胜地，足供流连，方才途中，贫道见施主似有甚重大心事，来意究竟如何？尽管直道！”

慕容刚见自己的神情人家业已看出，单刀直入问起话来，这种事无据无凭，何况连玉狮子白马主人的真实姓名俱无法拿稳，究应如何答法？正在沉吟之时，吕崇文剑眉一扬，目光电射，向一清道人说道：“道长快人快语，我等也不必相瞒，在下斗胆，想启问道长一言！”

一清道长笑道：“吕小侠豪气干云，有话请讲，贫道但有所知，无不奉告！”

吕崇文道：“四灵寨天凤令主、‘天香玉凤’严凝素，此时可在贵观之内？”

一清道人闻言一愕，摇头说道：“贫道与四灵寨向无瓜葛，他们四灵令主之一、‘天香玉凤’严凝素怎会无故在我观中？两位施主系听何处传言？可能有误！”

话音刚落，突然又道：“不过贫道武夷采药，昨夜方回，二位稍住几日，等我师弟一尘回观，问问他可知此事？”

转面对身旁侍立的道僮问道：“二观主走时，可曾说过去往何处？及几时回观？”

道僮垂手答道：“自观主云游采药去后，二观主即行离观，前夜方回，骑来一匹极好的白马！但那马倔强异常，二观主才一下骑，便被逃走！二观主好似气急，说了一声：‘此马万留不得！’便即随后追去，至今犹未见返！”

一清道人听完，脸上神色霍地一变，长眉双挑，自语说道：“难道师弟这多年潜修，尘心未净，竟然又效昔日所行，无端生事么？”

转向慕容刚叔侄说道：“听道僮之言，二位施主所说之事，可能有些因由，但严凝素本人决不在我观内，却可断言！此事来龙去脉，贫道丝毫不知，二位施主可否推诚相告？彼此研讨一番，或可有些头绪！”

慕容刚见状知道这一清道人确与此事无干，因吕崇文已直认玉狮子白马主人就是“天香玉凤”严凝素，不好改口，遂含笑说道：“‘天香玉凤’严凝素乃我叔侄好友，因在枫岭积翠峰见她所骑的一匹千里龙驹身带伤痕，满山乱跑，知道它主人可能遇难！又因宝马通灵，把我们一直引到此地，才敢冒昧干谒道长，如今命我世侄把那马唤来，请令高徒一认，是否前夜所见之马，再等一尘道长回观，此事便可了然！”

说完向吕崇文道：“文侄，我在此陪一清道长闲谈，你去把那玉狮子马唤来一认！”

吕崇文点头领命，回到来路危峰之下，向天引吭长啸！过有片刻，峰头即有马嘶相应，但想系该处峰壁太陡，无法驰下，吕崇文等有半晌，一白一黑一红三匹骏马，竟不知从何处绕路，蹄声“的答”，自东方深林之内跑来！

尤其那匹玉狮子马，对这谷中路径好似甚熟，不等吕崇文率领，便自循着曲折山径，往那道观驰去！

刚到吕崇文与慕容刚先前会见一清道长的林口，突然自另一条小径之中出现一个头戴九梁道冠、身着杏黄道袍的长身道人，暴吼一声：“孽畜居然自行回转，真是找死！”

道袍大袖一展，两点寒星直奔玉狮子马头打去！

因白马性急救主，跑得飞快，吕崇文则带着“乌云盖雪”和火骝驹随后缓行，人未出林，已生此变！勿促间救援不及，急忙伸手腰下豹皮囊内，一探一甩，三粒铁石围棋电闪飞出，两粒正好从横里撞飞道人所发暗算玉狮子白马的两点寒星，另一粒却把道人面前的一根松树横枝一击而断！

道人是从远方回观，只看见那匹玉狮子白马，根本未曾注意马后林内还自有人，吕崇文这出其不意的三粒铁石围棋，倒真把他吓了一跳！

松枝一断，道人飘身左避数尺，浓眉双剔，正待发言，玉狮子白马，一声怒嘶，快如电闪一般，纵过道人当头，后蹄猛蹬，竟向他后脑踢去！

休看道人一身极好武功，对这灵驹怒扑，竟像是曾经吃过苦头，不敢小视，晃身滑步，轻飘飘的闪出七八尺外！

但脚步才自站定，耳后有人冷冷问道：“你是不是叫做一尘道人？”

道人这一惊非同小可，方才闪身之际，分明此处无人，脑后人声从何而至？

双掌护胸，倏然回身，只见面前站定一个十六七岁、肩插双剑的劲装英俊少年，身后并随着一黑一红两匹骏马，星目之中神光电射，正注定自己，等候答话！

道人见对方太以年轻，神色顿时又转傲然，面现狞笑说道：“你家道爷法号正是一尘，娃儿是何人门下？到这洞宫山天琴谷内找你家道爷何事？”

吕崇文见一尘道人这副桀傲狞恶的神情，比他师兄一清的道范丰渠真有霄壤之别，没好气的用手一指玉狮子马问道：“好端端的，你要害这白马作甚？”

这时观内闲谈的慕容刚与观主一清道人，也为马嘶人语所惊，出观探视！

一尘道人平时除对师兄之外，一向气焰万丈，此时听这英俊少年说话的声调语气，竟似比自己还横！不由一阵“喋喋”狞笑说道：“小娃儿乳臭未干，说话的神情怎的如此不逊？这白马是你的么？”

吕崇文也已听得一清道人与慕容叔父出观，故意气他说道：“不是我的，谁来管这闲事，我这匹白马罕世难寻！你若伤折它一根马毛，我便拔去你十茎胡须，还不一定顶得过呢？”一尘道人气得暴跳如雷，怒声喊道：“小鬼休出谎言，凭你也配骑这白马？那是‘天香玉凤’严……”

话犹未了，面前微风飒然，站定一个英挺俊拔的中年书生，手指自己，急声问道：“你说得不错，这匹玉狮子马正是‘天香玉凤’严凝素所有！马既在此，少不得要请教道长人在何处？”

一尘道人豹眼环睁，“哈哈”一笑，方待答话，一清道人也已身临切近，面罩秋霜，冷冷说道：“我离观采药还不到半年，师弟怎便忘了清修本旨，竟和四灵寨帮徒交接？这是昔年辽东大侠‘铁胆书生’慕容刚与他世侄吕崇文小侠，师弟若知严凝素何在，赶快说出，我们出家人讲究清静无为，不要妄动贪嗔，卷入江湖恩怨之内！”

一尘道人想不到师兄居然帮助外人讲话，脸上神色剧变，足下微动，退后了两三步，双眼上下打量慕容刚、吕崇文，然后向师兄傲然说道：“师兄此话不对，我们练成一身武艺，却遁迹山林，岂非自甘暴弃？所以这多年来，师兄虽尽出尘之心，小弟却怀入世之念，三个多月前巧遇昔年旧友，已介绍小弟加盟四灵寨，并蒙授玉麟堂香主之职！四灵寨奇人荟萃，高手如云，声威压倒武林各派，以我们这种身手投效其中，正可大有作为，一展抱负！不

比在这洞宫山天琴谷镇日与烟云鸟兽为伍强得多么？何况玉麟令主傅君平对师兄颇为景仰，特嘱小弟代为致意，师兄如肯入帮，傅令主立予玉麟堂首席香主之位！至于‘天香玉凤’严凝素的踪迹何在一事，这两位既有辽东大侠之称，何不伸手比划比划，只要胜得过小弟双掌，哪怕我不据实奉告？”

一清道人初始面呈急怒之色，后来倒逐渐平息，听完之后，眼中微闪精光，脸色反而淡漠已极，点头说道：“我们本不是亲师兄弟，不过当年志同道合，一齐在此出家而已！如今你既然毁弃十年清修，不甘淡泊，我哪能硬行阻止你的飞扬大愿？不过‘龟龙麟凤’，名震武林，你既入四灵寨，怎又叛上逆行，暗害天凤令主？何况凭你这身功力，谅也夺不下严凝素的千里龙驹，难道你竟违背誓言，动用昔日之物了么？”

一尘道人看出师兄神情不对，略一寻思，忽然纵声大笑说道：“四灵寨名虽一寨，其实各堂分权掌责，我隶属玉麟堂下，当然只遵玉麟令主之命作事，怎能说是逆行叛上？师兄料得不差，那严凝素正是中了我的‘柔骨迷烟’，此时想已在傅令主怀中享尽风流滋味！”

慕容刚关心玉人，早就郁怒待发，不过欲听完究竟，才一再竭力忍耐，并禁止吕崇文出手，一尘话完方始恍然，原来“毒心玉麟”傅君平也在觊觎严凝素美色，自翠竹山庄见面时起，一路遣人暗算自己，全是“妒”之一字作怪，但听到末后数语，脑海中呈现出一幅心上人身中“柔骨迷烟”，功力尽失，横遭“毒心玉麟”傅君平轻薄，白璧将玷的可怕景象，不由机伶伶的全身直打冷颤，无法再忍！清叱一声，方自举步，一清道人单掌当胸，稽首为礼说道：“慕容施主暂息雷霆，我和我这不成材的结盟师弟尚有几句话说！”

慕容刚方才急怒攻心，经一清道人一拦，灵智又复，知道天下之大，“天香玉凤”严凝素究竟失陷何处？非从这一尘道人口中求得解答不可，再急也是无用！只得暂时往后一闪，一清道人自怀中取出一柄匕首，抛向一尘，并把自己道袍下角一提，冷冷说道：“师弟居然违誓再用‘柔骨迷烟’，我们一盟之情已绝，请割此袍！”

一尘道人匕首接在手中，浓眉一皱即开，狞笑说道：“当初归隐此间，根本用不着那‘柔骨迷烟’，但如今再度出山，与天下英雄较技争雄，自然有力使力，有智使智！师兄既然斤斤计较于昔年一句随意戏言，不肯相谅，小弟也只好遵命割袍断义！”

说完右手匕首一挥，把一清道人提着的道袍一角割断，但就在这刹那之间，左掌却就势一按，一股强烈劲风，劈空竟往一清道人当胸撞去！

一清道人此时因十年盟友一旦堕落背誓，被迫绝义，正目含痛泪，衷心伤感不已，哪里会想到一尘道人如此阴恶？竟借这对面割袍之机，骤下毒手！

劲风过处，人被打得“腾腾腾”退出三五步去，张嘴吐出一大口鲜血，连气带伤，晕倒在地！

一尘道人知道师兄一清功力高过自己，却根本未把慕容刚、吕崇文看在眼里，偷袭得手，一阵仰天“嘿嘿”狞笑说道：“老杂毛不知好歹，叫你尝尝点厉害，从今以后，这清尘观便是四灵寨的八闽重地！”

慕容刚也因事出意外，教授不及，向吕崇文摆头说道：“文侄且自救治一清道长，这丧心病狂的弑兄恶贼，由我收拾！”

一尘道人闻言又是一阵狂笑说道：“你二人与严凝素有何渊源？要跑来这天琴谷中送死！我与一清老杂毛割袍断义在先，下手在后，有何‘弑’字可言？他中我阴掌，业已难活，你叫那小娃儿不必费事，上前一齐纳命，道

爷懒得一个个的打发！”

慕容刚才真懒得和这种丧心病狂之人多话，目含煞气，脸罩寒霜，一扬手疾攻三掌，掌掌都带着排山倒海一般的震人风势，凌厉无伦，逼得个一尘道人连连闪展腾挪，慌手慌脚退出了一丈多远！

这一来，恶道一尘的那股狂妄之气顿收，赶紧抱元守一，纳气凝神，慕容刚身形又到，这回却是面含晒薄冷笑，轻飘飘的一掌当胸推出！

恶道一尘正在调元聚气，准备反击之时，见慕容刚这次所用的招式好似意存轻视，缓慢无力，不由浓眉一展，心中狂喜，要想故弄玄虚，就此克敌制胜！

慕容刚见一掌推出，恶道一尘道人不闪不避，巍立如山！眼珠微转，已知其意，但心中暗笑，索性装做不懂，依旧缓缓向他当胸击去！

果然一尘拿好分寸，等慕容刚这一掌堪堪按上前胸之际，右足突然一撤，身驱动如闪电，往左疾转，使对方招术用老，收势变招均所不及，然后左掌一沉，施展内家重手“玄鸟划沙”，“刷”的一声，向慕容刚右腕力切而下！

哪知眼看指尖已沾对方手腕，慕容刚突然出声冷笑说道：“米粒之珠，居然也放光华？你用这只左手暗算一清道长，太已卑鄙阴恶，我先替你毁去！”

右腕突然向下微沉两寸，然后真气一凝，翻掌上迎，一尘道人便觉自己所发“玄鸟划沙”的极重指力，被人家轻轻巧巧地卸于无形，并有一股强韧暗劲，就势反震，知道不妙，但避已无及，钢牙一咬，索性沉掌再压，蓄意一拼，就听“喀嚓”一响，微起骨折之声，恶道脱口惨哼，人已面色剧变，摇摇欲倒！

慕容刚微微一晒，二指轻伸，宛如石火电光，点在恶道一尘腋下，双足点处，纵回吕崇文身旁，皱眉问道：“文侄，一清道长的伤势怎样？”

吕崇文道：“恶道似是早已蓄意暗算他这师兄，当胸一掌，打得极重，一清道长不是内功根基甚好，几乎当时毙命！虽然服了一粒恩师所赐的灵丹，但最好还是叔叔和我合力为他略聚中元之气，使药力能够迅速行开，便自不妨事了！”

慕容刚就地上扶起一清道人，半抱怀中，解开所着的道袍，伸手按在他后背的“肾俞穴”上，吕崇文也席地而坐，用右掌掌心，按住一清道长丹田右侧的“天枢”重穴，叔侄二人闭目行功，各以本身真气助长一清道人的极弱中元，足有顿饭光阴，一清道人腹内微响，二人才相视含笑缩手。

一清道人双目微开，声若游丝说道：“贫道身荷活命重恩，报答不尽，我那不成才的结盟师弟，怎么样了？”

慕容刚一面为他整顿衣襟，一面答道：“那恶道已与道长割袍断义，何必再行叫他师弟？他现已被我点倒，先命令徒送道长回观内云房歇息，愚叔侄还要在他身上追问‘天香玉凤’严凝素女侠的下落！”

一清道人凄然一叹，欲言又止！

慕容刚招手叫过那躲得远远，见大观主二观主翻脸动手，不知怎么是好的道童，将一清道长扶回观内。

吕崇文却走到恶道一尘身畔，一脚替他踢开穴道，痛得恶道一声凄厉惨噪，捧着那只被慕容刚“般禅掌力”反震撞折的左掌，惶然起立！

吕崇文青蛙龟甲剑“呛啷”出鞘，剑指恶道前胸，沉声问道：“这白马主人‘天香玉凤’目下陷身何处？”

恶道凶性又发，一阵“喋喋”狞笑说道：“小娃儿，你以为一支宝剑就吓得住你家道爷？那真叫做妄想！有本领的当胸一剑，超度你家道爷，四灵寨自然会海角天涯捉到尔等，把你们肉剁为酱，骨磨成灰！”

一语未了，吕崇文“嘿”然冷笑，收剑用指，手法如风，在恶道肩头膀际和腰间的几处大筋重穴之上，连捏带点！

恶道顿时出声惨嚎，全身一齐抽搐颤抖，又复倒地不起，额上汗珠如黄豆般大，直往下滚！

慕容刚见吕崇文竟使出最厉害的“错骨分筋手法”处置恶道，正觉稍过残忍，但转念一想，这类凶人，连死都不怕，若不如此，怎能逼得出他口内的实言？遂向地上恶道说道：“你不说实话，平白受苦，我若在这‘错骨分筋手法’上再给你点上‘五阴绝脉’，你真禁得住么？”

那“五阴绝脉”乃是刑中之最，一经点中，连张软纸拂在身上均如万刀碎割一般，人自不能丝毫动转，只得就在当地熬上七天肝肠寸断、心腑油煎的无边痛苦，然后五脏齐裂、七窍狂喷黑血而死！

恶道被吕崇文的“错骨分筋手法”整治得已经缩成一团，不停惨哼，再一听慕容刚要加点他的“五阴绝脉”，吓得不住将头连点，目光之内，也敛却凶芒，露出乞怜之色！

吕崇文“哼”然冷笑道：“我还以为你有多么凶横暴戾？原来依旧是一身软骨头，经不了一点大风大浪！慕容叔叔，我把他筋骨还原以后，再若不说实话，你便立时下手，点他‘五阴绝脉’！”

话完运指如风，一点两捏，替恶道解开周身筋骨强烈抽搐所生的痛苦，一迭声地催着恶道，赶快说出“天香玉凤”目下陷身何处？

恶道此时简直喘息不定，语不成声，勉强结结巴巴地说道：“天……香玉……凤，此……时……正在……戴……云……山绝……顶……的龙……潭之……侧！”

吕崇文听他把话说完，“青虹龟甲剑”精芒微掣，一剑拦头横扫，把恶道一顶九梁道冠和满头头发一齐削落，正色叱道：“从你一朝投靠四灵寨，便对结盟十余年的师兄骤下毒手的狠毒心肠看来，委实罪不容诛！但我想你再坏也坏不过八年以前的‘千毒人魔’西门豹去，像他那样的恶人，一旦回头顿悟，居然变成仙佛一般，使我不得不留你一线生机，削发代首，以观后效！茫茫孽海，务望你及早回头，倘若二次再犯在我的剑下，要想活命，除非是日从西起！”话完任凭一尘恶道捧着重伤的左手蹒跚入林，回头便与慕容刚一同入观。

慕容刚听吕崇文向一尘恶道所说之言，心头顿生无穷感慨，暗想谁说是人力难挽天心？自己师伯无忧头陀与静宁真人均认为吕崇文是天生群魔克星，一身杀孽，其重无比！但经过枫岭积翠峰腰石室以内与“千毒人魔”西门豹化身的南天义一席深谈之下，不仅似海深仇，坦然尽解，今日并能以西门豹为镜，告诫放走这个连自己均厌恶已极的一尘道人！可见得无论何等恶人，只要能够确实彻底回头，其受人尊敬的程度及影响世道人心之深，决不因其昔日所为有所差异，甚至更为难能可贵，更有超越常人之处！

这时一清道人的伤势虽然尚须十天半月调养才得痊愈，但吕崇文所赠静宁真人的妙药灵效非常，已可随意说话，听二人谈到放走一尘经过，龙眉双皱，沉思说道：“吕小侠宅心仁厚，留他一条自新之路，自是光风霁月的侠士襟怀，令人敬佩！但‘天香玉凤’严女侠所中的‘柔骨迷烟’只有我这不

成材的师弟才有解药，不然纵将人救出，因那迷香一经嗅入，药力历久不退，却是怎生区处呢？”

慕容刚叔侄闻言，也不禁瞠目相视！

但人已放走，无法再追，慕容刚苦笑一声，向一清道人说道：“严女侠功力尽失，身在虎口，急待加以援救，不容须臾延缓，只有先行把人救出，再作道理！戴云山绝顶龙潭之侧是何所在？道长如知，请加指点，我叔侄一刻难留，马上就要动身前往！”

一清道人答道：“戴云山又称佛岭，就与这洞宫山脉连接，主峰盘结在大田德化二县之间，绝顶有池，名曰‘龙潭’，据说深不可测！龙潭之旁有一古刹，住持僧人似是武林人物，严女侠失陷之处，可能就在这座古刹之内！不过这一路之上，因贤叔侄心急赴援，必然不肯绕走官塘大路，则重山峻岭，断崖绝壁，跨下骏马虽均千里龙驹，到底不太方便！何况以贤叔侄武功造诣超凡入圣，弃马步行，只快不慢，并反会减去不少地形方面的顾虑！故依贫道之见，不如把三匹骏马寄存我这小观之中，由此照着正南略略偏西的方向走去，贫道估量以贤叔侄的脚程，约莫明日黄昏当可翻过大素山，再往正南，所见的一座刺天高峰，便是戴云山的主峰佛岭！”

慕容刚知道一清道人所说有理，心上人身中“柔骨迷烟”，顾名思义，必然骨软筋柔，功力全失，又在“毒心玉麟”傅君平存心轻薄、虎视眈眈之下，万一白璧玷瑕，便尽倾五湖四海之水，也难洗此恨！遂匆匆把黑白红三匹骏马交代观内道童，便与吕崇文起立告辞，照着一清道人所指示的方向途径，施展轻功，电奔而去！

一清道人所言半点不差，一路所经全都是千寻绝涧，万仞孤峰，有些奇险之处，不要说是骏马难行，即连猿猴之属，也几乎无法飞渡！

叔侄二人尽力狂驰，尽夜未息，果然在次日黄昏之际翻过大素山头，遥见远远一座孤峰，独秀群山，刺天兀起！

慕容刚略一盘算，向吕崇文说道：“峰顶龙潭古刹，既系四灵寨党羽，则根据我们一路见闻，极可能设有什么地道机关之类，贼人此际必然想不到我们会来，就算一尘道人赶来报信，他那武功脚程相差甚远，这一尽夜狂奔，把他甩下定不在近！所以此番入寺，只宜暗探，不宜明攻，但能设法窃听寺中的背后之言，‘天香玉凤’严女侠究竟被困何处，便可拼力下手援救！最忌的是显露形迹，打草惊蛇，他们一有警觉，定必守口如瓶，那时我们纵把整座庙宇翻转过来，恐也难以寻到严女侠被困所在！”吕崇文也觉得慕容刚叔所虑甚是，点头称善。

慕容刚又道：“所以我们且到孤峰之下觅一隐僻之处，略为休息，待夜色深笼，再行上峰探听！”

叔侄二人计议既定，遂在那孤峰之下找了一个小小洞穴，略为憩息。

可怜慕容刚此时真不啻度刻如年，脑海之中，时时幻想出心上人遭受“毒心玉麟”傅君平轻薄凌辱的可怖景象，好容易等到天垂夜幕，月现斜空，才一同施展绝顶轻功，极端隐秘、草木不惊地向峰头攀援而上！

峰顶果然是占地不小的一泓潭水，水旁建有一座古刹，匾额横题“龙潭禅寺”。

慕容刚叔侄蹑足潜踪，穷搜半夜，根本就未曾听见这庙中的任何一人提起过“天香玉凤”四字。

但从住持方丈法元大师口中，却隐约听出明日晚间，由四灵寨中极高人

物主持，要在此处开一秘密紧急会议，一千小僧，也在连夜打扫那座大雄宝殿，似是准备用作会议之所！

慕容刚心中暗忖，自己叔侄二人业已把这龙潭禅寺的所有房舍全部勘查，“天香玉凤”之事却依然毫无踪影！但明夜在此主持秘密会议的四灵寨中极高人物，分明就是那玉麟令主“毒心玉麟”傅君平无疑，只要能够缀定，或擒获此人，心上人踪迹定然不索自得！

万般无奈，只得再忍一宵，退回峰下以后，告诫吕崇文，四灵寨“龟龙麟凤”威镇江湖，决非一路上所遇的二三流脚色可比！千万不可恃艺骄人，心怀傲念，趁此一日半夜光阴，彼此好好静坐调元，加强本身功力，就是明夜上峰，主要目的也不在战斗，而是暗中窃听“天香玉凤”被困之处，与四灵寨何以要在这佛岭龙潭的古刹之内召开什么秘密会议？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可出手，就是出手，也要为另一人掩护，不使全露痕迹，才可在敌方以为完全机密之下得探骊珠，而定通盘应对之策！

吕崇文见慕容叔叔在心上人陷于贼手、白璧悬危的这等紧急的情况之下，犹能强制激动情怀，权衡利害，不由钦佩已极，唯唯应命！

半夜而后，继之一日，当中除了略进干粮山泉之外，全在静坐凝神，固元调气！次日天一黄昏，二人便自猿升绝峰，因昨夜已把形势看好，到达龙潭寺后，立即避开寺僧耳目，双双纵身藏入那打扫干净、用作会议场所的大雄宝殿以外的匾额之后！

此处居高临下，虽然看不见殿内情形，但以他们叔侄二人的功力，略为静心凝神，殿中所有言语均可听得清清楚楚！

入匾以后，慕容刚又用极低声音向吕崇文附耳悄声说道：“四灵寨四灵令主能使那么多草泽龙蛇甘心受其驱使，身手绝非凡俗！所以我们如用穴窗偷窥之法，必被发觉，难以探悉他们的真实算计，如今这匾后藏身，只听不看，虽然较为稳妥，但仍应预防万一，你轻功较好，倘贼子发现匾后藏人，可即现身下峰，在昨夜居留的洞中相候。我则依旧蜷伏不动，他们决想不到匾中另有一人，一切机密，便可了如指掌！不过千万不可好胜缠战，以误大事！”

吕崇文方一点头，忽然灵机一动，也自附耳低声说道：“叔叔，把你身边所藏那瓶西门豹所赠的易容丹给我一粒！”

慕容刚被他提醒，觉得变易容貌，岂不更好？遂各取一粒易容丹，用唾液化开，涂在脸上，借着初升皓月反映的微光，相互一看，那西门豹无怪又称“千毒人魔”，所炼易容丹，委实妙极！吕崇文成为一个黄瘦枯干的中年面相，慕容刚却变作一张青脸，上面还有不少紫黑瘢痕，异常丑怪！

二人方在相顾暗笑，耳边履声橐橐，已有多人入殿！

本来静悄悄的大雄宝殿之中，立时笑语喧哗，乱成一片！但少顷过后，“铛铛铛”三声钟鸣，殿中立时恢复一片静寂！

慕容刚、吕崇文摒息静听，钟鸣之后，又有两人缓步入殿，殿中先来诸人，一齐“刷”的一声，似是起立迎接！

随闻移动座椅之声，一个口音怪异、宛若泉鸣之人说道：“法元大师，此会关系甚大，不但绝不容有外人擅自闯入，即我本寨弟子，如无我特发令符，一样不准妄登此峰！你四周警戒之人，派得可够？”

慕容刚心目之中以为，“毒心玉麟”傅君平既然在这附近，则此会必系由他主持，哪知大谬不然，这发言之人口音甚生，但听得后入殿的共是两人，

则另外一人必是傅君平无疑！

倾耳再听，一个宏亮的口音，想是这龙潭寺的住持法元大师应声答道：“回复令主，法元已派门下四大弟子往峰下警戒！”

这一声“令主”把慕容刚吓了一跳，心想四灵寨“龟龙麟凤”四位令主，自己已见其三，这人口音陌生，也是令主，难道竟是四灵寨首脑、号称武功最强的“玄龟羽士”宋三清？如果真是此人，则这次秘密会议的意义必然重大无比！方自向吕崇文用手示意，叫他小心静听，勿露形迹，那宛如泉鸣的口音又已说道：“你们门下弟子担任警戒之责，恐怕太软！还是你本人与‘太行四杰’辛苦一趟！”

立有数人应声而起，走出殿外。那人稍停又道：“我四灵寨创设以来，声威极盛，各派惮服！但自玄龟堂首席香主‘单掌开碑’胡震武与‘梅花剑’吕怀民结怨，兰州寻仇，‘铁胆书生’慕容刚救走吕怀民独子吕崇文，练艺八年之后，居然敢闯我翠竹山庄，订约决战！并直到括苍山摩云岭分坛被破，‘飞天火燕’魏红绡归报经过，才知道对方艺出无忧头陀和静宁真人门下，连‘太湖三怪’那等功力，括苍一战，也扫数伤亡，故对明春之会，不得不妥加筹划！但这叔侄二人武功虽好，来头虽大，仍不足对本寨构成严重威胁，今夜在座之人，都是我宋三清多年心腹，你们可知我所说的本寨之中的莫大危机何在？”

慕容刚一听果然不出所料，这声如泉鸣之人，正是“玄龟羽士”宋三清，越发凝神倾耳，只听并无一人应声，宋三清一阵阴森干笑，又自说道：“我料众位不是看不出危机所在，只是碍于权位，不便直言，这种态度，足以毁灭本寨，今后务宜深戒，宋三清坦率直言，若以本寨目前实力而论，确已凌驾武林各派，何惧慕容刚、吕崇文区区二人？就是他们的师长无忧头陀与静宁真人，宋三清也可搬请我两位恩师出面应敌！所以本寨危机在内而不在外，当初合手缔造本寨的四灵令主，如今居然离德离心，这种情势若不赶紧设法消除，才是我四灵寨的致命打击！胡震武香主，你随我多年，对此可有体会？”

一个苍劲口音答道：“令主所虑极是，不过……”

言犹未了，宋三清突然沉声问道：“殿外何人？”

原来吕崇文听得那一声“胡震武香主”，知道深仇在座，想起当年母亲卧病，黑夜飞头的椎心惨痛，不由得的一挫钢牙！哪知“玄龟羽士”宋三清果然不愧“四灵”之首，这些微挫牙之音，竟被听出！

吕崇文知道无法再藏，只得照先前所约行事，一阵震天长笑，自匾后纵身落在阶前，对着大殿之内的八九名江洋巨寇岸然说道：“在下路过佛岭，游赏龙潭之胜，不想偶然遇上名震江湖的四灵寨在此集会！方才听说你们寨内现有危机，不是在下自诩，凭我胸中智计以及掌上神功，足可为你们解除一切忧虑，而所需代价也不甚高，只要把四灵令主之位，让我一席即可！”

吕崇文一面胡扯，一面目光电扫，业已看清殿中共只九人，默计连先前所派走的什么“太行四杰”，可能就是“玄龟羽士”宋三清与他玄龟堂下的十二家香主！

中座之上一个尖头缩颈，五短身材而微胖的道装之人，天生一副龟形，不问可知，定是“玄龟羽士”宋三清！宋三清左首第一把靠椅之上坐着一个豹头鹰目、五十来岁的老者，可能就是自己杀母深仇、玄龟堂首席香主“单掌开碑”胡震武！

他在匾后所闻宋三清口内之言，知道这场会议的内容，关系四灵内阁，

果然极其重要！权衡至再，业已决定暂时忍耐，并不愿就在此时拼死歼仇，但却想在不影响掩护慕容叔叔窃听机密的原则之下，斗一斗“玄龟羽士”宋三清，看看这“四灵”之首到底有多高武学？并伺机给那杀母仇人“单掌开碑”胡震武多少吃点苦头，以泻八年积忿！

“玄龟羽士”宋三清果然阴沉，看见从殿外横匾之中纵下这么一个面容黄瘦枯干，但身材却极健美壮实，背插双剑的中年人，岸然卓立，满口胡言，好似根本就未把殿内诸人看在眼中的那种神情，不由眉头一皱，微向“单掌开碑”胡震武示意，自己却瞪着那一对又圆又小，但神光慑人的黄色眼珠，四外乱扫，并暗以“天耳通”的绝顶内功，静听来人另外可有同党隐伏？

“单掌开碑”胡震武见宋三清示意自己答话，遂起身离座，走到殿口距吕崇文七八尺远站定，再三打量来人，冷笑说道：“朋友你真是吃了熊心豹胆，居然敢到这龙潭寺中，在四灵寨玄龟令主座前卖弄这一手？既然自称人物，则光棍眼内不揉沙子，你到底来意如何？不要藏头露尾，先与你家胡香主报个字号！”

吕崇文一见是他答话，正中下怀，一口“玄门罡气”提聚右臂，面上仍装作毫不在意，大迈迈地说道：“又不是生意商贾，哪里来的什么字号？我已然告诉你们四灵寨危机四伏，要不了多久，必然瓦解冰消，非我不能解救，怎的还不相信？大概你们这些江洋巨寇讲究现实，不显露几手真正功夫，尚以为我是信口开河，说的假话！来来来，你外号叫‘单掌开碑’，掌上料然总有几分功力，请尽管施为，我接你一掌试试！”

“玄龟羽士”宋三清静听这久，听不出丝毫动静，以为再无别人隐伏，一对凶眼遂专注吕崇文，心中暗暗惊讶，来人面对这多高手，神色如此镇定，尚是生平罕见，凭自己的江湖阅经验，真还看不出此人来历，年貌也与心目中的那个对头相差甚远！

但听吕崇文要接胡震武一掌，心想只要你一动手，何愁看不出武功家数？遂自鼻中微哼一声，低低说道：“此人不可轻视，胡香主尽力施为，让他见识见识你的开碑掌力！”

“单掌开碑”胡震武看不惯吕崇文那种神气，早已郁怒待发，听宋三清这一招呼，知道善者不来，竟把真力提到九成以上，一声喝道：“哪里来的狂妄匹夫？你便真是一座石碑，胡震武也要教你化成碎粉！”

右臂横抡，一招“怒海翻澜”，“呼”的一阵奇劲掌风，直向吕崇文拦腰击去！

吕崇文“哈哈”一笑，挥掌相迎，他虽然用的是“玄门罡气”，但外表却以少林绝学十八罗汉掌中的“大摔碑手”掩护，钢牙猛咬，用的也是九成功力，以为胡震武身形必被震飞，一条右臂即使不断，也要肿痛上一月半月？

哪知双掌交接之下，颇出意外，胡震武虽然被“玄门罡气”震得飞出五六尺远，心头狂跳，发若飞蓬，一只右掌疼痛欲折！但吕崇文同样拿桩不住，退出两步，气血也是一阵翻涌！

原来胡震武自昔年在吕梁山设伏，拦截慕容刚不成，便知此事是个不了之局！八年以来，卧薪尝胆，对本身武功掌力痛加苦练，又因他深得“玄龟羽士”宋三清宠爱，揭开玄龟堂首席香主，并带他几度前往高黎贡山，朝见“玄龟羽士”宋三清与“毒心玉麟”傅君平之师“天南双怪”！

“天南双怪”竟也对他投缘，胡震武因此得了不少传授，所以八年一别，他同样武功大进，迥非昔日吴下阿蒙，如以掌力而论，也不过仅弱于“玄龟

羽士”宋三清一筹半筹而已！

吕崇文先前真未把他看在眼里，双掌交接之下，居然被对方震得移步换桩，血气翻动，不由得大吃一惊！暗想幸亏自己存心想给胡震武吃些苦头，用了九成真力，若不然岂非上来就受小挫？

经这一来，吕崇文深知四灵寨果然卧虎藏龙，高手云集，赶紧宁神一志，把傲气尽除，在阶前卓立如山，双眼精光炯炯，注定那位风闻武功极高的“四灵”魁首、群寇班头“玄龟羽士”宋三清，防备他突起发难！

吕崇文这里试掌知戒，胡震武那边却惊惧伤痛交进，不过惊惧之心，过于伤痛！因他虽然真气震荡，右掌酸疼，略微调元，便可无碍！但自己这八年以来茹苦含辛，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练之下，武功已有大成，尤其是掌力一道，更自信足与心中的大敌慕容刚叔侄或任何武林一流名手相颉颃！怎的却在这佛岭绝顶的龙潭寺中，被这个人不出众、貌不惊人的黄瘦中年汉子随意挥掌，用了一招“大摔碑手”便受挫折？少林门下，真想不出有哪位成名人物，功力能到这般地步！

惊惧稍定，心中实在不服，但又怕二次递掌，再遭挫败，岂不更难得下台？正左右为难，踌躇迟疑之际，“玄龟羽士”宋三清微微摆手，命他归座，自己却把双本来就像两粒小豆似的龟目眯成一线，但神光俨如电闪，更足慑人，对着在殿前阶下神态从容的吕崇文，用一种极为怪异的语音说道：“‘大摔碑手’练到通天，也接不住胡香主暗含‘五阴重手’的开碑掌力！阁下就凭这第一招，便镇住了宋三清玄龟堂下的众家香主，定然大有来头，何不把姓氏门户公开？这样小家子气的遮遮掩掩，岂不令识者齿冷，说什么把令主之位让你一席？四灵寨向来礼贤下士，广纳群英，阁下只要能推诚相见，宋三清便虚左以待，有何不可？”

“玄龟羽士”宋三清说这几句话之时，嘴皮掀动，全自丹田发音，殿内诸人只觉得语音极为怪异，略嫌含混不清，不似平常说话！但殿外阶下的吕崇文和横匾中蜷伏着的慕容刚，却惊心悸耳，魂魄欲飞！

慕容刚知道这是一种内功不到炉火纯青境界无法习练的旁门厉害功力“荡魄魔音”，对方只要内功稍弱或定力不坚，三五句话之间，便神迷魄荡，真气难聚，功力自然而然地大大减弱，甚至任人宰

割！

以吕崇文一身所学，自然不会被这“荡魄魔音”所乘，但由这一点看来，“玄龟羽士”宋三清功力确是惊人，绝不在自己叔侄二人以下！倘吕崇文傲性又发，不肯照先前定计见隙抽身，退下峰头，万一有险时，少不得只好放弃窃听机密之念，也自出头接应！

“玄龟羽士”宋三清那“荡魄魔音”一半专对吕崇文，一半也同时借以搜索这大殿四周十丈以内，可另有外人潜伏？

话完以后，不但听不到四外有丝毫被“魔音”影响的任何转动之声，连吕崇文的那一对大眼之中的湛湛神光也依旧澄如秋水，看出丝毫未为“魔音”所乘！

他心中也是一凛，知道来人确属罕见高手，只可以本身武功相敌，不必再弄玄虚！果然吕崇文等他说完，也自气发丹田，“哈哈”笑道：“身为‘四灵’之首，原来就会弄这种‘荡魄魔音’等鬼蜮伎俩！你不是要问我姓名么！我姓钟名道，专门整治三山五岳及江湖上的魑魅魍魉！狼嚎鬼叫，听来徒自令人作呕，能奈我何？真要来这一套，我随意咳唾，便均能声闻九天，足使

你们这干狐鼠之辈，魂飞胆落！”

话完，一声咳嗽，果如舌绽春雷，震得那大的一座大雄宝殿，梁间的尘土簌簌直往下落！殿中诸人，除“玄龟羽士”宋三清与“单掌开碑”胡震武外，也真有些魂魄摇摇，心神悸悸！

“玄龟羽士”宋三清见自己的“荡魄魔音”换来了对方的“狮子吼”，不禁把那两根又粗又短的扫帚眉往当中一蹙，缓缓站身来，走向殿门，在离吕崇文一丈左右之处便即站定，单掌胸前问讯说道：“阁下实在是高人，宋三清接你入殿细叙！”翻掌一推，一股阴柔劲风，劈空击至！

吕崇文因先前与胡震武对掌所用的那一招少林十八罗汉掌中的“大摔碑手”业已引人生疑，恐怕再用“玄门罡气”，来历易被看出！遂改用无忧头陀的禅门绝学“般禅掌力”，“莲台拜佛”，往外一迎！

但他在这“般禅掌”上的造诣，却远不如“玄门罡气”精纯，而“玄龟羽士”宋三清自然高过“单掌开碑”胡震武！所以这次宋三清不过道袍微拂，身形略晃，吕崇文却被震得退出三步，剑眉一剔，伸手便拔肩头长剑！

但转念一想，“毒心玉麟”未见，“天香玉凤”踪迹毫无，慕容叔叔蜷伏匾额之中，一心要想打探他心上人的确实消息和四灵寨内一部的重大机密，自己怎的这等好胜？连暂时的一口恶气都忍不住！

利害一明，盛气立平，把那业已握到“青虹龟甲剑”柄之上的一只右手，缓缓撤回，向“玄龟羽士”宋三清抱拳含笑说道：“‘四灵’之首，果然名不虚传！贵寨在此集会相商大事，外人不便打扰，来日在下再到王屋山翠竹山庄贵寨总坛之中拜望令主！”

语音才落，人已鹰隼一般，拔空疾起！

宋三清哪肯让他就此走脱，飞身急追，半空中冷笑一声说道：“这龙潭古刹，纵非‘龙潭’，也是‘虎穴’，阁下要来便来，要走便走，岂非过份瞧不起本寨人物？且请慢行，宋三清还要留你片刻！”

屈指成钩，爪随声出，照吕崇文后背，带着丝丝劲风，便自抓去！

吕崇文往起一拔之时，料到“玄龟羽士”宋三清势所必追，故把“玄门罡气”凝聚成一片无形韧幕，密布周身，护住百穴，所以“玄龟羽士”指风袭来，装作不觉，直待爪尖即欲沾衣之际，微打千斤坠，“鹤降寒塘”，使“玄龟羽士”十拿九稳的一爪从自己头上抓空，然后双足自踹，相互借力，一个“金鹏射日”之势，斜刺里纵出三丈以外！

他这一大展师门绝妙轻功“七禽身法”，“玄龟羽士”真出意外，稍一怔神，吕崇文后影已到寺墙之上！

好个“玄龟羽士”，果然功盖“四灵”，超凡拔俗，一声微叱，人如长虹电射，一纵便是六七丈远，追向吕崇文而去！

二人身形消失以后，殿中立刻一阵纷纷议论，“单掌开碑”胡震武叹了一口气说道：“天下之大，真有能人，四灵寨委实不能以目前力量自满！这前来搅闹之人，身形相貌均属陌生，并不像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却有那好一身功力，尤其轻功方面更为惊人！方才凌空一降一升的‘七禽身法’，有目共睹，确实生平罕见，玄龟令主虽然亲自动手，但是否截得回此人，尚说不定呢！”

胡震武话毕，立时有人说玄龟令主功参造化，先前不过小觑此人，后来含怒一纵就是六七丈远，哪会截不住此人？有人则说来人身法过于灵妙，倘不战图逃，玄龟令主便不一定准能得手！议论纷纷，各持己见！

匾中潜伏的慕容刚，此时却心头大放，知道吕崇文果然竟能抑制八年深仇积忿，暂时不对胡震武以报复，而着重于掩护自己刺探有关大局及“天香玉凤”被难之事等重大秘密！

但心头才放，忽然又微觉悬心，想起吕崇文诱得“玄龟羽士”追出寺外，不要到了无人之处，傲性又发，拼斗起来，万一功力不敌，如何是好？

想到这一点，慕容刚几乎改变初衷，欲加随后接应，再一转念，吕崇文以一身所学力敌“玄龟羽士”，就算不胜，全身而退，总可有余！而自己好不容易造就这好机会，可以尽悉敌方秘密以及“天香玉凤”……

第七章 幽谷现奇僧 铁掌三挥飞石雨 魔巢惊巨变 神龙一怒绝金兰

慕容刚念头还未想完，殿中一片肃静，“玄龟羽士”面带秋霜，越墙而返！

回到殿中，一举手中的半截丝绦，冷冷说道：“我把来人追到峰腰，他居然停步迎敌，也不亮招开式，就用内家劈空掌力，彼此硬接三掌！这时我因看出对方身手极高，不敢怠忽，三掌均出全力，也不过只是略略胜他半筹！而此人太以知机，一见无法讨好，又复仗着他那身超卓轻功，遁往峰下，凭我用尽‘八步登空’、‘凌空虚渡’等绝顶神功，也不过揪断他这半截丝绦，终于毫发无伤地令他逃入树林之内！此人一身功力我实在爱惜，从今以后，你们随时随地密切访查他的来历，若是敌人一路，或明或暗，准许用尽各种手段将其除去，以杜后患！否则，宋三清不辞万计千机，也要延聘此人，加盟本寨，以增实力！”

略顿又道：“我有极机密大事安排，绝不能再容外人闯入此寺，有所泄漏，各位香主，除胡震武与‘关中双鸟’李氏兄弟留此我有任务分派以外，其余均请偏劳，加强四外守护！不见我‘九龙旗花’飞起半空，不准任何人妄撤岗位！”

众人暴喏一声，纷纷散去，“玄龟羽士”宋三清等人走完，亲自又在殿前殿后搜索一遍！

但凭他如何狡猾多谋，也想不到殿外的匾额之中，藏有两人，现身走了一个以后，居然还有一个更难缠的蜷伏在内！

四外察看完毕，宋三清再入殿就坐，略啜香茗，向胡震武及“关中双鸟”兄弟缓缓说道：“我自高黎贡山朝师归来，得知‘铁胆书生’慕容刚与吕崇文二人订约明春拜山，虽然他们艺出‘宇内双奇’，须加妥善准备，但还不及得另外两件事来得难加处理！第一件是金龙令主的族弟‘九现云龙’裴叔儆父女，在我翠竹山庄小住以后，游侠江苏，为一件不平之事，竟然连挑我寨中四处分坛！消息传到总坛，玉麟令主震怒之下，瞒着金龙令主，亲率七名高手赶到江苏，智勇兼施，把裴叔儆父女擒回翠竹山庄，软禁在玄龟堂后的‘正逆五行九宫竹阵’之内！金龙令主平昔为人就与我及玉麟令主稍有异趣，如今玉麟令主一时冲动，把他族弟父女擒来，真叫我杀也为难，放也为难，还得严斥参与诸人，谨守机密，万一泄入金龙令主耳中，可能本寨之中立刻便是滔天巨变！”

慕容刚常与吕崇文研讨，王屋山分袂之时，裴叔儆父女曾说即将南游，领略江淮文物之盛，前途或可相晤，怎的一路上毫无音讯？此时间“玄龟羽士”口中之言，方始恍然，一来自己与吕崇文马快，二来可能在安徽分路，自己与吕崇文南游入浙，裴叔儆父女却东行入苏，遇事任侠，致被“毒心玉麟”傅君平率众逞凶，困在玄龟堂后的什么“正逆五行九宫竹阵”之内！

慕容刚与“九现云龙”裴叔儆气味相投，甚为契合，而吕崇文与那裴玉霜更是一对极好的金童玉女，得悉他父女遭祸，起初真极悬心，但听到“玄龟羽士”顾忌金龙令主裴伯羽，杀也为难，放也为难之语，知道裴叔儆不但不致有所危险，此事并且极可能便是导致四灵寨内讧的一条重要火线！

胡震武与“关中双鸟”李氏兄弟听完，一齐觉得此事难处，闭口无言！

“玄龟羽士”宋三清阴森一笑又道：“你们不要以为此事难办，我所说

的第二件事，比此事更会难上十倍，不然我怎会在翠竹山庄佯作派遣你们其他任务，而密令齐集此间加以研讨呢？”

宋三清此语一出，不但胡震武与“关中双鸟”李氏兄弟惊觉事态严重，连殿外匾中的慕容刚，也防“玄龟羽士”万一耳音太灵，有所听觉，已改用内家龟息之法呼吸，静静地把全身功力松懈，专注双耳，潜心窃听！

“玄龟羽士”双眉皱得几乎连成一线，饮完杯内余茶，摇头说道：“我这位师弟，玉麟堂傅令主，小事极端聪明，但大事却不知怎的糊涂已极，他对天凤令主倾心多年，偏偏天凤令主冷艳无双，始终不肯对他过份假以辞色！本来玉麟令主是想用水滴石穿之理，慢慢求凰，但‘铁胆书生’慕容刚再出江湖到我翠竹山庄之后，玉麟令主因从天凤堂下他所安置的心腹口中得悉天凤令主竟对‘铁胆书生’的印象极佳，知道此人若与天凤令主见面，自己定更无望！那时我恰好率同胡震武远赴高黎贡山，朝师未返，玉麟令主无人商议之下，一时情急，竟自独断专行，一面传玉麟符令，悬以重赏，命天下所有本寨分坛，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劫杀‘铁胆书生’叔侄，一面却亲身兼程急赶，尾随南海朝香的天凤令主，想在暗中加以算计，先夺了她的清白贞操，然后再好言赔罪，尽量体贴温存，以为若能这样一来，凭玉麟令主的武学人才，便不怕天凤令主不屈就既成事实！”

“玄龟羽士”说至此处稍停，举杯啜了一口香茗，但殿外匾内的慕容刚却听他已然讲入正文，忽然停止，不由急煞！一颗心“腾腾腾”的，几乎跳出腔子外来，脑海之中，更不时幻出一幅极可怖的景象，真恨不得“玄龟羽士”一身是口，把所有机密片刻讲完，好让自己听出“天香玉凤”严凝素究竟陷身何处？赶紧往救！

“玄龟羽士”喝完一杯香茶，愁眉仍自深锁，缓缓又道：“我回寨以后，听说此情，便知立刻便有不了之局，才假作分派你们任务，而密令聚集此间，我自己则一路追踪玉麟令主，要想阻止他胡作非为！但因他行踪隐秘，竟未发现！直到抵此之前方获密报，玉麟令主业已令人用‘柔骨迷烟’暗算天凤令主，此时二人同在浙南南雁荡山的一处秘密洞穴之内！”

慕容刚听至此处，才晓得自己上了一坐道人恶当，心上人身陷浙南，却拼命似的赶来福建佛岭！地点既得，方待退身下峰，与吕崇文赶往救援，但转念一想，“玄龟羽士”那等功力，自己一动便立被知觉，不但缠战起来难以脱身，所听机密也便作废，无法善加运用！何况南雁荡山万壑千峰，到哪里去找那中藏“天香玉凤”与“毒心玉麟”的秘密洞穴？利害一明，只得强忍情怀，凝神再听！

“玄龟羽士”见胡震武与李氏兄弟始终静听不发一言，知道像这种事，他们也委实无法参与意见，微微一叹又道：“我获此密报以后，本应立时赶去阻止玉麟令主，但忽然想起得报之时，距天凤令主身中‘柔骨迷烟’之时已有数日，天凤令主功力尽失，无法抵拒之下，玉麟令主必然已偿心愿！而此间之会，还要分派你们重要任务。遂决定索性让玉麟令主的十载相思稍得补偿，多享受几天温柔滋味，等此间事了，再赶去为他们了断这段难分难解之事！胡香主，依你之见，玉麟令主以为只要能把生米煮成熟饭，天凤令主便可委屈相从的想法可对？”

“玄龟羽士”那几句“十载相思，稍得补偿，多享受几天温柔滋味！”字字均如锐利钢针一般，直刺入慕容刚心窝，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

胡震武略微沉吟，皱眉答道：“照天凤令主平日性情看来，断无如此横

加强暴，即行降心相从之理，只怕药力一过，立刻便会与玉麟令主拼死一战！”

“玄龟羽士”点头说道：“你与我所虑相同，我再问你，照这种情形，大祸已闯之下，应该怎样处理？”

胡震武浓眉一竖，豹眼一睁，犷声说道：“令主既然问到，依胡震武之见，无毒不丈夫，既然闯祸，就索性闯它到底！”

“玄龟羽士”点头说道：“英雄之见略同，你再往下说，这场大祸，怎么闯到底法？”

胡震武方想开口，嗫嚅又止！

“玄龟羽士”突然一阵令人惊心动魄的阴森微笑，笑声连绵不断，足有盏茶光景，足见中气之足！笑完说道：“我知道你想得出，不过有所碍难，不便出口而已！大丈夫做事，必须拿得起，放得下，如同毒蛇啮手，壮士断腕一般，稍一迟疑，必然噬脐无及！以天凤令主那等性情，此事根本无法了，女孩儿家视清白贞操不亚第二生命，故而休看十年同盟兄妹，一朝反目，立成不世深仇！严凝素本身那几手‘灵蛇剑法’，除我以外，儿已无人能胜，何况她师傅南海妙法神尼，性情怪僻已极，武功又与无忧头陀、静宁真人合称‘宇内三奇’，徒儿受此奇辱，岂肯干休？这一来岂不成了四灵寨对抗‘宇内三奇’？敌方声势太隆，非惊动我那两位久已不履尘世的恩师出手压阵不可！”

慕容刚这时方知“天香玉凤”严凝素的那一柄奇形软剑和超卓武学的来历，果如无忧师伯所料，艺出南海妙法神尼！心想倒要听听你们这几个魔头定出什么恶计了断此事？

“关中双鸟”李氏兄弟听至此处，插口问道：“照令主说来，此事岂非左右为难，无法善了么？”

“玄龟羽士”宋三清“哼”的一声冷笑说道：“谁说是左右为难，无法善了？你们武功虽然不弱，在这种心机算计之上，就远不如胡震武！”

转而对胡震武说道：“我授你一切大权，说话不必顾忌，把你心中所料说将出来，看看可如我意中所料？”

“单掌开碑”胡震武犷笑说道：“令主如此说法，胡震武只得遵命直言！在我认为处理此事的上上之策，莫如令主把利害向玉麟令主分析清楚，索性在目的已达、双栖无望之下，除掉严凝素，并故布疑阵，嫁祸‘铁胆书生’，使那极为怪僻刚傲的妙法妖尼暴跳如雷，去向无忧、静宁两个老鬼算帐！这样本寨岂非坐观虎斗，稳收渔人之利？在妙法等三个老鬼相互恶拼，有所伤损之后，再请令主的两位恩师出手，便可尽除隐患，永霸江湖！不知胡震武这粗浅之见，可与令主的高明妙计，略有所合？”

胡震武的这一席话，只听得慕容刚胆战心寒，全身起栗！暗想到底人算不如天算，他们这种极为恶毒的阴谋居然被自己探悉，可以预加防止，若真任他们照计而行，真不知要把武林之中搅出多大祸变？

“玄龟羽士”宋三清听胡震武讲完，竟自乐了个“哈哈”大笑说道：“这几句话岂但略有所合？简直就像出于宋三清之口！不仅此事如此处理，就连那软禁在‘正逆五行九宫竹阵’之中的裴叔儆父女，我也已决定宁杀不放！金龙令主只要反目相向，便照严凝素之例，一并除去，四灵寨从此也可澄清内部，随意扩张，永为武林霸主！”

到此略顿，伸手怀中，取出三封书信，向“单掌开碑”胡震武及“关中双鸟”李氏兄弟说道：“这样一来，‘四灵’之中的‘龙凤二灵’不能虚位，

而本寨之中也亟需补充实力，方足应付‘铁胆书生’叔侄的明春拜山之约！这三封书信，均是分请三位多年不履江湖的绝顶高人加盟入寨，尤其是其中隐居在离此比较近的仙霞岭一元谷中的‘璇玑居士’欧阳智，此人不但武功颇高，更极富机智，我对他心仪已久，如肯入寨，助益极大！此人之处，可请胡香主持信代我一行！二位李香主，请一位走趟岳阳，邀请‘君山钓叟’常天健，一位则请远奔勾漏山，邀请‘天欲仙子’鲍三春，务望勉力完成使命，并将三处如何答复，速报我知！”

“单掌开碑”胡震武与“关中双鸟”李氏兄弟一齐恭身领命，“玄龟羽士”笑道：“今夜所言均系绝大机密，千万不可稍有泄漏！我要先行离此，赶往浙南，胡香主可放起‘九龙旗花’，命他们收哨归来，你们也赶快分头行事，我在翠竹山庄候报！”

说完起座行到殿外，胡震武等人恭身相送，宋三清含笑挥手，身形微晃，便自不见！

慕容刚乘胡震武放起“九龙旗花”，群寇撤哨归来的一乱之间，闪身出廬，赶往峰下约定之处，找着吕崇文，一语不发，便立即向浙南急赶！

在狂奔之中，才把所闻机密告知吕崇文，崇文听说裴叔儁父女被禁翠竹山庄，“玄龟羽士”已决心相害，也自急煞！

叔侄二人均恨不得一步跨到南雁荡山，救出严凝素之后，立即再往王屋赴援裴氏父女！

但“玄龟羽士”宋三清何等脚程？慕容刚一找吕崇文的这段耽搁，便已失去踪迹！星夜飞驰之下，好容易才到地点，但千峰盘曲，万壑凄迷，却到哪里去找“天香玉凤”严凝素的陷身之地？

二人再好的武功，连日不停疾赶，也自颇觉劳累，吕崇文说道：“慕容叔叔！看这山岭连绵，我们一时无法找出他们藏身之处，何况就算找到之时，又必然是一场生死恶斗！佛岭峰腰，我曾硬接‘玄龟羽士’三掌，此人武功果然极高，再加上个‘毒心玉麟’，他们是以逸待劳，我们恐怕慢说救人，连自己都未必能保？反正事已至此，徒急无益，叔叔素来沉稳，仍请勿令急怒障蔽灵明，我们还是用用坐功，调元益气，把这连日狂驰的疲劳恢复以后，再作计较！”

慕容刚知道吕崇文说得有理，苦笑点头，叔侄二人因欲便于瞭望，遂援上一株参天古木，在那枝桠之间静坐行功，培元固本！

内家真传，果然灵妙！十二重楼游遍，龙虎之关一通，气纳丹田，神归紫府，不但连日昼夜奔驰的疲劳已复，四肢百骸均觉舒畅异常！慕容刚双目一开，喟然微叹说道：“怪不得无忧师伯与静宁真人他们一意灵山养性，不肯轻履尘寰，果然如能摒绝俗扰，以内家真诀吐纳自然之气，沟通天气之桥，纵或不能超凡入圣，成仙了道，但延年益寿，比囿于名利的世俗之人多活上个百年光阴，总无……”

话犹未了，二人同时倾耳静听，他们因坐功方毕，耳力特聪，听出风木萧萧之中，远处似有异响！

待未多时，一条黄影突现前峰，默察所行方向，似是扑往二人所处峰头左侧的一条幽谷！

黄影身法捷如电闪，轻功极佳，稍一移动，便是六七丈远！等慕容刚看出那黄影是个身着杏黄道袍的矮胖道人，吕崇文已向他附耳低声说道：“这就是‘四灵’之首‘玄龟羽士’宋三清！我正疑诧宋三清决不会像我们一样

昼夜不停急赶，凭他脚程再快，有这两夜疾驰，也必赶上！原来彼此所行途径不同，我们仍然先到！如今只须不动声色，暗中尾随，便可寻得那位‘天香玉凤’严姑姑被困的所在了！”

慕容刚闻言，不禁又愁又喜！喜的是连夜苦赶，未曾白费气力，如今只需暗缀“玄龟羽士”宋三清，狠拼一场，料想当可将心上人救出！愁的则是严凝素身中“柔骨迷烟”，落于“毒心玉麟”手中足有数日，在武功全失，无力抗拒之下，怎能保得住玉洁冰清？倘万一白璧有玷，不但情天抱恨，而严凝素那种高傲性格，也必然设法自尽，不肯偷生，那时却教自己如何劝解？

思虑未毕，“玄龟羽士”宋三清的身形已由前峰驰至谷口！

慕容刚赶紧杂念全收，与吕崇文二人蹑足轻身，遥遥跟缀！

“玄龟羽士”宋三清到谷口以后，毫不迟疑地纵下深谷！慕容刚叔侄则因对方武功太高，稍有声息，立被发觉，以致不敢距离过近，始终保持三十丈左右，宋三清人到谷底，二人犹在峭壁半腰的松藤之间遥为注目！

这样追踪本来极难，幸而两个转折，便到地头，苍崖翠壁之间，有一大洞！

慕容刚此时心头“腾腾”狂跳，无法控制，知道这种情形最是武家大忌！“龟麟”二灵，劲敌当前，竭尽全神应付，尚不知鹿死谁手？再若杂念分神，灵台不净，真气立即驳而不纯，可能真如吕崇文所言，不但救人不成，连自己叔侄也将一齐并骨幽谷！

幸喜离那大洞十丈左右之处，有一堆嶙峋怪石足以藏身，慕容刚就地盘膝一坐，抓起一块小石，用内家极难功力，无风出手，抛起约有六七丈高，在峭壁之上，“噠”的一撞，便即落向二人藏身之处相反方向的草树之内！

在石块出手的同时，并向吕崇文用目示意，随即借这刹那光阴，摄念凝气！

吕崇文懂得慕容叔叔一来过份悬念洞中情事，灵台生障，需要摄念澄神；二来目前情势不宜久战，必须在极短数招之内，克敌制胜！所以在这样紧要关头，仍需静坐刹那，以便提足“混元罡气”，破釜沉舟地拼死一战！

这种尽提真气，将聚未聚的一刹那间，最忌人扰！倘有真正行家，在此情形之下，只须向“气海穴”上轻轻一点，对方立时岔气，武功全失，犹如废人一般！

遂点头表示会意，手握“青虹龟甲剑”剑柄，在石后凝神监视“玄龟羽士”的动静！但他也深知利害，极端小心，只用耳听，不用眼看。

“玄龟羽士”宋三清在离那大洞洞口尚有两三丈处，听得头上峭壁，忽然作响，跟着便是“刷”的一声，不由倏然止步，又小又圆的龟眼微翻，业已看见四五丈外的草树之间，微微一动！

“玄龟羽士”赋性阴沉，一声不响，轻飘飘的暗运功劲，人起半空，掉头扑下，右掌胸前微提，目光罩住那丛草树，准备对方一现踪迹，辣手立发！

但草树之间静悄悄的，哪有人迹？直等“玄龟羽士”身形落地，才见一条灰影，电疾而出！

“玄龟羽士”大吃一惊，右掌挥处，把那条灰影震得一声惨噪，几个翻转，原来是只绝大山狐，它本来就为慕容刚抛石所惊，但狐性多诈，不知人在何处，蜷伏不动，直等辨明人来，才电疾遁出，死在“玄龟羽士”掌下！

这一来无巧不巧的替慕容刚叔侄遮掩过去，“玄龟羽士”暗笑自己故作紧张，竟把只山狐当作了强仇大敌，微晒回身，才往那大洞洞口一落，突然

怒吼起处，一股劲急无伦的劈空掌风，“呼”的一声，宛如海啸山崩，从洞中电卷而出，向“玄龟羽士”宋三清迎头击来！

“玄龟羽士”骤出意料之下，大吃一惊！并因那股掌风威势太强，无法闪避，故虽听出是自己同门师弟“毒心玉麟”傅君平的吼声，也不能不强提真气，硬接一掌，口中也自喝道：“傅师弟出了甚事？愚兄宋三清在此！”

掌风交接之下，洞中一声闷哼，脚步踉跄地抢出了四灵寨的那位玉麟令主傅君平，但目布红丝，发若飞蓬，一张俊脸完全成了惨白的颜色，眉梢额角及脸颊之上，也带有好几块青紫！傅君平见“玄龟羽士”宋三清，摇头惨笑一声，伸手扶住岩壁，微一凝神，张嘴喷出一口淤血！

“玄龟羽士”宋三清见状，便自猜出傅君平不知遇上什么强敌，身受内伤，再把自己误认为对头，又挨了一掌反震，看此情形，伤势甚重！

遂赶紧喂他几粒丹药，并扶着傅君平在大石之上盘膝坐好，掌贴他后心“三焦俞穴”，沉声说道：“师弟内伤不浅，暂勿多言，我以本身真气助你疗治，切莫妄自恃强不服，赶紧摒除杂念，舒气散功，使全身百穴及经脉之间不存丝毫抗力，我包你在半个时辰之内复元大半！”

傅君平虽然骄傲无比，但自知脏腑之间伤势非轻！不然师兄也决不会把师门珍贵灵药，连自己都未蒙赐的“百转金丹”一喂三粒，并用极耗真气的“隔体疗伤”功力为自己疗治！

生死关头，哪里还敢再发那种骄矜暴戾之气？如言双睛一闭，百虑全消，返照空明，把一切均归诸无人无我之境！

在那大堆嵯峨怪石之后，隐身静听的慕容刚叔侄，此时心头一块大石业已放下不少！尤其是关怀最切的“铁胆书生”慕容刚，听得“毒心玉麟”傅君平身受重伤，知道“天香玉凤”严凝素遇人相救，可能白璧无玷，并已脱险！

话说他们叔侄若乘此良机拔剑而出，合手攻敌，则“玄龟羽士”纵或能逃，“毒心玉麟”傅君平决可授首，毫无疑问！但二人均是一样的英侠襟怀，不肯乘人于危，连吕崇文两度对掌，不敌“玄龟羽士”，早想觅机以精妙剑术再与宋三清一较上下，此时也仅静坐凝神，窃听究竟！

半个时辰转眼即到，“玄龟羽士”宋三清脑门子上一阵热气蒸腾，轻轻撤下紧贴在傅君平“三焦俞穴”上的那只右掌，吁了一口长气说道：“恭喜师弟死里逃生！你到底遇上何等能人？把你脏腑之间震伤这重！难道是那‘铁胆书生’慕容刚？严凝素是否已被救走？你那十载相思，可曾了却？”

“毒心玉麟”傅君平微一运功，觉得身上伤痛虽愈，真气依然微弱！不由惨笑一声，向“玄龟羽士”说道：“小弟不才，羞见师兄！此事经过说来话长，师兄请坐，容小弟慢慢禀报！”

“玄龟羽士”在石上坐下，含笑慰道：“我们师兄弟做事从不后悔！师弟脏腑受震颇巨，慢慢讲话，勿再动怒伤肝，任何事均有愚兄做主！”

“毒心玉麟”傅君平面带愧色说道：“小弟因对四妹相思太苦，探悉她对那‘铁胆书生’慕容刚竟似有情，生怕她得悉慕容刚重出江湖之讯以后，更多变故！竟自起了一个下流想法，要想把生米煮成熟饭，则不但女子素重名节，四妹只得从一而终，或者还可以因此而改变她平日与我们落落难合的态度，同心向外。遂乘她南海朝师途中，暗遣新近加入本寨的昔年八闽巨盗一尘道人，暗用‘柔骨迷烟’将四妹迷倒，掳来此处！”

“玄龟羽士”宋三清插口问道：“照此情形，四妹身中‘柔骨迷烟’，

还不任你摆布，了却这场相思孽债，怎会突生祸变？”

“毒心玉麟”叹了一口气道：“四妹虽已身中迷香，难以转动，但心智未失！她那副急愤冷峻的神情，竟使小弟未敢立即加以侵犯！踌躇难决一日一夜以后，想通事已做到这般地步，即算就此罢手，四妹也必不肯相谅，不如仍照原计，先略享温柔滋味，使十载相思有了着落之后，再见机行事！主意方定，哪知好事多磨，洞外突然传来一声‘阿弥陀佛’！”

“玄龟羽士”哦了一声说道：“西域一派，多年闭关自守，中原佛门弟子，好手不多，师弟难道就伤在这和尚手内？”

“毒心玉麟”摇头说道：“那声佛号聚而不散，宛若沉雷，入耳便知是内家高手所发的‘狮子吼’一类神功！何况此谷僻处深山，罕有人迹，小弟知道来人不善，顾不得轻薄四妹，方到洞门，便见黑忽忽的飞来一物，接到手中一看，却是一枚颇为沉重的黑色木丸！”

“玄龟羽士”皱眉问道：“是‘铁木令’？”

石后倾听的慕容刚想起当初携吕崇文投奔北岳恒山，无忧师伯不肯收录之时，澄空师兄曾经赠过一颗黑色木丸，说是他好友的信物，可解途中危难，不想在这南雁荡山的幽谷之中，又现此物！

“毒心玉麟”接口说道：“木丸入手，我便知道是武林尊仰的铁木大师信物！但铁木大师在江湖中名望虽大，见过之人却是极少！这样的紧要关头跑来打扰，小弟怎不恨他入骨？闪眼看处，是个中年清癯僧人，遂冷笑一声说道：‘和尚！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何苦跑来多事？你以为就凭一枚铁木令和一声狮子吼，便镇得住我傅君平么？’

“那和尚合掌低眉，缓缓答道：‘出家人立愿济世，普度众生，施主资质不凡，出家人要劝你放下屠刀，回头向善！’

“我心中蓄恨甚深，哪里耐烦与他多费口舌？遂借话提气，慢慢说道：‘和尚且莫度人，我先度你早登极乐！’

“话音方落，掌力已发！我因知此僧名头颇大，毫未加以轻视，一出招便是‘阴阳双煞’！右掌阳刚，左掌阴柔，两种不同劲力同进并发！

“哪知此人功力之高，不可思议！依旧合掌低眉，不闪不避，我双掌击中他前胸的刹那之间，突然有一种无形韧劲，把我所发的阴柔掌力化解无形，阳刚掌力却被反震回头，脏腑之中立觉血气翻动！”

“玄龟羽士”冷笑一声说道：“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神功，不过把真气凝聚，伺机反击，故示神奇，挫你锐气而已！但以师弟的功力，我料他未必安然无事，可是他趁你惊疑未定，随手进击，把握先机，占住胜面了么？”

“毒心玉麟”点头说道：“师兄料得不差，我虽被他‘无形罡气’所震，看出他也已面色微变，移步换桩，但跟着连发两掌，排山倒海，却仍威势无比！我满怀忿怒之下，自然不服，挥掌硬接，谁知那秃驴功力居然确实高我一筹，两掌硬拼，我便自觉脏腑之间受伤不浅！

“更可恨的是那秃驴太以刁恶，第三招合掌当胸，式作‘莲台拜佛’，足下暗合子午，巧踩连环，似要一力拼命进击！我正强忍伤痛，凝神待敌，那秃驴却‘哈哈’纵声一笑，双掌翻出，竟往我面前地下的一堆碎石发力！

“这一来强劲掌风过处，满天石雨星飞，我骤不及防之下，脸面之间，受伤不少！尤其在提气纵躲时，觉得胸腹以内胀痛颇剧，暂时已难动手应敌！只得眼看着秃驴把那骨软如绵、四肢无力的四妹救走，并留下狂言，说是要把四妹送往南海，请她师尊妙法神尼，来找我兄弟算帐！”

“我真想不到铁木秃驴竟有这等厉害，技差一着，身受重伤，只得紧咬牙关，自在洞中用功疗治！师兄到此之时，我以为此洞幽秘，别无人来，定是那秃驴去而复返，恰好功力略为恢复，雄心又起，意欲一拼，谁知厄运当头，竟又挨了师兄一掌，伤上加伤，才被震得呛出那口淤血！”

“玄龟羽士”宋三清听“毒心玉麟”傅君平讲完，浓眉紧皱，咳了一声说道：“不是我在师弟受伤吃亏之后还来说你，你怎如此色令智昏？平时那么聪明的人，竟会懵懂至此！四妹之事，羊肉未吃成，却惹上了这大一身膻气。妙法老尼功力绝世，怪僻无伦，倘若一怒之下，毁却昔年不履中原的誓言，亲到翠竹山庄，凭你我弟兄所学，真恐未必抵挡得住！何况你把裴叔儆父女索性在江苏杀却也好，偏偏带回王屋，软禁在‘正逆五行九宫竹阵’之内，无疑又是自己替自己埋下了一个莫大祸胎！你二哥若知此事，极可能怒绝金兰，反目相向！这一连串的严重错误，绝非佳兆！倘‘铁胆书生’慕容刚叔侄得悉内幕，邀集武林好手，不守订约日期，提前拜山，真叫我有些安排为难，补救不及。辛苦经营的多年基业，极可能一旦便即瓦解冰消！我因洞悉此项危机，业已秘密遣人，对本寨内部有所布置，所以目前大患，就在妙法老尼方面。你伤势已然无碍，暂时不必回转总坛，可远行高黎贡山，参拜两位恩师，据实陈明四妹之事，请求恩师加以指点，据我看来，两位恩师与‘宇内三奇’正式对面清算旧债之期，恐怕也不在远了！”

“毒心玉麟”傅君平当时色欲蒙心，灵明受蔽，此时也自深知把祸闯得不小，满面愧色，向“玄龟羽士”说道：“小弟委实做事鲁莽，师兄所责甚是！我便走趟高黎贡山，但那铁木秃驴三掌之仇，小弟衔恨入骨，誓所必报！师兄务必传令各地分坛，严密注意这秃驴行踪，我此次朝师，定将恩师的‘毒龙子母梭’要来，以对付‘铁胆书生’慕容刚叔侄与那铁木秃驴！”

“玄龟羽士”笑道：“师弟近年来怎的性情大变？你不要忘了你的外号叫做‘毒心玉麟’！要‘毒’就须‘毒’在心里，口头上说些狠话作甚？我虽未与慕容叔侄过手，但凭‘太湖三怪’与‘小四灵’一战全数伤亡的情形看来，对方武功确实有惊人之处！‘毒龙子母梭’纵然极为霸道，但对方无疑均会内家罡气，倘事先有备，并不一定便能伤敌。恩师如肯亲自下山对付妙法老尼，当然百事无虑！不然你若把那‘淬毒鱼肠’与专破内家罡气的‘飞雷鏊’求来，或许比‘毒龙子母梭’的用途更大！”

“毒心玉麟”傅君平一阵狰狞阴笑说道：“师兄望安，我这趟去高黎贡山，仗着恩师宠爱，定将天南三宝‘毒龙子母梭’、‘淬毒鱼肠’和‘飞雷鏊’一齐求来，索性大大开场杀戒，把武林之中搅他一个天翻地覆！”

“玄龟羽士”摇头说：“师弟，我再说一句，你无名之火太旺，决非佳兆！高黎贡山之行，事关重要，务必速去速回，须防妙法老尼万一立时问罪，我一人势力太薄，在未回翠竹山庄之前，我不准你私行生事！”

“玄龟羽士”宋三清这几句话是正色所发，语音沉实，不怒生威！傅君平等桀傲的人物，居然也有点畏惧师兄，低头领命，分别离去！

慕容刚、吕崇文等“龟麟”二人去远，进洞一看，果然阒然无人，慕容刚摇头叹道：“文侄，你看江湖之中人心多么险恶？那一尘道人不念我们不杀之恩，明知傅君平掳劫‘天香玉凤’，藏在这南雁荡山的幽谷之内，却使我们跑了趟八闽佛岭！哪知祸邪福善，天道不爽，佛岭之行，既探得了四灵寨内部的那大机密，而‘天香玉凤’严女侠又为铁木大师所救，送回南海！不过这位铁木大师是何门派？三掌便能震伤‘毒心玉麟’傅君平，若换我们

还未办得到呢？”

吕崇文说道：“这位大师既与四灵寨做对，将来必有相会之日，此时研究他的门派作甚？眼前我们应作之事，煞费踌躇，还是先往南海探望我那位‘天香玉凤’严姑姑？还是先赴翠竹山庄援救‘九现云龙’裴大侠父女？还是先往仙霞岭一元谷、洞庭君山及勾漏山等处，阻止‘单掌开碑’胡震武及‘关中双鸟’李氏兄弟邀请那‘璇玑居士’欧阳智、‘君山钓叟’常天健、‘天欲仙子’鲍三春等人加盟四灵寨，以免对方增强实力？”

慕容刚点头赞道：“文侄在见识方面业已大有进步，所虑极为重要，世事如棋，往往一步走错，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且让我仔细思索一下！”

沉吟良久以后，一按胸前贴身所藏的那块雕凤玉佩，断然答道：“‘天香玉凤’严女侠既脱险境，由铁木大师送往南海，应可安然无虑，我们时间匆迫，不能妄以私情延误大事！”

“至于‘玄龟羽士’宋三清命胡震武等分请的三人，我昔年均耳闻其名，‘璇玑居士’欧阳智介乎正邪之间，武功机智绝伦，若被四灵寨请去，确实凭添一个劲敌！但仙霞岭一元谷离佛岭甚近，胡震武的书信必然早经递到，我们此时赶去，业已不及！”

“‘君山钓叟’常天健性情孤傲，是一位隐迹高人，料凭宋三清一封书信，未必请得他动？”

“‘天欲仙子’鲍三春则是一个有名的荡妇，满身罪恶！这种人倒真望她应邀前往王屋加入四灵寨，等明春一并歼除，好为江湖中消灭一个大害！”

“所以如此权衡之下，当前急务，还是先赴翠竹山庄，救援‘九现云龙’裴大侠父女是为要途！”

“更因我在佛岭听‘玄龟羽士’宋三清说是裴大侠父女可杀而不可放，纵然‘双首神龙’裴伯羽因此与他们断义绝交，也要借机下手，一并除去，以杜后患！故宋三清末回翠竹山庄以前，自然可保无事，如今他既已赶回翠竹山庄，不但裴大侠父女，恐怕连他那位族兄金龙令主也立有莫大危险！我们赶去非仅救人，也是挑拨四灵寨内讧的极大良机！但须谨记，尽量不必现身，能在暗中下手，使敌方莫测高深，收效才大！”

吕崇文与慕容刚相依为命，知道这位世叔情有独钟，他与“天香玉凤”严凝素的那种惺惺相惜的感情，高雅深挚无比！吕梁一面，八载相思，胸前所藏严凝素相赠的那方雕凤玉佩，旦夕之间，也不知摩挲了几千万遍？但如今居然竟能先顾公义，暂撇私情，不由钦佩已极！

他自己则因年岁尚小，只知道与那位裴玉霜姑娘颇觉投缘，听他父女有难，悬念已极！却不知道当初萍水相逢之下，男女自然相悦的爱情幼苗，即已在两颗纯洁心灵之中，暗暗滋生茁长！

计议既定，连马匹都不及再返洞宫山清生观中取回，便即追踪“玄龟羽士”宋三清，往王屋山四灵寨总坛翠竹山庄急赶！

哪知世间事往往万密一疏，慕容刚叔侄均以为算无遗策，却偏偏把桩最重要的“毒心玉麟”傅君平远行高黎贡山，参拜“天南双怪”，求取什么“天南三宝”之事轻轻放过，以致后文书中，这位“铁胆书生”几乎在“毒心玉麟”傅君平专破内家罡气的师门异宝“飞雷鏊”下粉身碎骨！

慕容刚、吕崇文叔侄方面暂时不提，且说那位“四灵”之首、“玄龟羽士”宋三清与“毒心玉麟”傅君平分手之后，赶回翠竹山庄之事。

“玄龟羽士”宋三清边行边想，那“九现云龙”裴叔倪武功颇高，虽然

傅君平亲率七名好手驰往江苏，但若非设法先擒住他女儿裴玉霜，威胁裴叔佻束手就缚，还真无法把他们掳回翠竹山庄，软禁在“正逆五行九宫竹阵”以内！

幸喜自己及时赶回，处理得当，严嘱手下把“双首神龙”裴伯羽瞒在鼓中，经一再盘算，若能把这父女二人在二弟裴伯羽不知情下杀却，反而可能消弭一场大祸变！但这种举措必须绝对机密，并应先行布置，万一裴伯羽知道，反目相向之时，索性一网打尽！因为“四灵”之中，凤已成仇，龙则能留最佳，否则宁可辣手屠龙，也不能再听任他龙归沧海，变化风云，倒戈相向，与自己师兄弟处在敌对地位！

“玄龟羽士”人甚聪明，知道内乱之危，甚于外敌！尤其是裴叔佻父女之事，隐祸肘腋，极为危殆！不当时加以处理之故，是因为“天香玉凤”严凝素身后的妙法神尼太不好惹，权衡轻重，才先追“毒心玉麟”，如今这方面既然不可以挽回，自然心悬翠竹山庄，竟像慕容刚叔侄赶赴南雁荡山之时一样，昼夜兼程，急行珪返！

由浙入皖，经豫奔晋，过却析城山区，已抵王屋！就在离翠竹山庄尚有数里之遥，恰好是天已昏黄的月夜！

“玄龟羽士”宋三清正行之间，忽的凝神止步，倾耳听见翠竹山庄方向似有嘈杂之声隐隐传来！心中方自一惊，一条高大人影已由西北方宛如电疾风飘一般往自己身前十数丈外驰过！

因身法太以熟悉，“玄龟羽士”知道不妙，心头机伶伶的一个寒颤，先行功提双掌，气聚丹田，然后出声叫道：“二弟，愚兄宋三清在此！你深夜急驰，山庄之内出了何事？”

高大黑影闻言也似出于意料，冷笑一声，转身走过，此时浮云已散，素月流光，正是那位在四灵寨中排名第二的金龙令主、“双首神龙”裴伯羽！

但双眼精光迸射，银须飘拂，满面暴怒之色，身着长衫之上并有不少鲜红血迹！

在宋三清十步以外，裴伯羽即已驻足停步，面罩寒霜，冷冷问道：“玄龟令主！你是明知，还是故问？翠竹山庄之事，不为裴伯羽留半点余情，我们这金兰之好，要他何用？”

说罢一撩长衫，骈指一划，截下半截下摆，反手一甩，功力真见惊人，那轻轻的一片软布，竟自带着劲急的破空之声，向“玄龟羽士”迎面掷到！

宋三清微伸左手二指夹住长衫下摆，知道裴伯羽既已割袍示意，怒绝金兰，则机密定然尽泄，此人一去，无疑纵虎归山，必成大患！

钢牙暗咬，毒念已生，一阵“哈哈”长笑，把原已提聚双掌的功力，加到十成，贯注右臂，口中却仍和声说道：“二弟不要误会，十载金兰，无殊手足，何事不可解释？真有甚事对不住二弟之时，愚兄愿叫傅三弟向你赔罪，并听凭责罚就是……”

一面和颜悦色说话，一面却拈着那半截长衫下摆，满脸歉疚神情，慢慢向“双首神龙”裴伯羽身前走近！

宋三清才走两步，裴伯羽足下微滑，业已后退丈许，到了一片密林林口，冷笑一声说道：“宋三清，凭你装出怎样一副和善外貌，但却掩不住恶毒内心！你功行右臂，暗聚‘七煞阴掌’，意欲何为？难道你以为凭你一人，真就留得住裴伯羽么？”

“么”字刚刚出口，忽然微哼一声，手抚左肘，目中暴现神光，好似受

了什么伤损！

“玄龟羽士”宋三清见裴伯羽识透奸谋，正在考虑是否下手硬拼？但知裴伯羽功力虽然略逊自己，却也相去不远，除非出其不意暗算，否则一时真个无法将其置于死地！

此时见他无端受伤，也不禁大出意外！裴伯羽一面注意防范“玄龟羽士”乘隙进袭，一面怒声喝道：“林内是哪个无耻鼠辈？……”

话犹未了，他右侧林内已有一个清朗的口音冷冷答道：“裴伯羽休要猖狂，你已中了我的‘九绝神针’，越动怒气，死得越快！四灵寨冠冕各派，岂能轻易背叛？玄龟令主威震江湖，更不容冒犯冲撞！我念你曾经身为金龙令主，不为已甚，所发‘九绝神针’，亦非当时致命的一种！以你的功力，只要不妄动无明，足可支持十日，赶到九华绝顶寻找一种朱蕊香兰，解去针毒！你仅此一线生机，还不快去？再若耽延，无非徒自找死！”

裴伯羽闻言想是知道厉害，强压盛怒，沉声问道：“三针之赐，裴伯羽只要不死，终有后报！朋友留下名姓如何？”

林内人又是一阵轻微的哂笑说道：“亏你曾为金龙令主，连‘九绝神针’是何人所用暗器均不知道，实在令人不屑与言！若想报这三针之仇，四灵寨翠竹山庄之内随时均可找我！”

裴伯羽见对方不肯报名，知道自己的武功本就稍逊‘玄龟羽士’，左肘再受针伤，委实无法讨好，钢牙一咬，便自从林中埋伏之人相反的方向隐入林内！

“玄龟羽士”宋三清也不知道那“九绝神针”的来历，但听林内人的口气，竟似是自己寨中人物，语音却又绝对陌生，正待出声招呼，业已自林内暗影之中，走出一个身材瘦削微矮、身着淡葛布长衫的五旬左右老者！

“玄龟羽士”不识此人，但知是友非敌，遂抱拳含笑问道：“阁下上姓高名，请恕宋三清眼拙！”

老者微笑还礼答道：“在下欧阳智，遁迹仙霞岭一元谷中，已有十五年未出江湖，难怪令主不识！”

“玄龟羽士”一听此人竟是自己命“单掌开碑”胡震武专函相邀的“璇玑居士”欧阳智，寨内正在需人之际，不禁喜出望外，含笑说道：“欧阳兄妙策神功，宋三清景慕已久，因心悬寨中要事，无法分身亲往仙霞岭一元谷拜望，仅命玄龟堂首席香主胡震武持函代谒，正恐欧阳兄嫌我简慢，不肯屈驾，不想居然惠然肯来，实乃四灵寨中大幸！欧智兄赶得这巧，可是此时才到么？”

欧阳智笑道：“令主休得过誉，欧阳智能与令主这等人物执鞭随镫，荣幸已极！我昨夜随胡香主同抵翠竹山庄，今日晚间即生剧变！裴伯羽因他族弟之事怒劈三雄，我因看出此人武功太高，这一反目相向，必为本寨大患，遂乘胡香主率人勉力应敌之时，悄悄来此，埋伏林内，欲在暗中下手，将其除却！……”

“玄龟羽士”宋三清心中正有疑团，听他说到此处，忍不住插口问道：“此人既与我怒绝金兰，确实足为本寨大患，欧阳兄洞烛机先，高明已极！但既已用‘九绝神针’得手，怎不让宋三清当时将其诛却，而又告知其能解针毒的灵药所在作甚？”

欧阳智一阵长笑说道：“欧阳智遁迹仙霞一十五年，与令主且素未相识，仅凭一封书信，便立即随同胡香主投效翠竹山庄之故，就在于久钦令主神功

绝世，欲以我区区心力，辅佐令主永为武林霸主，冠冕群流！所以才不欲令主亲手杀那裴伯羽，而蒙受一个十载金兰，一旦反目，便即立下辣手的不义之名！其实九华绝顶有一只独臂凶猩的巢穴，哪里有甚朱蕊香兰可以解我‘九绝神针’所蕴的奇毒！这样让那裴伯羽或是针毒发作死于途中，或是葬身在那独臂凶猩口内，不比令主亲自动手强得多么？”

“玄龟羽士”听得连连点头，心中得意已极，一阵放声长笑，轻拍欧阳智肩头说道：“欧阳兄，宋三清双眼无差，早已钦迟你这‘璇玑居士’智计绝伦！不是我卖句狂言，除却我两位恩师与那号称‘宇内三奇’的几个老怪物以外，宋三清敢说放眼武林，罕有敌手！如今得你来归，无殊如虎添翼！且在我翠竹山庄之内略为显露才能，服众以后，我要安排你继任金龙令主之位，从此以你智计，辅我武功，再加上四灵寨内无数的奇材异能之辈，哪怕不如你方才所言，冠冕群流，永为武林霸主？”

两位盖世魔头气味相投，交契恨晚，手携手地回转翠竹山庄，“玄龟羽士”查问出事经过，才由身带轻伤的“单掌开碑”胡震武报告一切！

原来“单掌开碑”胡震武在佛岭绝巅龙潭禅寺之内奉了“玄龟羽士”宋三清密令，携同宋三清亲笔书信，去往仙霞岭一元谷敦聘隐居该地多年的“璇玑居士”欧阳智加盟入寨！因知“玄龟羽士”把此人看得甚重，所以才特选自己投书，不过人家多年隐迹，倘若不肯出山，此行任务难成，岂不被“玄龟羽士”责怪？

一路思索，也想不出什么良好说词，只得拿定主意，随机应变！

那一元谷是在仙霞岭最深奥处，万峰丛簇的一条幽壑之中，本来极为难找，尚幸四灵寨在仙霞岭设有分坛，胡震武向之查问路径，分坛主持人见玄龟堂首席香主到来，当然亲自绘图指点，但向胡震武说明欧阳智的一元谷内向不容外人走进，何况一入谷口，便是他所设的“璇玑迷径”，无人指点，一辈子也休想走到他所居之处！

胡震武按图索骥，自然不致有误，翻越了不少山冈峰岭，才找到那条幽壑，入壑以后，又穿越两处秘洞，看见一片高可接天的排云峭壁，正如图上所画，知道已到地头。

一元谷的入谷之处，是这片排云峭壁离地三十余丈的一个小小缺口，除此以外，别无他途！胡震武见这峭壁绿油油地满布苔藓，连藤树之属均极少有，虽然尚难不住自己，但轻功不到火候之人，根本连这峭壁都上不去！“璇玑居士”欧阳智选择这种地方隐居，只怕早已摒绝名利之念，自己这趟冤枉路可能业已跑定！

他虽自觉欧阳智甚难接受聘请，但奉命老远来此，总得把书投到，遂双掌拊壁，提气轻身，施展“游龙术”慢慢猱升，费了不少功夫，才到得那小小缺口！

他因知这谷口之中设有“璇玑迷径”，自己虽然略懂五行生克及奇门变化之理，但也不敢贸然进入，方一逡巡，谷中已自有人说道：“谷口是哪位高朋？欧阳智这一元谷中向不接待外客，请恕简慢！”

胡震武听那语言，又似近在眼前，又似远在数里之外，飘忽已极，向所未闻，赶紧提足中气应声答道：“在下胡震武，奉四灵寨玄龟令主之命，来此投书，尚祈欧阳隐士容我拜谒！”谷中沉寂良久，未见回音，胡震武不明对方心意，只得耐性等候！

候有甚久，胡震武方觉欧阳智不管愿见与否，均不应把自己如此冷淡，

要想再度发话之时，谷口人影一闪，现出一个身材略矮、瘦削异常的五旬上下青衫老人，向胡震武含笑抱拳说道：“胡香主职司贵寨玄龟堂首席，远来投书，请恕我慢待贵客！这一元谷中径狭难行，欧阳智敬为胡香主引路！”

说罢恭身揖客，并先行前导。

胡震武边行边自留神，觉得他这所谓“璇玑迷径”，只是依山石草树等自然形势所辟，不过略有曲折，并不见有何八卦九宫等生克布置，但走完曲径，到达三间草屋之时，胡震武才愕然大惊，默计所行足有十里开外，而方向亦似始终往前未见折回，但这三间草屋，却就是依着排云峭壁所建，与那入谷缺口之间，不过隔着一片奇松茂竹，倘以轻身功力，由树梢飞行，展眼便可到达，不知何必费那大事绕路则甚，难道是要炫耀他这“璇玑迷径”？

“璇玑居士”欧阳智看出胡震武心中所疑，一面肃客人室，一面含笑说道：“胡香主是否以为我这草屋与谷口相距甚近，可由树梢飞行，无须绕那远的路么？”

胡震武见室内所有陈设均是以竹根树桩等物依其自然形状所制，古雅已极，连手中茶杯，也是一个紫竹圆筒，正在觉得有趣，忽听心事被欧阳智猜透，暗惊此人心计果然灵敏，遂自怀中取出“玄龟羽士”亲笔书信，双手捧过，笑着问道：“欧阳先生世外高人，这一元谷各种措施想来均有玄妙，绝非胡震武草莽俗士所能揣摩！闻听江湖传言，欧阳先生隐居此间已有十余载未问世事，怎的初见面便知胡震武位为香主，并司玄龟堂首席之职呢？”

“璇玑居士”欧阳智把书信拆开阅过后，向胡震武笑道：“昔年诸葛武侯若不在高卧隆中之时，即已把天下形势了如指掌，怎会肯应后汉刘先生的茅庐三顾之聘？欧阳智幽居索寞，出岫有心，对势凌各派的四灵寨中主要人物，怎会不熟有所闻呢？”

“单掌开碑”胡震武闻言不禁大喜过望，说道：“听欧阳先生之言，已允加盟敝寨，可否将启程日期赐告胡震武，以便归报玄龟令主？”

欧阳智大笑说道：“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玄龟令主特具慧眼，识我于十余年幽谷潜居、无人存问之中，欧阳智哪得不感激知遇，有以图报！我辈中人讲究的是千金一诺，何必麻烦香主归报什么启程日期，我当随你就走！好在自那谷口到我这茅屋之间的树梢之上，均布有‘天丝粘网’与毒弩窝弓，任凭是一等一的轻功，也无法飞越！至于那条‘璇玑迷径’，则不是欧阳智自诩，委实煞费苦心，内含天星珥度与古今阵法，看来虽属平淡无奇，但若无欧阳智亲身引路，只怕走上十天半月，人已出了仙霞界，仍然看不见我这茅屋的半点形迹！有此两重险阻，无虞人扰，待我略为收拾简单应用之物，及关照一声我那守谷灵猿，便可随胡香主去了！”

“单掌开碑”胡震武也是一个大大枭雄，他在四灵寨中的权位，不过仅次于龟龙麟凤“四灵”令主，但却觉得这位“璇玑居士”欧阳智别具一种风仪气质，令人一见生敬！想不到这样一位高人隐士，竟会毫不令自己费事便慨然应允，并立即起身，心中颇为高兴！片刻以后，欧阳智业已收拾好一个小小行囊，伸手壁间，取出一个尾端嵌在墙内，可以伸缩的圆形铁筒，对着筒口说道：“我此去应聘投效四灵寨，定要大大的作出一番事业，功成以后，必然再度归隐此间，永不出世，你好好等我便了！”

胡震武越听越觉得这一元谷内事事玄奇莫测！欧阳智的这几句话，简直是对老友叙别，哪里像是与一只守谷灵猿说话？不由心中暗佩玄龟令主的确高明，居然想到了这样一位鬼神莫测的高人，而且一请即来，毫无阻碍，想

是四灵寨时运正隆，等“关中双鸟”李氏兄弟再把“君山钓叟”与“天欲仙子”邀来，寨中顿时实力大增，“铁胆书生”慕容刚叔侄寻仇一事，也就无足为虑了！走到那“璇玑迷径”以内，胡震武方才听得那等玄妙，自然加以留神，但看来看去，仍然是些竹石草树之类，毫无异状！“璇玑居士”欧阳智真是怪人，胡震武心神略动，竟似又已猜透，微笑说道：“胡香主何妨试一试试欧阳智的雕虫小技，自己单独走走这条看来平淡无奇的小路？但万一走入‘死门’，无法应付之时，只要发一声长啸，我立即赶来接应！”

胡震武听他越说越玄，这小小一条山径，居然有甚“死门”，还会把自己困得无法应付，心中何尝不想一试？但他已为欧阳智的气质所慑，摇头笑道：“欧阳先生既允加盟入寨，从此便算是一家人，胡震武不怕你笑话，说句狂言，要是动手过招，无论兵刃拳脚，均还自信不弱，但对这些奇门遁甲之术，却是一窍不通，欧阳先生何必要我在你这‘璇玑迷径’之中丢人现眼呢？”

二人相与大笑，但出得一元谷后，胡震武便暗想考较欧阳智的真实功力，有意无意的足下加快，而且尽挑那些断壁危崖等险峭之

处行走，欧阳智微微含笑，青衫飘飘，任凭胡震武端尽所学，大展轻功，只是不先也不后的，与他保持一个并肩齐步！

奔驰约有五十里远近，胡震武心服口服，在一座危崖半腰驻足，方对着欧阳智把右手大指一挑，欧阳智又猜知他的心意，抢先道：“胡香主且莫谬赞，欧阳智十数年山居，终日砍樵采药，渡涧登峰，脚程自然不会太慢，至于真实武学方面，那就比胡香主的开碑掌力差得远了！”

胡震武一声长叹说道：“欧阳先生你不必再事谦虚，胡震武生平不大服人，但在你面前，事事均成三尺村童模样，委实高明，从此心服！据我看来，你与玄龟令主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盖代奇人，四灵寨从此必将永雄武林，光芒万丈！”

欧阳智稍露机锋，但自折服了个“单掌开碑”胡震武，心中也不禁得意了个暗暗好笑！

一路上胡震武知道凭欧阳智这等人物，与“玄龟羽士”宋三清一见之下，必然会被宋三清畀以高位，倚为智囊，宠信之深，极可能超过自己！故而安心结好，把寨中各事一一告知，奇怪的是大半数以上欧阳智均已有了相当了解！

胡震武惊奇之下，索性把“玄龟羽士”佛岭密议的内容也说出来，这次欧阳智果然毫无所知，仅仅极度赞誉玄龟令主“毒蛇啮手，壮士断腕”的毅然措置高明已极！

他们到了王屋翠竹山庄，“玄龟羽士”宋三清与“毒心玉麟”傅君平一人未返，胡震武不愿使欧阳智先见金龙令主，就把他暂时安顿在玄龟堂内自己的卧室之侧！

当夜无事，次日胡震武陪同欧阳智浏览一番翠竹山庄内外的各处风光，但晚饭过后，这翠竹山庄之中突然发生了一场滔天祸变！

那位金龙令主“双首神龙”裴伯羽，昔年与“天香玉凤”严凝素及“玄龟羽士”宋三清、“毒心玉麟”傅君平兄弟偶然相聚，彼此钦迟各有一身绝艺神功，以为若能合此四人之力，定能在武林之中创出一番莫大事业，遂撮土为香，一盟在地！

但自四灵寨创建以来，声威虽然日益隆大，但性质也日益蜕变，而且大

权全落在狼狈为奸的“玄龟羽士”宋三清与“毒心玉麟”傅君平师兄弟之手，金龙无凤两堂几乎形同虚设！

“天香玉凤”严凝素性情刚傲，嫉恶如仇，时常匹马巡行，为四灵寨中整顿掉了不少万恶之徒，并时常与宋三清、傅君平争执吵闹！“双首神龙”裴伯羽则较为和平，更因不常出山，并不知四灵寨在江湖之中声名极坏，几乎成为众矢之的！

但多年不见的族弟“九现云龙”裴叔儁父女来访，小住翠竹山庄十日之下，朝夕婉言规劝裴伯羽及早抽身，裴伯羽知道话有因由，仔细盘问，才听到了不少四灵寨恶迹的实在状况！

遂答应裴叔儁此时不能不辞而别，应俟“玄龟羽士”回寨，力劝他把辛苦肇建的四灵寨好好整顿，自己并竭力辅助，等汰芜存菁，一切就绪以后，再行高蹈自远，才是大丈夫全始全终的本色！

裴叔儁闻言颇为佩服族兄胸襟，率女含笑为别，过约十日，“玄龟羽士”也自高黎贡山回寨，但只匆匆逗留一夜，把他玄龟堂下的所有香主，扫数派出，自己也已飘然又去！

裴伯羽觉得宋三清近来行事越发诡秘，并似处处有意避忌自己，心中好不烦闷！

这夜晚饭过后，正独坐房中翻阅一册拳经，忽然听得院中有极其轻微的一点声息，不由置书问道：“院内何人？”

话才出口，一缕劲风业已贯窗而入！

裴伯羽事出意外，不知那是何种暗器？未敢随意接取，微一闪身，双掌护住胸前，业已穿门而出！他名列“四灵”，身法自然快捷绝伦，但院中空庭寂寂，哪有人影？裴伯羽好生疑诧，自己所居金龙堂，乃是翠竹山庄重地，这是何等人物，居然能够如此深入，而外围竟无丝毫警兆？来人既能在刹那之间隐迹不见，如此轻功，追亦无益，想看看贯窗而入的究竟是何种暗器？但入室一看，不觉微愕，插在北墙壁上的并非镖箭之属，只是一枝朱竹！

翠竹山庄，顾名思义，自然种竹甚多，但这类异种朱竹，却为数不过十来根，且除了玄龟堂的“正逆五行九宫竹阵”之中，别处绝对没有！所以裴伯羽一见来人所发是枝朱竹，心中越发疑诧，伸手拔下一看，只见朱竹之上刻着一行细细字迹：“‘九现云龙’裴叔儁父女被困此间！”

裴伯羽拈竹沉吟，暗想裴叔儁父女临行之时，自己曾送出翠竹山庄十里以外，怎会又被困在此间？但这枝朱竹倒却是玄龟堂后专门用来困禁高手的“正逆五行九宫竹阵”阵眼之中的竹屋外侧所生长者，丝毫不误！难道“毒心玉麟”傅君平真就不顾金兰之义，对自己族弟父女无故暗下辣手？

想来想去，总觉这折枝传讯之人决无恶意，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到那“九宫竹阵”之内一看便知，遂带着满腹狐疑，往玄龟堂后缓步走去！

走到玄龟堂前不远，却忽然从堂中闪出玉麟堂下的三家香主“郑氏三雄”！

这是兄弟三人，郑华明、郑华亮、郑华国，手底下有名的阴损狠辣！向为“毒心玉麟”傅君平心腹得力人物，老大“笑面勾魂”郑华明，且是玉麟堂下的首席香主！

裴伯羽一见这三入夜间在此，眉头略皱，心中方自一动，“笑面勾魂”郑华明已向裴伯羽行了寨中大礼，陪笑说道：“金龙令主可是来看玄龟令主？宋令主与傅令主因赶办要事，均还尚未回山呢！”

裴伯羽微笑说道：“三位郑香主少礼，我不是来看玄龟令主，只因今夜虽嫌有云，月色依然甚好，想到‘九宫竹阵’之中散步，三位怎的也在此间？”

“笑面勾魂”郑华明一听裴伯羽要到“九宫竹阵”之中散步，兄弟三人一齐脸色大变，还是郑华明勉强镇静，陪笑说道：“玄龟堂下的十二家香主，全被玄龟令主差遣在外，临时调我兄弟三人暂司守护之责，并亲传玄龟令，说是堂后‘九宫竹阵’之中藏有极机密之物，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

裴伯羽何等人物？他弟兄脸上神色早已看在眼里，再听如此答话，不由把心头这事证实了七成以上，未等郑华明说完，冷笑一声说道：“郑香主，你此话何意，莫非你们竟敢阻止本令主进入这‘九宫竹阵’？”

“笑面勾魂”郑华明见裴伯羽抬出金龙令主身份，赶紧恭身低头答道：“郑华明兄弟天大胆也不敢拦阻令主大驾！但我等系奉令行事，而玄龟堂首席香主胡香主昨夜方回，令主可否暂留尊步？待郑华明去请胡香主陪令主一齐进那‘九宫竹阵’！”

裴伯羽生性淡泊，虽然无意争权，但眼看宋三清、傅君平兄弟把大家共同创设的四灵寨的一切大权总揽在手，也终难免微有不满！此时心中本已有事，再听郑华明把个“单掌开碑”胡震武几乎看得比自己这金龙令主还重，不由得面罩寒霜，眉蕴杀气，说道：“这翠竹山庄是我们龟龙麟凤‘四灵’共同创设，想不到今夜居然有人不准裴伯羽自在游行！胡震武是什么东西？郑香主，你们兄弟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金龙令主？”

“笑面勾魂”郑华明看出裴伯羽神色不对，赶紧见风转舵，陪笑说道：“令主如此说法，郑华明却无法担待得起！二弟在此仍司守护之责，三弟与我陪侍金龙令主进入‘九宫竹阵’一游！”

裴伯羽明明知道他是把郑华亮留在此间，好与“单掌开碑”胡震武通风报信，此时业已十拿九稳，折枝传讯之人通报不讹，族弟裴叔儆父女果然是被困在这“九宫竹阵”之内，心中好不愤恨！近五六年来，“玄龟羽士”宋三清师兄弟简直把自己与严凝素当作外人，事事专权不说，如今居然不替自己保留丝毫情面，无缘无故地暗中囚禁裴叔儆父女，这样有名无实的金龙令主，做它则甚？这样假情假义的金兰之好，也大可不必延续！越想越恨，“嘿”然不语，依旧缓缓前行，扫算救出族弟父女之后，一等宋三清、傅君平回山，便即当面义绝金兰，从此归隐，不问江湖之事！

郑华亮等大哥三弟陪金龙令主裴伯羽去远，赶紧跑到胡震武所居院内，但胡震武偏偏不在室中，正与“璇玑居士”欧阳智在后山漫步赏月！

好不容易找到以后，胡震武不禁大惊，他此时对“璇玑居士”欧阳智业已佩服得五体投地，赶紧求教问计，欧阳智微一沉思，毅然说道：“事既至此，只有效法玄龟令主佛岭绝巅对胡兄等训示的‘毒蛇啮手，壮士断腕’之举！金龙令主若见他族弟被囚，脸上太挂不住，倘反目而去，从此成仇，以他那身功力，必为本寨无穷隐患！俗语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胡兄与郑香主赶紧去往玄龟堂后，相机行事，我因与金龙令主尚未见面，可在暗中埋伏，事发以后，金龙令主能忍便罢，不然大家合力，将他从权处置，方是目前上策！”

胡震武连连点头，带着郑华亮施展轻身功力，赶回玄龟堂，但还差十来丈未曾到达之时，便已闻那“九宫竹阵”之中一片断竹之声，竹枝竹叶满天飞舞，金龙令主裴伯羽满身血迹，带着一脸暴怒之色，从阵中挥掌折竹，如飞闯出！

原来“笑面勾魂”郑华明人也阴毒异常，他随“毒心玉麟”傅君平往江苏算计裴叔儁父女时，知道休说“九现云龙”裴叔儁的那一身内家绝艺，便是裴玉霜姑娘的一支玉箫，也非寻常人物所能应付，若容他们互相见面以后，万一金龙令主暴怒伤人，则凭“单掌开碑”胡震武与自己兄弟三人，恐怕无法抵敌！

他平日从“毒心玉麟”傅君平口中，得知“龟麟”二灵立意排除异己，早有设法逼走“金龙”，强娶“天凤”之意！遂乘裴伯羽走在前面，偷向三弟郑华国一使眼色，双双暗把独门暗器见血封喉的“喂毒散花针”准备妥当，竟想在裴伯羽、裴叔儁兄弟见面之时，索性一齐下手除掉！

裴伯羽何等人物？从郑氏兄弟神情话语之间，业已看出他们心怀叵测！这位“双首神龙”竟未小视蜂蚕之毒，暗暗提足“混元真气”，布满周身，虽然缓步前行，其实双耳凝神，特别注意身后郑氏兄弟的动静！

进得“九宫竹阵”，按着八卦五行方位，曲折迂回，但到了原来囚禁裴叔儁父女的阵眼竹室之中，却四壁空空，哪有人在？

这一来不单郑氏兄弟大大暗吃一惊，连裴伯羽也觉得事出意料之外！

看“玄龟羽士”宋三清传令布置的情形，及郑华明兄弟的神态，分明折枝传讯之人所说不虚，怎的这阵眼竹屋之中空空无人？难道族弟父女已遭不测？

想到这一点上，不由怦然心惊，但转眼瞥见室外一根朱竹的竹枝之间挂着一条素帕，帕上并似烧竹为笔，画了几行黑字！

裴伯羽才把素帕取到手中，“笑面勾魂”郑华明眼快，业已偷瞥见那最后的“叔儁留上”几个草字！

知道万不能等金龙令主把帖上留书看完，毒念一生，突然一指东方，喝道：“竹内何人，怎的遮遮掩掩作甚？”

裴伯羽向郑华明手指之处方一偏头，兄弟二人钢牙暗挫，闷声不响，手扬处，四蓬“散花毒针”宛如光雨流天，无声骤至，齐袭现在尚身为四灵兽金龙令主的“双首神龙”裴伯羽的后脑肩背！

裴伯羽见族弟父女果然是曾经被囚在这“九宫竹阵”的阵眼石室之内，不过人已脱困，看这悬帖留书的情形，可能尚未去远，所以“笑面勾魂”郑华明手指东方虚声喝叱得正是时候，裴伯羽真随他手指一望，几乎中了奸谋暗算！

但一眼瞥去，竹枝连点摆动痕迹都无，便知不妙，幸亏入阵之前，早有戒心，“混元真气”业已凝聚待用，郑华明兄弟毒针才一出手，裴伯羽霍地回身，双目暴射神光，两只大袖朝空猛拂，罡风劲卷，把那四蓬针雨震得四散飘扬，无踪无影！

“笑面勾魂”郑华明一见暗袭无功，心胆立碎，一抖手又是三支燕尾梭镖打向裴伯羽，也不管乃弟郑华国，双足一点，倒纵出两丈多远，转身便往阵外逃去！

裴伯羽怒满胸膛，一阵龙吟长笑，左掌微翻，震落郑华明所发的前两支燕尾梭镖，但却操住第三支，以反阴把照准郑华国电疾甩出！

郑华国机智武功均较乃兄略逊，见郑华明一逃，正不知是随同起步，还是应向相反方向遁逃？就这略一迟延，燕尾梭镖的一缕尖风业已贯胸直入，惨嚎半声，五官一挤，便告毕命！裴伯羽燕尾梭镖甩出，根本就不看击中与否，身形毫不停留，直向那当先逃走的“笑面勾魂”郑华明扑去！双方功力

相距悬殊，“九宫竹阵”中的八卦五行等迷踪布置，又难不住这位金龙令主，所以郑华明虽然先逃，不到四五个起落，已被追上！

半空中一声怒叱：“狗贼纳命！”裴伯羽的身形，宛如神龙御风一般，窜过“笑面勾魂”郑华明的头顶之上，反手一掌，倒劈而下！

郑华明本来哪敢交手？但见势难逃脱，也只有破命一拼，右臂“横架金梁”，暂挡裴伯羽掌力，左手却暗撤腰间的得意兵刃金环软索！

裴伯羽这一掌是蓄怒施为，立意致他死命！见郑华明屈臂来迎，不但不变招式，反而再加二成真力，掌落如风，“咔嚓”微响，郑华明出声惨叫，右臂立折！裴伯羽双眼发红，杀人之念已切，顺手再劈对方天灵，一个阴险刁毒的“笑面勾魂”，应掌魂飞，裴伯羽的一袭长衣之上也溅了不少脑花血雨！

二贼既死，匆匆一看裴叔佻的帕上留言，因系烧竹为书，哪能写得详尽，大意略为：“父女江苏行侠，被‘毒心玉麟’傅君平率人暗施毒谋诡计，劫持裴玉霜，胁迫同返翠竹山庄，软禁此间，昨夜有人暗送出阵地图相救，才得脱身，俟明春三月，‘铁胆书生’叔侄拜山之时，当再来此向傅君手下请教！”

末后又书：

“送图人在阵图之上曾加批语，说是宋三清、傅君平师兄弟并有不利裴伯羽之心，请族兄特别小心在意！”

裴伯羽匆匆看完，知道向裴叔佻父女送图与向自己投竹，必系一人所为，证以方才郑氏兄弟用毒针叛上的阴毒行径，自己这金龙令主实在无法再做，翠竹山庄也真片刻难留，何必等甚宋三清、傅君平回山，干脆就此抽身，反而较好！

裴伯羽虽说轻于名利，但十余年心血所创基业，遽尔丢抛！撮土为香，一盟在地的金兰至好，却是在暗中算计自己的仇敌！想来想去，又怎得不烦？怎得不恼？

郁怒难宣之下，竟自拿一片竹林出气，猛挥铁掌，把座辛苦布置的九宫竹阵，打了个乱七八糟，一出阵外，恰好碰上自后山匆匆赶回的郑华亮与“单掌开碑”胡震武！

郑华亮一见裴伯羽这副神情和那满身血迹，便知大事不妙！

因兄弟连心，纵身当先，抱拳施礼道：“裴令主怎的这等神情？我大哥三弟何在？”

裴伯羽见胡震武已来，暂时一捺怒火，冷冷说道：“不管宋三清、傅君平以何种心肠对我，裴伯羽目前总还是四灵寨中的金龙令主！郑华明、郑华国居然敢以‘散花毒针’乘我不备之时骤加暗算，无异叛寨逆上，天理难容，我已把他们立劈掌下！”

郑华亮痛泪暗流，钢牙猛挫，伸手便拔肩头的锯齿双刀，还未触及刀柄，身边疾风飒然，“单掌开碑”胡震武作色怒叱，照他左肩一掌，把郑华亮震得退出三步，跌坐在地，转面对裴伯羽恭身施礼说道：“裴令主暂息雷霆之怒，郑氏兄弟叛上之罪，委实难容，但玄龟令主却决不会对令主暗怀恶意！喏，那不是宋令主回山了么？”

裴伯羽真想不到胡震武居然掌震郑华亮，听说“玄龟羽士”宋三清回山，因四灵寨中，自己武功仅逊此人，不由有些怙懈，方一回头，一片疾猛劲风，业已直袭身后！

他赶紧旋身左闪数步，顺手一挥，替那被胡震武打得莫名其妙、正在惊疑万状的郑华亮，再加上一招“孔雀剔翎”的铁琵琶重手，让他们兄弟三人，一路而行！然后面对胡震武沉声说道：“胡震武，你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比死鬼郑家兄弟，更为可恨！今天凑巧，你那些靠山党羽之流一个不在，想是恶贯已盈，你估量逃得出老夫的十掌之内么！”

胡震武知道这位金龙令主裴伯羽功力绝世，自己方才那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未曾收功，便知立有一番艰苦恶斗，遂任凭裴伯羽发话，一声不答，纳气凝神，静以待敌！

“双首神龙”裴伯羽此时已被他们一连串的阴谋毒计，挑逗得怒火中烧，见胡震武不理自己，居然凝神应敌，遂纵声狂笑，直踏中宫，一招“天龙抖甲”，左掌反甩，向胡震武当胸击去！胡震武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虽然八年以来武功猛进，但除了独擅胜场的开碑掌力以外，仍不足与这位金龙令主相提并论！他说自己逃不出十掌之内，真还不是虚言恫吓！如今孤立无援，只有设法拖延，等待有人得讯赶来解围，或是那位智多星“璇玑居士”欧阳智有所布置，自己才能侥幸不伤在对方手内！

主意打定，立时施展一条“敲山镇虎”之计，佯作不敢硬接裴伯羽掌力，滑足旋身，似欲后退，身躯却借这一旋之势，宛如陀螺般的立即转回。双掌自下往上斜翻，增长了不少威力，“啪”的一声，双方掌力交接，胡震武踉跄移步，但竟也把个堂堂的金龙令主、“双首神龙”裴伯羽，震退了三四步远！

胡震武这八年苦练，是韬光养晦，暗自潜修，除了“玄龟羽士”宋三清一人以外，连“毒心玉麟”傅君平都不知道他已把开碑掌力练到几乎击石如粉的地步！

裴伯羽自然更出意外，左掌掌心掌缘被胡震武这一竭力反震，感觉到火辣辣的生疼，不由暗自惊心，虽然继续递招，但却不肯随意强攻，胡震武应付之间，自然从容不少。不过这种情形，对付裴伯羽这等高人，哪能瞒得了好久？六七个回合过后，裴伯羽敌势已明，一阵晒薄讪笑说道：“胡震武，我以为你跟宋三清学得了什么少有难寻的惊人绝艺？原来使来使去仍是那一套开碑掌力，老夫十余年来嗔心未动，今天因你们这些豺狼之辈人性毫无，不得不大开杀戒！你有多少能耐，赶紧施为，老夫在十招之内，要叫你丧命飞魂，与郑氏兄弟相随地下！”

说完，掌势立变，又全换成了进手招术，银须拂拂，袍袖飘飘，以“八卦游身”之术，每一招都把这“单掌开碑”胡震武逼向死门，掌掌惊魂，招招致命。

这一来胡震武心知要坏，勉力支撑了七八照面，左胯骨上便中了裴伯羽的内家重掌，痛彻心肝，跌坐在地！

裴伯羽“哈哈”一笑，举掌平推，打出一股劈空劲气，胡震武无力再接，正自长叹一声，闭目待死，突然人影连晃，当先飞落一道一僧，四手齐扬，以劈空掌力拼命横截，卸去了裴伯羽所发掌风的大半威势，胡震武再强忍左胯伤痛，就地连滚，才算是躲过了这一掌追魂之厄！

但就这样，仍然被裴伯羽掌风所卷起的地上砂石把脸面之间擦伤几处。

裴伯羽眨眼看处，来人共有十二三名，全是金龙、玉麟及天凤堂下的各家香主，一齐拱手齐眉，以寨中大礼向自己环列肃立，一语不发。

自己与“天香玉凤”严凝索向来不用任何私人，这十几位香主虽然分属

各堂，但却全是“玄龟羽士”宋三清与“毒心玉麟”傅君平的手下心腹。

当下也自把手一拱，微笑说道：“各位居然仍以寨中重礼见我，裴伯羽有点汗颜！看在好歹彼此尚有十余年聚首之情，我就暂且饶这胡震武狗贼不死，青山不改，后会有期，裴伯羽从此取消这‘四灵’之中的‘金龙’名号！”

身形腾起，无人敢加阻拦，一齐原式不变，默然恭身相送。

裴伯羽回到自己居室，收拾了点平日心爱之物，便自毅然离却费尽心血缔造的翠竹山庄，飘飘而去。

“玄龟羽士”宋三清得知一切因果以后，见胡震武所受轻伤无甚大碍，方把两道扫帚短眉一蹙，身畔坐的“璇玑居士”欧阳智已先向自己说道：“宋令主！裴伯羽中了我的‘九绝神针’，业已难活，但昨夜之事，似有两点须加特别注意才好！”

“玄龟羽士”虽然初见，业已对这欧阳智敬如上宾，含笑答道：“欧阳兄有话请讲，宋三清愿闻高论！”

欧阳智伸指微敲身旁茶几，沉吟说道：“第一，‘九宫竹阵’之内囚禁裴叔倪之事，何人泄风？倘这翠竹山庄如此重地之中，竟有奸徒藏匿，其祸害之烈，远较外敌为甚……”

“玄龟羽士”宋三清点头接口说道：“英雄所见，果然略同，宋三清此次便系立意整顿我这四灵寨，不容有任何一名异己之士，胡震武香主，这考查何人泄漏裴叔倪父女机密之责交付于你，倘万一有所发现，而来不及禀我之时，许你便宜行事！”

胡震武点头领命，欧阳智啜了一口香茗，又道：“第二，‘九宫竹阵’何以能令裴叔倪父女轻易逃出，胡香主，你能带我看一看么？”

“玄龟羽士”宋三清笑道：“胡香主身上有伤，不必多事劳动，我亲自陪欧阳兄前去一看。”

到得“九宫竹阵”之内，略一巡视，郑华国穿胸殒命，郑华明裂脑飞魂的两具死尸，仍在原地未动，宋三清眉头一皱，摆手命人抬去掩埋。

“璇玑居士”欧阳智看完“九宫竹阵”，一面与“玄龟羽士”缓步回转玄龟堂，一面笑道：“宋令主，这竹阵系何人所摆，名称虽叫什么‘正逆五行九宫竹阵’，其实幼稚已极！只要稍微懂得太极两仪三才四象等奇门生克以及五行变化之人，均可畅行无阻，哪里会困得住奇人高士？”

“玄龟羽士”宋三清脸上一红，默然不答。

欧阳智聪明绝世，见状已知竹阵是他所摆，遂转口说道：“如今此阵既已毁去，欧阳智自告奋勇，重新为令主布置一座足可媲美前贤诸葛武侯在瞿塘峡口所设八阵图的‘璇玑竹阵’，并敢自诩，凭他何种高手，只要入此阵中，也只有束手被擒，不得其门而出！”

“玄龟羽士”闻言自然高兴，二人边谈边笑，走到玄龟堂外，欧阳智突然向地下的一片树影看了一眼，抢步登堂，斟了一杯香茶，擎在手中，霍地转身，面向堂外一株枝叶甚茂的参天古木发话说道：“深夜客来茶当酒！树上是何方佳客，欧阳智权代主人敬你一杯！”

茶杯脱手飞出，满满一杯香茶，不震不荡，一滴水也未溢出，便朝堂外树上打去！

“玄龟羽士”宋三清好生疑诧，凭自己的功力，并未觉出堂外树上有人，这欧阳智的耳目之力，难道强过自己？

但那一杯香茶刚刚飞出堂口，树上果然长笑连声，翩然飞落两条人影，

当先一人并在半空接住那杯香茶，舒掌一推，原杯照样飞回，口中却说了声：“大大夫虽渴，也不屑饮盗泉之水，原物璧还！”

胡震武在旁伸手一接，哪知他身上有伤，功力也未运足，加上来人手劲奇大，茶杯虽然接在手中，杯内香茶却泼得一脸皆是！

“玄龟羽士”龟目微翻，低哼一声，胡震武知道宋三清嫌他不自量力，弱了锐气，不由羞愧得满面紫红，成了猪肝颜色！

宋三清打量空中接茶、发话反敬的当先纵落之人，看不出有多大年龄，一张青脸之上，带着不少紫黑瘢痕，异常丑怪，向所不识！但他身后之人，却是在佛岭龙潭寺内现身捣乱，被自己追出寺外，揪断半截丝绦的黄瘦中年汉子！

他知道此人貌相不扬，武学却极为高明，居然尾随至翠竹山庄，用意难明，心存警惕，摆手禁止手下诸人乱动，慢慢发话问道：“阁下自福建佛岭赶到王屋翠竹山庄，究竟所为何来？请与贵友入我玄龟堂内细叙！”

来人不必要说明，已知是那用西门豹临终遗赠的易容丹改变面貌的“铁胆书生”慕容刚与小侠吕崇文叔侄。

原来他们随后蹊踪“玄龟羽士”宋三清，但因计议各节，晚走半日，以致一路穷追，均未追上。

好在四灵寨总坛不是生地，初下山时便业已来过，一进翠竹山庄，便觉得上下人等惶惶不安，好似出了什么重大变故？

叔侄二人暗地潜听，听出了个大概情形，知道裴叔偁父女业已被人救走，金龙令主“双首神龙”裴伯羽也为此事，声明退出四灵寨，临行之时并曾怒毙“郑氏三雄”，掌震玄龟堂首席香主“单掌开碑”胡震武！

二人听说以后虽然心中大放，但因不明事实真相，心想既到翠竹山庄，索性一探玄龟堂重地，看看宋三清密令胡震武及“关中双鸟”李氏兄弟分头去请的那些“璇玑居士”、“天欲仙子”等混世魔头，可曾邀得来？以便明春赴会之时，对敌方实力有所了解。

他们到达玄龟堂之际，正好是“玄龟羽士”宋三清陪同“璇玑居士”欧阳智去看“九宫竹阵”。

二人上得大树隐身，吕崇文发现堂内带伤独坐之人，就是自己不世深仇“单掌开碑”胡震武，方向慕容刚一比手式，意欲趁此机会，先报亲仇，宋三清、欧阳智已自回转。

跟着便是欧阳智看出树上有人，飞茶迎客，慕容刚不饮盗泉，原杯璧还，以至双方对面，“玄龟羽士”宋三清请他们进入玄龟堂内细叙。

慕容刚尚未答言，吕崇文抢先说道：“玄龟令主，在佛岭绝巅龙潭古刹之内，我不是就说过要到你这翠竹山庄拜望么？今夜来此之意，一来是向你讨还那佛岭山腰的半截丝绦，二来请问你那‘四灵’令主之位，如今正好金龙已虚，可否让我一席？”

宋三清龟目一眯，神光电闪，刚打了一个“哈哈”，欧阳智业已缓缓起身，沉声问道：“来人不要装疯卖傻，你们与‘千毒人魔’西门豹，有何关联？”

这两句话出口，不由使慕容刚叔侄愕然一惊，还未来得及答话，欧阳智冷笑一声，又已说道：“西门豹的那点易容之术，只能瞒得住不知他底细之人，要想瞒我欧阳智，岂非做梦？风闻有一位‘铁胆书生’慕容刚今一个吕小娃曾与本寨订下明春拜山之会，莫非就是二位？”

这时“玄龟羽士”宋三清、“单掌开碑”胡震武以及慕容刚、吕崇文叔侄一齐大吃一惊！

“玄龟羽士”惊的是这由福建佛岭尾随来到翠竹山庄之人，原来就是“宇内双奇”门下的心目中之大敌！胡震武惊的是昔日强仇对面，自己曾在龙潭寺内接过吕崇文一掌，人家随意挥手，用了一招少林“大摔碑手”，就震退了自己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开碑掌力，直到现在，仍然有些胆颤心寒！慕容刚、吕崇文则惊的是这位“璇玑居士”欧阳智眼光好毒，武功又高，“玄龟羽士”宋三清获得此人，无殊猛虎生翼！

人家既然叫出自己来历，不能再瞒，慕容刚手挽吕崇文傲然举步，直入玄龟党内，坐在宋三清方才命人设置的客位之上，双手抱拳，微一施礼，目注欧阳智，冷冷说道：“欧阳朋友，你好厉害的眼光，在下叔侄正是慕容刚、吕崇文，特来翠竹山庄拜望玄龟令主与昔日敌人，这位‘单掌开碑’胡大香主！”

第八章 吐语折玄龟 铁胆书生抒说论 低头消夙孽 毒心恶寇逞凶锋

“玄龟羽士”宋三清端起几上香茗，向慕容刚举杯为礼说道：“慕容大侠与宋三清尚是初会，我先以茶代酒，敬你一杯，然后有事请教！”

慕容刚举杯就口，一饮而尽，微笑说道：“宋令主有话请讲！”“玄龟羽士”龟目一翻，沉声问道：“慕容大侠叔侄初到我翠竹山庄之时，因我手下胡震武香主与吕小侠结有前仇，业已彼此订约明春三月三日了断恩怨，怎的这位吕小侠在佛岭龙潭寺内偷听我寨中秘密，如今贤叔侄又复夜闯翠竹山庄，似非江湖规戒应有之事，难道你们恃艺骄狂，真就以为宋三清这玄龟堂内不是尺寸之地么？”

慕容刚听完，突然一阵纵声长笑，笑得这位“玄龟羽士”几乎摸不着头，笑完正色说道：“宋令主所责之言极为有理，但我叔侄在此与金龙令主订定明春之约以后，玉麟堂傅令主便立传‘玉麟令’，遍谕天下各地的贵寨分坛，无论明暗下手，有能将慕容刚首级送到翠竹山庄之人，立予黄金十斤及香主高位，这似乎才是江湖规戒所不应有！佛岭之事不过偶然巧合，如今愚叔侄夜入翠竹山庄，却倒真是因听得宋令主回山，要想向你请教请教，傅令主遍传‘玉麟令’暗算在下，究竟是何用意？倘若明春之约贵寨有所碍难，另定时间，或是现下便即讨教，悉随宋令主尊意！总之慕容刚、吕崇文以师门所得，为天下仗义诛邪，就凭着一双肉掌，一柄青锋，一片赤心，一颗铁胆，不避艰危，不辞险阻，敢探虎穴，敢入龙潭！我们两家之事，并非仅是我这世侄吕崇文与‘单掌开碑’胡香主的杀母私仇，慕容刚无妨直言，贵寨创立以来，横霸江湖，倒行逆施之举不一而足，我叔侄明春拜山，一来向胡香主清算昔日旧债，二来要替武林一脉与天下苍生讨些公道！”

慕容刚单刀直入，侃侃而谈，那种轩昂磊落的气度胸襟，真令“玄龟羽士”宋三清暗暗心折！再加上对方又站得极正，一时竟被慕容刚弄得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答！

欧阳智见状，微笑说道：“大丈夫光明磊落，任何事不应推委，慕容大侠方才所说虽属实情，但因彼时适值宋令主云南朝师，不在寨内，乃是玉麟堂傅令主一时意气所为！宋令主归来以后，业已对傅令主大加责备，如今贤叔侄来得正好，明春之约既订，任何一方也不能反悔，欧阳智拍胸担承，从今以后，到明春三月三日以后，贤叔侄尽管啸傲江湖，四灵寨中弟子如有一人敢对贤叔侄有所不敬，宋令主必按寨规处置，但贤叔侄倘若期前再行暗入我翠竹山庄，或是到期不来赴约，欧阳智胆敢发句狂言，江湖虽大，恐怕再无贤叔侄的立身之地！”

“玄龟羽士”宋三清不禁暗赞欧阳智这一席话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慕容刚与吕崇文也觉得难道四灵寨尚有些气运未终？好不容易“四灵”之中龙凤双离，眼看他们败象已呈，实力大减之际，怎的又加入了这么一位武功机智均极为可怕的高明人物！

话已说明，当然起立告辞，欧阳智微使眼色，“玄龟羽士”宋三清也是聪明绝顶人物，顿时换了满面春风，含笑说道：“慕容大侠贤叔侄虽然这是第二次入我翠竹山庄，但与宋三清尚属初会，来时失迎，去时不能再失礼，众弟子还不挑灯，欧阳兄与胡香主随我一同送客！”

一路之间，宋三清并还笑语从容，指点各处形势，慕容刚、吕崇文虽然

知道人家故示大方气派，但也觉得这位“玄龟羽士”除了一身超卓武功以外，就是狠毒也狠在心中，表面上的器宇襟怀，果然有点群魔领袖的模样！

一直送出翠竹山庄，慕容刚、吕崇文停步抱拳，这几个正邪水火、势难两立的对头冤家，才暂时保持满面和祥地含笑而别！

但欧阳智忽然回头笑道：“二位所用易容之术，欧阳智认出是‘千毒人魔’西门豹一派，这老魔头还欠我一笔旧债未清，慕容大侠如见他之时，得便告知欧阳智现在身居翠竹山庄，请他有暇之时来此一会！”

慕容刚方想告诉他西门豹业已求得解脱，但微一转念，欲言又止，等走离翠竹山庄约有二三十里，才在一处林中驻足，向吕崇文摇头笑道：“文侄，我们近来怎的老是跑冤枉路？从福建佛岭拼命似的赶到浙江南雁荡山，‘天香玉凤’严女侠已被铁木大师救走，再从南雁荡山赶来此地，裴叔傥父女又已脱困！在玄龟堂外，我实在惊心那位‘璇玑居士’欧阳智好毒的眼光，竟能在低头一看树影之中，便察出我二人藏身何处！而且飞茶敬客的内家功夫，也确实不弱，此人闻说十余年不履江湖，居然被那胡震武请来，明年三月之会，定然要使我们多费不少手脚！”

吕崇文道：“我也觉得此人难斗，不但武功机智均属上乘，江湖过节更是丝丝入扣，一毫不苟！尤其我们脸上所搽的易容丹，他竟能认出是西门豹之物，实在太以奇怪！叔叔不要嫌他难惹，来日我‘青虹龟甲剑’下先超度此人便了！”

慕容刚看他一眼说道：“我正见你自在枫岭山积翠峰腰的石室中，听了那位孽海回头、如仙如佛的西门豹一席深谈之后，懂得芸芸众生以内，无不可度化之人，气质之上有了极大改变，深为欣喜！怎的如今择善又不固执起来？欧阳智武功再高，机智再妙，他的恶迹何在？你不要以为‘青虹龟甲剑’盖世无双，‘太乙奇门’与‘卐字多罗’是道释两门剑法绝学，倘不能上体天心，推仁及物，而倚仗神物利器，滥事杀戮，此剑是否能够永为你所有，尚说不定呢？”

吕崇文知道自己把话说错，慕容叔叔又摆出长辈派头来加以训诫，干脆避而不答，转移话头说道：“我们既在翠竹山庄由欧阳智代‘玄龟羽士’宋三清订约，三月三日之前两不侵犯，还弄成这副丑八怪的样子则甚，叔叔给粒复容丹，我要还我本来面目了！”

慕容刚平时何尝不以那副倜傥潇洒的卫玠风神自负？闻言也觉本相既已被人挑明，大可不必再弄玄虚，显得小家子气，遂用山泉化开两粒复容丹，叔叔双双恢复本来面目！

吕崇文想起自己的火骊驹、慕容刚的“乌云盖雪”与“天香玉凤”严凝素的玉狮子白马尚寄存在一清道人之处，遂向慕容刚道：“慕容叔叔，我们眼前无事，翠竹山庄之会尚约有四月光阴，还是去要回马匹，逛逛南海，看看那位八年多没见面的‘天香玉凤’严姑姑好么？”

慕容刚听他提起严凝素，由不得手抚贴胸所藏的那方雕凤玉佩，微微出神！但思索片刻，却摇头说道：“再好的龙驹名马，嘶鸣腾蹕，也不过顶多只有二三十载光阴！‘玉狮子’、‘乌云盖雪’与‘金沙掌’狄老前辈赠你的火骊驹，虽然健足依然，算来还能驰骋好久？洞宫山天琴谷确是一个清幽处所，就让那几匹马儿在那灵山胜境之间自由安乐，不必再为我们效命至死了吧！至于你那位严姑姑之事，慕容刚生平不善矫情，确实对她极为怀念！但你不是常从无忧、静宁两位老人家口中，听说妙法神尼极其怪僻，三十年

前曾经立誓不履中原，也不许任何人妄踏她南海小潮音一步！此次‘毒心玉麟’傅君平的无耻丑行，妙法神尼定然怒极，我们若去，万一犯她禁忌，话不投机，反会使你严姑姑左右为难，不好相处！好在‘龟龙麟凤’之间业已成仇，据我所料，明春之会，不但你严姑姑与裴叔傥父女必到，连那位‘双首神龙’裴伯羽，若未死在欧阳智的‘九绝神针’之下，也可能来报此仇，到那时良友冤家同堂聚首，深仇宿怨一笔勾销，反而较好。我们目前还是暂把个人恩怨撇开，随意行侠江湖，等到赴会，与四灵寨总决战之后，再作其他一切打算吧！”

吕崇文最佩服的，便是慕容刚这种不为私情所囿的英侠襟抱！连连点头，含笑问道：“叔叔说得不错，但江湖行侠，也得有个地头，我们究竟先奔何处？”

慕容刚略一沉吟说道：“三湘七泽之间，古多异人奇士，我们自此南行，先游云梦，再赏洞庭，也可顺便见识不少人情风土！”

吕崇文点头赞好，叔侄二人反正身无急事，遂自王屋折向南行，安然缓步，先奔湖北。

云梦古为二泽，分跨湖北境内之大江南北，江南为“梦”，江北为“云”，因世异时移，陵迁谷变，淤成一片陆地，遂并称“云梦”。但湖泊星罗，晴沙红渚，凉月寒烟，景色仍自清幽佳绝！

慕容刚叔侄随意游赏，到了洪湖邻近的一处柳家集内，因为年已近暮，天气甚冷，遂在一家小酒店中要了一壶村醪，几盘腊味，倚窗小酌，远眺洪湖，配上那种欲雪未雪的阴暗天气，倒也觉得别具一番韵味！

酒至半酣，吕崇文遥指那一片平湖，向慕容刚笑道：“慕容叔叔，此际天寒水冷，鱼儿岂非不易上钩，怎的我看湖边坐有一人，手执渔竿垂钓甚久呢？”

慕容刚随他手指一望，微笑答道：“文侄怎的忘却柳子厚的诗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何况虽然时届严冬，但天气并未到那种滴水成冰，寒江尽雪的程度，湖面水纹掩映，鱼儿依然吞饵，加以临波垂钓，未必羡鱼，此种情志甚高，我们酒饭已够，过去看看。”

叔侄二人遂起身结过酒帐，向那湖畔垂钓之人行去。

走到半途，吕崇文失笑问道：“慕容叔叔，你看那临湖垂钓之人，竟是一个和尚，出家人不是讲究不动荤腥，爱惜生物，怎的这位大师竟钓起鱼来，倒真有趣得紧！”

慕容刚也觉得和尚钓鱼确实少见，两人一直走到那和尚身后，看了半天，水面浮标却连动都未曾动过一下。

吕崇文见那和尚骨格清奇，虽然看不见面貌，也知此僧不俗，忍不住笑着说道：“冰壶霜镜，渚白沙清，大和尚独自垂纶，雅兴不浅！”

那和尚听得有人说话，含笑偏头，慕容刚、吕崇文蓦地一怔，暗道此僧面相好熟！

和尚骤见二人也是一愕，但旋即起身合掌为礼，含笑说道：“慕容施主与吕小侠别来无恙。”

慕容刚正觉和尚眼熟，对方果已叫出自己姓氏，赶紧抱拳还礼笑道：“大和尚上下怎样称呼？请恕慕容刚叔侄眼拙。”

和尚轻喟一声，目光之中好似在回忆昔时往事，依旧合掌恭身答道：“括苍山摩云岭头一战，慕容施主仁心侠骨，命我悟彻前非，贫僧法名即称‘悟

非’，二位不认识我这回头之人，可还认识这令我回头之物么。”

说完自大袖之中取出一个小小铁铸木鱼，托在掌内。

慕容刚、吕崇文听他提起括苍山摩云岭一战之事，业已猜出大半，再见他取出这枚铁木鱼，更是明白，原来这位临流垂钓的悟非大师，就是那“太湖三怪”之首、“铁扇阎罗”孙法武！

慕容刚当日半有意半无意之间，把孙法武的那把成名兵刃“追魂铁扇”揉成一个铁木鱼，放走此人，想不到他居然就此回头，出家做了和尚！心中也觉微兴感慨，目注悟非大师，正色说道：“大师本具慧业，一旦顿悟回头，了彻真如，慕容刚叔侄钦佩不已。”

悟非大师摇头笑道：“慕容施主仁心度世，不肯居功，才真是菩萨一样，贫僧今日方寸之间得能宁静和祥，还不是出诸慕容施主所赐？今日巧遇，果有因缘，请到我小寺之中一叙！”

说完收起钓竿，吕崇文见他竿上有丝无钩，不觉诧然问道：“悟非大师，你不用鱼钩，垂纶则甚？”

悟非大师边行边自叹道：“吕小侠有所不知，我自遁迹这云梦泽中，悟彻名利烟云，人生若梦，顿能作到参禅礼佛，以略忏昔年罪孽，倒也清静安乐！但七日以前，四灵寨中弟子在这洪湖之上为恶，贫僧看不过眼，曾经出手儆戒，恐怕他们万一认出我是谁来，又生尘扰，所以这几日心神不定，要想离此他迁，偏偏既舍不得这一带湖光山色，又想不出这茫茫浊世之中，毕竟何处才是安乐之土？要想不迁，又恐四灵寨极恶穷凶，万一来此寻仇，贫僧虽然自作自受，这一带居民可能要受无辜殃及，举棋难定，无法遣怀，所以才拿根无钩渔竿，坐对清流，想想心事！”

吕崇文闻言剑眉双剔，说道：“悟非大师，你觉得这茫茫浊世之中，无处是安静乐土，我却认为这大千世界之中，无处不是安静乐土！俗语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何尝不可刻苦修为，使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浅则潜心修道，魔来则拔剑降魔！务尽力之能及，维护一切众生，使他们平安康乐，方不负好男儿的七尺雄躯和一身武学！若动不动就逃禅避世，自然弄得狐鼠恣肆，魑魅横行，把好好一个清平世界，因为无人维持正义，而弄得形如鬼域，这种独善其身的高蹈自洁的行为，慢说是大师，就是我恩师与无忧师伯，我一样觉得他们不大对呢！”

慕容刚虽然听他说得有理，但后来竟连无忧、静宁两位老人家一齐批评起来，不由正色叱道：“文侄你有多大胆量，竟敢出言犯上？难道你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此时若现江湖，‘天南双怪’可能不敢出场，岂不为武林永留大患？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你以后再这样轻薄出语，口不择言，莫怪我要严责不贷！”

吕崇文被数说得脸上一红，幸喜悟非大师的居处已到，哪里是什么寺院？只是一间茅屋，屋中连座佛像都无，仅在地上设有一个蒲团，几上也没有香炉烛台之属，只用毛笔在墙上大大写了一个“佛”字！

悟非大师从旁屋中搬来两张木椅，揖客就坐，自己却在蒲团之上，盘膝相陪，并向慕容刚笑道：“出家人以茅庐为守，并无佛可拜，慕容施主要笑我么？”

慕容刚肃容正色说道：“灵光一点，佛在心头！大师业已参透外物空花色相之旨，足见修持功力，可喜可贺！”悟非大师微微一笑，还未答言，忽与慕容刚、吕崇文三人同时色变，方向门外微一扭头，“飕”的一声，一枝

蛇头白羽箭业已穿门而入，钉在墙上那大“佛”字之中，不住摇摆！吕崇文不禁大怒，身形微动，飞出门口，因悟非大师这三间茅屋，是建在一片极为幽静的树林之内，只见西南方树枝轻摇，发箭之人早已无踪无影！

回到室中一看，悟非大师业已起下那根蛇头白羽箭，箭上缠着一卷细纸，纸上写着：“玉麟令主令孙法武香主立即归坛，如敢有违，三更问罪！”

吕崇文看完不觉向慕容刚皱眉问道：“慕容叔叔，我们在南雁荡山的幽谷之中，不是听见那‘毒心玉麟’傅君平去往云南高黎贡山，参拜那两个老怪，求取什么‘天南三宝’么？怎会又在这云梦泽中出现？”

慕容刚道：“我们追踪‘玄龟羽士’到了翠竹山庄以后，再加上这一路闲游，傅君平虽然远赴云南，他那好功力，脚程必快，算来也该回转，此事既然遇上，少不得要为悟非大师略效绵薄，并就便见识见识所谓‘天南三宝’，究竟有多厉害？”

悟非大师苦笑说道：“慕容施主盛情，贫僧极为心感，但我身为四灵寨玉麟堂下香主，括苍山摩云岭战败，照理原应回寨复命，然后再定去留，遽尔逃禅，未全始终，实有不合！故而今夜之事二位不必插手，俟贫僧与傅君平了断四灵寨规以后，再自各算各帐，否则贫僧此心难安，务恳成全到底是幸！”

慕容刚点头答道：“大师节义分明，令人可敬！但傅君平心似豺狼，舍身喂虎，却大可不必！我叔侄且在暗中掠阵，总使大师有所交代，了此心愿就是！”

悟非大师合掌称谢，亲自整顿素食，款待慕容刚叔侄，展眼之间，二鼓已过，慕容刚因“毒心玉麟”傅君平强行劫持“天香玉凤”严凝素，欲加凌辱逼娶之事，对他自然衔恨，吕崇文更是嫉恶如仇，早想杀之为快！叔侄二人一样立意在傅君平与悟非大师事了之时，出头惩治这骄狂恶贼！

那位悟非大师却神色安详地换了一件干净僧衣，静坐以待！

时到三更，远村梆锣方响，果然有人以“传音入密”的绝顶气功，自靠湖边方面向这茅屋之中说道：“孙法武大胆，敢违我命，还不速出受死？”

慕容刚听出那语音隔着好多林木，依然隐约能辨字音，不由暗惊这“毒心玉麟”傅君平功力果然极为精纯，不可小视！

一拉吕崇文，双双轻轻出门，步行走入林内。

吕崇文知道慕容刚是怕傅君平内功高明，倘纵身飞跃，易为发觉，这样提气轻身，一步一步走去，加上夜风撼树，乱叶萧萧之声，确使对方难以知晓。

走到一株粗约三人合抱的巨树之后，已可看清林外湖边的一片空地之上站着三人，左边一人怀抱一对双钩，右边一人手执一柄明晃晃的锯齿雁翎刀，均是五旬上下年纪，当中站定一个长衫飘拂、手无寸铁潇洒少年，却正是那位四灵寨的玉麟令主！这时村内响起“笃笃叮叮”的铁木鱼之声，悟非大师口宣佛号，安然缓步而出！傅君平嘴角一撇，左侧执刀老者一声暴吼叫道：“孙法武！你吃了什么熊心豹胆，玉麟令主在此，怎不以寨中大礼参拜请罪？”

悟非大师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安大海你何必张狂？贫僧既已皈依三宝，除佛不拜！你叫我请罪，但不知贫僧罪犯何条？”

持刀老者纵声狞笑说道：“我安大海如今身掌四灵寨刑堂重责，你算真问着了人……”

转身向傅君平拱手齐眉问道：“请示傅令主，叛徒孙法武败阵辱寨，并私自逃逸，身犯分尸重罪，是否就在此处执行？”

傅君平自用“传音入密”内功把悟非大师唤出林外以后，一语未发，神色始终冷漠已极，听刑堂香主安大海一问，略皱双眉，摆手说道：“少时再说，我要亲自问他几句！”说完目光一峻，面罩寒霜，向悟非大师沉声问道：“孙法武，你们‘太湖三怪，弟兄自入我四灵寨中，傅君平待你不薄！括苍山摩云岭一战，胜负因属兵家常事，本无足怪，但为何摩云岭被破之后，不但不归总坛报告一切，并连你两个盟弟在小贼吕崇文剑下横尸之仇也置诸脑后，却跑到这云梦泽中做起什么和尚来？”

悟非大师一言不答，只是闭目低头，合掌当胸，口中不住低宣佛号！

傅君平脸上神色越发难看，鼻孔内轻哼一声，继续说道：“阵前辱师及私自脱寨之罪，傅君平念在多年袍泽，均可不问！但你既出家，理应万缘皆绝，为何又在那洪湖之上与本寨弟子作对？”

悟非大师依旧念佛不答，傅君平钢牙微挫，似把怒气再捺说道：“今日又敢违我羽箭传令，数罪集于一身，确实应如刑堂香主安大海之言，分尸数块！但傅君平眷念旧情，恩施格外，你如随我回寨效力，往事一概不究！你随我多年，应知傅君平习性，这是你最后的一线生机，在开口答话之前，先把本寨分尸重刑，身受者所遭之惨，好好想上一想，不要一误再误！”

林内隐身的慕容刚、吕崇文闻言，知道四灵寨现下正是需人之际，所以才对这位身手不弱的悟非大师如此委屈求全！傅君平既已以分尸重刑恫吓，倒要看看这位昔日的江洋巨寇“铁扇阎罗”孙法武、今日的佛门高僧悟非大师如何答话？

悟非大师听傅君平说完，双眼一开，神光湛湛，面色庄严，声音平和已极，依然合掌当胸，目注傅君平慢慢说道：“双手血腥，一身孽果的‘铁扇阎罗’孙法武，早已死在括苍山摩云岭头的‘小四灵’山寨以内！如今在你面前站的，只是一个顿悟前非、潜心金粟的苦行僧人！贝叶翻经，真如了了，心香拜佛，般若空空！什么叫旧事前尘，又叫深恩夙怨，贫僧一概淡忘，施主不要再向我这出世之人谈这些江湖事吧！”

“毒心玉麟”傅君平目光一瞬，身旁手捧锯齿雁翎刀的安大海不怒反笑，嘴角一撇问道：“青灯贝叶，遁世逃禅，孙法武你倒真会逍遥自在！你说什么心香拜佛，据我看来，佛法无灵，纵然观音果生千手，如来能度众生，恐怕也庇护不了你即将身受的分尸惨祸！”

悟非大师双目一张，神光更澈，宏宣佛号答道：“阿弥陀佛！我佛尚且立愿身入地狱，贫僧何妨以这色身血肉啖魔？傅君平，你若把我看成悟非和尚，则不必飞扬跋扈地再说这些无益之话，你若仍把我看成昔日的‘铁扇阎罗’孙法武，则尽管施展你那些自认为惨毒无伦的残酷手段，我甘心受死，了却这一场夙孽就是！”

傅君平突然一阵震天长笑，笑声凄厉已极，笑完点头说道：“以身啖魔，我倒是听过所谓佛家有此一说！你既有此言，傅君平看看你究竟有多少血肉？是否啖得饱我们这些凶神恶鬼？安大海，与我先断他的左右双臂！”

安大海暴喏一声，锯齿雁翎刀寒光电闪，直劈悟非右肩，悟非大师果然依旧宝相庄严，合目低头，一动不动！

就在刀光刚起未落之际，傅君平霍然目射凶光，高声叫道：“林内何人？”声犹未落，两条人影已如电掣风飘一般疾降当头，半空中精光打闪，一道耀

眼青芒，正好架住安大海奋力下劈的锯齿雁翎刀，“呛啾啾”一阵金铁交鸣，安大海变色抽身，眼望着手中半截残刀，微微发怔。

他这柄锯齿雁翎刀沉约二十余斤，乃是百炼精钢所铸，虽不能斩金断玉，但也能吹毛立过，锋利无比，双方兵刃交接之下，居然一触便折，心中焉得不惊？那位“毒心玉麟”傅君平，亦因来人威势过强，足下微滑，退出丈许，但等看清竟是自己心目中的生死情仇“铁胆书生”慕容刚与吕崇文之后，一声冷笑，摆手止住安大海及另一持钩老者，缓步当前，向慕容刚说道：“我说孙法武哪里来的这大胆量，原来竟是阁下作他靠山。上次在翠竹山庄之内，傅君平被金龙令主所阻，无缘领教高招，如今正好彼此谈谈手下所学！”

慕容刚听傅君平口气，知道他尚未回寨，则所谓“天南三宝”可能全在身上，见吕崇文手横“青虹龟甲剑”，满面跃跃欲试之色，恐怕“天南三宝”万一厉害，吕崇文剑术虽精，阅历仍浅，容易上当，低声说道：“待我会会此贼，文侄一旁掠阵！”

吕崇文无可奈何回剑入鞘，不带好气地说道：“叔叔动手时先处置那用雁翎刀伤人的什么刑堂香主安大海，我最看不惯这种狐假虎威的奴才之辈！”

慕容刚含笑点头，一转面换了从来未有的鄙薄神色，向傅君平冷冷说道：“你这种人蛇蝎为心，行同禽兽，慕容刚不愿多言，你是要较量掌法还是过过兵刃？”

“毒心玉麟”傅君平早就担心吕崇文手中那柄“青虹龟甲剑”，见它宛如一泓秋水，森然生寒，月光下望去，剑身之上并还隐现龙纹，定是千古神物！如今见对方宝剑归鞘，心内一宽，目光略扫慕容刚腰下所悬，看出却是一柄普通青钢长剑，好个“毒心玉麟”，明明听得慕容刚说话太以鄙薄自己，依然不动丝毫声色，满面诡秘笑容，阴阴说道：“世间事古今一致，成者王侯，败者贼寇！傅君平也不愿徒逞口舌之利，先在阁下手中讨教几招剑法！”说完右手在长衫之内轻轻一探，撒出一柄形若匕首，长才尺许，隐泛暗绿光华的短短小剑！

慕容刚一见傅君平撒出这一短柄小剑要与自己过手，心中暗起警惕，知道兵刃越短越险，对方这柄小剑之上定有奇绝手法，尤其是从剑上隐泛的暗绿光华看来，可能就是在南雁荡山窃听“玄龟羽士”叫他求取的“天南三宝”之一“淬毒鱼肠”！

赶紧也将腰间长剑拔出，摘下剑鞘，交与吕崇文，并略拽长衫下摆，以免动手之时碍事。

吕崇文还是第一次见慕容叔叔如此郑重将事，心中一凛，也自紧握“青虹龟甲剑”剑柄，左掌以内，并扣了三四粒铁石围棋，凝神掠阵！

慕容刚剑交左手，挽诀齐眉，目注傅君平冷冷说道：“阁下手中短剑，想是所谓‘天南三宝’之一的‘淬毒鱼肠’，慕容刚敬领高招，怎的还不进手？”

“毒心玉麟”傅君平蓦地一惊，自己身边苦求而来的“天南三宝”，乃是两位恩师在海外及高黎贡山之上苦心炼成，江湖之间从未现过，这“铁胆书生”慕容刚却怎会知晓“淬毒鱼肠”四字？

但暗忖以身畔“三宝”的威力，应可稳胜敌方，纵然被人略知底细，又有何妨？遂依旧满面傲然不屑之色说道：“你居然知道‘淬毒鱼肠’之名，总算有点见识！但既知此剑，趁早莫再张狂，傅君平只一开招式，顶多不出十个回合，定然叫你在我‘淬毒鱼肠’之下化为异物！”

末后一句话的语音未落，人已抢步直踏中宫，手内尺许长的暗绿短剑，“玉女投梭”，分心直刺！

慕容刚见他如此狂傲，冷笑一声，滑步转身，长剑已到右手，在胸前斜抱，剑尖上指，巍立如山，静俟敌人剑到！

傅君平见慕容刚如此接招，心中不禁狂喜，暗想原来对方只知“淬毒鱼肠”之名，不知“淬毒鱼肠”之妙！我这短剑锋刃极快，吹毛折铁之余，并还剑脊中空，藏有毒液，只需在剑柄机钮之上稍加真力，剑中所藏毒液便可自剑尖宛如一溜喷泉，飞射数尺，沾身即死，毒力之强，端的无与伦比！但因剑中毒液用过三次便需另配，且搜集熬炼甚为艰难，所以两位恩师赐剑之时再三叮咛，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许浪费！如今对方既然不知其中奥秘，且自先凭剑术对敌，真若难以取胜，再用这杀手绝招不晚！

心中想事，也不过是刹那之间，手下丝毫未慢，“淬毒鱼肠”太短，傅君平是连人带剑一齐飞刺，但“玉女投梭”一招，未等用老即收，倏然换剑用掌，左手猛运“铁琵琶重手”，“江心月白”，四指隐挟劲风，疾扫慕容刚持剑右臂的“曲池”大穴。

慕容刚微微一笑，长剑已到左手，右掌一翻，“渔翁搬网”，掌心正接傅君平的“铁琵琶指力”！

傅君平见对方硬接硬架，双眉一剔，自丹田叫足内力，指风突然加劲，“嘶嘶”微响，慕容刚果似接不住他这“铁琵琶重手”，指掌互一交接，立时人被震得左飘数尺！

傅君平一阵震天狂笑说道：“‘铁胆书生’不过尔尔，傅君平便不用天南至宝，一样成功……”话犹未了，一张俊脸之上勃然变色，暴吼一声，人已凌空扑去！

原来慕容刚佯装被震，向左飘身，落下之时，正在那刑堂香主安大海左近，竟自效法傅君平，也来了一招琵琶重手“江心月白”！

可怜那安大海见傅君平震飞慕容刚，人前逞威，正在得意洋洋，等惊觉对方铁指从半空中划到肩头之时，闪避已自不及，“咔嚓”一响，左肩琵琶骨硬吃慕容刚“铁琵琶手”划断，惨嚎连声，疼得满地乱滚！

慕容刚诚心激恼傅君平，扭头一笑，向吕崇文叫道：“文侄，你看不惯的狐假虎威的奴才，我已代你惩治，他方才不是要以分尸重刑加于悟非大师么？我给他来个天道好还，现世现报，先替他毁去一臂！”

话音刚了，傅君平人已恶狠狠地挟无比惊风扑到，慕容刚这回不再装假，以八成真力当空翻掌一迎，竟被傅君平震得连连移步，但傅君平同样凌空倒退四尺，双方各自心惊，对手确是生平罕见劲敌！

慕容刚这回不等傅君平发难，长剑一抡，抢占先机，满空中顿见剑气纵横，一柄青铜长剑，幻出千百剑影，向那刚刚落地、立足未稳的傅君平电旋风飘，疾卷而至！

傅君平见如此威势，哪敢怠慢？吸胸凹腹，周身骨节作响，竟用“缩骨神功”配合“猿公七十二式”，专以“轻灵巧快”四字应付慕容刚所施展的禅门降魔绝学“卍字多罗剑法”！但不到七八回合，傅君平身形业已被慕容刚罩入一片剑幕以内，这才知道无忧头陀的禅门绝学，果然不是世俗剑法所能抵御，赶紧招化“天南双怪”秘传的“飞磷剑法”，益以“淬毒鱼肠”的暗绿剑光，真如寒夜飞萤，点点碧光，在慕容刚千重剑影之中，不时蹈瑕乘隙，要想夺回先机，争取均衡之势。

慕容刚见这傅君平人似魔踪魅影，剑如鬼火飞磷，飘忽玄奇，诡秘已极！自己倘若稍不留神，一着之先，可能立失，自古高棋爱逢国手，由来骁将难遇良材，慕容刚也自杀得豪兴勃发，仰天一啸，剑

招又变，竟在“卍字多罗剑”中，加上了五载北天山茹苦含辛所得来静宁真人玄门秘传“太乙奇门剑”中的不少精妙绝学！

这一来“毒心玉麟”傅君平见除却慕容刚宛如千手同挥的如山剑影以外，仿佛对方身法步眼之间又加上了不少隐具奇门生克的精微招术，这才深服对手果然高明，自己徒自使出了看家绝学“飞磷剑法”，仍然相形见绌，若不赶紧发挥“淬毒鱼肠”与其他身藏“天南二宝”的威力，只怕难逃此劫。

吕崇文与悟非大师在一旁观战多时，除了监视那正为安大海疗伤的使钩老者，不容他对聚精会神恶斗傅君平的慕容叔叔有所暗算以外，心中暗想“天南三宝”之中，“毒龙子母梭”与“飞雷鳌”尚未见过，这柄“淬毒鱼肠”怎的如此短得可疑？锋刃虽然隐泛暗绿光华，似颇锋利，并曾喂毒，但若就凭这两点，决不配称什么“天南三宝”，傅君平肯于不辞千里往来，“玄龟羽士”宋三清也看得那等重法。想来想去，总觉得这柄小小短剑之中，定有特殊花样！俗语云当局者迷，慕容刚动手之间，心神专注地接招应敌，不要看不出而中了鬼械奸谋，却不是儿戏！

想到此处，慕容刚业已施展释道两家绝学，剑影千重，身形百变，把个狂妄骄傲的“毒心玉麟”傅君平逼得应付为难，凶威大杀！悟非大师也看得心服口服，宣了一声佛号道：“贤叔侄以光风雾月的襟怀，挟泣鬼惊神的武学，江湖有幸，魑魅当消！贫僧早蒙超脱，今夜又承相救，深恩无法言报，唯有诚热心香……”

一语未完，吕崇文原来安详含笑的面色，忽然突变紧张，双目凝光，注定动手的慕容刚、傅君平二人，一瞬不瞬！

原来“毒心玉麟”傅君平的一套天南秘传“飞磷剑法”虽然诡秘机变无伦，却仍抵不住慕容刚所施展的释道两门降魔绝学！傅君子平人虽狂傲，但亦绝顶聪明，自对方剑法一变，业已自知专凭真才实学，最少要占七成，不是这位“铁胆书生”慕容刚的敌手！

遂在对方剑招刚变，尚未使到精微奥妙的地步之时，右手“淬毒鱼肠”碧光疾卷，贴地如流，一招“风扫残荷”，横截慕容刚双足，左手辅以一记“手挥五结纆”的“铁琵琶重手”，斜划“铁胆书生”的腰肋之间，但一剑一掌，全是诱招，剑到中途，掌发未老，一齐倏然收式，双臂猛抖，由“一鹤冲天”转化成“细胸巧翻云”，轻轻落在慕容刚前方丈许以外！

慕容刚何曾不知他身怀“天南三宝”？也对他手中这柄暗绿短剑“淬毒鱼肠”深具戒意，自己的青钢长剑始终不肯与傅君平兵刃互相接触，以防不测！如今见他掌剑同施，猛攻中下两盘，以为对方自知剑法难敌，要想下甚杀手？方正凝神准备接招破式，哪知傅君、平不退反进，一拔一翻，竟已脱出自己“卍字多罗”与“太乙奇门”两般剑法绝学综合运用的威力圈外！

慕容刚知道凭对方名头艺业，绝难就此认败，果然傅君平脚尖甫点地面，立即二度进身，足下暗踏七星绕步，慢慢向前，面上神色丝毫未因自己的精妙剑法有所惧容，反而嘴角之间隐含得意狞笑之状！

那柄暗绿短剑“淬毒鱼肠”平举胸前，剑尖直对自己，一只持剑的右手，并似暗用真力，不停抖颤！

慕容刚先前以为傅君平要另取什么厉害之物进手，但见他仍然是用这柄

“淬毒鱼肠”，却不禁诧异对方不是没有尝过自己剑法的厉害，既已知难而退，怎的又复这副神态，善者不来，倒要小心他有什么阴谋诡计！

傅君平几步缓行，业已暗用真力，把“淬毒鱼肠”中藏的毒液慢慢逼向剑尖，只要猛按剑柄机钮，便可随时喷射而出！准备停当以后，见慕容刚抱剑卓立，渊渟岳峙，沉稳已极，心中不由暗笑，高手过招，虽然讲究越稳越可从容，但对付我这柄“淬毒鱼肠”，却是越稳死得越快！走到五六步左右，停步扬声狞笑说：“‘铁胆书生’剑术果然不俗，你再接傅君平这一招‘恶判索魂’！”

“淬毒鱼肠”一展，轻飘飘地向“铁胆书生”慕容刚分心点到！

慕容刚此时犹未看出这柄“淬毒鱼肠”的剑尖中空，暗藏毒液，仍按比剑过招，以青钢长剑“春云乍展”往外一崩，傅君平突然沉肘顿剑，指定慕容刚胸腹之间，一阵宛如夜泉悲号的怪笑起处，拇中二指，齐以“鹰爪功力”按在“淬毒鱼肠”剑柄的暗钮之处，一丝毒腥水线，立如喷泉怒激，电射而出！

本来像这样对面发难，功力再高，也必应付不及！但吉人天相，福善祸邪，这位厚德宽仁、光明磊落的“铁胆书生”慕容刚，哪能轻轻松松的便伤在恶贼之手？

悟非大师与吕崇文一样旁观者清，早就在暗中揣度傅君平掌中这把短剑的妙用何在？

看了半天，仍未猜出究竟，但忽然一眼瞥到腰间所悬的铁木鱼之上，不禁恍然大悟！自己这铁木鱼的前身，乃是早年闯荡绿林的成名兵刃“追魂铁扇”，铁扇的所有扇骨均属中空，内藏毒针迷粉，在括苍山摩云岭头，“铁胆书生”慕容刚即曾上过此扇恶当！如今傅君平这把短短小剑，居然号称“天南三宝”之一，厉害之处，可能就与自己当年的“追魂铁扇”一样！

想明以后，傅君平业已面含狞笑，挺剑进招，悟非大师急忙叫道：“吕小侠，赶紧施为，不能容傅君平那柄短剑剑尖对准慕容刚大侠！”

吕崇文经他一提，也已参透其中奥妙，见危机业已一发，万急之下，四粒铁石围棋化成一线玄光，飞打傅君平刺向慕容刚的暗绿短剑！

傅君平刚刚按动剑柄暗钮，“叮当”连声，四粒铁石围棋全部打在“淬毒鱼肠”的剑身之上。

吕崇文情急出手，劲力当然甚大，饶你傅君平武功极高，一柄“淬毒鱼肠”生生硬被向右击偏。

傅君平挺剑按钮；吕崇文撒手飞棋的这些动作，全是在同一刹那之间，所以慕容刚“春云乍展”一招崩空，还未及变式，对方剑中暗藏的毒液业已化为一丝奇腥水线喷出，连那“铁板桥”“金鲤倒穿波”之类的脱险绝招全来不及使用，只得塌肩左滚，以一式“燕青十八闪翻”中的“浪子滚毯”，滴溜溜地一滚，滚出七八尺外！

那丝奇腥水线，就在他停身之处的四五寸外纷纷落下，草色顿时一片焦黄，腥臭之味扑鼻！

慕容刚惊魂初定，方待开言，一阵清脆龙吟，夜色之中忽见青芒电闪，吕崇文业已施展七禽身法“鹰隼入云”，纵身飞入半空，然后猛一掉头，连人带剑，化为一团青色精虹，向“毒心玉麟”傅君平的当头罩落！

傅君平先前见安大海百炼精钢所铸的锯齿雁翎刀被吕崇文青芒夺目的长剑一触即折，早就惊心在意，“淬毒鱼肠”是师门重宝，岂肯与他硬拼？身

形微晃，退出八九尺远。

吕崇文恨极这班恶贼，连人带剑化作精虹飞落，见傅君平撤身。后退，满腔怒气竟往那随来两人身上发泄，跟手剑化师门绝学“乱石崩云”，青芒耀彩，幻成一片寒涛，向那肩头琵琶骨已碎的安大海及另一持钩老者怒卷而去！

慕容刚见状知道吕崇文由于傅君平的阴毒手段惹起杀心，但这两个与傅君平同来老者均是鹰鼻鹞眼，一脸凶煞貌相，决非善良之辈，杀之也无甚大错，遂未加以喝止！傅君平也因事出意外，援手不及，眼看着持钩老者双钩飞舞招架之下，折铁与惨嚎之声并作，两人双钩变作八段在地，吕崇文身上连半点血污全未沾上，一对烂如岩电的锐利双眼，狠瞪着一丈来外的“毒心玉麟”傅君平，倒提“青虹龟甲剑”应尖一缕血痕流坠地面，双剔剑眉，傲然卓立！

傅君平见“淬毒鱼肠”之中暗藏的毒液发出，不但未伤着慕容刚，反而又被这吕崇文伤了自己手下的两家香主，不由愤怒已极！

人到怒极之时，往往不气反笑，傅君平仰天大笑，笑声划破夜空，吓得林中宿鸟四起，“扑扑”惊飞，半晌方歇！

笑完以后，先把“淬毒鱼肠”纳入腰中，伸手撒下一条软硬兼全的外门兵刃“蛟筋双龙索”，索长约有四尺，一端一个龙头，双角隐透罕见的精光，分明是寒铁等类之物所制。

行家眼内一看便知，傅君平撒出的这根“蛟筋双龙索”，分明是一件软硬由心，并且不畏宝刀宝剑砍削，专门点穴及锁拿对方武器的外门奇绝兵刃！

傅君平右手拿住“蛟筋双龙索”中心，左手攥住一对龙头，不理吕崇文，一扭头向慕容刚发话说道：“‘铁胆书生’，你是不是要想一拥而上，以多为胜？来来来！傅君平就以掌中这根双龙索，会会你们这些自以为是侠义人物的沽名钓誉之辈！”

慕容刚微微一晒，正待还言，吕崇文已向地上“呸”了一口骂道：“我以为四灵寨中的所谓‘四灵’，定是些了不起的盖世魔头，才会把江湖之中搅得天翻地覆！哪里晓得原来都是这样贪邪好色、寡廉鲜耻，而又脓包得无以复加的么魔小鬼，委实不足当我宝剑一击！杀你还用人多？吕崇文要叫你在‘青虹龟甲剑’之下逃过廿招，今日便大发慈悲，饶你不死！”

傅君平何曾受过这等奚落？心中蓄意拼着把“天南三宝”一齐施为，也至少要把三个敌人之中除去两个，方足解恨！

但听到吕崇文自称掌中精芒夺目、削铁如泥的长剑名为“青虹龟甲”，他深知此剑来历，心中先是一惊，后却一喜，竟想今日不拼，只要能够全身而退，便可借此剑蛊惑西域门下，来为昔年“西域魔僧”复仇，自己与师兄“玄龟羽士”岂不可以坐观成败？

主意打定，冷笑一声，左手一甩，右手疾抡，“蛟筋双龙索”呼呼

作响，连人带索连转三圈，吕崇文见他独自舞索，不向自己进招，倒弄不清这“毒心玉麟”弄的甚鬼？

知道对方武功极高，人又奸狡，敌意未明之前，不敢冒失，反而紧握“青虹龟甲剑”，往后退了两步，以观动静！

哪知傅君平是故意惑乱对方心智，借着抡索三转之间，左手中业已暗暗扣好了天南双宝“飞雷鏊”和“毒龙子母梭”，每样一支，但依然暂不出手，只把“蛟筋双龙索”舞成一片风雨不透的光幕，越舞越急，渐渐不见人影！

这一来，不但吕崇文，连慕容刚也弄不懂傅君平不战不退，独自舞索则甚？看了半天，看不出所以然来，不由向悟非大师问道：“大师可知傅君平这独自舞索的用意何在么？”

悟非大师摇头说道：“我虽不懂他舞索的用意，但傅君平的刀性却深知，他三人同来，两人被杀，绝对不肯甘休，必须留意他可能有甚比方才‘淬毒鱼肠’骤喷毒液更为阴险辣手的……”

一言来了，突然大喝：“吕小侠留神！”双手用力一推慕容刚，自己也借此后退五六尺远！

原来傅君平舞索之间，料准对方不明自己用意，决不敢轻易动手，遂全神注意有无可乘之隙！慕容刚一与悟非大师答话，傅君平知道敌人心神旁鹜，是下手的大好良机，遂一声不吭，自索影之中冷不防“天南双宝”双双出手，“飞雷鏊”一点乌光，打的是心中情敌“铁胆书生”慕容刚和悟非大师，“毒龙子母梭”一溜金线，却照准吕崇文飞去！

吕崇文见傅君平挥舞如飞的“蛟筋双龙索”微微一慢，便知要有花样，再听悟非大师一唤，越发留神，业已默运“玄门罡气”护住全身要穴！

那“毒龙子母梭”是一枚七八寸长的龙形金梭，从索影之中被傅君平用独门特殊手法，化成一溜金线打出，但并不朝人直打，打的是吕崇文头顶以上的四五尺高之处！

吕崇文见他梭不打人，越发知有特殊玄妙，除以罡气布满周身、暗加防护以外，手中“青虹龟甲剑”也自舞成一片光幕，旋向当头静以待变！

果然那支龙形金梭，飞到吕崇文头顶上方，突然一停，外壳自爆，梭中竟藏了数十支同型小梭，化成一蓬金光梭雨，宛如天罗盖顶一般，向吕崇文电射而下！

吕崇文见对方暗器竟有如此厉害，也觉心惊，索性长啸一声，连人带剑，化成一道精虹，跺足飞身，从“毒龙子母梭”的金光梭雨之中，冲天直上！

他这无意中飞身凌空，逆冲梭雨，倒无巧不巧地破去了“毒龙子母梭”中最厉害的杀着！

当头梭雨吃“青虹龟甲剑”剑光一旋一绞，全部震碎，就是偶有几枚从剑光中漏进，也为“玄门罡气”的无形韧力所阻，未能伤人，但那些下落的小型金梭却一触地面，又复炸裂，小梭之中藏的是满腹金针，经这一炸，自下而上地反射而起，上有梭阵，下有针海，真不亚天罗地网一般，倘不知他这“毒龙子母梭”的底细威力之人，只要未先机趋避，武功再高，恐怕也要折在这每支金针均蕴有奇毒的独门暗器之下！

吕崇文回头瞥见，也不禁沁出一身冷汗，暗想自己若非福至心灵，凭着手中“青虹龟甲剑”及“玄门罡气”护体，逆冲梭雨，怎样也想不到他那小梭之中居然还有满腹毒针，毒针数量又多，“玄门罡气”若有一处维护不到，岂不中了暗算？

他这里惊魂未定之际，慕容刚那边却已性命交关，危殆已极！

原来悟非大师见傅君平“蛟筋双龙索”索影之内打出一点乌光，乌光看去虽不起眼，但越是这样不起眼之物，傅君平做作这久才骤然发出，就越可料出是决不寻常、极为厉害的暗器！

所以赶紧双掌推开慕容刚，并出声招呼吕崇文，自己也纵退五六尺光景。

但慕容刚哪里想得到，这看去毫不起眼、五六寸长的一点乌光，竟就是傅君平千里求取的“天南三宝”之中最厉害之物“飞雷鏊”！

他一摆手中青铜长剑，照准那点乌光便自格去！

这“飞雷鏊”是“天南双怪”在海外之时，觅了不少强烈炸药，并特炼上好焦钢，再巧加匠心，制造成五六寸长、形如斧鏊之物，尾端设有机簧，发出之时可视当时实际需要，以巧劲一捏，使这“飞雷鏊”打过对方以后二三尺左右，才骤然自行爆炸！

这种花样，想得大以歹毒巧妙，因为对方往往以为暗器业已打空，不加防范，等警觉在脑后爆裂之时，炸力又强，外壳焦钢炼得又好，“砰”然巨响起处，满空俱是两三分大小的碎铁横飞，无不应声立毙，绝难幸免！

若在尚未过身之时以兵刃磕碰，则一触即炸，死得只有更快！

“天南双怪”对此珍逾性命，与那“毒龙子母梭”，每样均只炼了十根，“淬毒鱼肠”却只仅有一柄。

此次傅君平高黎贡山求宝，“天南双怪”听说无忧头陀及静宁真人的门下弟子业已出现江湖，并与四灵寨作对，傅君平又受了铁木大师掌伤，更因为“天香玉凤”之事，得罪了个最为古怪难缠的妙法神尼，不禁大为宋三清、傅君平担忧起来！

自己因知与“宇内三奇”正式对面之期已近，为求有绝对制胜把握，正在下苦功锻炼一种武林绝学，关系太大，暂时无法下山，遂不但把“淬毒鱼肠”赐给傅君平，并还教他制配剑中毒液之法，“毒龙子母梭”与“飞龙鏊”也每样赐了三枚，嘱咐他转告宋三清，一切小心应付，自己功成以后，便即亲到翠竹山庄，约“宇内三奇”开一场绝古罕今的英雄大会！

傅君平得意洋洋地身怀“三宝”，东返途中，突然遇着现掌四灵寨刑堂的安大海香主及那持钩老者，报告“铁扇阎罗”孙法武现在洪湖之旁落发为僧，并出手管了闲事，反与本寨弟子作对！

傅君平一怒之下，率人问罪，才引起这场争斗，“飞雷鏊”出手，已估量情敌“铁胆书生”必死，“蛟筋双龙索”挥舞之势一停，双肩微晃，人已退到林口，面含狞笑，打算欣赏情敌在师门至宝之下的惨死之状！即退一万步想，“飞雷鏊”、“毒龙子母梭”再若无功，自己也可立即退身，从那柄“青虹龟甲剑”之上蛊惑西域门下，来和这叔侄二人作对。

慕容刚不知厉害，持剑硬格“飞雷鏊”，傅君平不免心中好笑，面上得意凶狞之色益显，就在诸人懵然无知，奇灾立发之际，突然林外传来一声极为洪亮的高喝：“慕容师弟，赶快施展师门绝学‘巧渡寒塘’身法，这东西万万碰它不得！”

随着话音，一股绵柔暗劲已自横里向那根状若长钉的天南至主“飞雷鏊”涌去！

慕容刚听那暗中发话之人话音甚熟，又叫自己师弟，不觉诧异万分，但“飞雷鏊”已到面前，无暇多想，青铜剑疾收上格之势，剑尖一点地面，人就在剑柄之上上来了一式“卧看天星”，然后力贯右臂，推剑化劲，用了手来人指教的师门绝学“巧渡寒塘”，青铜剑脱手插入地中，微微一颤，人已如落叶轻飘颺，飘出八九尺远，与吕崇文并立一处！

那根“飞雷鏊”则被横里的绵柔暗劲一激，向慕容刚相反的方向偏飞少许，但这样一来，业已到了它那自动爆裂的距离，“砰”然一声震天巨响起处，满天乌光乱飞，威力之强，委实惊人！悟非大师离得稍近，闪避不及，右臂连中四五粒碎铁，竟吃生生打断！

傅君平见天南双宝“飞雷鏊”、“毒龙子母梭”双双出手，仍未伤着心

目中强仇“铁胆书生”慕容刚叔侄，只把悟非大师断去一臂，本来已有退意，瞥眼再见林中发话提醒慕容刚之人业已走出，是个中年清癯僧人，心中更自惊惧，但倚仗预留退步，身在林口，遂钢牙猛挫，手指中年清癯僧人狞声喝道：“铁木贼秃！你屡坏我事，傅君平与你业已仇充天地，恨满江湖！明年三月三日，你也到我翠竹山庄一会！交代完毕，人影已遁入林中。”

慕容刚见林中走出的清癯僧人竟是无忧师伯门下的澄空师兄，又听傅君平称他铁木，这才恍然大悟，所谓“铁木大师”，就是澄空师兄行道江湖所用的别号，怪不得能有那高功力，在甫雁荡山之中三掌便将“毒心玉麟”傅君平震伤，而把“天香玉凤”严凝素救去。

但此时尚无暇寒暄，急忙赶到被“飞雷鏊”炸断右臂的悟非大师身旁，由澄空大师以囊中妙药为他止血敷治，悟非大师方自惨然一叹，澄空已自笑道：“大师不必难过，此事还怪我怕那‘飞雷鏊’，当时爆炸，伤人更多，不敢猛用真力，只以柔劲将它略为激偏少许，不想此物果然不愧号称‘天南三宝’，威力这大，以致有伤大师法体，澄空正自歉疚不尽呢！”

悟非大师摇头说道：“悟非自在慕容大侠剑下回头，早把这副臭皮囊看得无足轻重，如今以一条右臂消却平生孽罪，真是再好不过！我叹的是怎的天不厌乱，四灵寨骚扰江湖这久，眼看就可能瓦解冰消之际，傅君平又弄来这极为霸道的‘天南三室’，慕容大侠明春之会，岂不平添不少阻力？”

到此略顿，微喟一声又道：“悟非中途学佛，慧觉毕竟未深，邪消正胜，理所当然，任凭它魔焰再高，也终必敌不住诸位仁人义侠的浩然正气！”

转对澄空单掌问讯，恭身一拜说道：“悟非潜心般若，未获真诠，意树心花，终嫌尘染，菩提明镜，难遣缘空，大师有道高僧，可否赐予接引？”

慕容刚忙把悟非大师前事对澄空师兄解说一遍，澄空听完，合掌答礼：庄客说道：“天帅擎海回航，智珠已朗，真如了彻，法炬常明，即此已是莫大慧业，何须澄空接引？不过我们结个道侣也好！”

回头对慕容刚说道：“师弟曾否记得八年以前远上北岳紫芝峰，我送你过壑之时，曾经许你他年有事之时略尽绵薄，佛家偶然一语，便是因缘，好在已践前言，替师弟在甫雁荡山办了一件大事，保全了‘天香玉凤’严凝素白璧无瑕，并将她送回南海，但妙法神尼性情果然古怪已极，我若非深知底细，应答有方，几乎把一番好意弄成个没趣而返！严凝素已知我与四灵寨明春订约之事，现正苦练一套剑法，期至来日找那‘毒心玉麟’傅君平报仇雪耻！师弟在此期间，千万暂忍相思，不可去往南海小潮音探望，以防万一惹恼那位从不许人登门的妙法神尼，则他日与严凝素之事，必将多生不少波折！我近来正修大乘佛法，为你之故，已有耽延，必须立返恒山，明春之会，不能再参与了！”

话完目注地上安大海及持钩老者的四段残尸，竟向吕崇文合掌一拜说道：“吕小侠，提三尺剑，斩天下魔，原是英雄快事，但‘但得一步地，何处不饶人？’愿吕小侠于得能放手之间，稍体上苍好生之德！”

吕崇文窘得一张俊脸通红，不知怎样是好？

澄空话毕，侧顾悟非笑道：“十师臂伤如何，可还另有牵挂？”

悟非大师道：“臂伤自经大师妙药调治，已然无碍，此身以外，万物皆空，悟非别无牵挂！”

澄空笑道：“此身原与万物何异？人生百年，昙花瞬息，将相王侯，美人豪侠，何尝不是一例空空？一人有相，便落下乘，此处不可再留，你随我

恒山走走！”

挽住悟空大师左臂，丝毫不见踪跃作势，两人平步凌虚，轻飘飘的落向密林之内，半空中并向慕容刚、吕崇文含笑挥手为别！

吕崇文除剑术以外，就夙以“七禽身法”轻功自负，但一见澄空走时的身法，未免自惭功候差得太远，比不上人家这样自在轻灵，不带丝毫火气！

慕容刚为澄空师兄那临去数语怅然良久，拔起方才为避“飞雷鏊”力飘身插入地下的长剑，叔侄二人合力把安大海人等残尸掩埋以后，相与步出林外，到了洪湖之滨。

这时长夜已过，曙色微微，慕容刚看着这一片笼烟寒水，想起方才若不是澄空师兄赶到，自己青铜长剑一格傅君平的那支“飞雷鏊”，只怕已粉身碎骨，化为异物多时！

下山以来，自己还常以气质业已变化，遇事能够沉稳，不似早年浮躁自许，哪知江湖鬼蜮之多，委实经见不尽！

如今澄空师兄临去留言，嘱咐不得妄自向那南海小潮音探望“天香玉凤”，四灵寨之事则又与“璇玑居士”欧阳智约定，三月三日期前彼此互不相犯！然则这还有一段虽不太长，但也不太短的时间，却是如何打发？

他这里正在踌躇难定，吕崇文忽然叫道：“慕容叔叔，那位西门豹老前辈临终以前，不是曾有遗言，请我们代他侄儿西门泰化解伤害‘小银龙’顾二庄主的一段恩怨么？现在我们无事可做，行道江湖，则走哪一条路都是一样，何不去趟巢湖，一来找‘展翅金鹏’顾大庄主说开西门泰之事，二来顺便看看那武当涤凡道长与‘天龙剑客’陶萍等人行踪何在，他们不是曾表示明年三月要随我们上翠竹山庄扫荡群魔？慢说这几人武功不弱，就是在一旁替我们助助威势，也是好的！”

慕容刚被他一言提醒，心想受人之托，则应忠人之事，何况这又是那位令自己怀念不已的西门豹的临终遗言，此时无事，正好走趟巢湖，遂含笑点头，叔侄二人离却云梦，东奔安徽而去。

到巢湖姥山的顾家庄内，顾清得报，大喜出迎，那位“天龙剑客”陶萍则因顾清丧弟寂寞，留此相伴，根本就未别去。

略为寒暄以后，慕容刚即行委婉陈辞，提起西门泰之事，“展翅金鹏”摆手笑道：“慕容大侠不必再提，此事详情顾清均已知悉，‘千毒人魔’西门豹那等恶人居然还能彻底回头，他侄儿西门泰难道顾清就放不过么？倘若此人和他叔父一样尽忏前非，则舍弟之死，也就并非毫无价值了！”

慕容刚、吕崇文见西门豹在枫岭石室以半壶毒酒、一席清谈尽忏生平罪恶之事，除自己叔侄以外，绝无他人知晓，怎的会在这位“展翅金鹏”口中说出？不由大为惊诧，急忙追问顾清。

话说慕容刚要追问根由，“展翅金鹏”顾清便将详情说出道：“月前有一独臂僧人来到姥山，指名会我。一见之下，觉得此人好生面熟，但无论如何想他不起。最后还是他坦然自承，就是当初与‘金锤罗汉’来比较技，在青衫以内暗藏‘毒猬金囊’，害死舍弟的‘九华恶寇’西门泰！”

“一听之下，我几乎当对拔剑动手，但为对方面上那种湛湛神光所慑，竟自不太相信他所说是真！”

“独臂僧人含笑摆手，叫我不必惊疑，便自当初西门豹化身南天义，在此假用‘八九玲珑手法’点他五阴重穴开始，一直说到西门豹在积翠峰石室之内对慕容大侠叔侄把真面目揭开。

“原来西门豹对慕容大侠叔侄置腹推心、倾吐一切之际，西门泰就在那石室之外潜听，事了之后，他觉得舍弟之仇既然是他自己所结，似乎不应由慕容大侠向我关说谓求化解，所以披发剃度，换了僧衣以后，便来到姥山，登门请罪，听凭处置！”

“我听完他所述以后，由于对方双眼神光及一脸正气，知道不是虚言，颇为感动，立加好言安慰，把杀弟之仇一笔勾却！”

“他见我不记前仇，也不深谢，只是单掌当胸，不住念佛，并到舍弟坟前，亲自奠酒三杯，然后告别。临行之时，我曾问他今后何处安身？他答以为恶既在九华，回头亦不必另住他处，九华绝顶，面壁苦禅，就是他今后的归宿！”

慕容刚、吕崇文听“展翅金鹏”顾清娓娓讲完，才知其中究竟，又对陶萍、顾清把别来经历叙述一遍，因涤凡道长系约定明春约集几位同门，来此陪陶萍、顾清等同往翠竹山庄助阵，彼此互一计议，觉得四灵寨中不但“玄龟羽士”宋三清、“毒心玉麟”傅君平武功绝世，连“单掌开碑”胡震武之流也均上中佼佼之选，何况又加了那位武功出众、智计绝伦的“璇玑居士”欧阳智，势力委实太强，自己这面算算人手，虽然个个身怀绝学，深入虎穴，终仍稍嫌薄弱！时间既不在远，何必再事浪迹江湖，消耗精力，遂决定就在这巢湖姥山之上，各自把本身所学加功苦练，以备到时赴会翠竹山庄，扫荡这横霸江湖十有余年的群魔巢穴！

众侠在此磨砺以须，王屋山四灵寨总坛翠竹山庄之中，也何尝不在大事准备？就此一段时间以内，已被那位“璇玑居士”欧阳智向“玄龟羽士”宋三清贡献良谋，整顿得四灵寨气象一新，群魔乱舞！

“玄龟羽士”宋三清慧眼识人，自“璇玑居士”欧阳智一到翠竹山庄，宋三清便觉得此人机智武功无不高明，诚心倚为四灵寨擎天新柱，要他递补裴伯羽之位，继任金龙令主。

欧阳智再三不依，说是“单掌开碑”胡震武在本寨资望极深，功勋卓著，理应由其继任。

恰好“关中双鸟”李氏兄弟也分自湖南广西归来，果如慕容刚所料，“君山钓叟”常天健婉言辞谢，拒不受邀，广西勾漏山的“天欲仙子”鲍三春却是一请便到。

宋三清再三相劝，欧阳智始终谦抑不允，“四灵”之位不能虚悬，无可如何之下，只得依从欧阳智之意，擢升“单掌开碑”胡震武为金龙令主，贺号“铁爪金龙”，并请“天欲仙子”鲍三春就任天凤令主，贺号“勾魂彩凤”！

对欧阳智名位一节，则经“四灵”一再商讨，决定尊称“四灵寨护法”，位居客卿，实则俨若军师，凡属较为重大之事，“玄龟羽士”宋三清无不问计于这位“璇玑居士”！

“单掌开碑”胡震武从玄龟堂首席香主之位，居然一跃而为金龙令主，心中也对这位力为自己进言的欧阳护法感激涕零，所以欧阳智除与宋三清惺惺相惜，气味深投之外，就对这位新任的金龙令主交称莫逆！

欧阳智这一段期间，一再向宋三清剴切陈言，说明四灵寨如欲永为武林霸主，必须除有坚强实力以威慑群众之外，再须加上以德服人方足！所以建议宋三清明定规条，严禁寨中弟子仗倚寨势，率意为恶！并将畴昔恶行较著、久为江湖切齿之人好好整顿几个，则四灵寨威必可立振！

“玄龟羽士”越听越觉得自己洪运当道，这位欧阳护法着实高明，立即

如言照做，果然翠竹山庄之内气象一新，真有蒸蒸日上之概！

欧阳智策划寨务稍有余暇之际，便悉心布置他那座“璇玑竹阵”，宋三清、胡震武等人几度入阵参观，果然神妙无方，比起先前那座听来颇为惊人的“正逆五行九宫竹阵”，高明得宛如霄壤之不可相较！若非欧阳智引路指点，只凭这位“玄龟令主”腹中所学的那点阴阳生克之理，真还未必能够轻易进出自如！

“毒心玉麟”傅君平则被新来的那位“天欲仙子勾魂彩凤”鲍三春弄得魂不守舍，颓废已极，宋三清看在眼里，不禁眉头紧皱，但知傅君平在“天香玉凤”严凝素身上失意已久，此时略微荒唐，也不好深说，但会期已近，时日无多，大战欲临以前，翠竹山庄之内，反而一片安详静谧！

“铁胆书生”慕容刚叔侄方面，因彼此约定期前互不相犯，“玄龟羽士”倒不大担心，他所烦恼的是久闻妙法神尼怪僻无伦，性如烈火，怎的严凝素遭受傅君平逼婚未遂那种奇辱，时隔这么久，竟毫无动静？对方越是这样沉沉稳稳，音讯全无，越是使自己在心神之上承担着一种不知祸变之来的莫大压力！

流光如驶，转瞬之间，离双方定约拜山之期仅剩十日，那位欧阳护法兴高采烈地向“玄龟羽士”称贺，说是这一战以后，四灵寨定可永雄武林，绝无风浪！为示本寨气派及度量之大起见，所有明桩暗卡，似应一律撤去！翠竹山庄十里之外，即行遣人迎宾，并在玄龟堂后、“璇玑竹阵”之前搭了两座看棚及一座“会武高台”，以作较技之用。

一切准备就绪，离三月三日会期仅剩四日，“玄龟羽士”宋三清凌晨盥洗方罢，才与欧阳智一同出院中，欲往各地巡察，但偶一抬头，脸上勃然变色，身形微动，平拔起两三丈高，在玄龟堂匾额之上，伸手揭下三张大红拜帖！

宋三清展开拜帖，不禁心神巨震，眉间益聚愁容，欧阳智接过一看，第一张上写的是：“铁胆书生慕容刚，率世侄吕崇文，偕武林群侠拜！”

第二张上写的是：“双首神龙裴伯羽，九现云龙裴叔悦，率裴玉霜拜！”

最后一张，也最使宋三清触目惊心的，却只有七个大字，写的是：“南海妙法，严凝素。”

“玄龟羽士”宋三清因自己虽然听从欧阳智之言，翠竹山庄内外不设桩卡，但也要到会期前一日才撤，此时依旧巡班值夜，好手如云，怎的对方把三张拜帖贴到本寨重地玄龟堂的匾额之上，上下诸人居然毫无所觉？尤其拜帖之上，不但“双首神龙”裴伯羽中了欧阳智的“九绝神针”未死，与裴叔悦父女同来，连那曾经立誓不履中原、最难缠的南海妙法神尼，居然也率领严凝素来到！这一来敌我双方形势几乎立时逆变，自己师尊“天南双老”方面，迄今音讯毫无，高黎贡山远在云南，立即求援，时间也已不及！

这一位群魔魁首“玄龟羽士”宋三清竟被三张拜帖弄得心神不定，愁眉难展，沉吟半天过后，才想出了一条万无一敌，便即用最恶毒的手段使赴会群雄同归于尽之策，在客位看台之下，遍埋地雷火药，而把药信藏在“璇玑竹阵”中心的一座小屋之内！

此事宋三清作得万分隐秘，除欧阳智以外，连傅君平、胡震武、鲍三春，全不知晓！

动手埋藏火药地雷的寨中弟子，事完以后，宋三清一掌一个，统统震死，以防万一机密外泄，被对方先期指破，坍台丢人，还是其次，这杀手制胜之

策，岂不满盘成虚？

火药埋好，宋三清心头略放，正与欧阳智、傅君平等人商谈接待方面的琐细江湖礼数，突然手下报道：“‘黑白勾魂’二位刁家香主回寨。”

四灵寨目前正是需要人手之际。“黑衣勾魂”刁潜、“白衣勾魂”刁润艺出崆峒，颇为不弱，“白衣勾魂”刁润在金龙堂前较技，用“螳螂阴爪”暗算吕崇文，被人家内家罡气把双手十指一齐震折以后，羞愧难当，仍辞回崆峒，再练绝艺！

如今到得恰是时候，平白又添两名好手，傅君平眉头方自往上一挑，刁潜刁润业已双双抢步阶前，向堂上四灵令主恭身施礼。

傅君平因二人虽然原属金龙堂下，却是自己心腹，含笑说道：“二位刁香主艺成回寨，到得正巧，还有三日，刁二香主的断指之仇吕崇文小贼便将来此拜山，到时叫这些狂妄匹夫先尝尝你新练成的崆峒绝学！”

“白衣勾魂”刁润一撩月白长衫大袖，低头一看双手，狞笑说道：“刁润十指连心，齐齐折断，与吕小贼此仇深似三江四海！前次向令主辞行之际，我兄弟有言在先，要等雪却此耻，才有颜面重回寨中效力！如今在我恩师‘鬼手真人’苦心教导之下，已把师门绝艺‘铜仙指’练成，因知吕小贼等三月三日拜会，特在期前赶回，闻得玄龟令主命人自翠竹山庄迎宾十里，我兄弟拟向令主讨令，在十里以外暗中邀功，清算前仇，并略挫来人锐气！”

“毒心玉麟”傅君平何等行家？听“白衣勾魂”刁润说是练成“铜仙指”，不由暗中注意他左右双手，果然十指第一节的肤色略有不同，隐泛苍黄暗绿！

知道他第一节指骨被吕崇文震折，即令有灵药敷治，侥幸得免残疾，但武功之上，几种比较厉害的指压之力，用来未免大为减色，报仇何能有望？遂一狠心之下，索性将第一节指骨截断，另配十枚以风磨铜铸成、加淬剧毒的特制指套！

这种风磨铜淬毒指套，名为“铜仙指”，不但任何金钟罩、铁布衫，暨十三太保横练，也禁不起一抓，略见血丝，立时毙命以外，并还可以在极端危急之中，以十枚指套化成一蓬无坚不摧的暗器光雨发出，端的使那些不知此物底细之人防不胜防，厉害无比！

但傅君平对吕崇文的剑术武功已有相当认识，暗想“铜仙指”虽然见血封喉，但吕崇文那等身法，未必便能沾及肌肤？只有最后的“脱手飞指”一招，出人预料，似还有两三分侥幸成功之望！

故听刁润讨令以后，心中略一打转，利害已明，冷眼一看欧阳智面上神色，颇似不以为然，知道他素来主张讲究气派，所以才尽撤暗卡明桩，迎宾十里，定然不会同意刁润的暗中邀劫之策！大哥对他言听计从，只要一开口，便会把自己方才所想的有利无弊之事阻住！

原来傅君平深知刁潜刁润之师、崆峒插天崖“鬼手真人”的一身武功阴辣诡毒已极，只因右腿风瘫，所以不常在江湖之上行走！刁潜刁润此去若能侥幸为己方除去强敌，当然最好，倘若失败，死在慕容刚、吕崇文之手，也可因此引出“鬼手真人”，为对方平添一个强敌！所以此事或成或败均甚有利！

心中这一反复衡量，见“玄龟羽士”沉吟未答，而欧阳智业已口角微动，遂赶紧抢先说道：“二位刁香主练成绝艺，来复前仇，自然可以便宜行事！但此会集聚天下武林好手，关系本寨声誉极大，二位刁香主必须小心从事，尽力施为，并得好就收，不要反为他人讪笑！”

刁潜刁润同时恭身答道：“刁氏兄弟向来睚眦必报，此番寻仇，沉舟破釜，宁折不弯，令主尽管放心，刁潜刁润纵令骨化飞灰，亦决不会有弱本寨的丝毫威望！”

傅君平大笑摆手，刁潜刁润双双向堂上告退，“玄龟羽士”默默无言，那位“璇玑居士”欧阳智却满含深意地看了“毒心玉麟”傅君平一眼！

转瞬之间，明日便是会期，执事之人，又向内堂报信，说是翠竹山庄之外来了一位黄衣僧人，自称离垢大师，要见玉麟令主！

众人齐觉道离垢大师之名甚生，傅君平却面带喜色，含笑说道：“这位离垢大师是西域一派无上高手‘四佛十三僧’中的十三僧之一，与我有过一段交谊。我因知小贼吕崇文掌中所用乃是昔年‘大漠神尼’故物‘青虹龟甲剑’，天山绝顶，‘青虹龟甲剑’恶斗‘日月金幢’，劈死‘魔僧’法元，至今西域一派引为奇耻大辱，闭关苦练神功，直到最近，所谓的‘四佛十三僧’自认已足脾脱中原武学，才派遣弟子，纷纷查访‘大漠神尼’有无传人及这柄‘青虹龟甲剑’的下落！我既然发现剑在吕家小贼手中，又与离垢大师相识，遂特遣急足，远奔西域告知此事，如今离垢大师已来，此人为‘十三僧’之首，在西域一派中名位仅仅略逊‘四佛’，是极好的帮手，大哥赏个金面，我们‘四灵’兄妹与欧阳护法一同接他一下！”

“玄龟羽士”宋三清正在发愁南海妙法神尼与“双首神龙”裴伯羽兄弟全有帖到，估量己方人手似难应付之时，闻得“西域十三僧”之首离垢大师来到，自然高兴，遂与胡震武、傅君平、鲍三春及欧阳智等人一齐往接。

途中傅君平说明，自己因与这离垢大师交好，知道如今西域一派的武功，首推“病、醉、笑、痴”四佛，次之即数“离”字十三僧，现在离垢大师既来，如果“四佛”之中也有几位能到，则根本无惧南海妙法！

谈笑之间，来到翠竹山庄庄门，那离垢大师已由人请在迎宾馆中落坐，是个一身黄衣的高大僧人，狮鼻巨口，相貌威严，仅从双目所蕴精光已可看出，果然身怀极高武学！

一会之下，相见恨晚，宋三清等人一直把这离垢大师迎进玄龟堂内，因离垢大师不忌荤酒，开筵畅饮，倾叙甚欢，离垢大师闻得妙法神尼等人均将与会，微笑说道：“各位令主尽管放心，就因这‘青虹龟甲剑’再现江湖之事，敝派好手‘四佛十三僧’业已齐下中原，至迟在会期前一日必定赶到！贫僧既与傅令主有旧，又承传讯告知此剑下落之德，自然应为贵寨稍尽绵薄！不是贫僧说句狂言，‘十三僧’暂且不谈，西域‘病、醉、笑、痴’四佛，力能伏虎降龙，哪里还惧什么南海妙法？”

宋三清、傅君平等人听得“四佛十三僧”居然全到翠竹山庄，并肯拔刀相助，则平添十七名好手，胜负之数，岂非已可稳操在券？个个眉飞色舞，得意已极！

那位“璇玑居士”欧阳智则起身离座，拿了一把酒壶，走到离垢大师面前，含笑说道：“欧阳智久钦大师贵派的绝艺神功，每惜无缘瞻仰，如今得亲佛驾，足慰平生，且借这一杯水酒，略示敬意！”说罢，右手持柄，左手扶盖，便欲为离垢大师斟酒！

离垢大师一看欧阳智执壶手法，便知此人要借敬酒为名，考较功力！知道方才话说得太满，可能对方不服，心想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西域武学也好！

他本来只知“四灵”令主功力极高，却未把这位欧阳护法看在眼里，虽然口称不敢，双手擎杯，含笑起立，但只是随意接酒，足下既未站桩，手上

也只微蓄六成真力！

哪知壶口杯沿还未接触之时，离垢大师即已感觉到欧阳智这持壶下压之力重有千斤，一惊非同小可，赶紧聚集全身真力，贯注双臂，足下也暗合子午，这才算是半斤八两，秋色平分！一杯酒斟完，彼此相视一笑，“璇玑居士”欧阳智眉头微微一皱，自归原座，离垢大师却暗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中原武学委实不能轻视，料不到这样一位四灵寨护法，居然有如此功力？

“玄龟羽士”等人却猜不出欧阳智好端端的要考较这位离垢大师的功力作甚？

但知他素来机智过人，每一举措均有深意，何况当着离垢大师也不便相问，遂由“毒心玉麟”傅君平含笑举杯，与离垢大师互诉离情，把这一过节岔了过去。

三月三日大会之期转瞬即届，四灵寨翠竹山庄以内的各种准备情形暂慢交代，且说巢湖姥山的群侠方面。

慕容刚、吕崇文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整日均在锻炼本身内外功行，并与“天龙剑客”陶萍、“展翅金鹏”顾清相互研磋，陶顾二人因此得了不少益处！

等到二月上旬，那位武当涤凡道长果是信人，与师弟涤尘及另一位武当名宿青松子，飘然莅临！

“天龙剑客”陶萍的一位师叔、少林道惠禅师也闻讯赶来，连“铁胆书生”慕容刚叔侄共计八人，齐赴北王屋四灵寨总坛翠竹山庄之约。

过得黄河，离翠竹山庄只有四五十里之时，恰好正是三月初一傍晚，涤凡道长劝群侠就在这小村之上，好好歇息一宵，明日午后到达翠竹山庄，等到初三正日再行正式论武！

慕容刚也觉得得到得太早，大可不必，群侠遂选了一家比较洁净宽敞的店房，以作休息。

休看这村店虽小，所整治出来的酒饭，却出人意料的着实不错，不但质好量丰，有香有色，而且味极鲜美！

吕崇文正吃得津津有味之时，突然眉头微皱，好似想起一事，向慕容刚说道：“慕容叔叔，这个菜味道特别鲜美，我怎么觉得好熟，像是在哪里吃过？”

慕容刚被他一提，也有同感，方在含笑思索，吕崇文突然一声惊叫道：“慕容叔叔，这世上莫非有鬼？我想起了，这酒菜不但味道，连件数花样，不完全是和我们在枫岭山积翠峰西门豹老前辈的那座石室之中所吃的一模一样么？”

慕容刚心中也自机伶伶一个寒颤！暗想吕崇文所说半点不差，那酒菜的件数花样和味道，果然与那在西门豹石室之中所食用的完全相似！

他们叔侄疑神疑鬼，胆颤心惊，其他群侠均尚未明究竟，纷纷询问，但就在片刻之间，每人均觉得有一种温和的压力，使自己困倦欲眠，终于无法抗拒，一个个伏桌酣睡！等到醒来，已是次日午后，而众人全在各人房内自己的睡榻之上，铺盖齐全，哪里是昨夜伏桌而眠的那等光景？

一觉居然睡得这样长法，而且被人家从外室搬到房内，代铺代盖，毫无所觉，这一干江湖奇侠，岂不全成了酒囊饭袋？此地又离四灵寨总坛甚近，倘若四灵寨故意调侃，还有什么脸面再去拜山赴会？

所以不论“铁胆书生”，涤凡道长，或是道惠禅师，脸上都红得成了个

紫茄子一般！但每人微一用功，精神却只更好，真气亦只有更纯，毫无什么误服蒙汗药之类事后那种疲乏感觉！

等检点携带各物之时，却令人大吃一惊，单单少去了吕崇文欲在明日仗以扫荡群魔的那柄稀世宝刃、“大漠神尼”的“青虹龟甲剑”！

但在他背后原来的插剑之处，却换了一张纸条插在上面！吕崇文气得全身直抖、展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三月三日之会，四灵寨全力以待，非经苦斗，不克为功！诸位仁侠远来劳顿，允宜有充份休息，养精蓄锐，一战平魔！故老夫亲下村店厨中，整治酒肴，并暗置宁神益气之自炼灵药‘归元散’以助一宵好睡！

“‘玄龟羽士’宋三清、‘毒心玉麟’傅君平，再加上新近继位龙凤二灵的‘铁爪金龙’胡震武、‘勾魂彩凤’鲍三春与那‘璇玑居士’欧阳智等人，虽然个个极恶穷凶，然以诸位仁侠的绝艺神功，裴伯羽兄弟、妙法神尼师徒又可能齐来参与，正胜邪消，本无可虑！

“但今日清晨，形势突然逆转，吕小侠在云梦泽中以‘青虹龟甲剑’斩除安大海等人，被傅君平认出此剑来历，遂遣急足驰函，飞报西域！

“当年‘大漠神尼’在北天山绝顶剑劈‘魔僧’法元以后，西域一派即闭门练功，冀雪前耻！迄今已有十七名一流好手产生，名为‘病、醉、笑、痴’四佛，及‘离’字十三僧，个个身怀绝世武学。得傅君平驰函告知‘青虹龟甲剑’又现江湖之讯，西域派中记仇心切，‘四佛十三僧’居然同下中原，今日黄昏，便可赶到王屋！

“老夫暗中曾加揣测，‘十三僧’已不好斗，‘病、醉、笑、痴’四佛，则更为难当！若容他们进入翠竹山庄，明日之会，恐即稳居败面！

“事急从权，只得妄自下手，暂借吕小侠‘青虹龟甲神剑’一用，欲在中途截住西域派下诸人，故现此剑，把他们引得远出数百里外，才好让诸位仁侠得以放手扫荡群魔，把这横霸江湖、为恶多年的四灵寨翠竹山庄毁诸一旦！”

最后并加上一行小字，说是自此前行途中可能有人暗算，小心“毒指能飞”，即可无虑！

（请续看下册）

